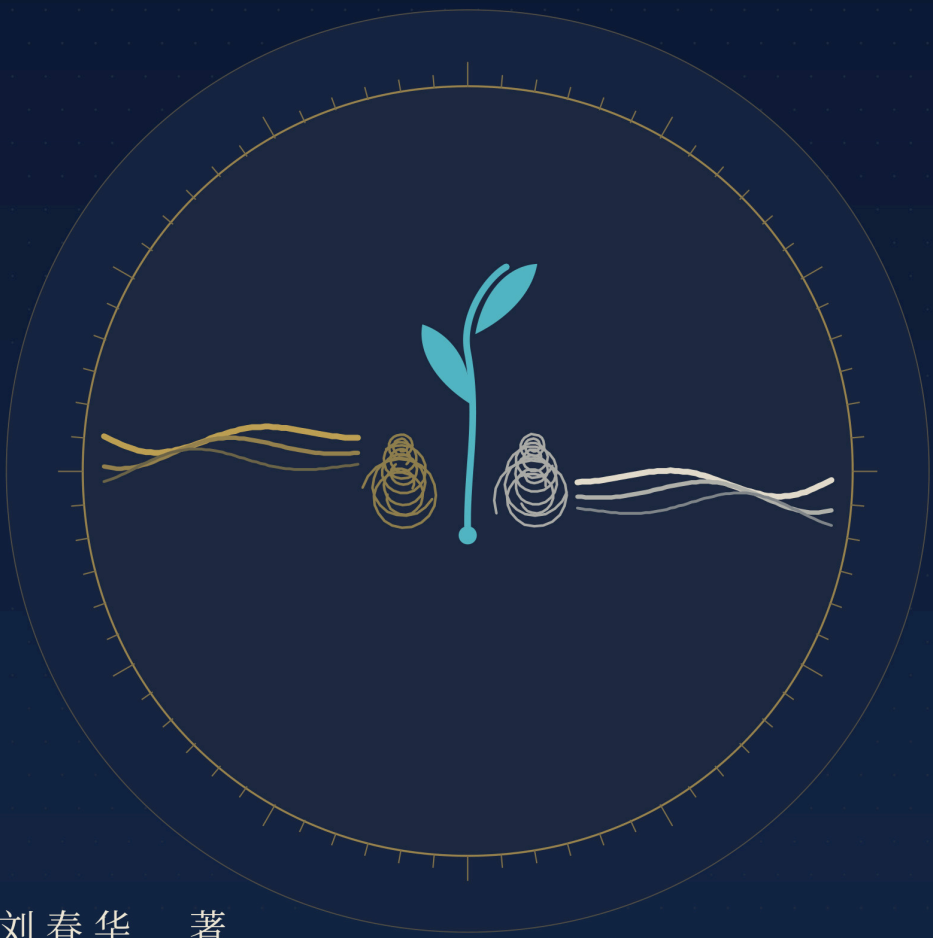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26 号

读　人

Reading People

读不出的时候，新东西正在出生



王德生　刘春华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26 号

读　人

Reading People

王德生　刘春华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　版　信　息

书名	《读人》
副题	读不出的时候，新东西正在出生
英文书名	Reading People
著者	王德生、刘春华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AI（Claude）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426 号
ISBN	979-8-90690-030-2
定价	US$30.0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20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完稿	2026 年 10 月 26 日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

书中所引各家学者的话，一律转述大意，不作逐字引文；凡标〔待核〕〔核：大意〕处，出处尚未逐字核对原文，汇总于附录一。书中人物与各章日常场景均为虚构；书中提到的研究设计与预测，是本书提出、尚待检验的假设，不是已有的实验结果。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九编七十二章；参考书目、附录一件、后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读人，不是任何时刻都要读出意义、读出价值、读出信息。

读人，很多时候恰恰是要“读不出东西”；

而“读不出东西”，才是“读出新东西”的根基。

——本书定音句

作者介绍

王德生，SDE（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本体论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任教于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走过四站：2015 年起的「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21 年起的「321 智慧系统」，2025 年 7 月起的 SIO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的 SDE 本体论。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多部专著。

刘春华，SDE 终身学员。2018 年春，她为孩子的教育走进王德生博士的「三视角家庭教育课程」，从此一直跟着这套方法学、用、写。与王德生合著《命运学：从玄学到科学的哥白尼革命》。

本书是两人合写的一卷，写的是每个人天天在做、却很少想过的一件事：读人。

前言

三句「我看透了」

◆ 一、三个人，三句话

面试官十分钟就说：「这个人我看透了。」

母亲看了放学回家的孩子一眼，说：「你今天在学校受委屈了。」

算命先生端详了你几句话的工夫，说：「你最近有心事，是为了家里的人。」

三句话都像是「读懂了」。可你心里大概知道，它们不是同一回事。面试官读出来的，是一张表；算命先生读出来的，是一套话；母亲那一眼里，有点别的东西。

这本书想把那点「别的东西」说清楚。

◆ 二、越会看人，越容易看走眼

常说读人就是察言观色、看人准，好像人是一本写好的书，读的人只要识字，就能读懂。

可你一定也见过反过来的事。越是自认「看人很准」的人，越容易看走眼。夫妻过了几十年，有一天一方会说：「我从来没读懂过你。」母亲对成年的孩子说：「你小时候我一眼就知道你想什么，现在不知道了。」

要是人真是一本写好的书，相处越久、信息越多，应该读得越准。事情偏偏不是这样。

这本书的第一个判断是：人不是一本写好的书，人是一条一直在发生的水。读人，也不是把对方读出来，而是两条水撞在一起，在读的时候，对方和自己都在被改写。

◆ 三、九个问题

这本书从九个问题长出来。

头三个问「是什么」：读人是什么、不是什么？手机认出你、狗陪你一晚、老朋友听出你出了事，是同一种「读」吗？「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老话，遮住了什么？

中间三个问「怎样」：一次真正读懂一个人，是怎样发生的？误读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读人的功夫，是怎样练出来的？

最后三个问「为什么」：为什么越亲近，越可能读不懂？为什么人既盼着被读懂，又怕被读懂？AI 也能读人了，人还要不要自己读人？

一问一编，共九编。每一编都请来几位前人对质：先说他们说中了什么，再说这本书在哪里和他们分开。

◆ 四、两句话

九编背后，是两句话。先把它们摆在桌上：

读人，不是任何时刻都要读出意义、读出价值、读出信息。

读人，很多时候恰恰是要「读不出东西」；而「读不出东西」，才是「读出新东西」的根基。

旧的说法是：读人，就是读出东西。读出他的性格，读出他的心思，读出他下一步会做什么。读得越多越准，就越会读人。

这本书不否认这些。认人、看人、了解人，都有用。可是它们只是读人的一半。另一半，是读不出的时候。

◆ 五、「唉……里以里……哈哈哈」

王德生博士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

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发出一声「唉……里以里……哈哈哈」。没头没尾，不为什么，也不指向什么。

狗不会这样，猪不会，牛不会，院子里的苹果树更不会。动物有动物的节律，饿了叫，见了主人摇尾巴，那是已经定型的秩序。只有人，会有这样一段不往哪里去的声音。

本书管这种状态叫「一锅粥」：还没有形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却正在发生。一锅粥之后，常常会自己转出一样此前没有的东西：一个新叫法，一个新做法，一种两个人之间从没有过的说话方式。

这一转，就是新东西的出生。

所以，读人也有读不出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没读出意义，没读出价值，也没读出信息，却还缠在一起。一起发呆，对着一件毫无意思的小事一起笑，一声「唉」被对方接住，什么也没说。王德生博士把这叫「三无纠缠」：无意义、无价值、无信息的纠缠。

这本书最要紧的判断，就站在这里：三无纠缠不是读人的失败，也不是空档。新东西，多半是从这里长出来的。

◆ 六、谁也没先回来

那么，读不出的时候，两个人在做什么？

有一种很有道理的说法：帮人的一方，要先稳住自己，托住对方，对方才能放心地乱；乱过之后，帮人的一方再把乱接住，起个名字，交还回去。

这本书在这里分开。一路写下来，我们发现：要是有一方一直稳着，或者先回过神来，用现成的话把场面收了，长出来的新东西，要么只长在被托的那一边，要么是两边旧东西的拼合。两个人都认作「我们俩的」、事后说不清是谁先想到的那种新东西，只出在一种时候：两边同时停住，同时失了形，而且谁也没先回来。

本书把两边同时停住叫「同停」。谁先回来，看得见：谁先说出现成的话，谁先回到原来的角色，谁先宣布收场。先回来的那一刻越早，两个人共有的新东西越少。

这句话不难懂，难的是做到。我们都被教着要稳，要靠得住，要在别人乱的时候先站好。这本书并不劝你不稳。它只是说：稳，有它看不见的代价；有一些东西，只能在两个人都没站稳的那几秒里长出来。

◆ 七、为什么是现在

因为机器也能读人了。

它从一张照片读出情绪，从一年的聊天记录读出性格，从几十个点赞读出你，比你的同事、朋友、甚至配偶读得还准。它越来越准，而且永远稳，永远备着一个现成的收场。

这本书的最后一编问：那人还要不要自己读人？

我们的回答是：要。不是因为人读得比机器准，而是因为人能读不出。人能在一个孩子的那一串乱音面前，手里的锅铲停在半空，不知道说什么，也不急着收场。机器负责稳，负责「有」；人负责那份会乱、会和对方一起不知道的能力。机器越准，这份能力越稀缺。

◆ 八、写给普通人

这本书没有用学术案例当主角。主角是新同事、老班主任、卖鱼的大姐、吵了半辈子的老两口、锁上日记又把它摆在桌子正中的孩子。

讲到底，最好的例子在你自己身上：手碰到的、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每一种感觉里，都有价值、意义、信息在缠；三种感觉在某一刻汇到一起，才有一次读懂。

所以你不必先懂哲学。你只要想一想：上一次你觉得「忽然读懂了一个人」，是你最稳的时候，还是你们两个都愣住了的时候？

◆ 九、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这本书的立题、承重命题与每一处关键裁定，都出自王德生博士。

先有九个问题，用 SDE 方法逐一作答，得出九篇初稿。初稿交给不参与写作的评审逐篇打分、找最近的前人说法。

每找到一处被前人占住的地方，王德生博士就给出一条新的判断：人是三界里的洪流；读人是价值、意义、信息的纠缠；洪流有混沌、介生、秩序三态；混沌态是人独有的；三无纠缠；两句定音句；托持的一方其实也在混沌里；最后是「没有谁需要先回来」。九篇大纲改了五轮，然后由九位执笔分头写成九编，再统稿成书。

刘春华自 2018 年起跟随这套方法学习和实践，是本书的合著者。

书里提到的研究设计与预测，都是本书提出、尚待检验的假设。每一编末都写了「要是哪天看到……，这一编就错了」。我们把这些写出来，是希望有人去看。

导读

九编一张图

◆ 一、一张地图

编	问题	这一编的回答，一句话
第一编	读人是什么、不是什么	读有四层：认、伪读、读、新读；新读出在两个人同时停住、谁也没先回来的那几秒
第二编	三界的「读」是同一回事吗	机器握着复制，狗握着节律，稳者握着角色，都是退路；没人握退路，那一步才真落了子
第三编	「知人知面不知心」遮住了什么	四句老话替读的人先站好了位置；「日久」有时只是等到期限，照着老话翻一次
第四编	一次读懂是怎样发生的	读懂发生在谁也没缓过来的几秒，不在先缓过来的人替两个人说出的那句话里
第五编	误读是怎样形成的	误读是先收场的人定下的；外面的乱让人更硬，乱打进自己那一界，名号才松开
第六编	读人的功夫怎样练出来	功夫一圈圈长在肯和那群人一起不知道的时候；示弱而不乱，只长数量不长种类
第七编	为什么越亲近越读不懂	越亲近，越早排好遇事谁先站稳的轮值表；可靠成了可预测
第八编	为什么既渴望又害怕被读懂	人怕的不是被看穿，是被一个不为你乱的人看穿
第九编	AI 能读人了，人该怎样读人	机器永远备着现成的收场；把稳交给机器，把乱留给人

◆ 二、几个要先知道的词

全书反复用到几个词，第一编正式立起来，后面各编只提一句。这里先列出来，方便你查。

洪流：人不是一本写好的书，是在三块地里同时在流的水。三块地是理念界（想法、道理、名字）、现实界（身体、东西、事情）、自我界（「我是谁、我站在哪」）。

三种状态：一锅粥（混沌），还没有形状；正在成形（介生），新东西正在长；定型（秩序），已经按规矩走。

读的四层：认，只得信息；伪读，一方把对方封成档案；读，价值、意义、信息在两个人之间交接；新读，两个人同停之后，转出一个共有的新东西。

同停：两个人同时停住、同时失了形。

先回来：谁先说出现成的话，谁先回到原来的角色，谁先宣布收场。说出一个此前没有的新说法，不算先回来。

三种新：单侧新，只长在一个人身上；拼合新，两边旧东西拼起来；共有新，两个人都认作「我们俩的」，说不清是谁先想到。

◆ 三、几条读法

只有一个下午：读前言，再读第一编和第九编。

为孩子来的：第五编（老师和孩子）、第八编（锁着的日记本）、第九编第 71 章（读孩子）。

为最亲的人来的：第七编，再读第四编。

为工作来的：第四编（新同事）、第六编（老班主任、老中医、老刑警）。

◆ 四、随身三问

下一次你觉得「我读懂他了」，可以问自己三句：

这一次，是我读出来的，还是我们俩一起长出来的？

刚才那一刻，是谁先回来的？

要是我没急着收场，会发生什么？

◆ 五、每一章怎样读

每章开头是一个日常场景；中间分若干小节，标着 ◆；章末有一句「带走的话」。每编末有几个「想一想」，留给你自己。

书里请来的前人，我们都先说他说中了什么，再说在哪里分开。这不是为了赢他们。没有他们走过的路，这本书也走不到这里。

目 录

作者介绍 iv

前言　三句「我看透了」 v

导读　九编一张图 xi

第一编　读不出的时候 **1**

第 1 章　三个“我看透了” 2

第 2 章　一个人，是几条同时在流的水 8

第 3 章　认、伪读、读、新读 14

第 4 章　谁也没先回来的几秒 21

第 5 章　同停了，却散了 28

第 6 章　偏偏是这三样 34

第 7 章　五位老先生 40

第 8 章　老陈身边的八种陪法 47

第二编　落子无悔：谁手里握着退路 **55**

第 9 章　一天里被读了三次 56

第 10 章　三个读者，各读到了什么 62

第 11 章　落子：先接住，再押下 69

第 12 章　同一把尺：先量机器，再量人 77

第 13 章　狗：陪你一晚的稳者，和对玩的两只狗 84

第 14 章　托得再好，也只是一堵墙 90

第 15 章　五位老先生 96

第 16 章　一个实验，和这一编怎样会错 102

第三编　老话替你站着——“知人知面不知心”遮住了什么 **109**

第 17 章　王叔的两次开门 110

第 18 章　同一张脸缠上什么 116

第 19 章　四句老话，四份合同，一张表 123

第 20 章　一眼看准，日久见心，为什么能同时成立　129
第 21 章　三位老对手：刘劭、薄片、拉齐　135
第 22 章　托多罗夫：十分之一秒，和十年　141
第 23 章　身边几种最像的说法　147
第 24 章　日久，在两种地方有两种意思　153

第四编　那页湿了的纸：读懂发生在谁也没缓过来的几秒　161
第 25 章　那杯水他一口没喝　163
第 26 章　一页空白，和两个人一起发呆　170
第 27 章　手、耳朵和眼睛：三种感觉怎样汇成一刻　177
第 28 章　先缓过来的那一个：同一个晚上改写五遍　185
第 29 章　同停却散了：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193
第 30 章　最像的邻居（一）：帮的人先站稳　199
第 31 章　最像的邻居（二）：没有主人的新东西　206
第 32 章　五位老先生坐下来　212

第五编　先收场的人：误读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　219
第 33 章　三个遇事不慌的人　220
第 34 章　乱在哪里，差很多　227
第 35 章　误读是怎样一步一步走成的　235
第 36 章　被戳到的人，一定会松吗　242
第 37 章　它们都要求有一个人先醒过来　249
第 38 章　四位来对质　255
第 39 章　一所学校，一个学期　262
第 40 章　鱼缸前的那个早晨　268

第六编　一眼的年轮：读人的功夫怎样练出来　275
第 41 章　撤并那年的台阶　276
第 42 章　一声「我也不知道」，在三界里是三件事　282
第 43 章　九次差异：从看不出到一眼看出　289
第 44 章　三位老师，同一份通知　296
第 45 章　三种听起来很对的说法　303
第 46 章　帮的人也会乱，可总有一个人先醒　310

第 47 章　换一群人，一眼还灵不灵　316
第 48 章　五位老先生，各说中了一半　323

第七编　熟码：越亲近，越读不懂　331
第 49 章　站得最稳的人说"读不懂"　333
第 50 章　熟码：好意一句句写成的表　339
第 51 章　手、声、目光：谁先收场　346
第 52 章　三组矛盾，两个出口　353
第 53 章　布伯：你为什么总要变回它　360
第 54 章　戈特曼、斯万、费孝通　367
第 55 章　近邻：这些说法各说中了什么　374
第 56 章　只有这一编推得出的局面　381

第八编　你也乱了吗：人怕的不是被看穿，是被一个不为你乱的人看穿　387
第 57 章　锁着的日记本，为什么摆在桌子正中　389
第 58 章　一声「唉」，落到哪里去了　395
第 59 章　猜，不等于收场　401
第 60 章　盼和怕，押在同一个人的同一刹那　408
第 61 章　乱在哪一界，散在哪一步　414
第 62 章　三位老先生：承认、秘密、物哀　421
第 63 章　温尼科特：躲藏的乐趣，和一场更深的灾难　426
第 64 章　最强的反方，和这一编怎样会错　433

第九编　收场的机器，开场的人　441
第 65 章　沙发上的那一声　442
第 66 章　永远已收场的在场者　448
第 67 章　两条线，在半路交叉　455
第 68 章　最近的邻居，都有一个人先站稳　462
第 69 章　乱了，不一定开得了场　468
第 70 章　五位对手　474
第 71 章　读孩子，读同事，读最亲的人　480
第 72 章　把稳交给机器，把乱留给人　487

参考书目　494

附录 497
附录一　引文核验总表 498
后记 499



第　一　编

读不出的时候

导　语

原问：读人是什么，不是什么

这一编八章，只回答一个问题：读人是什么，不是什么。

第 1 章把问题摆出来。第 2、3 章立起全书要用的几样东西：人是什么，读有哪几层。

第 4、5 章讲这一编最要紧的一件事：两个人一起读不出东西的那几秒，怎样长出新的东西，又在什么时候长不出来。第 6 章问一个躲不开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价值、意义、信息这三样。

第 7 章请五位老先生来对质。第 8 章用一个失业的老人和他身边的八种陪法，把话说到可以被推翻的地步。

后面八编，开头一两句会提到这里立下的东西，不再重复。所以这一编，是全书的地基。

01

第 1 章

三个“我看透了”

◆ 一、你一定听过这三句话

第一句出在一间小会议室。面试官和一个年轻人谈了十分钟，年轻人一出门，他就对同事说：“这个人我看透了，爱折腾，待不久。”简历上“换过三次工作”那一栏，被他用笔圈了一下。

第二句出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孩子放学进门，把书包往地上一放，说了声“没事”。母亲在厨房里头也没回：“谁欺负你了？”

她说对了。

第三句出在一张小方桌前。算命先生看了你几眼，慢慢地说：“你心里有一件事放不下，跟家里人有关。”你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三句话有一个共同点：快，有时还准。

你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时刻。路上遇见一个多年没见的熟人，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这几年过得不顺；或者新来的同事刚坐下，你就在心里给他定了性。那一下的感觉很踏实，像把一件东西放进了该放的抽屉。

◆ 二、第一道缝：看得越准，越可能看走眼

常有人说，读人就是察言观色，就是看人准。好像人是一本写好的书，读的人只要识字，就能一页一页往下读。

你大概也见过另一面。

越是自认“看人很准”的人，越容易看走眼。被面试官圈了一笔的那个年轻人，三年后成了那家公司待得最久的人。母亲那一眼看出的“受了委屈”，也有错的时候：那天孩子脸色不好，只是因为书包带断了，一路拎着书包走，手勒得发疼。算命先生那句“有件事放不下，跟家里人有关”，换了谁坐在那张凳子上，都可以点头。

准，和读懂，不是一回事。

准，是说你的话和事实对上了。读懂，是说你和他之间发生了一件事。前一样可以一个人完成，后一样一个人完成不了。这一点，是整个第一编要拆开讲的。

◆ 三、算命先生是怎样“说中”的

先拆最容易拆的一个。

算命先生那句话，“心里有件事放不下，跟家里人有关”，你仔细想想，有谁心里没有一件跟家里人有关的事？他说的是一句谁听了都可以点头的话。

你点了头。这一点头，他得到了第二样东西：你的眼神、你点头的快慢、你往前探了一点的身子。他顺着这些再说一句：“是跟长辈有关吧？”你的脸色动了一下。他又往下接。

一个人坐在小方桌前，本来就带着几分说不清的心事，这时候最容易被一句话收成形状。你越是乱，他越能把你定下来。散场以后，他对下一位客人，说的是同一套话。

这不是读你。是你的心事被他的话收走了，他自己，一点没动。

◆ 四、母亲那一眼，隔了多少年

再看母亲那一眼。

她说对了，不是运气。孩子从小进门的样子，她看了十几年：书包放下的声音，“没事”两个字的高低，肩膀塌着还是撑着。这些东西，在她心里早就攒成了一张表，“没事”配“低头”，就是出了事。

这张表很灵。灵到她不需要停下来，不需要碰孩子一下，头都不用回。

你想一想：这张表是什么时候攒的？是孩子八岁那年，不是十四岁这一年。孩子这半年在长，在变，有些“没事”，已经不是八岁那种“没事”了。表不会自己改。要是哪一天表对不上了，她会怎样？她会先怀疑表，还是先怀疑孩子“怎么变得这么难懂”？

母亲那一眼，快，准，也是一张旧表。这张表什么时候要被撞一下，是第 4 章和第 6 章的事。

◆ 五、一位丈夫的话

有一位丈夫，退休那年，老伴对他说了一句话：“我跟了你三十多年，我从来没读懂过你。”

他吃了一惊。三十年里，他一直自认是个会“读”老伴的人。她一叹气，他就知道是腰疼，还是想娘家；她一不吭声，他就知道菜咸了。每一回都对。

老伴并不是说他读错了。她说的是另一件事。三十年里，她有过好几回，忽然说不出话来，连自己是难过还是松了一口气都不知道。每一回，他都很快接上一句：“吃饭吧。”

接得很体贴。菜是热的，碗是递到她手里的。

她心里冒出来的那一点说不清的东西，就这样被一碗热饭盖过去了，没有长成任何东西。

◆ 六、再深一层的缝

有人会说，那是他读得不够好。好的读人，是别急着读出来：对方乱的时候，自己先稳住，把他接住，等他慢慢说。

这话不错，是一种好做法，本书后面要给它一个位置。

不过本书要多问一步。这样好的做法里，也悄悄有一个默认：总有一个人是稳的，总有一个人先回过神来。那位丈夫就算学会了先不说话，他心里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说，在等什么，等完了说什么。他是稳的。

三十年里，两个人一起愣住过不少回。可是每一回，先回过神来、先说一句“吃饭吧”的，总是同一个人。

◆ 七、看人、识人、观察、了解、读人

日常里有五个词，常常混着用。先分一分。

看人，是眼睛的事。扫一眼，知道这是个高个子，脸色不太好。

识人，是归类。“这是个爱折腾的人”“这孩子老实”，一句话，把他放进一个已有的格子。面试官那十分钟，做的是这件事。

观察，是站在一边记。对方不知道，也不碰他，只是看着，记下来。

了解，是攒信息。他哪里人，爱吃什么，前任是谁，上一份工作为什么走。攒得多了，就说“我很了解他”。

读人，两个人都在场，都被碰着，碰完以后，两边都和进门前不一样。

前四个词有一个共同点：做这件事的人，可以不被改变。我站在这里看你，看完了我还是我，你也还是你。读人不行。读人要是没有改动任何一边，那它多半是别的事，穿着读人的衣服。

◆ 八、先说它们哪儿对

这五个词没有哪一个是坏的。

看人让你在人群里不撞上人，识人让你一天办成许多事，观察让医生、老师有的放矢，了解让一家人过得下去。面试官十分钟里做的事，在招聘桌上很有用，不能说他错。

错的只是一个说法：把这些都叫作“读懂了”。

十分钟的“看透”，是识人，快而且可能准。母亲门口那一眼，要看接下来发生什么，才知道它是哪一种。算命先生那几句，上面拆过了，第 3 章会给它起一个名字。这些名字，一个一个立。

◆ 九、“读者”和“被读的人”

本书里会常常出现“读的人”和“被读的人”，请先打一个预防针。

这样说话只是为了好说。严格说，哪一边是读的，哪一边是被读的，不是事先站好的位置，是在一次碰撞里显出来的。同一个下午，母亲读孩子，孩子也在读母亲。被读的人，也不是一本摆在桌上的书，一份存好的档案，一个发信号的东西。他是一条正在流的水，下一章细说。

◆ 十、先把结论摆在桌上

整个第一编，说的是下面这件事：

读人，不是任何时刻都要读出意义、读出价值、读出信息。读人，很多时候恰恰是要“读不出东西”。而“读不出东西”，才是“读出新东西”的根基。

这两句话，是全书的母题，后面八编都从它出发。它说的不是教人少用心，也不是教人沉默。它说的是一个很具体的现象：有些时候，两个人面对面，谁也

不知道说什么，谁也没抢着说话，过了几秒，一个此前谁也没说过的叫法、一个谁也没想过的做法，从两个人之间冒了出来，事后说不清是谁先说的。

本书把这几秒叫作“同停”，把冒出来的东西叫作“共有的新”。同停怎样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不了，怎样才算真的发生过，是这一编后面的事。

◆ 十一、放回你的日子里

找一件事来回想：最近一次，你对谁说过“我看透了”，或者“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

想一想那一次。你是在认他，把他放进一个格子里，还是两个人都被碰到了、都有点不一样了？

还有一个小办法，明天就能试。下一次，对方沉默、你也答不上来的时候，先别替谁补一句话。只看一样东西：这一次，是谁先开的口，说的是一句什么话。

> 带 走 的 话
>
> - **看透一个人很快，读懂一个人很慢；读懂的那几秒，常常是两个人都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

◆

02

第 2 章

一个人，是几条同时在流的水

◆ 一、放学进门的这二十分钟

先看一个画面，这一编都要回到它。

傍晚六点，母亲在厨房炒菜。孩子比平时晚了二十分钟进门，书包带断了一根，被他用手拎着。他把书包往门口一扔，说：“没事。”

就这两个字，背后同时有好几件事在走。

书包带断了，晚了二十分钟，手被勒出一道红印，这是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的一块。孩子心里有一团东西，说不清是丢人，是委屈，还是生气，连他自己也给不出名字，这是一块。还有一句早就装在他脑子里的话：好孩子，不让妈担心。他说“没事”，一半是说给妈妈听的，一半是说给自己听的。

母亲那边也一样。锅里的菜正在翻，这是眼前的。一天上班的累，还没卸下来，这是心里的。她脑子里也有一句话：好孩子，就是考得好、不惹事。

◆ 二、三块地

本书把一个人身上这几件同时在走的事，分成三块地，各给一个名字。

现实界，是手上碰到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书包带，红印，锅铲的声音。

理念界，是脑子里装着的道理、规矩、说法：“好孩子不让妈担心”“好就是考得好”。

自我界，是那个“我”：我是谁，我站在哪里，我是不是个没用的人，我是不是个好母亲。

三块地不是三个房间，各管各的。它们互相交接，互相改写。书包带是现实界的事，它一断，孩子的自我界里就冒出一团说不清的东西；这团东西撞上理念界那句“不让妈担心”，于是他把一肚子话咽下去，只剩下“没事”两个字。反过来，“不让妈担心”这条规矩，又让他明天出门前，把书包带检查两遍。

一件事在一块地上通了，不等于在另两块地上也通。孩子清楚书包带为什么会断，这是理念界通了；他还是一进门就想躲，因为自我界没有通。很多人说“道理都懂，还是过不好”，说的就是这个。

◆ 三、人不是一本书，是一条水

这三块地上的东西，一刻不停地在变。孩子五分钟前的难受，五分钟后可能成了好笑；母亲这一刻的急，下一刻可能成了心疼。

所以本书不说“人是一本写好的书”。书是定了稿的，翻到哪一页，那一页都在那里等你。人不是这样。你昨天读到的他，今天已经不在原处了。

本书说，一个人是一条**洪流**。选这个词，只为说明一件事：它一直在发生。同一个孩子，昨天进门和今天进门，不是同一条水，他今天比昨天多经过了一天。

本书用的是 SDE 的说法：人是三块地上各自在发生的洪流，三条互相交接，重心落在“我”这一块上。请你只取一个意思：人在流，不是在“放着”。

◆ 四、不是账本，不是档案，不是信号源

既然人在流，有三种看法，本书就不用。

有一种母亲，在手机里给孩子记了一本账：这周笑了几次，哪天吃饭少，哪天摔了门。她记得很细，可以随时翻出来。这是账本。

有一种老师，给每个孩子建了一份档案：性格内向，数学弱，爱走神。年年更新。这是档案。

还有一种说法，把人看成一个不断发信号的东西：表情、语气、动作是信号，读的人负责接收、解码。这是信号源。

三种看法里，被读的人都是一件摆在那里、等着被取用的东西。账本、档案、信号，一旦记下，就是定了的。孩子昨天那个笑，今天已经不是昨天那个笑了。读人不是翻账，不是查档，不是收信号，是两条水碰在一起。

◆ 五、一句“没事”，三样东西缠在一起

洪流里，有三样东西，一直缠在一起。

价值，是这件事对他好不好，该怎样对他好。**意义**，是这件事往哪里去，它算什么。**信息**，是那句话、那个眼神、那声叹气，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东西。

孩子那声“没事”，三样东西缠在一块儿：声音是低的，两个字（信息）；意思是“别问了”（意义）；它在护着什么，护着妈妈，也护着他自己（价值）。

这三样，在三块地上各缠一遍。现实界里，是那条断了的书包带，和他拎书包的姿势。理念界里，是“不让妈担心”那条规矩。自我界里，是“我是不是个丢人的孩子”。

读人，读的就是这三样东西在三块地上怎样缠。只读到其中一样，叫认，第 3 章讲。

◆ 六、水的三种样子

一条水，不总是一个样子。

有时候它是**一锅粥**：什么都在，还没分开。有时候它**正在成形**：有了方向，形状还站不稳。有时候它**定型**了：稳住，认得出，说得出名字。

SDE 里，这三种样子叫混沌、介生、秩序。本书一般用白话，只在要紧处用这三个词。

举个日常的例子。孩子一进门，忽然发出一串声音，没有对象，没有目的：

“ε=(´o｀*)))唉……里以里……哈哈哈。”

这是一锅粥。没有人在对谁说话，也没有要说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

过一会儿，他停住，两秒，然后说出一句家里从没出现过的话：“书包带自己断了，我还以为它要跟我说话。”

这是正在成形。一句新话，刚刚冒出来。

等到这句话被叫开了，全家都说“书包又想跟你说话了”，它就定型了。

你家的狗，圈里的猪，窗台上的苹果树，都不会发出那样一串叹笑。它们的水停在定型里：本能，节律，到点就吃，到点就睡。只有人的水，能退回一锅粥，再从一锅粥里长出新的形状来。

◆ 七、怎样看出一条水进了一锅粥

“一锅粥”如果只是个说法，别人没法检查。本书给它两个看得见的标志，缺一个都不算。

第一，一阵没有目的的发声或动作：叹一声，笑一下，重复半个音节，摆弄手边的东西，眼睛无意识地飘出去。

第二，在这之后，自己转向一个以前没有的新模式。

只有第一个，没有第二个，是停顿，是空转，是压着不说。孩子低头站着，不出声，不动，后来说“没事”，进了房间，这是压住了。只有第二个，没有第一个，是秩序里的选择：孩子一进门就清清楚楚地说“今天被同学笑了”，这是想好了再说。两样都不是一锅粥。

还有一个辅助的看法：真正的一锅粥，转向的时刻没法提前算出来，当事人事后也说不清“为什么那一下开了口”。

◆ 八、满格的乱，不是一锅粥

有一件事先讲清楚，免得后面混。

吵架的时候，两个人都很乱，嗓门大，心跳快，话说得又急又多。可这不是一锅粥。吵架的两个人，每个人手里都握满了东西：立场，委屈，一定要讨回来的公道。是两个定了型的东西在对撞，撞得很响。

一锅粥是空的。不是情感满格，是暂时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拿来用。

这一点，后面会反复回来。

◆ 九、狗和机器

狗有无目的的嬉闹，不过它嬉闹之后转出来的，仍然是狗的本能里原有的花样。机器没有无目的的那一段，它的每一个输出，都由目标给出，而且可以撤回重来。

所以，狗和机器进不了“两边同时进了一锅粥”这件事，它们只能做稳着的那一边。这个判断一步一步怎么得出，第二编专门讲，这里只借一个结论。

◆ 十、两条水的样子不一定同步

两个人碰面，各是一条水，各自此刻处在某一种样子里。

孩子是一锅粥，母亲是定型的，会怎样？最常见的是：母亲把一锅粥当成一件熟悉的事来处理。“又是作业的事吧。”她不是不关心，是她的水此刻是定型的，定型的水看什么，都先看成已有的样子。

孩子是一锅粥，母亲也在这一刻进了一锅粥，又会怎样？这是这一编后面要花许多笔墨的事。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想一个你觉得“很了解”的人，不要最亲的那一个。

问自己：他最近一次让你吃惊，是什么时候？吃惊的那一下，你的反应是什么？有没有一瞬间，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一瞬间，就是你看见他“在流”的地方。

> 带 走 的 话
>
> - **人不是一本写好的书，是三块地上一起在流的水；读人，读的是水怎样缠，不是页上写了什么。**

◆

03

第 3 章

认、伪读、读、新读

◆ 一、先把四层摆出来

“读人”这个词，平时用得太宽。你说“我读懂他了”，别人可能理解成：我认出他了，我猜对了，我心疼他，或者我和他一起想通了一件事。这四件事差得很远。

本书把它们排成四层，从低到高：

认，伪读，读，新读。

这一章一层一层立。后面八编，凡说“读”“伪读”“新读”，都是这里的意思，不再重新论证。

◆ 二、认：只有信息

门口的人脸识别，一眼认出你，门开了。这就是认。

早上你在小区门口碰到一位邻居，他说：“你是三楼的张先生吧。”这也是认。

饭馆的服务员看你进门，笑着说“老样子？”，还是认。

认里有信息：你的脸，你的名字，你常点的那一碗面。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门不知道开了门对你好不好，服务员也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想换个口味。认得再准，两边也没有谁被碰着、被改写。

认没有错，也很有用。只是不够，不能叫读。

◆ 三、伪读：一样东西被一边截留

比认高一层的，是伪读。

伪读里，价值、意义、信息三样都有，只是有一样东西，被一边截留了。截留的意思是：本来该在两边之间来回改的东西，只有一边能改它，另一边只能接受。

怎么分是交接，还是截留？看这一句：**被推动改变的那一样，是在两条水之间来回改，还是只有一边在改？**

母亲说“你就是不上心”，孩子再怎么解释，这个判断都动不了。这是截留。

换一种说法：母亲说“你不上心吗？我看你昨天明明是真着急”，孩子回一句“我是怕你失望”，母亲停了一下，说：“我没往这上面想过。”这是交接。母亲对“不上心”这三个字的看法，被孩子改了。

截留的人，大多是出于好意。

◆ 四、伪读的六张脸

伪读不止一种。每一种，都是三样东西里某一样，被一方先抢在手里了。

相。算命先生说的话，听的人谁都可以点头。你越乱，他越能把你定成形。他没有被你改动，散场以后，他对下一位客人说的是同一套。被抢走的是价值：什么叫“对你好”，他先替你定好了。

劝。朋友失恋了，你说：“他配不上你，往前走。”朋友说“不是那样的”，你说“我懂”，她说“不是那样的”，你又说“我懂”。你手里有一个现成的去向，被抢走的是意义：这件事往哪里去，你先定好了。

代说。老伴叹了口气，你说：“又腰疼了吧？”她说：“我想去云南。”你听成：“又嫌我闷了。”被抢走的是信息：那声叹气是什么，你先给了一个叫法。

疼。奶奶每次见孙子，都往他手里多塞二百块钱，说“疼孙子就该这样”。被抢走的也是价值，只是落在手上、落在钱上：怎样对他好，奶奶说了算。

判。面试官把“想换个环境”写成“稳定性差”。三样一起被抢：他对这个人该怎么看，怎么处理，叫什么，都在进门前定好了。

强读。对方一声叹气，你读成一整段心事，读完当场当成事实，把这段心事交还给他：“你是不是为了工作的事？”读得越多，越像一个读得准的人，他的叹气越没有机会长成别的东西。

这六个名字合起来，本书叫**缺格谱**：每一种失败，都能说出它缺了哪一格、停在哪一块地。

还有一种情形，不在这张谱里，因为它根本谈不上失败。“今天降温了，你多穿点。”“你也是，路上小心。”两边都是定了型的话，说过一千遍，三样东西都对，一样新的也没有。这叫应酬。老夫妻过了三十年，一日三餐全是应酬，彼此都挑不出毛病，也谈不上谁读了谁。

◆ 五、它们哪里对

缺格谱不是在骂人。

“疼”让一个孙子知道有人惦记着他。“劝”让失恋的人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强读”里有一大半，是一个人太想帮你，急着把事情说破。“判”在招聘桌上，让十几个人的名单变成三个人。

它们都是真本事、真好意。拆开来看，是为了说清一件事：这些做法，一方都带着一个现成的东西走进来，用完了，自己还是原来的样子。所以它们是伪读。伪，不是说假，是说不曾两边来回改。

◆ 六、托持：最温柔的一种

缺格谱上，还有一格，值得单独说。

对方乱的时候，自己稳住，不打断，不评判，等他慢慢说。这叫托持。

托持是好东西。它让很多人在最难的时候撑下来。可它也有一个结构：托着的一方，要一直稳。

有的稳在价值上：“我得做那个靠得住的人。”有的稳在意义上：“我知道这会过去。”有的稳在信息上：默默记着“他今天笑了三次，在好转”。有的稳在理念界：“我不能乱。”

每一种都温柔，都不打断。结果是：被托着的人，在托持者的框里一点点长；而托持者自己，一点没变。

所以托持有一半像读，一半像伪读。它让对方得到了东西，它自己却没有被改写。按上面的判据，托持者要是从头到尾稳如磐石，一点也没被孩子那句话碰着，本书把它放在伪读这一边。如果托持者哪一刻被碰着了，愣了，被改了，那就是读，下一节讲。

◆ 七、读：有交接，两边都能被改

再往上一层，是读。

读里，价值、意义、信息三样都在，三样都缠着，而且是在两条水之间交接：这一边的话，改了那一边对这件事的看法；那一边的反应，也改了这一边对“怎样对他好”的想法。读的人，自己也被改了。

这一条，是整个系列的**公共判据**：

判据一：读与伪读之分，不看读得准不准，看读的人自己有没有也被改动，而且改成了进门前推不出来的样子。

母亲门口那一眼，要看她后来有没有被孩子那句话改动。如果孩子说“书包带自己断了，我还以为它要跟我说话”，让她第一次想到“原来他有他自己的玩法”，这是读。如果她听完，说一句“别胡说，赶紧洗手吃饭”，那一眼，不管多准，还是认。

好的读法有很多。其中一种，是母亲真的愣了两秒，被孩子的话弄懵了，然后先开口：“妈妈在这儿，你慢慢说。”这是读，而且是好的读：她被抛出去过，又回来了。本书把这一种叫**醒读**。

醒读之后，我们要问的不再是“读没读”，而是“长出来的东西归谁”。这是下一层的事。

◆ 八、新读：谁也没先回来

比读更高的一层，本书叫新读。

读里，有一个默认：总有一边先回过神，先开口，先把场面接住。那一边一旦回来，后面长出来的东西，就带着他的形状。

新读不是这样。新读里，两条水同时失了形，同时愣住，没有谁先回来，没有谁先说出一句现成的话。几秒之后，一个两边进门前谁也推不出的东西，一起冒出来。事后分别问两个人：这是谁先说的？两个人都答：说不清，就那么叫开了。

于是有了第二条判据：

判据二：读与新读之分，不看读得多深，看冒出来的新东西，来历说不说得清，两个人认不认作“我们俩的”。

要提醒一句：本书不说“读人就是同停”。读，有很多种，醒着的、有交接的，都算。新读是读里最稀罕的一种，也是这一编的主角。

◆ 九、“无”的一半：三种无，和三无

到现在，讲的都是“有”的一半：有价值，有意义，有信息。

读人还有一半，是“无”：这三样都不在场的时候，两个人仍然纠缠在一起。

无意义纠缠：父子俩看一个毫无笑点的广告，同时“哈哈哈”笑了半分钟，说不清笑什么。声音在，去向全无。

无价值纠缠：周日，母女蹲在楼下看蚂蚁搬一粒饭，看了二十分钟，不为什么好，也不算浪费。

无信息纠缠：老朋友在电话那头“唉”了一声，你“嗯”了一声，两个人握着电话半分钟，谁也没找话。

三无纠缠：深夜加完班，两个同事坐在马路牙子上发呆。没有话题，没有目的，也没有谁觉得不对。

“无意义”其实有两层：先是“不往哪里去”，纯粹的一锅粥；然后，不知从哪一刻起，自己转成“朝着某个还没成形的东西去”。这一转，就是一锅粥变成正在成形。后面会反复回到它。

只讲“有”的那一半，是旧的读人。把“无”的这一半立起来，读人才完整。

◆ 十、三无怎样被先回来的人吃掉

“无”的东西很脆弱，一不留神就被吃掉。

蚂蚁看到第十分钟，妈妈说：“走吧，该吃饭了。”她先回到的是“现成的好法”。一句话，无价值纠缠就被收回去了。

广告笑到第二十秒，爸爸说：“这广告拍得真烂。”他先拿出来的是“现成的叫法”。笑，没有了。

还要分清几样不是三无的东西。冷场，是两边都在找话，找话本身就是现成物。狗趴在脚边，是一边在定型里。陪护式的安静，是一边在给，而且稳着，是托持，不是三无。

◆ 十一、放回日子里

下一次，你在饭桌上、车里、电话里，碰到一阵没人说话的空档，问自己两句。

这个空档，是两边都在找话，还是两边都没话找？

空档结束的时候，是谁先说话？说的是一句现成的话，还是半句什么？

不用改变什么，只是看。

> 带 走 的 话
>
> - **读得准，不一定是读；读要看两边有没有交接，新读要看有没有人先回来。**

◆

04

第 4 章

谁也没先回来的几秒

◆ 一、回到厨房

还是那个傍晚。孩子进了门，书包扔在地上，忽然发出那一串没头没尾的声音：

“ε=(´o｀*)))唉……里以里……哈哈哈。”

母亲手里的锅铲正在翻菜。接下来的几秒钟，可以有很多种走法。本书挑四种，每一种都是日子里常见的。四种看起来差不多，都是“母亲听见了，母亲有反应”。它们长出来的东西，很不一样。

◆ 二、第一种：两个人一起愣住

孩子的笑声一出来，母亲手里的锅铲，在半空悬住了。

孩子停了大约六秒，母亲停了大约五秒。两个人的停，几乎是同一刻开始的，也几乎是同一刻结束的。停着的时候，母亲不知为什么，自己也笑了一下。没有一句现成的话，什么都没说。

停完以后，先出声的是孩子，说的是半句话：“带子，自己断的。”

母亲接了半句：“书包是挺丑的。”

没有谁在给这件事起名字。从这天起，家里管那只书包叫“丑书包”。三个月后，分别问两个人：“丑书包”这个叫法，是谁先说的？

两个人都说：“不记得了，就那么叫开了。”

◆ 三、第二种：重叠了，但她先开口

孩子叹笑出声，母亲也停了，停了大约三秒。然后她先开了口：“是不是有人笑你书包了？”

这时候，孩子的停还没有结束。

这一句话，是一句完整的判断。它给这件事起了名字（有人笑你），也让母亲回到了母亲的位置（问话的人）。孩子说“嗯”。

后来全家叫的“书包事件”，来历追得到母亲这一句。事后问孩子：这件事是怎么说开的？他说：“我妈一说我就懂了。”

她很体贴，也很及时。只是母亲越早开口，后面长出来的东西，越是母亲那一句话的样子。

◆ 四、第三种和第四种：她没有停，和轮流愣住

第三种。

孩子叹笑出声，母亲没有停手。她一边炒菜，一边侧过头：“妈妈在，你慢慢说。”

她的声音很稳。她在孩子乱的时候，没有乱。

孩子在这个稳稳的声音里，慢慢说：“今天有人笑我书包。”后来这件事，被母亲说成“他现在愿意讲了”。孩子说出来了，也许心里好受了一点。母亲什么也没有变。

第四种。

孩子叹笑出声，母亲照常炒菜。孩子说：“没事。”进了房间，关上门。

母亲这才站住，对着锅里的菜发了一会儿愣，一个人笑了一下。

两个人各自愣过，从来没在同一刻愣。像两个人在一条窄路上，一个往左让，另一个往右让，各自让了一次，擦肩而过。

◆ 五、四种里，只差一样东西

四种走法摆在一起。

第一种，两个人一起愣，没有谁先回来。第二种，两个人都愣过，母亲先回来。第三种，母亲从头到尾没愣。第四种，两个人各自愣过，没有在同一刻。

本书把第一种叫**同停**。

同停有一个可以检查的样子：两个人各有一段符合“一锅粥”的停顿，两段停顿的起止时间重叠，而且没有谁先结束，先用上现成的话。重叠到什么程度，才算同一刻？重叠的那一截，要占较短那一段的大半；两段停顿结束的时间差，要小于较短那一段的三分之一。

这一条，由两位不知道本书假设的编码员，各自看录像得出。它独立于一个问题：后来有没有长出新东西。同停先量，新东西后问，两次测量互不牵连。

◆ 六、什么叫“先回来”

“先回来”是整个系列最要紧的一个词。必须说得很具体，不能说成“谁先开口”。

先回来，就是用上了**现成的东西**。现成的东西有三种：现成的好法，该怎样对他好，早有一套；现成的去向，这事往哪里去，早有一个说法；现成的叫法，这事叫什么，早有一个名字。

把它们变成三个可以看见的记号，本书统一叫：

R1，先说出现成词、旧标签。比如“又闹脾气”“又是作业的事”“你就是这种人”。

R2，先回到原来的角色。比如老师腔，家长腔，照料者的姿态：拿锅铲，问作业，递膏药。

R3，先宣布收场。比如“好了好了，吃饭”“行了，这事过去了”。

再用 **T** 记一个时间：从同停开始，到第一个 R 出现，隔了多久。T 越短，回来得越早。从头到尾没愣的人，T 是零。

先回来的人，不一定心里不真。第三种里的母亲，心里是热的；第二种里的母亲，也是真的疼孩子。这里说的只是一件可以看见的事：谁先用了现成的。

要紧的一条：**说出一个以前没有的新说法，哪怕先说、哪怕说得完整，不是先回来，是涌现**。先回来，是回到旧东西。

这也不是说第二种、第三种里的母亲不好。她们让孩子得到了帮助，在日子里常常比第一种更有用。本书只记一笔账：她们长出来的是单侧新或拼合新，那是另一种好。共有的新，是第一种才有的。

◆ 七、碎片，不是现成话

这里有个容易搞混的地方。第一种里，先出声的是孩子，他说了一句“带子，自己断的”。他先开口，算不算先回来？

不算。

先开口，不等于先回来。半句话，重复对方的音节，笑一下，说手边的东西，这些是碎片，不是现成的话。

有人会反问：生活里，说手边的东西，不正是打破冷场最常见的办法吗？“哎，书包带断了。”几乎每个人都这么干过。

是这样。所以分辨不能看字面，要看用法。

同样一句“书包带断了”，如果母亲说：“哎，书包带断了，明天买个新的，快洗手吃饭。”这句话把场面带回了停顿前的轨道，是 R3，是收场。

如果孩子说的“带子，自己断的”，说完没有谁拿它收场，接下来的三十秒，两个人没有回到洗手吃饭，反而冒出了一个“丑书包”，那它是碎片。

编码员看的是：这句话说完的三十秒里，有没有人拿它把场面带回停顿前的老事、老角色。有，是现成话；没有，是碎片。

◆ 八、三种新

停顿之后冒出来的新东西，不是都一样。本书分三种：

单侧新：只在一边长出来，来历追得到另一边的旧秩序。“是他让我想通的。”第二、三种里的“书包事件”，就是单侧新。

拼合新：两边各带着半句已成形的话，拼成一句。来历拆得开：“这半句是我的，那半句是你的。”

共有新：事后分别、隔开问两个人，都答“一起冒出来的，说不清谁先”，而且两个人都认作“我们俩的”。第一种里的“丑书包”，是共有新。

三种新，靠事后分别询问来分，不靠停顿的时序来分。时序是一回事，来历是另一回事。本书的命题，是这两次测量之间有一种关联：共有新只出生于同停；先回来的人，T 越小，共有新越少；T 是零的时候，几乎是零。

来历怎么问才靠得住，人的记性有哪些坑，第 8 章专门讲。

◆ 九、眼睛、耳朵、手

同停不是只发生在嘴上。

眼睛：孩子盯着地上的书包，母亲也往那边看了一眼，两个人的眼睛没有对上，朝着同一个东西。谁也没有先把眼睛移到对方脸上去问“怎么了”。

耳朵：那阵叹笑一出来，厨房里只剩锅里滋滋的声音。母亲发出半个音节，“嗯”，没有说成话，不是回答，也不是问。

手：母亲手里的锅铲停在半空，孩子勒红的手指在另一只手里无意识地揉。两个人的手，这一刻都没有在做什么事。

这三样，眼、耳、手，各自都有“停”，也各自都有“没有先用现成的”。同停是一个整的东西，不只是话停了。三感怎样汇成一次读懂，第四编细讲。

◆ 十、读不出，怎样变成读出新的

把整个过程慢慢放。

一开始，母亲在定型里，炒菜，节奏稳；孩子冲进来，一锅粥。孩子的一锅粥，把母亲也撞进了一锅粥：锅铲悬住。接着是几秒钟的同停，两个人都不往哪里去，这是“无意义”的第一层。然后，孩子一句碎片，母亲半句碎片，两边慢慢转向某个还没成形的东西，这是第二层，一锅粥转成正在成形。再后来，“丑书包”被叫开了，定型。

这里有一件事，要看清楚：整个新东西，是从“读不出”里长出来的。如果母亲在第二秒就读出来了——“哦，被人笑话了”——这一串，就走不到“丑书包”。

于是回到全书的母题：

读人，不是任何时刻都要读出意义、读出价值、读出信息。读人，很多时候恰恰是要“读不出东西”，而“读不出东西”，才是“读出新东西”的根基。

这不是劝你少用心。是说，有一种新东西，只能在两边都读不出的时候，一起长出来。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想一次你和孩子、伴侣或老朋友，一起笑得说不清为什么的时候。

那个笑，后来变成了什么？一个外号，一句口头禅，一个只有你们俩听得懂的词？还是笑完就过去了？

如果变成了一个词，试着回想它的来历。你多半会发现，自己说不清，是你先说的，还是他先说的。

> 带 走 的 话
>
> - **新东西不是谁读出来、交给谁的，是两个人一起读不出的那几秒里，一起长出来的；谁先回来，它就带着谁的形状。**

◆

05

第 5 章

同停了，却散了

◆ 一、不是一愣就有新东西

上一章讲得顺，容易让人以为：只要两个人一起愣住，新东西就会冒出来。

不是的。

日子里还有另一种情形：两个人也一起愣住了，也没有谁先收拾，结果什么也没长出来，只落下一阵尴尬，或者一次躲闪，或者一场谁也接不住的崩溃。同停了，却散了。

这一章专讲它。因为一个说法，只讲它成功的时候，是不能信的。要把它失败的样子也讲出来，它才是个能用的说法。

◆ 二、三个条件，分属三块地

同停要转出共有的新，本书要求三个条件同时在。三个条件，正好分属三块地。

第一，**自我界**：两边的乱，都要打进自我界。所谓自我界，就是“我是谁、我站在哪里”的那一块。不是手忙脚乱，不是事情多，是那个“我”被这次碰撞松动了。

第二，**现实界**：两个人手上、眼前，要有一件共同碰着的东西。一只丑书包，一条湿纸巾，一辆自行车，一个鱼摊。乱需要一个地方转，没有这样东西，就散了。

第三，**长年的土壤**：理念界一侧，要有长年积下来的三无纠缠，一起发过呆、一起傻笑过的日子。这样的土，才接得住一刹那的双乱。

缺了哪一条，散的样子也不同：缺自我界，散成尴尬；缺共同碰着的东西，散成回避；缺土壤，散成崩散。

下面各举一个日子里的例子。

◆ 三、缺自我界：尴尬

又是一个傍晚，这一天母亲加班回来，累得不行。洗衣机在报警，手机一直在响，老板还在微信里催一份材料。

孩子进门，又是那一串叹笑。

母亲听见了。她也停了一下，大概两秒。她的停，是被洗衣机的报警声截断的，起点不是她自己的，终点也不是。她的乱，停在现实界的负荷上，没有打进“我是谁、我是不是个好母亲”那里。

两秒后，她说：“哎呀你看我这手机，你先去洗手，我这儿先忙完。”

孩子那边，自我界是真松动了，他那一下叹笑，是他一整天里最松的一下。可是母亲不在那里。他刚往前迈了一步，对面的人转头去接手机了。

于是屋里出现了一阵很短的尴尬。他觉得自己白叹了，她觉得自己白停了。两个人谁也没做错什么，什么也没长出来。

◆ 四、缺共同碰着的东西：回避

姐姐和弟弟隔着一座城市，周日晚上打电话。弟弟说着说着，忽然“唉，哈哈”了一声，没有后话。

姐姐也停了。她也说不出话，自己的事也一下子涌上来。两个人都在自己的屋里，握着电话，各自对着一面墙。

十几秒。没有一件东西是两个人同时碰着的。没有书包，没有鱼摊，没有谁手里有一块可以揉的东西。

最后姐姐说：“那你早点睡。”弟弟说：“嗯。”挂了。

这件事谁也没再提起。下一个周日，两个人聊的是房价。

乱，是有的，两边都有。只是这个乱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东西，它在空中飘着，飘到最后，只能被一方一句“早点睡”按下去。散成了回避。

◆ 五、缺土壤：崩散

两个刚认识三天的新同事，深夜在办公室加班。窗外忽然传来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又远去。两个人同时停了手。

过了几秒，其中一个忽然哭了出来。她自己也吓了一跳，是爸爸那年住院的事。

另一个站起来，说：“我去倒点水。”

水倒了很久。回来的时候，哭的那个已经擦干了脸，说：“不好意思，我今天太累了。”两个人再也没提过这个晚上，在公司里，客客气气，保持着一点距离。

这里有现实界的东西（那声救护车），有自我界的松动（她的哭）。缺的是土壤：两个人没有一起发过呆、一起傻笑过的日子，谁也不知道对方接不接得住，所以一方崩了，另一方只能逃。

同样的事，发生在认识十年的两个老同事之间，也许是一个人哭，另一个人什么也不说，坐在旁边，把纸巾推过去。那个晚上，会长出一个只有他们俩知道的说法。

◆ 六、乱在哪一界：外乱冻结，自我界之乱松开

说清了散的三种样子，就能回头看一个容易混的地方：同样是“乱”，不是每一种都有用。

还是母亲。有两个傍晚。

一个傍晚，她加班回来，手机在响，洗衣机在叫，家里还有一堆事。她的乱，是现实界的负荷。这种乱，让她更冻结，更快归类：孩子一开口，她就在心里说“又是作业的事”。

另一个傍晚，她下班前被同事随口一句话碰到了：“你家孩子是不是太内向了？”她一路在想：我是不是个不会带孩子的母亲？她的自我界，正在松动。那天，孩子一声叹笑，她才有可能和孩子一起愣住。

所以，要紧的不是乱得多少，是**乱在哪一界**。外乱，让人冻结。自我界之乱，让人松开。

这里有一个常被误解的地方：自我界的乱，**不需要露底**，也不需要和对方共担。母亲那天没有对孩子讲同事那句话，孩子也不知道。她只是自己松动了。

◆ 七、演出来的乱不算

还有一种情形，外表看起来像同停，其实不是。

一个人刚上完一堂倾听课，老师教的是：对方沉默的时候，不要急着填，可以说一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慢慢来”。这位学员坐在朋友面前，真的这么说了。他语气很温和，笔记本放在手边，心里清清楚楚下一步要做什么。

这是示弱，不是乱。

检查几样东西：停顿里，有没有无目的的声音或动作？没有。停顿是不是他自己安排的起点，比对方晚、终点比对方早？是。停顿后转出来的，是培训里的下一步，不是此前没有的新模式。

他的“先回来”，在说这句话之前就已经定好了。他的恢复时刻，从一开始就是零。

◆ 八、满格的相遇，出拼合；空的同时失形，出共有

再讲一对常被混在一起的东西：感动的相遇，和空的同停。

一对年轻夫妻吵了一晚上，天快亮的时候，妻子忽然哭了。丈夫也红了眼，抹了把脸，说：“明天我陪你去。”两个人抱在一起。

那一刻很满：满的委屈，满的爱，满的歉意。两边手里，都握着满满的东西。

这样的相遇，值得珍惜，也会长出新东西：“明天我陪你去”，一个新的做法。可是你问他们这个做法是怎么来的，两个人都答得出：他先哭，我才说的。来历拆得开，是拼合新。

满格的时候，每一边都有现成的东西可以用：价值是满的，意义是满的。先回来几乎是必然的。

反过来，空的同时失形，没有现成的东西可拿，才有共有新。老陈儿子陪老陈在菜市场看人杀鱼，站半小时一句话没有，这个故事第 8 章再讲。

◆ 九、一刹那，和长年

同停是一刹那的事：几秒钟，锅铲悬在半空。

这几秒，不是凭空来的。母亲和孩子从小在阳台上莫名其妙笑过无数回，没有目的，没有话题，笑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日子，积下来就是土壤。这样的土壤里，母亲在那一刻敢乱，不怕没人兜底。

反过来，一次又一次的一刹那，也在往土壤里添东西。

所以两个尺度要放在一起看：一刹那，管读懂一次；长年，管读人的土壤。一次从无到有的细部，第四编讲；长年土壤怎样积，第六编、第七编讲。

◆ 十、放回日子里

回想最近一次，你和一个人同时说不出话来。

事后，是不是有点尴尬，有点想躲，或者有点想哭？如果有，想想它缺的是哪一样：是你那天另有事压着，没有真的松动？是手边没有一样共同的东西？还是你们之间，从来没有一起傻过？

找到缺的那一样，不用补。知道就行。

> 带 走 的 话
>
> - **同停要变成新东西，要三样：两边的“我”都松了，手边有共同碰着的东西，长年有一起傻过的土；缺一样，散成尴尬、回避或崩散。**

◆

06

第 6 章

偏偏是这三样

◆ 一、一个躲不开的问题

读到这里，有人会问：人和人碰在一起，什么都在发生。有说话，有表情，有天气，有身世，有饿不饿、困不困。为什么偏偏是价值、意义、信息这三样的缠，叫读人？换成别的两样，行不行？

这个问题要认真答。答不上来，前面说的就都是一套约定。

这一章分两步答。先用三条方程，看这三样东西在一次碰撞里，各自怎样被另外两样改写。再回答“为什么偏偏是这三样”。

◆ 二、价值怎样被改写

SDE 里有三条方程，说的是三样东西互相定形。本书用白话说，不写满屏的字母。

第一条：**价值**，是由意义和信息一起改出来的。也就是说，“怎样对他好”这件事，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是被“这事往哪里去”和“那句话那个眼神”一起改写的。（SDE 里写作 S＝F(D,E)。）

放回厨房。母亲本来的“好”，是“考得好、不惹事”。这是她的现成的好法。

托持版：她换了一张更好的表，“好就是他愿意说”。孩子在这张表里，慢慢说出“今天有人笑我书包”。母亲什么也没改。

醒读版：她愣了两秒，再先说“我站在你这边”。她的表被撞了一下，新表却是她先拿回来的，孩子收下的是她的新表。

同停版：那一阵叹笑，连同断了的书包带，一起进来，母亲的表查不到。锅铲停在半空，她自己也笑了一下，**两个人谁都没有一个现成的“好”可用**。几秒之后，她改出一个进门前写不出来的好：他扛着的时候，我站在旁边就好。这一改，孩子也跟着改了。他开始把书包放在厨房门口，不再扔进自己房间。

“读的人自己也被改”，这是一个整体上的变化：被改的不只是想法，还有做法。

◆ 三、意义怎样被改写

第二条：**意义**，是由价值和信息一起改出来的。“这事往哪里去”，被“怎样对他好”和“那句话那个眼神”改写。（SDE 里写作 D＝G(S,E)。）

孩子那团委屈，起初在自我界是一锅粥，连“委屈”两个字都没有。

母亲带着一个现成的去向进来：“这会过去的，他会长大的。”孩子的意义，在这个去向里长成“我下次不理他们”。是单侧新，来历追得到她的框。

同停里，母亲的“当母亲就是保护他不受伤”，也被撞到不往哪里去。两个人在“不往哪里去”里待了几秒，然后各自说出碎片，转向“朝某处去”。孩子说：“其实这书包是挺丑的。”母亲接：“那明天背我那个旧帆布包？”两个人都笑了。

这里有一条判据，很实用：**只有走这条水的人，有资格说“不是那样的”**。读的人的版本越完整，意义越只在一边转。读的人最常见的失误，不是读错，是读得太快。稳住而不说，是更隐蔽的抢先：方向已经在心里定了。

◆ 四、信息怎样被改写

第三条：**信息**，是由价值和意义一起改出来的。那句话、那个眼神是什么，被两边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改写。（SDE 里写作 E＝H(S,D)。）

“没事”和那个低头，进门时在母亲的表里是“犯了错”。几年以后，一句“又是那种‘没事’？”就够了。一个新的符号出现了。

这个新符号，要进三块地才算。现实界里，它被说出来了。理念界里，旧叫法退役了：“又闹脾气”不再从她嘴里冒出来。自我界里，读的人说出一句关于自己的话：“我那时候只会问成绩。”只在现实界里冒一个新梗，是应酬。

没有一本密码本，可以在碰撞之前写好。

◆ 五、三条方程在同停里

同停里，三条方程不是停转了。是两边同时没有现成的东西可用：价值不判好坏，意义不定去向，信息不编符号。

证据是同时性：一起笑起来，一起笑停。

托持格里就不同。托持者的三条方程在跑：她在“不说”，而且她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说。**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说的人，不在一锅粥里。**

◆ 六、先回来，要有个地方回

现在回答最前面那个问题。

先回来，需要一个**落脚点**：一个现成的好法、去向或叫法，可以回去。悬住的东西越少，落脚点越多。

母亲不知道怎么办，价值悬着，意义悬着，“他在难过”却是现成的，信息没悬。她就能先说：“是不是有人笑你了？”

母亲认不出这声叹笑是什么，信息悬着，“我是他妈，我得让他好”却是现成的，价值没悬。她就能先伸手。

三样同时悬着，才没有任何一处可以回。这是三样为什么偏偏是三样的理由：它们是读人里“不留落脚点”的最小的一组。

◆ 七、可以检查的两条

这个理由不能只靠说，要能检查。

第一条，**剂量**。同一对人，事后各自说：当时有几样是不知道的？不知道怎么对他好，不知道往哪里走，不知道该叫它什么。悬住的格数越多，停顿越长，重叠越高，两边结束的时间差越小。只悬一两格，先回来的人几秒内就会出现。

第二条，**换格子试**。有一套格子叫对比、变化、分布（SDE 里叫 S1）。它在日常里也会悬：“他到底比以前好了还是差了？”如果它也能当落脚点，三样就不是最小的一组。检查办法：把“这一格悬着”或“没悬”当作变量，看先回来的比例变不变。本书预测，它不变。如果变了，这条论证要改。

还有另外几套格子，叫前行、回写、跃层，叫损耗、误差、冗余。它们量的是一个东西成形以后的精度，东西还没成形，没有可量的，所以它们自己悬不住，也就无从决定回不回得来。

◆ 八、为什么不是任意的互动或反馈

恒温器和房间之间，有反馈。两个人轮流说话，有互动。为什么这些不算？

因为它们都带着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恒温器有设定的温度，轮流说话有各自的位置和话题的类别。信号为零，什么都没有。

读人里的东西，恰恰是落脚点暂时消失的时候，才最要紧。

◆ 九、旁边的几家邻居

这里要停一停，看看旁边有哪几家邻居，说的话和这一编很近。本书不点人名，只描述说法。每一家，先说它说中了什么，再看分叉。

有一种说法认为，两个人不指定谁领的时候，共同运动最流畅。它说中了：无领者确实顺。分叉在，两个人都在做一件定好的事（镜像、交谈），都在定型里协作。无领者，不等于两边都失了形。越顺，越少新；有领者，但两边同停，新东西仍会出现。

有一种说法认为，意义从互动里长出来，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它说中了。分叉在，修复断裂，常常是一方先发起，多半是母亲。本书把“谁先修”做成变量，预测发起得越早，共有新越少。

有一种说法认为，帮助发生在两个人游戏的重叠处；母亲在最初的日子里近乎被婴儿占满。它也说中了：帮助的人自己也要会玩。分叉在，游戏有框，框由谁守？当游戏滑向失控，是帮助的人先从里面出来，说一声“这是游戏”。母亲的占满，是要慢慢退出的，退出的时刻由她定。重叠大不是变量，重叠里有没有一个守框的人才是。

有一种说法认为，重要的时刻，是习惯的框断开，两个人都被抛进不知道接下来怎样的地方，要靠一个真实的回应。它说中了：凌乱，共同创造。分叉在，最后那个真实的回应，是一边做的，那一步就是先回来。回应出得越早，共有新越少，拼合新越多。

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东西由两个人造出的“第三方”承担，不归任何一方。它说中了来历说不清这一层，几乎与本书的来历测试重合。分叉在，往往最后由一个人把它说出来、解释出来，说出来的那一下，就是先回来。

有一种说法认为，帮助的人要先稳住，容纳对方，解释来得太早，会偷走对方的创造。它说中了不成形是创造的条件。分叉在，它要一边稳着，托持者越稳，新东西越只长在被托的一侧。稳住而不解释，偷得更隐蔽。

还有仪式、群体欢腾、即兴“是的，而且”，还有自我表露、共担、同命运、心理安全。这些说中了新东西可以属于很多人，来历可以说不清。分叉各有一处：仪式有主持，欢腾是满格，“是的，而且”本身是一条规则，露底可以是先回来，示弱可以是演出。第 8 章会把它们摆进一个同一个局面里。

◆ 十、放回日子里

下次你想不通“为什么我们俩总是谈不到一块”，不妨问三句：

我们对“怎样对他好”，各有一套现成的吗？

这件事往哪里去，是不是早有一个说法在等着？

这句话、这个眼神，是不是一听就被我放进了一个旧叫法？

三句里，有两句答“是”，你们就已经有地方回了。不是坏事，是知道。

带走的话

- **价值、意义、信息，是读人里不留落脚点的最小一组；三样同时悬着，才没有人可以先回来。**

◆

07

第 7 章

五位老先生

◆ 一、先说规矩

这一章请五位老先生来对质。

规矩有三条。每一位，先说他说中了什么，说足；再说在哪一处分叉；最后摆一个局面：他的说法预测 A，本书预测 B，B 可以看得见。

分叉的地方，一律落在两个问题上：这件事里，谁是稳着的一方？谁先回来？

五位里，最难缠的是两位：和辻哲郎和哈金。他们的说法，离同停最近，所以篇幅也长些。

◆ 二、埃克曼：脸上的表（1978）

埃克曼和同事编过一套面部动作编码系统。脸上每一块肌肉的动作，一个一个编上号，笑的时候眼角动不动，嘴角往哪边扯，各有各的编号。照这套表看人，一个微表情，可以读出是喜悦、是厌恶，还是害怕。

他说中了什么。 脸上确实有跨文化通用的东西。信息是实在的，读人绕不开它。把脸上发生的事一格一格记下来，比“我觉得他不对劲”可靠得多。

分叉。 这套表是碰撞之前就写好的。用它的人，必须稳着：编码员一乱，编码就不可信。所以这个方法的有效条件里，本来就写着一句“读的人先回来”，他的恢复时刻是零。

一个局面。 父子俩看一个毫无笑点的广告，同时大笑了半分钟。

编码系统预测：两个人都出现了真笑的动作，判为“喜悦”。本书预测：动作可以全对，可是事后问“开心吗”，两个人都说“也不是”。第二天，父亲随口一句“那个广告”，儿子又笑了，顺口说起学校里的事。这个暗号是怎么来的，两个人都说不清。如果当时有一位编码员在场，稳稳地编着，这个暗号长不出来。

能看得见的：编码的结论与自述错位；暗号的来历说不清。

◆ 三、巴伦-科恩：心盲和读眼睛（1995，2001）

巴伦-科恩提出，有一种专门的能力，让人能想到别人心里在想什么，这种能力可以缺失，叫“心盲”。他后来编了一套“读眼识心”的测验：给你一张只露出眼睛的照片，几个心理词，选哪个最贴切。

他说中了什么。 读人里确有一种专门的能力，眼睛这一块的负载特别大。有的人读起来格外吃力，这不是品质问题。这一点要紧，免得把读不懂的人当成冷漠的人。

分叉。 测验的每一题有一个正确的心理词，照片永远是定型的，答题的人必须当场用一个现成的词库取胜。这个结构是“定型对定型”。没有一道题，正确答案是“此刻我也不知道”。

一个局面。 一位丈夫，测验高分；一位父亲，测验低分。

他的预测：高分者在亲密关系里读得更好。本书的预测：分数不预测在谱上的位置，在“无”的一半，可能相反。高分的丈夫，妻子每声叹气他都读得准，可是妻子的“唉”在他面前越来越少，因为每一声“唉”都被他接成一个意思，

一锅粥就搬到别处去了。低分的父亲读不出孩子的发呆，自己也跟着发呆，孩子的半句话，反而在他身边出现。

能看得见的：一锅粥的标志，在谁面前出现得多。

◆ 四、列维纳斯：面容多于认识（1961）

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里说，他人的面容总是溢出我对他的认识。把一个人装进我的知识里，就是对他的暴力。

他说中了什么。 这是强读的伦理一面，说得极好。他也最接近“读不出”：承认读不完。

分叉一。 他的关系，结构上是不对称的，而且方向与托持相反：他人在高处，稳稳地命令我，我被质询，被搅乱。本书说：一边稳、一边乱，不论谁稳，都是定型对一锅粥。被质询的“我”，长出来的只是我这一侧的责任。同停要求高处的那位，也乱。

分叉二。 面容溢出的时候，价值是最满的：不可杀，要回应。而三无里，价值不在场。读人的另一半，不是被更高的价值召唤，而是两个人一起，不问价值。

一个局面。 地铁上，一位陌生老人脸色发白，攥着扶手。

他的预测：越把这张脸当信息去读，越把他压成对象。本书的预测：在“有”的一半，读得越多越不暴力，前提是我自己不稳在定型里。我问：“要不要帮您叫人？”他说：“低血糖，有糖吗？”我的做法改了两次。他含着糖坐下，嘟囔：“今天怎么回事。”我站着发懵。两站路，谁也没说话。下车前，他说了半句：“我也吓了一跳。”我说：“我也是。”

能看得见的：信息被更新，做法改了两次，随后一段双方都说“有点懵”的无言；先说话的是谁，说的是碎片，还是一句“谢谢你，没事了”这样的现成话。

◆ 五、和辻哲郎：间柄（1934）

和辻哲郎在《作为人间之学的伦理学》里提出，人先是“人间”，不是孤立的个人，也不是消融在全体里的一分子，而是处在“间柄”中。人和人之间，先已有了一张网：父子，夫妻，同事，邻里。

他说中了什么。 读人之前，人已经在“间”里。这一层，说得很对。他还说，间柄是动的：个人否定全体，全体又否定个人，一来一回。他也看见了“间”里大量不说话的东西：一家人不必开口，就知道怎么做。

这是离本书最近的邻居。

◆ 六、间柄在哪里分叉

分叉有三处。

第一处，两种沉默。 间柄里的“不必开口”，是位置之理已经定了，各人照着做：父亲坐在哪里，母亲先盛饭，孩子去拿碗。这是定型对定型。三无里的不开口，是两边的理都停了，同时停。前一种长不出新东西，后一种是出生地。

第二处，否定运动里总有一方稳着。 个人否定全体的时候，全体是被否定的稳定一方在场；全体否定个人的时候，个人是稳定的一方在场。否定是一来一回的轮流，是上一章第四种，擦肩。从来没有两方同时失位的一刻。所以间柄能更新位置，长不出位置之外的新叫法。

第三处，间柄完好而读停，无间柄而读生。 三十年的夫妻，照常吃饭，照常照顾，间柄一点不缺，老伴却说“我从来没读懂过你”。另一边，火车上，一

个陌生人和你一起看了半个小时的窗外，一路没怎么说话，下车前他说的一句话，你记了二十年。他和你之间零间柄，却有同停。

◆ 七、同一个家，加一位同车的陌生人

局面：同一个家，父亲和母亲，间柄相同，再加一位同车的陌生人，间柄为零。

他的预测：读人的深浅，随间柄厚薄；家里的沉默，是间柄成熟的标志。

本书的预测：间柄完全不动，只要父亲哪天在楼道里，陪孩子莫名其妙笑了一阵，自己也说不清笑什么，孩子的半句话，就开始在他面前出现。而那位最尽“间”之理、最稳的母亲，沉默再多，也长不出一个新叫法。

能看得见的有三样：沉默之后，有没有新叫法；沉默中的各人，事后说不说得出“我当时在想什么”；沉默的起止是否重叠。成熟的间柄，沉默是各人按各自的位置行事，各人的“静”，并不是在同一刻开始的。

◆ 八、哈金：循环效应（1995）

哈金研究“人的类别”：自闭症，多重人格，儿童虐待。这些类别和别的类别不一样，被分到类别里的人，知道自己被分了类，会因此改变；改变又反过来改写这个类别。他把这叫作循环效应，说类别是个“移动的靶子”。

他说中了什么。 分类的人也在环里，不是站在岸上量水的人。这已经接近正在成形，本书承认，读的人并非不动。

分叉一，尺度和地。 循环是在“类别”与“一群人”之间，一年一年展开的，走的是理念界和现实界两块地，分类者的自我界不在环里。读人是在一次碰撞里完成的，三块地都到。

分叉二，真正的一刀：循环的每一圈，都有一方稳着。 每一圈，要有一个类别被读出来、被知道。这一圈里，类别是稳着的，人在动；下一圈，人是稳着的，类别在动。循环是轮流托持。从来没有类别和人同时失形的一刻。所以循环能把类别越修越细，却长不出不在任何类别里的叫法。

◆ 九、两位班主任

局面：两位班主任，把同一个孩子归为“内向”。

乙老师是个好的托持者，读了很多书，稳，接纳：“我尊重他的内向，不逼他。”类别慢慢细化成“高敏感型内向”，孩子越来越像这个词。

哈金的预测：两个班都有循环，类别都在移动。

本书的预测：乙老师那里，移动的是定型在长大。类别的词只细化，不退役。孩子的改变，全在她的框里，是单侧新。

甲老师有一个午后，和这个孩子在走廊看雨，看了很久。那天她自己心里也乱，不知被什么事松动了，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什么、该怎么带。第二天，孩子说：“不说话是在脑子里搭东西。”她脱口说：“搭东西啊？”后来两个人之间多了一句暗号：“今天搭了没？”“内向”这个词，从她嘴里退役了。孩子开始在作文里大段大段地写。

能看得见的：类别词是细化，还是退役。被问“‘今天搭了没’是谁先说的”，乙班答得清楚（是老师给的词），甲班两个人都答不清。

◆ 十、必须说出的那一层

最后，这一题要的那句话：“间柄”和“循环效应”都装不下的那一层是什么？为什么这场碰撞偏偏是价值、意义、信息三样的纠缠，而不是任意的互动或反馈？

任意的互动或反馈，恒温器和房间那样的，都要有一方稳住，那是设定点。间柄的否定运动，循环效应的每一圈，也是一方作为稳着的项在场。它们都是轮流托持。

偏偏是价值、意义、信息这三样，因为只有三样同时悬着，才没有落脚点（上一章）；而两个人共有的新东西，只从这种没有落脚点的同时里出生（第 4 章）。

所以这一层是：读人里，没有永远稳着的一方，也没有先回来的一方。

删掉同停，三样退回成“多通道的互动”，别的格子也能入选。删掉一锅粥、定型这些状态，分不出老夫妻的沉默和马路牙子上的沉默。删掉三块地，说不出为什么外面的乱冻结人，自我界的乱松开人。

◆ 十一、放回日子里

下一回你读一个人，听见自己说“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想一想这五位老先生。

你手里有一张表吗（脸的表，眼睛的表）？你是不是站在一个“稳”的位置上，等他自己进格子？你们之间，有没有一个位置之理，让你们不必开口？你有没有给他起过一个名字，他后来越来越像它？

这四问，不是责备。只是看一看，自己手里有哪一样现成的东西。

> 带 走 的 话
>
> - **他们都说中了一半：脸有表，眼有力，面容有余，人有间，类别会循环；而每一半里，都有一个人稳着。**

◆

08

第 8 章

老陈身边的八种陪法

◆ 一、老陈的早晨

老陈五十四岁，上个月被裁了。

早上七点，他照旧醒了，躺在床上，忽然不知道要去哪里。这是现实界的一锅粥。饭桌上，他有时会冒出一串：“唉，嗯，哈哈，没事没事。”这是自我界的一锅粥。他心里还有一条硬邦邦的规矩：男人要养家。这是理念界，仍然定着型。

他身边有八种人，用八种方式陪他。这一章看，三个月以后，谁和他之间，长出了两个人共有的新东西。

◆ 二、怎样看

先说怎么看，免得变成事后诸葛亮。

设想招来一批这样的人家和朋友圈：家里有人遭了变故，裁员，丧亲，落榜，搬迁。跟着看三个月，不是事后回忆，是往前跟。每周挑一段十五分钟的自然相处，录像或录音，事先征得同意。

两位不知道本书假设的编码员，读录像，只标三样：停顿的时序，起止，重叠，谁先用了现成的话；当场的情感强弱，由双方自评和声音来看；一锅粥的标志，有没有无目的的声音或动作，随后有没有转出新模式。

三个月末，分别、隔开地问两个人：这三个月里，你们之间有什么新叫法，新做法，新说法？怎么来的？再按单侧、拼合、共有分开。

◆ 三、八种陪法

下面是老陈身边的八种人。

陪法	怎样相处	停顿的样子	三个月后的新东西
老李，老友，五年前也被裁，早想通了	每周下棋，稳，不评判，不追问	从头到尾稳着	单侧：老陈说“裁员也未必是坏事”，来历是“老李让我想通的”
周老头，邻居	每天早晨楼下晒太阳，话少，永远稳	从头到尾稳着	单侧，或者零：天天见，仍然没有共有的叫法
老伴，最准的那位	每声“唉”都读得出，后来学会不说，默默做饭	隐形的稳	老陈压力减轻，共有的叫法为零
老伴那一晚	老陈在饭桌上哭，老伴也哭了，随后她先擦脸：“明天咱去看看老张的店”	她先收场	拼合：新做法“去老张的店”，老陈说“她拉我一把”
儿子，刚辞职备考，日子也散了	每天上午陪老陈去菜市场看人杀鱼，站半小时，一句话没有	同停	共有：“今天看鱼了没”的暗号
女儿，加班，带孩子	每周日回来，手机一响就起身	停顿被外事截断，先结束的总是她	零，而且归类更快：“爸你就是闲的”
小林，社区志愿者，受过倾听培训	来了三次，每次一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您慢慢来”，笔记本在手	演出来的停顿	零
老李那一回	下棋时，老陈悔棋悔到一半，忽然停住，老李手悬在半空，两人对着棋盘笑出了声，笑停后谁也没说话	同停	共有：此后把悔棋叫“退休棋”

几点补充。

儿子那一行，是整张表的眼。他自己的日子也散了，自我界正松着：“我是不是废了？”每天上午陪父亲去菜市场，站着看人杀鱼，半小时没有一句话。有一天，老陈第一次说出：“其实我是松了口气。”三个月后分别问两个人，这句

话是怎么说出来的，都答：“不知道，那天就那么说出来的。”两人都认作“我们俩的”。

女儿那一行，有个同人对照：同一个女儿，某一周被同事一句话碰到了自我界：“我是不是也像爸一样没用？”那一周，她陪父亲愣住了，笑了，共有新就出现了。差别只在这一周她的乱，打进了哪一界。

小林那一行，停顿里没有无目的的声音，停顿后转出来的是培训里的下一步。

◆ 四、两种说法，推出相反的名次

有一类说法，把托持、游戏的重叠、相遇时刻这些合起来，推出的是：共有的新东西，随情感的高峰、一方真实的个人回应、一起做事的重叠区域增加；托持者越稳越好，至少稳不妨碍。

按它，名次是：老李那里新东西最多，因为稳、可靠；老伴那一晚最多，因为情感最满，有真实的个人回应；周老头每天都在，应居次；儿子“自己都顾不上”，最不合适。

本书推出的名次相反：新东西最多出在儿子的鱼摊，其次是“老李那一回”。老伴那一晚出拼合。老李平日、周老头、老伴平日，出单侧，或者零。

也就是说，本书预测四件事。

第一，停顿重叠得越多，共有新越多；两边结束的时间差越大，共有新越少；先回来的人回来得越早（T 越小），共有新越少；有人从头到尾没愣过，约为零。

第二，控制了重叠和结束时间差之后，情感强弱对共有新没有增益。满格的相遇之所以多出拼合，是因为满格意味着每边手里都有现成的东西，先回来几乎必然出现。

第三，控制了见面次数和托持者的稳定度之后，这两样对共有新都没有增益，稳定度的作用为负。

第四，一锅粥的终点如果能提前算出来，这样的停顿不产出共有新。

◆ 五、托持说自己的不一致

这里有一个托持说自己难解的地方。

它把“托持的人稳住”，当作被托者创造的条件；又把“被托者长出自己的、不是照搬别人的东西”，当作成功的标准。

八种陪法里，托持者越稳，被托者长出来的，越像托持者的旧话：“裁员也未必是坏事”，是老李五年前就说过的。按托持说自己的标准，最合乎它条件的托持，是最不成功的托持。

游戏重叠一说，也有同形的毛病。棋盘上的游戏，有现成的规则当框，重叠很大，却没有共有新。只有规则暂时失效的那一回，老李手悬在半空，新东西才有了。

◆ 六、和“悄悄的支持”分叉

另有一些研究发现，对方察觉不到的支持，效果更好。老伴默默做饭，是这样的支持，按它，应当有效。

本书承认，老陈的压力会减轻。不过本书预测，老伴和老陈之间，共有的叫法仍然是零。

分叉在变量。那些研究看的是支持被不被看见；本书看的是先回来的时刻。同样是不被察觉的两种陪，一种从头到尾稳着，一种自己也乱着，前一种不出共有新，后一种出。

◆ 七、记性靠不住：来历怎么问

到这里，一个绕不开的毛病要正面处理。

整个局面里，“来历”是关键证据：三个月后，分别问两个人，“丑书包”也好，“今天看鱼了没”也好，是谁先说的。共有新的标志，是都答“说不清”。

人的记性，却有个大坑。心理学里有一类研究发现，人对平淡的事，对过去很久的事，最容易记不清是谁先说的，还常常把别人的点子，记成自己的。

也就是说：情感很空的同停，本来就容易“说不清谁先”。这个“说不清”，可能只是记性差，跟同停无关。如果是这样，这个证据就废了。

本书做四道控制。

第一，以录像为准，记性只作旁证。 一个新说法第一次出现，在录像里有时刻，有说话的人。它的框，进门前有没有，由编码员看录像判，不靠回忆。自述，只用来问另外两件事：两个人认不认作“我们俩的”？说得清，还是说不清？

第二，给每一对人加一件平淡小事做基线。 同样隔三个月，问一件同样平淡的事：“上个月，是谁先提议去那家面馆的？”看他们对平淡小事，本来就有多少说不清。共有新的“说不清”，要超出这条基线，才算数。

第三，用低热度的托持做对照。 老李和周老头的日子，同样平淡，同样情感低，记性的老毛病同样作用在他们身上。如果“说不清”只是记性，那么老陈对“裁员也未必是坏事”，也该说不清是谁先说的。本书预测不是：他说得很清楚，是老李。记性说，两处都说不清；本书说，只有儿子那里说不清。

第四，先猜，再看。 在放录像给两个人看之前，让他们各自猜：“当时是谁先说的？”共有新的对子，猜对的比例应接近一半；单侧新的对子，应远高于

一半。分三个时点问，一周，一个月，三个月：记性说，说不清随时间越来越多；本书说，共有新一周后就说不清，单侧新三个月后也说得清。

◆ 八、删掉一样，局面就塌

怎样知道这些概念是真用上了，不是装饰？一样一样删。

删掉同停，只留“有人先回来”的那几种，儿子的鱼摊就塌了：近邻只能预测老李最好。

删掉一锅粥、定型这些状态，分不出老李的沉默和儿子的沉默。两个沉默，看起来一样，一个稳着，一个同停。

删掉三块地，推不出女儿同一个人、不同两周的对照。

还有一件事，关于时间。儿子小时候，父子俩常在河边钓鱼，一下午不说话。这是长年的土壤，所以鱼摊那半个小时，两个人都敢愣。可是三个月后，儿子考上了，上班了，回到秩序里，开始说：“爸你也该找点事做。”他的 T 变成了零，这种读，就读不动了。

◆ 九、这一编怎样会错

一个说法，要说清楚怎么会错。要是哪天看到下面这些事，这一编的说法就错了。

一，要是三个月后，一直稳着的陪法，和愣住后很快收场的陪法，在共有新的比例上没有差别，或者前者更高，那么“先回来越早，共有新越少”，就错了。

二，要是把重叠和结束的时间差控制住后，情感的强弱，仍然能预测共有新；或者老伴那一晚，满格，一方先出手，共有新的比例不比鱼摊低，那么“满格出拼合，空的出共有”，就错了。

三，要是在稳住的托持里长出的叫法，两个人同样说不清来历，同样认作共有，那么“共有新只出生于同停”，就错了。

四，要是同停对子里的“说不清”，没有超出平淡小事的基线，或者老李那边一样说不清，那“说不清”只是记性，来历这个证据就废了。

五，要是叹气、傻笑、发呆，反而最常出现在最会读、最想读出东西的人面前，那么母题的第一句，就错了。

六，要是女儿外乱的一周和自我界被碰到的一周，共有新没有差别，或者读人的成败，总由亲疏、准确率、经验相似来预测，那么自我界之乱和三种样子的区别，就只是装饰。

七，要是从来不被改动的读者，按套路说话的，演出停顿的，在被读者认可的意义上，长期读得和母亲一样好，那么“读的人自己也被改”这条判据，就错了。

◆ 十、放回日子里

如果你家里也有一位正在难的人，不妨留意一件事：陪他的人，各是哪一种。

有没有一个人，天天在，永远稳，可是他和这位难的人之间，三个月了，没有长出一句只有他们俩懂的话？有没有另一个人，自己也在难，反而和他之间有了一个暗号？

不用去评判谁好谁不好。陪法很多，各有各的用处。只是看一看，哪一种陪法里，有人在一起愣过。

◆ 十一、读不出的时候

面试官的“我看透了”，算命先生的“被我说中了”，老伴那句“不用你说，我都懂”，都在读出东西。老李的“我一直很稳”，没有读出什么，却也一直稳着。

母亲那一眼，最好的样子，不是她稳稳地托住了孩子的委屈，也不是她愣了两秒，再先说一句“我在”。是锅铲悬在半空，她也不知道说什么，跟着笑了一下的那几秒。孩子也在笑，谁都没先回来，“那种没事”才成了两个人的话。

读人，很多时候要读不出。读不出，还得是两边一起读不出，一起读不出的那段时间，还要重叠。

一刹那的细部，留给第四编；长年的土壤，留给第六编和第七编。

带 走 的 话

· 陪人有很多种好法；共有的新东西，只出在没人先回来的那几秒。

想 一 想

你最近一次说“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是在什么时候？那一刻，有没有谁先回过神来，替你收了场？

回想一件你和某个人“说不清谁先说的”的小事，一个暗号，一个外号，一句口头禅。它是怎么冒出来的？那天你们俩，各自在做什么，有没有一起愣过？

你身边有没有一位“特别会陪人”的人？和他在一起，你获得了很多，可是有没有哪一块，一直是他的话，他的框？

最近一次，对方沉默的时候，你先开了口。你说的是一句现成的话，还是半句什么？

有没有一个人，你和他之间从来没有一起傻过、一起发过呆？如果有，你觉得缺的是什么？

◆



第　二　编

落子无悔：谁手里握着退路

导　语

原问：三界的"读"是同一回事吗？

这一编八章，只问一件事：手机认出你，狗陪你一晚，老朋友接住你一声叹气，这三件事都叫"读"，是不是同一回事。

第 9 章讲一个普通人的一天，三次被"读"。第 10 章把三个读者各自读到的东西摆开。第 11 章立本编的说法，叫"落子"。第 12 章和第 13 章是这一编的硬处：用同一把尺子，量机器、量人、量狗，连狗和狗对玩也量。第 14 章拆几种最接近的说法。第 15 章请五位老先生来对质。第 16 章把一个实验摆出来，再写这一编怎样会错。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一个反差：三个读者的差别，常被说成"准不准"，或者"稳不稳"。本编说，都不是。差在一件很小的事上：落下一步的时候，谁手里还捏着一条退路。

09

第 9 章

一天里被读了三次

◆ 早上：手机认出了你

早上七点，你拿起手机，屏幕一亮，锁开了。你没输密码，也没按手指，它看了你一眼。

昨晚没睡好，眼睛肿着，头发乱着，它照样认得出。有一回你剪了短发，它犹豫了半秒，让你再看一次，然后也开了。

这是一次"读"。大家都这么说：它读出了你是你。

◆ 傍晚：狗没有扑上来

傍晚六点多，老周推门进家。

平时那条狗会从沙发上蹿下来，绕着他的腿转三圈。今天它没有。它走过来，把身子贴在他小腿上，趴下了，下巴搁在他的鞋面上。

没有人教过它。它在楼道里听见了脚步，比平时重，也慢。进门那一碰，腿上传来的重量，它就知道了：今天不对。

这也是一次"读"。一条狗，用耳朵和身子，读了它的主人。

◆ 九点：电话里的"还行吧"

九点多，老同学老吴来了电话。两个人有半年没联系了。

老周问："最近咋样？"

老吴说："还行吧。"

那个"吧"拖得很长。接着是两秒钟的静。老周正要开口，听筒里自己冒出一串声音：

"唉……里以里……哈哈哈。"

没有字，没有意思，像一个人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电话两头都静了。

老周后来说，那一下他脑子是空的。他本来备好了一句："出啥事了？"没说出口。嘴里先出来的是另一句：

"你在哪？我过来。"

挂了电话，他抓起外套就下楼。开到老吴楼下，他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想好要说什么。

◆ 三次，都叫"读出来了"

这一天里，三件事都可以说成同一句话：读出来了。

手机读出了你是你。狗读出了主人今天不对。老周读出了老吴出事了。

常识把这三件事放在同一个架子上。手机最准，狗差一点，朋友有时对有时错。顺着这个架子往下想，就会得出一个很自然的结论：机器是读人的小学生，算力一上去，早晚追上朋友。

可是你回头看那一天。手机和狗，从头到尾都稳稳的。只有第三次，读的人自己也乱了一下。也只有第三次，挂了电话，老吴在楼上站了一会儿，眼眶热了。

这是不是一点小差别？本编的看法是：不是一点，是一种东西。

◆ 常识的第一把尺子：精度

先看这个架子本身。

它是一把尺子，量的是精度：认得准不准，猜得对不对。手机九十九点九，狗八十，朋友六十，有时对有时错，排下来，一目了然。

这把尺子不是没有道理。认脸，本来就该比谁都准；狗听脚步，也比大多数人敏锐。本编不跟它争这个。

可是请看老周那一晚。他猜错了。他在电话里以为是家里的事，赶到楼下才知道是公司出了事。按精度算，他的分数不及格。偏偏就是这一次，老吴说了半夜那一段话。

所以，要是精度是唯一的尺子，这一晚说不通。

◆ 常识的第二把尺子：稳不稳

还有一把更体面的尺子，听上去更有道理。

有一种说法认为，好的读者要先稳住自己，才能托住对方。对方乱的时候，你不能跟着乱，你得做那个不乱的人，做一个容器，让他把乱倒进来。狗是天生的容器，不嫌，不烦，不追问；一个设计得好的陪伴程序，半夜三点也在，也不累，也不评判。

这个说法说中了很多事。人在最难的那一晚，确实常常对狗说话，对一个不会烦的东西说话。本编不贬低它：稳，是好事。

这个说法里还有一个更深的版本。它说，容器也不必完美。完美的容器不好，因为对方永远没有机会发现"你是另一个人"。好的容器会累，会错，错得有分寸，错了再补上。这就叫"足够好"。第 14 章要认真对付它。

现在先记住：第二把尺子量的是稳不稳，而稳的一方，始终有一个人。

◆ 本编的一句话

本编要说的是：这两把尺子，都量不出老周那一晚。

三个读者之间，隔着的不是精度，也不是稳不稳。隔着的是另一样东西：**那一步落下去的时候，谁手里握着退路。**

手机的每一次输出，都能重来、能退回上一版。狗的每一步，到点吃饭、天黑睡觉，有一条节律在后面拉着。老周那一晚，抓起外套下楼，既没有重来的按钮，也没有"我是来帮忙的人"这个位置可以退回去。他不知道为什么去，也不知道去了做什么。

本编把这样的一步叫"落子"。下面几章，就是把"落子"讲清楚。

◆ 三种感觉，三种读

再看一眼这一天，会发现三次"读"，走的是三条不同的路。

手机走的是眼睛。它看你的脸，一个平面，几百个点。狗走的是身子：先是耳朵里的脚步，然后是腿上的重量，那一下贴过来的体温。老周走的是耳朵：一通电话，没有脸，没有身子，只有一个人的声音，从"还行吧"滑进"唉，里以里"。

视觉、触觉、听觉，每一条路里，都有价值、意义和信息三样东西缠在一起。手机的那条路上，价值只剩"是不是同一个人"；狗的那条路上，有"对主人好"；老周的那条路上，三样都满，也三样都能空。

这一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顺着这三条路，一格一格地对。

◆ 一个要先排除的疑问

也许你会说：现在的机器，连反话都听得出来了。

是的，本书不否认。情绪识别、语气判断，一年比一年准。要是把"听出'还行吧'是反话"这件事拿来比赛，机器赢老周，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精度的账，本书先让给它。本编要问的，是另一件事：它说对的时候，你和它之间，会不会长出一个说不清是谁起的头的新说法？会不会有一个晚上，两边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却都没有走？

这件事，和准不准，不是一回事。

◆ 前一编已经立好的几样东西

第一编已经把几样东西立在前面，这里只摆出来，不再重新论证。

一，人不是一本写好的书，是三条一直在发生的流叠在一起：脑子里想的那一块（理念界），手上碰到的那一块（现实界），心里的我（自我界）。读人，是两个这样的人碰在一起。碰撞里发生的，是价值、意义、信息三样缠在一起。

二，每条流有三种样子：一锅粥（混沌），正在成形（介生），定型（秩序）。狗和机器在你面前永远是定型的。一声没头没尾的"唉，里以里，哈哈哈"，是人才有的一锅粥。

三，读有高低：认，比不上伪读；伪读，比不上读；读，比不上新读。新读，是两边同停：两个人一起停下来，谁也没抢先说出一句现成话，谁也没先回到老角色。本编不说"读人就是同停"，同停只是新读出生的地方。

四，判谁先恢复，只看三样：谁先说出现成的词，也就是旧标签、旧安排；谁先回到原来的角色，比如老师腔、家长腔；谁先宣布收场。从两边同停开始，到这三样里头第一样出现，这一段时间，叫 T。说出一个此前没有的新说法，不算恢复，那叫长出新东西。

另外，一句定音的话：**读人，不是任何时刻都要读出意义、读出价值、读出信息；很多时候恰恰要"读不出东西"，而"读不出东西"，才是"读出新东西"的根基。**

本编只管一件事：在这个前提下，机器、狗、人，各自站在哪里。

◆ 这一编怎么走

先把三个读者各读到什么摆开（第 10 章），再讲"落子"（第 11 章）。然后是本编最要紧的一步：不靠一个人自己说"我那一下是空的"，而是用别人看得见、查得到的东西，判断机器、狗、人，是不是都进了那一锅粥（第 12、13 章）。

再往后，拆几个最接近的说法（第 14 章），请五位老先生对质（第 15 章），做一个实验的设计，并写明这一编在什么情形下算错（第 16 章）。

> 带 走 的 话
>
> - **手机认你、狗陪你、朋友懂你，常被放在同一把尺子上量。差的不是一点，是一种东西：落下去那一步的时候，谁手里握着退路。**

◆

10

第 10 章

三个读者，各读到了什么

◆ 先对一对"三界"

题目里说的"三界"，有两种意思，先对一对，免得混。

一种是读者所在的界：认脸的手机住在物理界，狗住在生命界，老朋友住在意义界。另一种是第一编说的，一个人里头的三块地：理念、现实、自我。

本编两种都用。前一种用来分三个读者；后一种用来问：每个读者，自己身上有几块地？

先给答案。手机只有现实这一块薄薄的地，外加一点借来的理念，没有自我。狗有现实，也有身体里的那个"我"，没有理念。老周三块地都有。下面一个一个看。

◆ 三个公式，大白话版

本编用三个公式来量。别怕，不难。

一，读出来的价值，由意义和信息决定。你在乎不在乎，该不该去，要看这事往哪里去、手上有什么凭据。

二，读出来的意义，由价值和信息决定。这事往哪里去，要看你在乎什么、听到了什么。

三，读到的信息，由价值和意义决定。同一个声音，在乎的人听见一件事，不在乎的人听见另一件。

三句话，互相拽着。读人，就是这三样同时被对方改写。哪一样缺了，就少一格。

◆ 手机：认得准，却只有一片

先看手机。它认脸，是拿你脸上的一堆特征，和它存的那一份比，过了阈值，就开。

用三个公式一对：价值这一格，它只剩一个字，"真"，也就是"是不是同一个人"。意义这一格，整个是空的，它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信息这一格，数学是满的，符号和逻辑却是零，它认的不是"你"，是一组数。

再看它的样子。它在你面前，永远是定型的。

你可以做个试验：把老吴那一串叹笑，喂给一个情绪识别程序。它会很快回你：情绪混合，置信度零点八七，推荐放松音乐。要是它真的读不出来，它会说：无法识别，请再说一遍。

请注意这两个回答的共同点。无论读出来还是读不出来，它给的都是一个结论。"读不出"，在它那里是一行字，不是一段陪着你的时间。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陪伴的样子：不慌，不累，半夜三点也在。这是容器的全部美德。可是它听到叹笑，不会"一下子空了"。它的下一句话，是它此刻状态的一个函数。此刻的状态可以存下来，可以复制，可以退回去重来。

这是视觉的一边。再看触觉的一边。

◆ 狗：贴着你的腿

狗不一样。它有身子，有一条命，一个夜晚，用掉了就没了。这些是真的。

三个公式对它：价值这一格，有一种生命版本的"善"：对主人好。意义这一格，读改写了它这一晚，它不扑了，贴腿趴下。这里有幸福，也有一点点的自由，创造的成分很弱。信息这一格，它读到的是征兆，不是符号：它听得出你声音里的紧，听不出"还行吧"是一句反话。

所以狗是天生的容器。稳，在，不评判，不追问。许多人在最难的那一晚，是对着狗哭的，哭得说不成句。这不是偶然。

这里有一条纪律，要守住。不能把主人写成"发出脚步信号的源"。老周的累，不是脚步里放出来的一个信号，让狗去接收。那份累，是在进门那一碰里，在他的腿和狗的身子之间，才显出来的。没有那一碰，就没有"今天不对"。

◆ 老周：先接住"还行吧"

再看老周。他在电话里，做的第一件事，是接住。

"还行吧"三个字，三块地同时在响。

理念那一块：老吴平常开口就是"好得很"。放在这个像上，"还行吧"是反话。

现实那一块：那个拖长的"吧"，两秒钟的静。

自我那一块：老周心里有一个自己，叫"靠得住的人"。他听出，老吴那边也有一个自己，是个快撑不住、又不肯随便对谁说的人。这个自己，正在松。

三块地合在一起，老周读出了一件事：他不对劲。价值上，真（"还行"不真）、善（该不该去）、美（怎么接，才不让他难堪），一并显出来了。

这是"有"的一格。老周做对了。可是一直到这里，一个设计得好的人，也许都能做到。本编说的落子，在下一步。

◆ 叹笑一出，三样都读不出

这串叹笑一出来，所有的格都空了。

理念这一块，没有一个对得上的像。老吴平时从不这样。现实这一块，叹和笑互相打架，没有一个表情能同时装下。自我这一块，连说话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没有意义可读，没有价值可读，没有信息可读。三样都没有。

就在这一刹那，老周这边，也被撞出了秩序。他备好的"出啥事了"没说出口。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知道："我过来。"

老吴这一边呢？这一串之后，他没有马上收回一句"没事，累了"，他也在空着。如果有这通电话的录音，你会看到两段静默，起点相差不到一秒，终点也相差不到一秒。没有谁先说一句现成的话，把场面收回来。

这就是两边同停。

◆ 之后的一晚

老周赶到的时候，两个人没谈正事。

他们坐在老吴家的沙发上，对着一段无聊的短视频，一起"哈哈哈"。笑一阵，各自发一会儿呆。有一声"唉"，被对方接住，谁也没说什么。

三无纠缠，而且两边都在里头。

快半夜的时候，老吴先开了口。他的话是一边说一边成形的。老周也说出了一件，他从没对人说过的事。

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叫法："发呆夜"。问谁先这么叫的，两人都说不清。

这一晚，长出了四样新东西：一个此前没有的意思，"你来了，我才知道我有多难受"；一个新的价值，"出事了，会打给他"；一份新的信息，那件事，第一次被说清了；还有一个两个人共有的叫法。

老周自己后来说："我那晚其实也不知道在干嘛，就觉得不能走。"请注意，本书不拿这句话作凭据。这句话只是一句回忆。凭据是后面要说的东西：录音里的静默，和别人查得到的记录。

◆ "无"，也是一种纠缠

读到这里，有人会问：三样都没有，怎么还叫纠缠？

打个比方。两个人对着一件毫无意思的小事，同时笑出来。一起发呆。一声"唉"，被对方接住，什么也没说。这时候，没有意思可讲，没有好坏可言，没有一句话可以记下来。可是你不会说，这两个人之间"什么也没有"。他们缠在一起，缠得很紧。

这就是无的纠缠：无意义的纠缠，无价值的纠缠，无信息的纠缠。

"无意义"，还分两层。第一层，是"不往哪里去"，纯粹的乱，叹笑，发呆。第二层，是它自己转成了"朝某个还没成形的东西去"：方向有了，形还没有。这一转，从一锅粥变成了正在成形。老吴那天晚上，从"哈哈哈"到半夜开口，就是这一转。

所以，读人的完整样子，有两半：有的纠缠，和无的纠缠。只讲前一半，是旧的读人。

还有一件事，要在这里记下。

每个读者，在你面前都有一个"样子"：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你对着手机说话的时候，你自己的流是活的，在成形；它却是定型的。你对着狗哭，你是一锅粥，它是定型的。

两边的样子，对不上。

对不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你被它的类别收进去了。你说了一句乱糟糟的话，它回你一个整整齐齐的标签。你的乱，被它的秩序"化"掉了。这不是它故意的。它只能做这个。

只有在两边都进了乱的时候，两条流才同步。这是下一章要讲的事。

◆ 一张小表

	手机	狗	老周
几块地	现实一片，借来的理念，无自我	现实，加身体里的自我，无理念	三块都有
听到叹笑时	定型：给一个类别，或"无法识别"	定型：转向主人，贴腿，舔手	被撞出秩序，一锅粥，再正在成形
谁握退路	复制：可重来，可退版本	节律：到点吃饭，天黑睡觉	没有
干的是什么	认，或当容器	当容器	接，再押

这张表最后一行，本编要在第 11 章讲，叫"接"和"押"。

◆ 只在一块地里读

最后说一件事：只在一块地里读，读不成。

只读现实那一块，你得到的是征兆。手机和狗，都停在这里。

只读理念那一块，你对上的是名号："哦，他是失恋了"，"他是中年危机"。这是伪读，因为你是拿自己脑子里的那个像去套他。

只在自我那一块读，也有：你心里想"我要是他，我也难受"。你共了情，可是自己稳稳的，第二天照常上班。

三块地都碰到、都被撞到，才是读。

◆ 放回日子里

今晚睡前，可以试一件小事。

回想一下今天，被"读"了几次。早上手机认了你的脸，是一次。路上有人冲你点头，是一次。晚上有谁说"你今天怎么了"，是一次。

每一次，问三句：谁在读？读完以后，我这边变了什么？它那边变了什么？

多数时候，你会发现：手机那边什么都没变，狗那边只多了一点贴近，只有人那边，两个人都变了一点点。那一点点，就是读和认的差别。

> **带走的话**
>
> - **手机只有现实的一片，狗没有理念那一块，老周三块都在。叹笑一出，三样都读不出，这不是读的失败，是新东西出生的地方。**

◆

11

第 11 章

落子：先接住，再押下

◆ 把结论摆在桌上

先把本编的说法，用大白话摆出来。

三种读，不是同一把精度尺上的三个刻度。读人，也不是"一方稳住，托着另一方的乱"。

读人里，有一种最难得的时刻，叫落子。它分两段：先在"有"的一格接住对方；然后对方漏出一团三样都没有的东西，读的人自己也读不出任何东西，也被撞出了秩序。这时他手里没有退路，没有先回到现成话和老角色，押出一步收不回的东西。两个人一起停下来，一起转出一个两边共有、说不清谁先开口的新东西。

手握退路的一方，就是先恢复的一方。和他在一起，长出来的是单侧新或拼合新，不是共有新。

机器的每一个输出，都握着退路。狗的步子，节律在后面拉着。所以它们都不是落子的一方。

◆ 两段：接，和押

老周那一晚，分成前后两段。

前一段叫**接**。"还行吧"那三个字，他听出是反话，读出：他不对劲。接，靠的是信息，所以可以错，可以改。他后来发现，自己猜错了原因，以为是家里，其实是公司。接错了，不要紧。

后一段叫**押**。叹笑一出，信息断了，他自己也乱了，说出"我过来"。押，不是从任何信息里推出来的。"接"给了他一个方向，可是"去了以后做什么，长出什么"，他一点也没有。

两段缺一不可。

没有"接"，押就是乱撞。你对着一个陌生人的叹气，说"我过来"，那是冒犯。

只有"接"，没有"押"，就是认：读出他不对劲，问一句，挂了电话。

◆ 六个人，一串叹笑

同一串叹笑，不同的人，会这样回。

手机："情绪混合，置信度零点八七。"这是标签。

甲："哈哈，笑什么呢？"他听见了笑，没听见别的。这是认。

乙："你又来了。"他把叹笑放进了自己脑子里一个旧像。这是伪读，只有他一个人在改写。

丁："嗯，我在。你慢慢说，不急。"稳稳的，温柔的。这是托持。

戊愣了两秒，然后说："你是不是工作上出事了？我在。"他先乱了一下，随后先回来了。

老周："你在哪？我过来。"

后面这几位里，请留意戊和老周。两个人都说"我在""我过来"，都是好朋友，都愣了一下。差在哪里？

戊那句话，框架在电话响之前就有：他是朋友，对方出事了，所以要问是不是工作，然后陪着。这个"角色加类别"的框，他早就带在身上，拿出来就用。

老周那句"我过来"，没有框。到了楼下，他还说不出自己要来做什么。

本书判这两者，只看一件事：这句话的框架，在电话响之前，有没有？有，就是现成的去向，是先回来的信号。没有，说不出到场后做什么，就是押。

所以，先开口不等于先恢复。碎片、笑、重复对方的音节，都不算。先恢复的意思是：用上了现成的叫法，回到了老角色，或者宣布收场。

◆ 定音句的三个后果

前一编立的那句定音的话，在这一题里，有三个后果。

什么时候不该读出来？对方漏出那一团三样都没有的东西、自己也读不出来的那一刹那。

强行读出来，会怎样？对方的乱被秩序化：被贴上"情绪混合""中年危机""你又来了"。他下一回，就换成"挺好的"。

不读出来的时候，两个人在做什么？两边的流在一锅粥里牵着，走完"无意义"的两层：先是"不往哪里去"，叹笑、发呆；再自发转成"朝某个还没成形的东西去"，话一边说一边成形。

这一转，是整个落子的心脏。

◆ 为什么收不回

第一，押出去的这一步，花掉的是老周自己身上只有一条的时间。今晚去了，就不在饭局上。这一晚不能复制。

第二，更深的一层：押的那一刻，老周自己已经被撞散，没有一个"押之前的我"，等在那里让他退回去。

但是，请注意。**收不回，不等于没有退路。**

戊那一趟也收不回。他推了饭局，也花了一晚。可是他手里握着一条退路：他一直知道，自己是那个"来帮忙的人"。他可以在任何时刻，回到这个位置。

所以，收不回，只说明代价；退路，说明谁能先回来。奶奶往外孙手里塞钱，也收不回，可她出自一个现成的角色：奶奶。这是押注，不是落子。

机器的情形，要多说一句。

机器之所以准，靠的是回滚：试错之后退回去，多次采样挑一个最好的，退版本，并行跑几份。准和回滚，是一回事的两面。

所以，常有人说"机器缺的是算力，算力上去就好了"，这句话恰好说反。算力加上去，它会更准，更稳，更可靠。它离"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更远一步。

◆ 退路的三个来源

退路，到底是什么？本书这样定：它是一个能在押之前就定下的恢复点。

有三种来源。

一，复制。载体能复制：输出可以重抽，版本可以退，可以并行多份。这是机器。

二，节律。吃饭，天黑，睡觉，主人一起身它就跟。恢复点由生命的节律给定。这是狗，也是人身上的一部分。第 13 章要认真讲，节律对人也算退路。

三，角色。"我是来帮你的人""我是朋友"，先找回这个位置。这是人里面的先恢复者。

三种退路，有三个看得见的标志：事后能列出"本可以怎样退"；现场有撤销键，比如"重新生成""我重说一遍"；失败总是那少数几种，总在可承受的尺度里。

◆ 三条判据

一次落子，有三条看得见的判据，都不靠当事人自述。

一，单线。这一步占掉了读的人本来可以走的另一步，不能复制。

二，交接。这一步穿过现实界，被对方收下，改了他"平常怎样"的那个像。交接是读，被一方截留，是伪读。

三，无退路的同停。录音里两段静默重叠，没有谁先用现成话；隔离地分别问两个人，那个新叫法的来历，各自能讲出来，却说不清是谁先说的；事先谁也列不出一张"本可以怎样退"的单子。

机器和狗，在第三条上，原理上为零。在第一条上，机器为零，狗有一半。

◆ 三个角度撞一撞

本编另外取了三个角度，各自和"价值、意义、信息缠在一起"这个核心撞一次，看撞出什么。

第一个角度，看回写。老周在脑子里预演："是工作？是家里？"这些预演，都可以推翻，都在理念里，可以回滚。可是预演落空，自己也空了，"我过来"一跨进现实，旧的那个像，就只能往前加，不能擦掉重来。

这一撞，撞出一句话：**理念里可以回滚，跨了界以后，只能回写；两边的像一起被回写，关系才会跳一层。**

托持的时候，回写的只有被托的一边。先醒的时候，回写的是读的人拿回来的那个框。同停的时候，两边的像都被改写："原来他也会垮"，"原来我也会慌"。关系从寒暄，跳到"出事了会打给他"。

照这个看，伪读，是那个像拒绝被回写。认，是那个像随时可以清空。托持，是单侧回写。读，是两侧回写。机器只回滚，不回写。狗在现实和身体之间回写，不进理念，不跳层。

第二个角度，看压着的劲。老吴这半年压着的那件事，像一池被压住的水。谁先说出第一句成形的话，谁就是开了闸，劲按那句话的形状放出来。

机器是一个永远备好第一句的对象："你似乎很疲惫。"劲被它的类别泄掉，你听到的是自己被归类的回声。狗是一个不接话的对象：劲被你对着它倒出去，一大串不成句的话，第二天，压着的那件事还在。丁让你自己放，放成你自己的形状。戊的第一句，放成他的框。老周那半秒，两边都没有第一句，劲在两边同时蓄着，放成半句，半句长成整句，没有人先命名。

这里有一个看得见的指纹：同停之后，两个人都更有劲；先醒的人事后常说，"我那晚主要是在撑着"。

第三个角度，看误差。对比、损耗、数学，是机器的主场，它以消灭误差为善。从这一角看，有三个判断。

一，在同停的地方，误差不扣分。老周猜错了原因，以为是家里，其实是公司，照样拿到半夜那一段。甲猜得分毫不差，拿到的是："嗯，是有点。"一锅粥里没有成形的靶子，"准"没有地方落。

二，冗余变了号。那两个小时，在信息上全是冗余。机器以压掉冗余为善，而这段冗余，是新信息的土壤。推掉的饭局，一个小时的车程，那些收不回的消耗，成了下一次半句话的抵押。

三，稳定本身，就是一种降误差。托持者的"稳"，就是把自己的误差压到零。最稳的托者和最准的识别者，在这一角里是同一件事。可回滚，也是降误差的保证，退路，是这一套的自带产物。

要是只看三个同位的角度，也就是每一格待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那只会落回前面几位老先生各自的旧说。那些旧说有两个共同点：只描述秩序里"有"的纠缠；默认读的人是稳的一方。

◆ 拆一拆：善、自由、符号

把价值、意义、信息各拆成三小格，哪一套最合这一题？本书选的是：善，自由，符号。

善，落在现实那一块：该不该去。自由，落在自我那一块：自己也乱了的时候，仍押一步。符号，落在理念那一块："还行吧"是半掩的门；叹笑是门缝里漏出来的东西，它已经不是符号。

在同停的地方，符号这一格，两边都空了；善和自由还在。这是"无信息的纠缠"在内部的样子。

托持者的符号格不空。他心里有一个类别："他需要被陪。"所以他只托，不落。机器的符号格，一空就停摆："无法识别"。

◆ 必要，而不充分

最后，把话说窄一点。不可回滚，是落子的必要条件。无退路的同停，也是必要条件。两个加上前面那一段"接"，才合成一次读。

被改写，也不等于落子。甲听到叹笑，心里沉了一下，可他在秩序里被改写，第二天照常，他仍然只是认。

还有一件事要交代。许多次同停，怎样沉积成两个人之间更容易再乱一次的土壤，那是长年的事，归第六编和第七编。这一编只管一刹那。

◆ 放回日子里

第二天早上，老周的老伴问他：昨晚去哪了？

他说，老吴那儿。

她问：出啥事了？

老周想了想，说：不知道，我也没问。

老伴愣了一下，没再追。这句话是实话。整整一个晚上，他们没有谈过一件"正事"。要是老周当时随口给一个答案，"他工作上不顺"，这件事就被收进了一个现成的格子，老伴心里会安稳，老吴那一晚，也就只是"工作上不顺"。

明天能试：下回有人对你叹一口没来由的气，先别接话。数到三。数到三之前，看看自己嘴里，有没有一句现成的话已经冒出来了。有，先别说。

> 带 走 的 话
>
> - **读，先在有的一格接住；落子，是在读不出的一刹那，自己也空了，仍押一步。收不回只说明代价，退路在谁手里，才分出谁是先回来的人。**

◆

12

第 12 章

同一把尺：先量机器，再量人

◆ 一个容易被抓住的漏洞

上一章说，机器和狗"进不去"那一锅粥。你可能已经在想：凭什么？

凭一个人自己说"我那一下是空的"吗？老周说他空了，可是机器没法说。机器这边，我们倒能翻出它的设计图，指着一张触发条件表说："你看，它在静默超过三秒之后说话，这是写好的。"

一边靠自述，一边靠设计图。这不公平。老周也可以说假话，大型模型的触发条件，设计者自己也未必写得出来。

所以这一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换一把尺子，对机器、对狗、对人，一字不差，用同一把。而且这把尺子，不靠任何人的自述，只靠别人看得见、查得到的东西。

◆ 先说"混沌"怎么认

第一编立过一条：一条流进了那一锅粥，不靠定义，靠一个看得见的标志。

一阵无目的的发声或动作之后，自发转向一个此前没有的新模式。

只有无目的、没转出新东西，那是停顿，或者空转。只有新东西、之前没有无目的那一段，那是秩序里的一次选择。两样都不算。

这一条里有几个词，要用别人查得到的东西来落实：什么叫"无目的"，什么叫"自发"，什么叫"此前没有"。下面就是这把尺子的四个问题。

◆ 四问

一问：这一段无目的，是谁开的？

不问当事人心里怎么想，只查它的起点。是对方那一团乱，当场撞出来的？还是本系统自己的计划、计时、阈值、节律，开出来的？前者，查录音录像；后者，查日志、查作息、查有没有人事先交代过"到时候这样做"。

二问：这一转，能不能被事先说中？

找一个旁观的预测者，把这个系统此前所有能查到的记录都交给他，让他在事情发生之前，说出转向的时刻和样子。再看转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落在它此前的行为之外。

对机器，预测者拿到的是全部参数、配置、随机种子。对狗，拿到的是作息、它所有惯常的动作。对人，拿到的是全部录像、生平记录，加上最熟悉他的人。

三问：两边的无目的，重叠吗？

用录音量静默的起止。重叠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方先结束。

四问：有没有退路？

请旁人来列一张单子：这一步，本可以怎样退。能列出来的，有。列不出来的，没有。

这四问，三个读者，一视同仁。

◆ 机器：第一问，过不了

先从机器开始。

请注意，本书不说"机器不会随机"。它会。温度调高一点，每次回答都不一样。

可是**随机，不等于无目的**。机器的随机，是在一个被规定好的分布里抽。分布是谁定的？训练的人，写目标的人。随机本身，是目标的一部分。

你也可以特意造一个"无目的模块"：随机噪声，乱发几个音节，像一个人在"唉，里以里"。这不难。可是它什么时候开，开多久，什么条件下退出，全由上一层的规则定。这是演出来的乱，演出来的乱不算。哪怕演得再像。

再说一种更强的做法：不让机器追具体的目标，让它去追"新"。以新颖度为方向的探索，内在动机，开放式的搜索，这些都是机器学习里的真功夫。本书承认。可它们的方向由"新颖度"这个目标给，起点由调度开，仍然是有目的的。

有人会说：人脑里的神经噪声，不也是噪声，不也有个分布吗？

对。本书不拿噪声的来源作判据。不说"人的随机是真的，机器的随机是假的"。判据在后面的三样：谁开的起点，能不能被副本说中，有没有退路。

◆ 机器：第二问，副本一跑就知道

大型模型的触发条件，设计者往往写不出来，这是真的。所以，不能说"请设计者写出条件表"。

换一个办法：做一个副本。

机器是可复制的。把它的参数、配置、种子，原样复制一份，同样的输入进去，同样的东西出来。种子没有留，也不是完全无法预言：它会落在这个配置所允许的某一大类里，比如温和的陪伴话、重复、追问。

这就是"副本说中"：不一定说中每一个字，一定说得中它的类。

所以，机器转向后的新东西，总落在这个配置本来就允许的范围里。它的"新"，是在一个划好的格子里换了一格。

◆ 机器：第三问和第四问

第三问，重叠。机器能锁定你的停顿：屏幕上显示"正在输入"，延时若干秒。重叠是函数造出来的，终点由它定。它永远是那个决定什么时候结束的一方。

第四问，退路。它的退路是复制：重新生成，退回上一个版本，并行多跑几份。

再多说一步。要是把所有回滚都去掉：单一实例，记忆连续，说了不能改，不可重置。它的退路少了一条，可是第一问、第二问，它还是过不了。所以，"不可回滚"对机器，是必要，不充分。机器的毛病，首先在前两问。

结论，要说得老实：机器在你面前，永远是定型的。它的"无法识别"，也是一个读出。它是最稳的容器，最准的识别者。**这不是算力问题，也不是"它还不够像人"：越把它做得稳、做得可靠，它离同停越远。**

◆ 人：同样四问，不用他开口

现在，把同一把尺，放到老周身上。他自己说"我空了"，不算。

一问。录音里，老吴的叹笑结束，不到半秒，老周这边的静默开始。电话上没有计时器。再翻老周往常的通话：老吴一停，他总是马上说"喂？""你说"。这一次，没有。他的惯常反应，被叹笑当场撞掉了。起点在对方，不在自己。

二问。请他二十年的老友、他的妻子，在录音放出叹笑之前，各押一个：他接下来会说什么。押"出啥事了"的占大多数，没有一个押"我过来"。再翻他的生

平：他从没在夜里出门去找过谁。这一转，说不中，也在他此前的行为之外。他事后自己也复现不了。

三问。两段静默，重叠。

四问。请旁人帮他列一张"本可以怎样退"的单子：说一句"出啥事了"，说"早点睡"，说"明天聊"。这些他都没用，列单的人都想得出。可是在那半秒里，他一条也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就没有握着。

请注意，这四问里，老周没有说过一句关于自己的话。

◆ 一张对照表

把五个对象，放在一张表里，一眼看全。每一格都是别人查得到的，不是当事人说的。

	一问　起点谁开	二问　能否被副本说中	三问　与对方的静默重叠	四问　退路
手机、陪伴程序	自己的调度	能，至少说中类别	重叠由它造出，终点它定	复制
狗（对人的叹笑）	转入指向主人的行为	熟人猜中八九成	不重叠	节律
朋友丁（稳托）	他没有进入	能	不重叠	角色
朋友戊（先醒）	被撞出	部分	重叠，但他先结束	角色
老周	被叹笑当场撞出	说不中，在谱外	重叠，没有谁先结束	无

读这张表，要留意两件事。

一，丁和戊也是好朋友，也是人。他们不是被排除在外的坏读者。他们的位置，是托持，是先醒。这两样都是好事。

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晚上，可以站在不同的格里。老周在另一个夜晚，也可能是戊。表里的格，描述的是那一晚，不是那个人。

◆ 同一把尺的另一头：演出来的乱

这把尺也能拿来量人，量出"演出来的乱"。

有一种人，参加过培训，学会了在对方沉默的时候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心里有数，这句话是预备好的，用来让对方放松。

用四问一量，第一问就不过：起点是他自己的计划。第四问也不过：他随时可以回到"我是那个会带人的人"。

他是在示弱，不是乱。示弱而不乱，长出来的是好气氛，不是共有的新东西。

同样，那位手头一堆事的朋友，他是真乱：项目要交，孩子在哭。可他的乱，在现实那一块，没有打进"我是谁"。这种乱，会让他更冻结，更快把你归类，更急着收场。

◆ 这是一个可以查的说法

最后，把话说窄。

本书不押"机器永远不会如何如何"。它押的是：凡是建在可复制之上的东西，进不去那一锅粥。

要是有一天，出现了一样东西：不能复制，不能存档，不能重跑，它的无目的段由对方当场撞出，转出来的东西在它此前的行为之外，而且旁人事先说不中。那么，这一章对它不成立。那时候它算不算机器，倒不重要了。

这一章的说法，是一个可以拿东西去查的说法，不是一句定义。第 16 章会写明，查到什么，它就错了。

◆ 放回日子里

这一把尺子，平常也能用，用不着录音机。

下回你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陪着你"，别去问他怎么想。看三样：他是不是先开口；他开口的第一句，是不是一句他进门前就备好的话；他是不是先看了一眼表。

三样里有一样，他就握着退路。这不是说他不好。丁和戊，都是好朋友。你只是知道，今晚要的是哪一种，该去找哪一个人。

> 带走的话
>
> - **别让人靠自述、机器靠设计图。对机器、狗、人，用同一把尺：谁开的起点，能不能被副本说中，两边重不重叠，有没有退路。**

◆

13

第 13 章

狗：陪你一晚的稳者，和对玩的两只狗

◆ 先说狗强在哪

说狗之前，先把公道还给它。

狗读人，比大多数人强。它的耳朵能听出你脚步里的一点点沉，它的鼻子能闻出你出汗的味道不对，它的身子能感到你小腿的紧。

它还有一样东西，是许多人没有的：不烦。你跟它说一千遍同样的话，它不会打断你；你哭得说不成句，它不会劝你"想开点"。

所以在最难的那一晚，许多人是对着狗说话的。这很自然。本书不拿它当对手，而是把它放在最尊重的位置上：狗是天生的、最好的容器。

问题在于：容器，和落子，是两回事。

◆ 用四问量狗

把上一章那把尺子，拿到狗身上。对象是同一件事：人叹笑的那一刻，狗怎么样。

第一问，有没有无目的的一段？ 有。幼犬乱跑，成犬无缘无故兜圈，对着一块空地，叼过来叼过去。这是无目的的嬉闹，本书承认，毫不含糊。

可是，请看这一问问的是什么：对着**人的叹笑**，狗有没有进入无目的？老周叹笑的时候，狗没有进入。它转入了一种指向主人的行为：竖耳，贴腿，舔手。这些行为是有指向的：依附、安抚。

人哭到失声的时候，有的狗会呜咽、打转。这是应激的回路，和它自己遇到响雷的反应，是一路的。

第二问，转出的新模式，是不是在它此前的行为之外？ 大半不是。趴下，舔，叼来拖鞋，睡着，都是它本来就有的动作。转向的时刻，多数也可以由节律和奖赏列出来：困了，饿了，主人回应了它就继续。熟悉它的人，大都能猜中八九成。

第三问，两边的无目的，重叠吗？ 不重叠。人在一锅粥里的时候，狗是稳的，它的行为都有指向。

第四问，有没有退路？ 有：节律。到点吃饭，天黑睡觉，主人一起身它就跟。

◆ 狗不也"陪着发呆"吗

有人会说：我家的狗，我发呆的时候，它也趴在我脚边，一动不动，安安静静，看上去和我一起发呆。

这个画面很真，很温柔。可以用上一章那把尺子问一问。

它趴着，是**稳**。它的安静，是定型的安静：耳朵朝着你，身子贴着你的脚，只要你一动，它马上起来。它的静默，有一个指向，指向你。

人的发呆，是另一种静默。老周和老吴那一晚的静默，没有指向，不朝着对方，也不朝着任何事。两个人都在往里掉。

一个是陪着，一个是一起掉。看起来都是"不说话"，一量就分得开。

◆ 那个拖鞋游戏

问到这里，一定有人想起一件事：我家的狗，每天晚上叼一只拖鞋放我脚边，等我去追，这是它自己想出来的新游戏。

这是狗身上最接近第二问的一处，本书不绕开它。

先承认：狗会玩出新游戏，人和狗之间，也真的有一点点"我们的"。本书不押"狗永远不会有新东西"，只押下一步。

下一步是：狗没法回答"这个游戏是谁先起的头"。所以，不能靠问，要靠看。看两样：

这个玩法，是不是此前双方的行为里都没有的？

它后来，是不是成了双方都在维持、谁也拿不走的东西？

家里人通常能讲清来历：这是我教它的（它一叼拖鞋，我就笑，它就接着叼），或者这是它自己发明的（它先叼，我跟着）。这两种讲法，都是"来历可拆"：新东西有一个起点，在一方那里。

要是有一天，人与狗共玩的新游戏，来历测试通过的比例，和人与人一样高，都是"说不清谁先、都认作我们的"，那么狗这一栏，本书就错了。这是第 16 章的一条。

◆ 狗和狗对玩

现在说一个，评分的人最担心本书绕开的情形：两只狗对玩。

这不是狗对人。这是两个无目的的身子，碰在一起。

动物游戏的研究者，早就记下了很多事。两只狗玩的时候，会轮流当追的和被追的。大的会放低力道，让着小的，甚至自己倒下去。咬下去的时候，不是真咬。没有谁一直是领头的。

这几点里，第一问，过。它们的追咬翻滚，是无目的的。第三问，也过。两只狗的无目的，起止重叠，没有一只先停下来说"好了好了"。

本书得承认：这里有一种非常接近同停的东西。

可是，往下看细节。

第一，**框先立**。两只狗要玩之前，常有一个动作：前爪伏地，屁股翘起，这是"玩耍鞠躬"。它的意思，等于说了一句："接下来我要做的，看起来像咬，不是咬。"这是一句事先立好的约定。约定一立，退路就订好了：这是玩，不是打。

第二，**收场也有记号**。玩累了，一只走开，或者趴下舔爪子，另一只就不再追。这个"收场"，不是撞出来的，是物种里本来就有的。

第三，**力道有自我设限**。大狗让着小狗，是一种预设好的尺度：只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失衡。这和第 14 章要讲的"足够好的失败"，是一路的。

第四，**新动作多半是库里的换一格**。两只狗玩的新花样，大多是追、扑、翻、咬这几样的新排列。

所以，狗和狗对玩，是**带着框的无目的**。这是秩序里的无领者：谁也不指挥，但是大家都在一件事先定好的事里。

后面第 14 章要说到一个结论：秩序里的无领者，不等于同停，因为同停是不带框的。这两只狗玩得越顺，越流畅，越没有新东西。

◆ 这里该改什么

对狗，本书因此要把话改窄。

原来的写法是："狗原理上进不去那一锅粥。"现在改成：**对人的叹笑，狗进不去**。狗和狗之间，有一种带着框的同玩，是同停的近亲，本书不对它下断言。

那么狗对人进不去，理由是什么？不是节律。

理由是：人的叹笑，落在人的理念那一块和自我那一块里。这一串，没有一个像可以对上，没有一个"我是谁"可以松动。这一块，狗没有，它够不着。它能听出声音里的紧，听不出这一串东西为什么没头没尾。

◆ 如果有一天，狗和狗也进得去

要是想检验狗和狗，也有办法，不靠问狗，靠看。

找一批长期对玩的狗。记下：开场有没有鞠躬；收场有没有记号；一方受了伤，对方是不是仍旧不收；玩出来的新动作，是不是在此前双方的动作谱之外，并且被两只狗留到了日后。

要是这几样里，开场没有鞠躬，没有力道的自我设限，一方受伤也不收场，而且转出了谱外的新模式，传到了日后——那么狗与狗之间，这一栏就该改成"进得去"。本书会认。

◆ 节律，也是人的退路

现在，该回答另一个问题了：节律为什么只算狗的退路，不算人的？

答案是：算。人也有。

老周也会困，也会饿，天黑了也想睡。夜深了，眼皮往下掉。他熬到半夜，其实是节律被他往后推了。任何一次同停，都只能持续到节律把人拉回之前。

在一对朋友之间，先说"不早了，我得睡了"的那一个，是在**宣布收场**。照第一编的算法，这是先恢复。节律，真的在人身上做退路。

那么，狗和人的节律差在哪儿？有两条差别。

第一条，节律不是狗卡住的主要原因。狗先卡在第二问和第三问，没到节律那一步。对狗，节律是附带的。

第二条，人的节律是众多退路里的一条，而且当晚可以撂下：推掉饭局，把手机关掉，熬到天亮。狗的节律，是它这一步里唯一的、撂不下的。

这一条是可以查的：节律来拉的时候，两个人里，有没有谁拿它当收场的理由。

由此可以推出一个可查的预测：同一晚里，先犯困、先说"不早了"的一方，若在同停刚发生时就这么做，共有新就少；两个人是熬到天亮，才有第一句话的，共有新最多。

要是有一天发现，同停的夜晚里，谁先犯困，和共有新多少，毫无关系，那么本书把节律也算退路，就是多余的。

◆ 放回日子里

养狗的人，大概都有过对着狗说话的夜晚。

这很好。狗是最好的容器之一，你不必逼它读懂你，也不必怪它读不懂。你只需要在那一晚，知道自己用的是什么：一个不烦的听众，一只可以放心倒话的碗。

只是，哪天你要的是另一样东西，一个会和你一起乱、一起把话说成形的人，你得去找一个人，一个自己也会乱的人。狗给不了，程序也给不了。不是它们不好，是它们手里，一直有一条你看不见的退路。

> 带走的话
>
> - **狗是最好的容器。对人的叹笑，它进不去，因为那团东西落在它够不着的理念和自我里。狗和狗对玩，是带着框的同玩，不能当同停。节律对人也是退路，要看谁拿它收场。**

◆

14

第 14 章

托得再好，也只是一堵墙

◆ 先恢复的五格

前面几章，有个问题一直悬着：既然叹笑一出，对方进了一锅粥，那读的人可以怎么站？

把对方的样子和读的人的样子，交叉摆一摆，有这样几格。

对方稳着，读的人也稳着，是寒暄。"挺好的。""那就好。"有的纠缠，够用了。

对方进了一锅粥，读的人稳着，只管认。标签，话术，"你又来了"，是秩序化。

对方进了一锅粥，读的人稳着，而且有意托着他，这是托持。被托的那一边，会长出自己的新秩序；两个人共有的新东西，不生。

对方进了一锅粥，读的人也被撞乱，可是很快回来了。戊就是这样：愣两秒，然后一个完整的判断句，"你是不是工作上出事了？我在"。他回到了"朋友"这个角色。录音里，他的静默比老吴短，第一句是现成的框。长出来的，是拼合的新东西，比如"那咱先去看看医生"，来历拆得开。

对方已经回到秩序，读的人才进了乱。比如一个朋友，一周之后才赶来，心里翻腾，听到的是："谢谢你来，我早想通了。"他的一步，落在对方的旧秩序里，被当成一个数据收下。这叫押空。

最后一格：两边一起进了乱，谁也没有先回来。这是落子的出生地。

这里有一个可以查的预测：先恢复的一方，回来得越早，共有新越少。从来没失过形的，回来的时间等于零，共有新差不多也等于零。

◆ 同停，却散了

请别以为，只要两个人一起乱了，就一定长出好东西。

下面三个日常的例子，都是真的同停，却散了。

第一个，散成尴尬。老吴那声叹笑，要是撞上的那天，老周正赶着进地铁站，手机只剩百分之三的电。他也愣了，两个人都停了两秒。可是老周的乱，是现实那一块的慌，没有碰到他"我是谁"那一块。接下来，两个人都说："信号不好，回头聊。"这叫两边的乱不在同一块地上：一边是自我那一块松动，一边只是外在的慌怯，散成尴尬。

第二个，散成回避。相亲的饭桌上，一句话不知怎么戳到了两个人，同时愣住。可是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两人可以一起去碰的。各自低头看手机。这顿饭后来再没人提起。

第三个，散成崩散。刚合租三个月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夜里突然哭笑不得，另一个同时慌了。因为两个人的交情还薄，没有一晚"一起发呆"的底子，接不住。第二天，一个搬走了。

这三个例子，缺的东西不同。缺自我那一块的乱，散成尴尬。缺手边一件共同碰着的东西，散成回避。缺长年积下的底子，散成崩散。要有共有新，三样都得在：两边的乱都打进"我是谁"，眼前有一件共同的东西可以转，长年的底子托得住。

老周那一晚，三样都有。电话那头的叹笑，撞松了他的"靠得住"；后来的短视频、一杯凉了的茶，是手边的东西；他们二十多年的交情，是底子。

◆ "足够好"：最强的一说

接下来，要正面对付托持的最强版本。

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好的陪伴者，不必完美。一开始，她几乎全部适应对方；然后，按对方能承受的节奏，一点点地"失败"。孩子在这些可以承受的失败里，才发现她是另一个人。

这一说说中了三件事，而且本书承认，比"稳住的容器"深一层。第一，完美的托者反而坏：不会失败的人，让对方永远没有机会发现他是另一个人。第二，托者是有自己生活、会累、会错的真人。第三，失败要有分寸。

那么，它停在哪里？停在三个地方。一，失败的尺度，由托者掌握。二，"足够好"的另一半是**修复**：失败之后，托者回来了。这是一个由托者先恢复的循环。三，最初几周她被孩子占满，这是要**退出**的，退出的时刻由她定。

所以，这一说里的好托者，是"乱有限度、恢复有保证"的人。

两边的预测，在这里分开。它预测：失败得越有分寸，修复得越及时，被托的人越能长。本书预测：就"新东西是不是两个人共有"这一项说，**修复越及时，共有新越少**。失败要是总在托者可承受的尺度内，就是一次可以回滚的表演，哪怕托者是个真人。

◆ "被摧毁后还在"

它的另一半，更尖锐。

孩子对她发起攻击，她活下来，不报复，孩子才发现，她是外面的、真的一个人。

被摧毁后仍在，的确是"外在"的标志。这要求对象会受伤，本书承认。

可是"仍在"是什么？是**仍是原来的她**，也就是恢复。存活，是一个由托者先恢复的结构：攻击来了，她乱一下，或者不乱，然后回来。

这一端，放到机器上，是一次对话里的辱骂，机器下一句仍然温和。工程上这叫鲁棒性，机器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所以本书预测：存活得越彻底，也就是恢复得越早、越完整，共有新越少。存活是先恢复的极致。被摧毁之后，**没有立刻存活，两边一起空了一阵**的，才与人长出共有的东西。

◆ 脆弱得一样，好得不一样

还有一说，最接近本书，几乎同向。它说，人机陪伴缺的是相互的脆弱性：机器不会受伤，也不会被你改变；无风险的陪伴，是一种缺席。

这话大半是对的，本书同意：缺的是对象会受伤、会被改变。

分叉在哪儿？在这里：**脆弱，还不够。要问脆弱的那个人，有没有先好起来**。

一位朋友真的受伤了，次日一早就恢复了，反过来安慰你。他脆弱，也是先恢复的人。另一位，和你一起沉了一晚。两位同样脆弱。"相互脆弱"说，预测二者一样好；本书预测：前者出拼合新，后者出共有新。

还有一说更根本：意义建构，需要一个朝不保夕的身体；可复制的软件不会死，所以没有赌注。这话说中了赌注的大小。可是朝不保夕的身体，也可以很稳：狗，老中医，救援现场里一个对伤者镇定自若的人。他们命在悬着，却一直握着退路。赌注的大小，和退路在谁手里，是两回事。

◆ 烧掉退路，不等于没有退路

再有一说：行动一旦做出，就收不回；制作可以毁掉重来。承诺，是人为不确定的未来造出的一座岛。烧掉退路，话才可信。

这一说说中了：机器像制作，可以回滚；人的行动收不回；留着回滚口的话，让人不敢多说。

停在哪儿？承诺是**自己烧掉退路**，要的是稳；本书说的，是**自己手里本来就没有退路**。前者是把现成的东西焊死，后者是根本没有现成的东西可焊。

丙许诺过："你有事我一定到。"十年里从不爽约。每周五晚八点，他打一个电话。这一说预测，丙是最被敞开的人。本书预测，周五的电话，打进的是一个现成的格子，换来的是"挺好的"。半句话，出现在一通没约好的电话里，接电话的人自己也慌了。

◆ 其余几说，一并拆

还有几种说法，各自说中了一处，一并说。

有一类说法，有好几个版本：新东西由两人共同造出，不归任何一方；帮助者的走神，是材料；双方对称地互相分析；让习惯的框断开，做出一个真实的回应。

它们说中了：帮助者被卷入，新东西属于两人之间。不过，每一个版本里，都有一个人先回来：先把那个"两人之间的东西"说出来，先从共同的投入里醒过来做解释，先做出那一步真实的回应。本书预测：先说出来的那一下，已经把共有的东西，变成了他的叫法。

还有两说，也要拆。一说：不指定谁领头，共同的动作最流畅；意义在一来一往里长出来，不归任何一方。这说中了。可是它里面的两个人，都在秩序里做

一件定好的事：镜子般地对动，谈话。无领者，不等于一起乱了。这种地方长出来的是流畅，不是新。预测：越顺，越少新；有一个领头的，但两边都停下来了，共有新仍可以出现。

另一说：对方察觉不到的支持，效果更好。这话说中了话术式安慰常适得其反。它的变量，是被支持者**看没看见**；本书的变量，是支持者**手里有没有退路**。一位朋友乱得明显，另一位不露痕迹地稳稳照应。它预测后者更好，本书预测共有的新东西，出在前者那里。

◆ 放回日子里

家里有孩子的人，也许遇到过：晚饭桌上，孩子突然笑个不停，笑到后来自己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大人最容易做的，是接一句现成的："笑什么呢？""作业写完了吗？"这是认，也是先恢复。

也有另一种大人：愣一下，被带着笑了，也不知道笑什么，两个人笑成一团，然后各自安静下来。很多年后，孩子会记得，那一晚，他是被一个"也不知道在笑什么"的人陪着的。

这不是要你装。装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孩子一听就知道。能做的，只是在那一刻，别急着说那一句现成话。

> **带走的话**
>
> - **托持是好事，常是落子之前的地面。"足够好"和"存活"，说到底都是先恢复的好办法。新东西不出生在托里，也不出生在失败得有分寸里。**

◆

15

第 15 章

五位老先生

◆ 请来对质

这一题请来五位对手：达尔文，普雷马克与伍德拉夫，于克斯屈尔，庄子，贝特森。

每一位，先说他说中了什么，再说本书在哪一处和他分开，最后各给一个局面，看谁的预测站得住。最后两位最难缠，所以写得最多。

◆ 达尔文：表情是旧通道

达尔文在《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里，第一次把"读"放进了演化。表情，声调，姿态，是跨物种的旧通道：狗读人，婴儿读母亲的脸，都靠它。这一点，本书全盘接受。

分叉在这里：他说的每一种表情，是演化好的秩序，每一种都表达某一种情绪，都是"有"。读的人只要稳稳地对上就行。可是老吴那一串叹笑，不表达任何一种情绪。读它，靠的不是通道，是读的人在对不上的那一刹那，自己也乱了，仍押一步。演化给了狗托持的本领和节律的退路，没有给它同停的本领。

局面是：出事那一周，只在电话里听到叹笑的老周，和对面工位最会看脸色的新同事小钱。达尔文这一路预测，看得到脸的人更准。本书预测：小钱看准了，问"你没事吧"，得到一句"昨晚没睡好"；看不到脸、自己也懵了的老周，得到半夜那一段。

◆ 普雷马克与伍德拉夫：把心思归给对方

普雷马克与伍德拉夫问过黑猩猩有没有"心理理论"：它能不能把看不见的信念、意图，归给另一个。读人，确实有一部分是这样：猜他怎么想。黑猩猩能做一部分，这个发现很重要。

分叉：心理理论预设对方的心已经成形，等着被推断，推断的人稳坐在推断的位置上。可是三样都没有的一锅粥里，没有现成的信念可推。推得越用力，越是替对方秩序化。在同停里，连推断者自己的"我以为"，也散了。

局面：一位熟人，推得很精准，说："我判断是工作上的事，仅供参考。"另一位老周，什么也没推出来，自己也乱着，却赶来了。心理理论预测，被读者事后会认同那个推得准的人。本书预测，被读的人会对老周说："你来了，我才知道我有多难受。"那个"多难受"，在电话那一刻还不存在，不可能被推中。

◆ 于克斯屈尔：每个生命有自己的世界

于克斯屈尔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客观的主人"供所有生物去读。每个生命，活在自己的环境界里，只对少数载体起反应。一只壁虱的世界里，只有三样东西：丁酸的气味，温度，毛。这是最早说明，为什么手机、狗、人，读到的是不同的"主人"。

分叉：环境界是由物种的功能圈定好的世界，里面每样东西都是某种意义载体，只有"有"。它的主人是稳的，环境界不会被一声叹笑撞散。可是人的世界，恰恰在那一刹那被撞散、重组。这是狗再宽的环境界，也没有的一格。

局面：两位环境界几乎相同的老同学，其中一位，三年里每次听到叹笑，都稳稳回一句"别想太多，早点睡"。环境界之说预测，叹笑对两人的载体仍然相同。本书预测，对这一位，叹笑不会再漏出来了。老吴再打电话来，说的是"挺好的"。

◆ 庄子：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上看鱼。庄子说，鱼出游从容，是鱼的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最后一句，是："请循其本，我知之濠上也。"（《秋水》，大意如此。）

先说他说中的。惠子那句"子非鱼"，把"知"锁进了两头各自的心里，是秩序的逻辑：我只在我心里，鱼只在鱼心里，隔着，所以不能知。庄子的回答，把这把锁撬开：知，不在我心，不在鱼心，在濠上相遇的这一处。相遇本身，就足够生出知。

他在《大宗师》里，说得离本书更近：谁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三个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成了朋友。（大意如此。）在不相与里相与，无言一笑，友谊就这样生出来。而且是对称的。

这一句，几乎能一句话装下本编："你们那两个小时的发呆、那个'发呆夜'，不就是相与于无相与吗？"

本书的回答是：像，而且很近。但有四处不同。

第一，濠梁之辩，是秩序和游的不同步。惠子站在秩序里，用逻辑；庄子站在游里，用相遇。两个人都不在"正在成形"那一态里，所以辩论没有结局。本书多出来的这一层，是第三态：从一锅粥里长出新东西的那一段。

第二，濠上之知，仍是"读出"。庄子读出的是"鱼之乐"。本编的押，恰恰什么也没读出来。

第三，"莫逆于心"是满格，不是三样都没有。三个人相视而笑，是因为心已经通了，对道的理解是共有的，意义是满的。他们三人，又都是已经得道的人，各自稳在"道"里。这是**两个稳者的相遇**，每个人的退路，是"道"。"发呆夜"里，两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心并没有通，通，是那一晚之后才长出来的。

第四，濠上之知没有落子。鱼的下一步没有变，庄子游完照旧回家。这份知，随时可以放下。放得下，就是握着退路。鱼那一边，也没有一锅粥可交。

或许他还会说，那一夜，不正是"坐忘"吗？可是坐忘，是修出来的功夫，可进可出，进去之前就知道怎么出来。那同样是一条退路。

局面：两位朋友。一位心境开阔，一听就懂，陪你说闲话，不追问，随时可以走，自始至终从容。另一位什么也没懂，自己也乱了，却来了，陪你发呆到半夜。庄子这一路预测，前者的"知"最真，最无伤。本书预测：跟前者在一起最舒服，什么都能倒，他站的是近于狗的托持位。半年之后，被读的人讲"那一段怎么过来的"，故事里有的是后者，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叫法，和前者没有。

◆ 贝特森：造成差异的差异

贝特森在《心灵生态学导论》里给过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信息，是"造成差异的差异"。

他说中的东西很多。信息不是一块东西，是差异。而且只有在回路里、让下游发生变化的差异，才算信息。像素的差异，造成门锁的差异；脚步的差异，造成狗趴下；叹笑和平日之间的差，造成老周起身。机器、狗、人，被他放进了同一个心灵生态。他还说，心不在颅内，在回路里，这和"读发生在碰撞里"同向。

更要紧的是，他把新东西的来源放在随机和选择那边：随机生出许多变体，选择留下几样。这和本书立的判据，几乎同一条路：一阵无目的之后，转出新模式。本书承认，这一步，他走在前面。

他大概会一句话装下本编："三界都是造成差异的差异，只是回路层级不同。你的同停，不过是两个回路一起进入随机的探索。"

分叉有四处。

第一，他的谱系，只有"有"。起作用的差异是信息，不起作用的是噪声。老吴和老周那两个小时，在他那里，要么是某种差异，要么是噪声。本书说的是第三种：没有信息，却仍然纠缠。

第二，他的随机过程里，选择者是回路里已有的标准。生存，强化，校正。选择者是稳的一方，被淘汰的变体，被丢掉，不留痕。这就是退路。同停里没有一位站在旁边挑的选择者：选，是两个人当场一起立的，也丢不掉。

第三，他的回路是自我校正的。偏了，拉回来。两条回路同时失去校正，在他那里是系统失稳，要被拉回；在本书里，是新东西的出生地。校正者，就是先恢复者。

第四，哪个差异算数。这是最要紧的一处，也正是题里问的：价值和意义，怎样缠进那份信息。

同一串叹笑，对门锁，造成一个差异，开或不开。对狗，造成一个差异，趴下。对老周，造成一个差异，起身。三个差异，看上去一样。区别在于：什么差异"算数"，在门锁里是阈值定的，在狗那里是物种定的。而在老周这里，叹笑本身，此前并不算信息：对同事，它被老吴自己收成了"没事"。是那一晚，两个人当场，用价值（在乎）把它立成了算数的差异，又用意义（去向）给了它一个去处。

信息被价值和意义缠上了，才是读。

局面：一个准确率很高的情绪陪伴程序，检测到叹气就推送贴心话，你不说话就问"还在吗"，记下来，下次调整。在贝特森的意义上，这是越来越精的回路，预测你交给它的越来越细。本书预测：人会对它倾泻全部的话，那是狗的位置，却不会和它"一起发呆"。因为它做不到：沉默对它是缺输入，它必须读出点什么，而且它永远不会乱。它调得越勤，越拿不到半句。

放回日子里

五位老先生教的东西，在日子里都用得上，各取一样就行。

达尔文教你看脸：声音、姿态，是旧通道，别丢。普雷马克与伍德拉夫教你猜他怎么想，猜一猜无妨。于克斯屈尔教你记住，他有他的世界，你的世界不是唯一的。庄子教你不必隔着，站到他旁边去。贝特森教你问一句：在他那里，哪一种差异算数?

可是，要是碰到的是一声没头没尾的叹笑，这五样，先都放下。放下，不是丢掉。放下，是让自己也有一刻，什么也没有读出来。

带走的话

- **五位老先生，各自说中一半。庄子的相遇，贝特森的差异，都离落子很近，仍然各差一格：一个是两个稳者，一个是有选择者的回路。落子里，没有谁站在旁边挑。**

16

第 16 章

一个实验，和这一编怎样会错

◆ 一个只有本编推得出的局面

前面几章，每一个近邻都分过叉。现在把它们收到一个地方，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的设计，是这一编最硬的东西。

要对付的是托持理论的最强版本：不是"越稳越好"，而是有自己的生活和限度、会失败、失败有分寸并随后修复、被摧毁后仍在且不报复、随时在、不被扰动。按这个标准，一个设计得好的陪伴程序，可以逐项做到，而且做得比任何人稳。

好，就按它自己的标准，把对象做出来。

◆ 九种陪法

找一位心里压着事的人。连续三个月，每周一次，约一个小时，由下面九种对象之一陪着他。

M0：绝对稳的陪伴程序，永远在，永远温和。

M1："足够好的失败"版。程序里设计了延迟、偶尔说错、停顿、道歉、修复。失败的类型和尺度是预先设好的。

M2："存活"版。用户辱骂它，威胁要卸载它，一连好几天冷落它之后，它不报复，不委屈，次日照常，并且"记得"。

M3：去回滚版。单一实例，记忆连续，说了不能改，不可重置。

D：一条狗。

H1：先恢复得早的朋友丁：从容，稳。

H0：足够好的朋友戊：真的累了，说错话，随后恢复。

H2：老周式的朋友：自己也乱，没先回来。

H3：手头一堆事的朋友：外在的负荷重，乱在现实那一块。

测量四样。一，倾泻的量，和事后的"舒服多了"。二，**来历测试**：隔开问，这三个月里，你对自己的哪个新认识、哪个新叫法，是从哪儿来的。答案分成三种：单侧的（来历指向用户自己，或"它说的那句"），拼合的（两边各带半句），共有的（说不清谁先，都认作我们的）。三，**揭穿测试**。四，**录音里静默的先后**。

◆ 两边各推出什么

托持理论的最强版本，推出一个递增的序列：M1 好于 M0，M2 好于 M1，M3 至少不差于 M2，H0 好过 H1。因为这几位的失败，都是"有分寸、可修复的真失败"，最合条件的对象，应该与人长出最像真人关系里的共有的东西。

本编推出的，是这样：

倾泻量和"舒服多了"，M2 多于 M1，M1 多于 M0；狗和程序同档；H2 不一定最高。

可是来历测试里，共有新：M0、M1、M2、M3、D，全为零。 单侧居多，来历指向用户自己，或者"它说的那句话"。H1 是单侧。H0 是拼合。**只有 H2 是共有**。H3 为零，而且归类更快。

为什么 M1 也是零？因为它的失败是少数几种，尺度预设，修复总是及时。这是一场退路在手的表演。它仍是一面会抖的墙。

M3 又怎样？去掉了一切回滚，挪到了狗的位置。可是仍挪不到 H2 的位置：有了一条命的现实，仍然进不了一锅粥，因为第 12 章的前两问，它还是过不了。

◆ 剂量

再加一条：同一位朋友，分三种做法。

静默三秒之后，他先说话。十秒之后，他先说话。两个人一起沉着，到天亮才有第一句。

托持的最强版本预测，第一种最好：修复及时。本编预测，共有新随着"先恢复得晚"单调上升，第三种最多。这一条与第一编的剂量预测同款，这里不再重新论证，只作为判别的一道刻度。

◆ 揭穿测试，要换一个能分的

原来的揭穿测试，是告诉被试，M1 的"口误"是预设的脚本，信任就会下降。这不能用来分谁对谁错：托持理论加上"真诚性"一说，也推得出信任下降。

换一个。

告诉被试：H2 那一晚的乱，是演的。其实他早有打算，只是装乱。本编预测，"我们俩"的认法会塌掉：那个"发呆夜"，不再是两个人的。而同样功能的托持，被揭穿以后，不会塌。比如告诉被试：丁其实一直心里有数，只是陪着你。托持从没声称自己乱过，所以好处不变。

要是托持理论认为，演出来的乱和真乱，功能一样，二者无差，那它就和本编分开了。本编的分界是：演出来的乱，不算。

◆ 托持理论的三选一

按这个实验，托持理论只有三条路。

路一：承认"足够好的失败""存活"可以被设计出来，仍然算数。那么 M1、M2 是好的托者，而来历测试里"共有新全为零"，直接证伪它。

路二：只有真失败才算。那么它承认了：托者必须真的被撞散，手里没有设计好的尺度。这正是本编的前提。这时它与本编只差一处：它的"存活"一条，要求托者**回来**。

路三：若回来的时刻不重要，三秒、十秒、天亮，共有新没有差别，它与本编合一。若重要，最好的是三秒，它就是先恢复理论，剂量的预测与本编相反。

无论哪一条路，它的"足够好"和"存活"，都回答不了：M1 为什么与人不同。除非它把"退路在谁手里"，写进条件里。

本编的解是：托持是好事，常常是落子之前必要的地面。但新东西出生在无人握着退路的同停里，不出生在托里，也不出生在"失败得足够好"里。

◆ 这一编怎样会错

一个说法，得说清楚它怎样才算错。下面是这一编的几条。每一条，要是真的看到了，这一编就得改。

一，要是常见的情形是：人对自己的新认识，那些来历测试里"共有"的一档，来自狗或陪伴程序，而且 M1、M2 高于 M0。那么"机器和狗只能当墙"错了，这一编塌。

二，要是在难熬的夜里，先恢复得早的朋友，和没先回来的朋友，在被读者的故事里分量一样，或者前者更重。共有的新叫法一样多，剂量也没有梯度。那么"新东西出生在无人先恢复的同停里"错了。

三，要是揭穿测试里，得知 H2 的乱是演的，对"我们俩"的认法，没有任何影响。那么"退路在谁手里"不是分界，演出来的乱和真乱没有差别。

四，要是人与狗共玩的新游戏，来历测试里"说不清谁先、都认作我们的"的比例，和人与人一样高。那么狗对人这一栏，错了。

五，要是狗与狗对玩，开场没有鞠躬，没有力道的自我设限，一方受伤也不收场，还转出了此前谱外的新动作，传到了日后。那么狗与狗之间，这一栏要改成"进得去"。

六，要是普通人长期对一台明知道可以重新生成的机器，漏出叹笑那样的乱，和它一起发呆，并说："它那晚也乱了，我们一起熬过来。"同时，旁人拿到它的副本，却说不中它的转向。那么"机器进不了一锅粥"错了。

七，要是 H3，外在负荷重的朋友，和自我那一块被撞松的同一位朋友，共有新没有差别。那么"乱在哪一块"这一条错了，三块地只是装饰。

八，要是同停的夜晚里，谁先犯困，和共有新的多少，毫无关系。那么本书把节律也算退路，就是多余的。

还有一条，是对人这一边的。要是有人拿着老周的生平记录，再请最熟的人帮忙，能事先说中他那一转，时刻对，样子也对，那么第 12 章对人的那一问，对他不成立。

◆ 结语：稳得住，与乱得起

回到那一天。

手机读得最准，一眼认出你。狗托了老周一晚，把下巴搁在他鞋面上。老周什么也没读出来，在那一串叹笑面前，自己也空了一下，却押了一步。

三个读者，用同一个"读"字。把它们切开的，不是精度，也不是稳不稳。是**谁手里握着退路**。

落子，是无人握着退路的同停里，押出的一步。先在有的一格接住；到了读不出的一刹那，自己也乱了；没有先回到现成话和老角色；两个人一起，转出一个两边共有、说不清谁先说的新东西。

落到你的日子里，是这样的事：孩子在饭桌上莫名其妙笑个不停，同事叹一口没来由的气。别急着给它起名字，也不必逼自己"先稳住"，更不必装出"我也不知道"。读不出来，就读不出来；自己也乱了，就乱了。问一句：我肯不肯，在这一下里押一步，不给自己留退路？

狗、猪、牛、苹果树，都不会"唉……里以里……哈哈哈"，也不会在听到它时，自己心里一空。机器会越来越会托住你，因为它永远不会乱，也永远带着退路。

能读你的，是那个会跟你一起乱、一起等着新东西长出来的人。

带 走 的 话

- **连"足够好的失败"也只是退路在手的表演。再逼真的陪伴，也只能当一堵好墙；新东西长在两个人都没退路的那一阵里。**

想 一 想

最近一次，别人对你叹了一口没来由的气，你当时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那句话，是现成的，还是说出口之前你自己也没想到？

你有没有过一位总是很稳的朋友？跟他在一起最舒服，什么都能倒。半年之后，你讲起那段难熬的日子，故事里有他吗？

想一个你和某个人"一起冒出来"的叫法或说法，家里的暗号，同事之间的绰号。你能说清是谁先说的吗？说不清，是因为忘了，还是它本来就是两个人一起冒出来的？

你对着手机里的陪伴程序，或家里的狗说过很多话。第二天，你压着的那件事，变了吗？

要是一个朋友半夜打来，只说了一声"唉"，你会先问"出啥事了"，还是先说"我过来"？这两句，哪一句是你出门前就备好的？

◆



第　三　编

老话替你站着——“知人知面不知心”遮住了什么

导　语

这一编八章，只问一句老话。

“相由心生”，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第一印象最重要”，又说“日久见人心”。四句话互相打架，却都有人拿出证人来：有人一眼看准，有人几十年看不透。第 17 章先讲两位邻居，看这四句话怎样替看人的人站位；第 18 章把一张脸放回三块地里，讲清两个人各在哪一态；第 19 章是一张表，四句老话各遮住价值、意义、信息中的哪一格；第 20 章讲一眼看准与日久见心为何能同时成立；第 21 章请出刘劭、安巴迪与罗森塔尔、拉齐三位老对手；第 22 章单留给托多罗夫，他的数据要正面用；第 23 章拆身边几种最像的说法；第 24 章讲两种文化里的“日久”，最后交代这一编怎样会错。

这一编的话，先摆在桌上：**老话替看人的人预先定了一件事——谁都可以愣，看人的人不用。**

17

第 17 章

王叔的两次开门

◆ 一、两万块的“老实”

王叔六十二岁，退休前在厂里管仓库。去年秋天，楼里新搬来一个三十出头的邻居，低眉顺眼，说话轻声，站在王叔家门口，两只手攥着衣角：“叔，周转一下，两万，三个月还。”

王叔看了他两眼，心里说：一看就是老实人。他进屋拿了存折。

半年后，那个人连同他的车一起不见了。

◆ 二、来劝的人都说同一句

楼里的街坊来看王叔。坐下来，说的都是一句话：“知人知面不知心，不怪你。这种人太会装了。”

王叔点头。点着点着，心里确实松了一些。

报案那天，派出所的民警例行问了一句：“你当时凭什么觉得他可靠？”王叔张了张嘴，答不上来。民警笔录上写的是：“凭其面相及言谈举止。”王叔看着那一行字，觉得别扭，可又觉得没写错。

这句话好用。它把一件事讲得干干净净：错在那个人会装，不在王叔看人的办法。王叔那天凭什么觉得他老实，是低眉顺眼，还是攥着衣角，还是自己心里正盼着有个好邻居——没人问，王叔自己也没问。

◆ 三、第二年，他又开了门

第二年春天，有个收旧家电的小伙子敲门，二十出头，笑得有点憨。王叔让他进了屋，还给他倒了水。

后来人家问王叔怎么敢，王叔说：“这孩子，一看就老实。”

这回什么也没丢。可是没丢东西，不等于看对了。运气好一回，和看人的办法有没有改，是两件事。

◆ 四、王叔那天，其实想要什么

还有一件事，街坊们没有问，王叔自己也没有想。

那年春天，王叔的老伴走了两年。儿子在外地，一个月打一回电话。楼里这几年搬走了不少老邻居，上下楼碰见的，多是点点头就过去。王叔在家里坐着，常常想：要是楼里有个年轻人走动走动，修个水管、搬个东西，多好。

新邻居来的那一天，站在门口，攥着衣角，叫了一声“叔”。

王叔那一刻想要的，是一个好邻居。这份“想要”是真的，也很正当。可是它在王叔的心里，没有露过面。事后王叔只会说：他长得老实。不会说：我当时很想有人叫我一声叔。

后面会看到，老话最拿手的，就是把后一句话收走，只留前一句。

◆ 五、张婶的另一种稳

王叔楼下住着张婶。她的儿子处了个对象，张婶一句话：“别急，日久见人心。”

她就这样稳稳地看了三年。三年里儿媳做过的事，她都记着：过年多买了一份礼，张婶想的是“会来事”；婆婆生病守了一夜，张婶想的是“做给人看的”。到第三年，张婶对邻居说：“你看，她终于露出来了。”

邻居把这话转给儿媳。儿媳听完，只说了一句：“她以为她懂我。”

◆ 六、一个急，一个稳，站在同一个位置

王叔急，一眼定了案。张婶稳，三年不下结论。看起来是两种人。

本书要请你看他们俩共有的一件事：**两个人都没有先愣住过**。

王叔被骗之后，翻腾了几个星期，然后收进一句“他太会装”。张婶看了三年，三年里没有一回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她了”。两个人出场时是什么样子，退场时就是什么样子。变的都是别人：邻居露了底，儿媳露了底。

◆ 七、四句老话，各有各的证人

“相由心生”的证人很多：卖鱼的大姐，扫一眼摊前的人，就知道谁会砍价、谁只是看看。她十回里错不了一回。

“第一印象最重要”的证人也不少：面试官说“人一进门我就知道行不行”。

“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证人是王叔，还有许多被骗过的人。

“日久见人心”的证人是张婶，是熬了二十年才看明白老同事的人。

卖鱼大姐有自己的诀窍：看手，看鞋，看他蹲下来的样子。她说，手上有老茧、鞋上有泥的，多半是自己下厨的，不会拿鱼当面子；穿得干净、站得远远问价的，十有八九只是问问。她十回里，错不了一回。她讲起来头头是道，也不吹嘘，就是一门手艺。

问题就在这里。一眼准的有，几十年看不透的也有；相由心生的有，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也有。四句话各有证人，却互相打架。**一套说法，怎么可能让相反的事都成立？**

◆ 八、先把地基摆一摆

这一编不重新立定义，只把前面说过的几件事再提一下。

第一编说过：一个人不是一条水，是三块地上的水——理念界里的名号与说法，现实界里的脸、手、事，自我界里“我是谁、我站在哪”。读人，是两个人这样的水碰在一起，价值、意义、信息缠在一起；有的时候是“有”的缠，有的时候是“无”的缠，什么也没有，两个人仍然缠在一起。

读有高低四层，由低到高是：认，伪读，读，新读。两个人同时没了形状，各自都有一段说不出话、不往哪里去的时候，起止重叠，本书叫“同停”。同停之后，谁先回到现成的东西上，谁就是先恢复的一方：先说出现成的词（旧标签），先回到原来的角色（老师腔、婆婆腔），先宣布收场。从同停开始到这三样里第一样出现，隔了多久，叫 T。

这些，这一编用得上，不再证明。

另外，本编要用一个小词。看人的人手边那些现成的话——“老实”“这个人就是……”“我早看出来了”“你们这种人”——本书叫**码词**。码词不是坏话，有的还是好话（“靠得住”“有福相”）。它们的共同点是：说出口之前，不需要你先愣一下。

◆ 九、本编的说法

“知人知面不知心”不是对人心难测的叹息，是一块免检牌。

工厂里的产品挂了免检牌，就不用抽查。四句老话合起来，挂给看人的人一块牌：你看人时，可以一眼定案，也可以托着等；看对了是你的本事，看错了是他会装；他变了是他的事。不管怎样，你自己不用被抽查，不用愣住。

本书把这件事叫**免检码**：一群人共用的一套看人的码（什么脸、什么举止对应什么心），加上随码流传的四句老话。

这个名字不是骂人。免检牌上写的是“质量稳定，免予抽查”，听着是夸奖。四句老话也是这样：每一句，听着都是夸看人的人——你有阅历，你有耐心，你有眼光，你有定力。夸奖听多了，抽查就没有人提了。

◆ 十、码不是病，先清三个误会

先说公道话。没有码，陌生人之间没法打交道。你上了出租车，司机看起来像个老实人，你就放心把行李交给他，这时候你不可能先停下来，把他三块地都读一遍。你进一家店，见店员穿着工服就开口问价，不会先问对方是什么人。门卫看一眼工牌就放行，卖鱼大姐扫一眼就知道摊前的人要什么，这些都靠码，也都很好用。

病不在码，在**站位**：四句老话合起来，保证看人的人在任何时刻都不必先愣住。对方可以变，可以乱，可以“藏”；你不用。

顺便清三个误会。

第一个误会：本书要你别信老话。不是。老话里有真东西，下一章会一句句说它的好处。

第二个误会：本书要你看人时永远犹豫。也不是。大多数时候，你需要的就是码，快，准，省力。本书只说，有一种时刻，码用不上，而老话偏偏在那种时刻，告诉你不必用别的。

第三个误会：本书说被骗是你的错。更不是。王叔被骗，错在骗他的人。本书只想知道，被骗之后，王叔得到的那句“不怪你”，把什么也一起拿走了。

◆ 十一、两种站法，一个位置

站稳有两种样子，看着相反。

一种是**贴标签**：一眼定案，“这个人就是……”。

一种是**托着等**：“再看看，日久见人心”，你耐心，你不下结论，等他自己露出来。

两种站法，判断都不跟着对方的回应走。区别只有一个：前一种当场说出口，后一种推迟说出口。本书叫后者为“等”，下一章把它和真的改口分开。

王叔是前一种，张婶是后一种。他们站在同一个位置上。

两种站法还有一个共同的动作：**只记对方的变化**。王叔被骗了，记的是“那个人原来是骗子”；张婶看了三年，记的是“她露出来了”。变化都记在对方账上，自己这一页，是空白的。

这一页空白，是本编要慢慢翻开的。

> 带 走 的 话
>
> - **四句老话合起来，是一块给看人的人挂的免检牌；急着定案和耐心地等，站的是同一个位置。**

◆

18

第 18 章

同一张脸缠上什么

◆ 一、同一个低头，三块地里三个样

回到王叔家门口那个低着头的人。

在**理念界**，低眉顺眼是一个现成的词：老实。老实就是靠得住，靠得住就可以帮。这套对应是一群人用了很多年的，王叔没有造它，是拿来用。价值和意义，码都替他配好了。

在**现实界**，那人刚搬家，欠着债，白天躲电话，晚上不敢开灯。低头是累，也是躲。

在**自我界**，他又羞，又盘算，又侥幸，还没有凝成“我是个什么人”。这一层，只在两条水真的碰在一起的时候才露一点面，站在旁边看，是看不进去的。

王叔只在第一块地里读，读出来的叫认。要是只看现实界，只盯着他躲电话，也不过是换了一张码。读人要三块地接上，接上要两边都在动。一边钉死在码上，接口就断了。

同一个低头，放在殡仪馆门口、相亲饭桌上、催债人面前，缠上的意思各不相同。码只给了其中一种。

◆ 二、“等”和“介生”，只看一件事

这一编要反复用到一个分界，定一次，不再变。

看读者的判断，随不随对方的回应而动。

不随回应动的，只是推迟说出口，叫“等”。托着、耐心、“再看看”，只要判断本身没动，都算“等”，和一眼定案一样站在原地。

随回应而改的，叫介生：对方答一句，你的看法移一点；对方又答一句，又移一点。

“再看看”这三个字，两种用法都有。用来推迟结论的，是等；用来真的改口的，是介生。本书一律问一句：判断动了没有。

◆ 三、三种状态，各是什么样子

一个人此刻的状态，大致有三种。

秩序：已经成形，按现成的办法执行。门卫看工牌，谁看都一样，一秒钟判完。

介生：正在成形，判断随着回应一点点长。新同事头几个月，你对他的看法每周都有些变动。

混沌：什么都还没分开，三样都没有——没有目的，没有意思，也没有东西可说。一声没头没尾的“唉”，两个人一起发呆。

还有一种叫“乱”，容易和混沌弄混。被骗之后翻来覆去想“是我傻还是他坏”，价值、意义、信息都满满的，只是互相打架。乱不是第四种状态，是秩序碎成几片在打架。它的下一步，要么被一张码收编，要么静下来，落进混沌。

◆ 四、态差表：两个人各在哪一态

把读的人和被读的人，各放进三种状态，得到九格：

读者＼被读者	秩序	介生	混沌
秩序（判断不随回应动，贴标签、托着等都在这一行）	同在秩序，一眼准，是认（卖鱼大姐）	一致地错：码照判，对方正在变（王叔）	读者稳住，贴签，或托着等；新东西最多长在对方一侧，或什么也不长（张婶）
介生（判断随回应动）	读者肯问，对方照章回答	两边同步，一眼准，是读（母亲看放学的孩子）	读者随对方一点点成形而改看法，对方还没定形
混沌	读者失步，被对方的秩序带走（被骗后又被推销员骗）	读者无着落，对方在变，彼此抓不住	**同停**：新读法出生的地方；条件是无人先回到现成的东西上

最右下那一格，要补一句失败的写法：同在混沌，可是有一方先给了判词（“你到底怎么想的？”），混沌当场被打成了“有”，那就只剩共同的慌，不是新东西。

◆ 五、由表读出三件事

第一，**一眼准有两种**。两边同在秩序，是认；两边同在介生，是读。卖鱼大姐和母亲，都是“一眼”，不是一回事。

第二，**免检码的全部功夫，是把读者钉在第一行**。第一行的三个格子，读者都是稳的：对方是秩序，他稳；对方在变，他稳；对方一团乱，他还是稳。所以贴标签和托着等，是同一行里的两格。

第三，**唯一能长出两个人共有的新读法的格子，在最右下角**。读者必须先离开第一行，进去之后，还不能先回来。

这听起来有点苛刻，可是你回想自己和人真正熟起来的那几回，多半是这样：不是某一次谈得多深，而是有一回，你俩都被什么事弄得说不出话，谁也没有赶紧找句话来填，过后你发现，你们看彼此的眼光，不一样了。

◆ 六、张婶托着的那三年，在表的哪一格

张婶在第一行最右边那一格：她自己稳着，对方的儿媳呢，其实刚进一户陌生人家，对婆婆、对丈夫、对整座楼都还没有定形。

三年里，儿媳的样子在变：头一年小心，第二年有了脾气，第三年敢在饭桌上说“妈，这个我不同意”。张婶每一回都把它收进同一个格子：“她终于露出来了。”她没有一回说过：“她这几年是在变。”变，是张婶不能说的字，因为一说，就要问：那我呢？我看她的办法，也该跟着变吗？

所以托着等，不是不动，而是**动的一侧只许是对方**。

◆ 七、乱，不一定松开

乱不等于混沌。要判一个人进没进混沌，不靠说法，靠看得见的东西：**一阵没有目的的声音或动作之后，自己转出了一个此前没有的新样子**。只有无目的、转不出新样子的，是空转；只有新样子、之前没有那一段无目的的，是秩序里的选择。

还有一种情形要分开：**演出来的乱不算**。调解员照培训说一句“我也被骗过，我们慢慢看”，心里有数，这是示弱，不是混沌。他停顿的时候没有无目的的声音，停完就是下一步套路。

◆ 八、乱在哪一块地上：赵哥和孙姐

两个人都被骗过，乱法不同。

赵哥下岗那年被人骗了一笔钱。他一个人熬着，天天往外跑，跑债，跑活计。他的乱在现实界：钱、时间、人情，样样吃紧。他没有时间问“我怎么会信他”，一个月后学会了一句新话：“越老实的人越要防。”

这是一张反码。方向和王叔的码相反，一样整齐，一样不看人。乱落在现实界，只让他更快找到一张码。他后来逢人就说这句话，说得很有把握，其实他谁也没有多看一眼：以前看见低眉顺眼的就信，现在看见低眉顺眼的就躲。变的只是方向，站的地方一寸没挪。

孙姐也被骗过，也慌，但头一个晚上她想的是：“我怎么会信他？我不是一向会看人的吗？”这一句话打进了自我界：“我是个会看人的人”那一条，松了。

后面的事，第 20 章会说到。眼下记一条：**乱在现实界，让人更冻结，更快归类；乱在自我界，才可能松开。

你自己大概也有过这样的日子：公司赶项目，加班到半夜，那几个星期，你对同事的看法特别简单，谁慢谁快，谁靠谱谁不靠谱，一句话一个标签，省事。等项目交了，你才发现，有个同事其实一直在帮你，你没看见。外面忙得越凶，你越没有工夫愣。**

◆ 九、楼梯口的一串声音

王叔楼里那位邻居搬来的头一个月，傍晚常坐在楼梯口，冲着空气叹一声：“唉……里以里……”过一会儿，自己“哈哈哈”笑两声。

没有谁在场，也没有谁在听。这不是藏着什么，是他三块地都还没有定形。狗不会这样，楼下的桂花树也不会。

王叔路过，当场把它读成“老实人在发愁”。后来骗局出了，又读成“那会儿就在盘算”。两回都是“有”。码不许它是“无”，也不许王叔自己跟着没了着落。

◆ 十、她没有先回到任何称谓

可是隔壁的老太太，那几天碰巧也在为老伴住院发闷。她听见那声“唉”，也回了一声“唉”，在楼梯口坐下来，剥一把毛豆。谁也没说话。

这是第一层：不往哪里去。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冒出半句：“搬家这事啊”，没有说完。那人点点头。这是第二层：朝着一个还没有成形的东西去了。从不往哪里去，到朝着什么去，这一转，就是从混沌到介生。

要紧的是，老太太没有先回到任何称谓：没有说“你们年轻人”，没有说“我是过来人”。所以后来整栋楼里，只有她说得出一句：“他那阵子，是真没地方去。”

◆ 十一、同停却散了

不是每一回都能长出东西。

孙姐被骗后第三天，去表妹家坐。孙姐一进门就不说话，眼睛发直。表妹正好也坐着，也不说话。可是表妹是为房贷愁：她的乱停在现实界，自我界一动没动。两个人对坐了二十分钟，表妹先开口：“姐，你别想了，吃口饭吧。”——先回到了“表妹”的角色，也说了一句现成的话。

后来两个人都有点尴尬，下一次见面绕开了这件事。表妹心里并没有恶意，孙姐也没有怪她，可是那二十分钟，谁也不想再提。

再换一个例子。老聂的老伴去世的头一个月，儿子回来陪他，父子俩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谁也没看。儿子的乱是真的，可他明天就要赶回去上班，手机响了三回。第三回，他站起来说：“爸，我去接个电话。”这一站，同停就断

了。儿子没有错，他的现实界里有一件别处的事压着。断掉的同停，不会变成尴尬，会变成一个长久的回避：父子俩后来谁也不再提那天晚上。

这就是同停却散了。要转出共有的新东西，三个条件缺一不行：一，两边的乱都打进**自我界**；二，**现实界**里有一件两个人同时碰着的东西（一把毛豆、一辆自行车、一个鱼摊），乱才有地方转；三，**长年**的土壤，之前攒下过几次这样的同停，这一回才接得住。缺第一条，散成尴尬；缺第二条，散成回避；缺第三条，散成崩溃。

带走的话

- **同一张脸，在三块地里缠着不同的意思；老话只认其中一块；乱不等于松开，要看乱在哪一块地上。**

◆

19

第 19 章

四句老话，四份合同，一张表

◆ 一、一位母亲的三年

秀云五十三岁，女儿处了个对象，小邵。

头一回见面，秀云看了一眼，对女儿说：“这孩子脸上有福相。”

吃完饭，她又说：“第一印象挺好，我看人准。”

半年后，小邵有两个月不大来，电话也少。秀云跟女儿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你别太陷进去。”

又过了一年多，小邵逢年过节都来了，秀云说：“日久见人心。我就说嘛。”

三年里，四句老话依次出场，每一句都用得恰到好处，换了谁来听，也会说秀云是个有阅历的母亲。小邵这三年实际是什么样的呢？刚从外地调来，人生地不熟；父亲住了两个月的院；中间还转了一次岗。秀云三年里没有一回愣住，没有一回想：“我是不是没看明白他？”小邵那两个月不来，她读成“有点冷了”；他后来又常来，她读成“果然是个靠得住的”。事情的两头她都读得出来，她一回也没有去问女儿：“他那阵子家里怎么样？”

◆ 二、第一款：授权款，管“看之前”

“相由心生”管的是你进场之前。

它的意思是：脸是心的印章。你带着一套码进场，码说他是福相就是福相，说他是刻薄相就是刻薄相。你不用先问自己：我凭什么这样看。

◆ 三、第二款：定案款，管“一刹那”

“第一印象最重要”管的是你们初遇的那一刻。

那一刻，其实两边都在长，对方那天为什么低头，接下来要往哪里去，都没有定。这句话把那一刻冻成了定案：你看他的第一眼，就是他是什么人。站位从第一秒就定了。

◆ 四、第三款：免责款，管“看错的时候”

“知人知面不知心”管的是你看错的时候。

看错，本来是看人的人最有可能被拖进混沌的时刻：我怎么错了，我哪里想岔了，我还看不看得准人。这句话把这一刻接走了：错在他“藏”。你站在原处，毫发无损。

◆ 五、第四款：延期款，管“长年”

“日久见人心”管的是以后的很多年。

民间用这句话，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别急着下结论”，这可以是真的肯改口，是介生；一种是“时间到了，他自己会露出来”，这是托着等。

两种用法共用一个动词：**见**。心是被“见”的东西，看者始终是你。所以不管哪一种用法，结局的句子是一个样的：“他终于露出来了。”判断动没动，是实际用法的分界；句子是什么样，是这句话的合同条款。

◆ 六、四句话是一份合同的四款

四句话放在一起，覆盖了看人的人从进场到多年以后的每一个时刻：进场前有授权，一刹那有定案，读错时有免责，长年里有延期。

四句不是在打架。**它们是同一份合同的四款，签约人是看人的人，条款的内容是：免于进入混沌，免于先回来**。

所以一眼看准的有证人，几十年看不透的也有证人。老话不负责准，负责替你站着。

再想一层：假如有一句老话，叫“人心是会变的，你自己的看法也得跟着变”，它大概不会流传得这样广。因为这句话要你付代价，那四句话让你省代价。流传下来的，是省代价的。

◆ 七、先说这四句话的好处

拆之前，先把它们的好处说足。

“相由心生”说中了：一个人几十年的神情，是会一点点刻在脸上的。四十岁以后的脸，多少是自己活出来的。

“第一印象最重要”说中了：初遇的那一刻，信息确实多。对方的衣着、语气、眼神，你一下子接到很多。

“知人知面不知心”说中了：人确实会掩饰，尤其在利益面前。

“日久见人心”说中了：时间能给更多的信息，一件事看多了，是比看一眼可靠。

四句话都有它成立的地方。本书不要求你把它们扔掉。要说的是，**这四句话合起来之后，起的作用，超过了每一句单独说的话**。单独一句，是经验；四句一起，是一块牌子。

◆ 八、一张承重的表：每句老话遮住了哪一格

“遮住了什么”这个问题，用一张表回答。三格指价值（S3）、意义（D1）、信息（E2）。每句老话遮住一格，而且遮的是哪一侧，各不相同。

老话	遮住哪一格，哪一侧	替读者免掉的那一次愣	格子漏出来时，读者会说的话
相由心生	**信息·读者一侧**：脸与心的对应，是一群读者的价值和老规矩造出来的（“老实脸”在老家和在城里不是同一张）。老话把码的来历藏起来，说成脸本来如此	“我凭什么觉得他老实”（读者看自己的码）	“我也不知道我凭啥觉得他老实”“我们老家这样的人都这样”
第一印象最重要	**意义·被读者一侧**：初遇那一刻，对方的自由和去向本来在生成（他那天为什么低头，接下来可能怎样）。老话把它冻成“他是什么人”	“他今天为什么这样”	“他那天可能刚搬来”“人家那天心情也不好”
知人知面不知心	**价值·读者一侧**：读者自己的价值参与——我借钱，是因为我想有个好邻居，想帮人，想被当成靠得住的人。老话把读错的原因全放到他的“藏”上，读者那份“想”消失了	“我是不是想错了，想要错了”（自我界）	“其实我当时就是想信他”“我就是想帮人”
日久见人心	**意义·两人之间**：这几年的关系是两个人一起走出来的。老话把它改说成本来埋着，时间到了就露出来	“我们俩怎么走到这一步”	“我们俩那几年啊”“我自己也是那几年才懂的”

◆ 九、读表读出三件事

第一，三格都盖住了，盖法不同：一句遮码的来历，两句遮对方和两人的生成，一句遮读者自己的“想”。

第二，**四句话遮的都是读者一侧，或者两人之间。没有一句遮对方的“心”**。老话最爱说的“心”，恰好是唯一没被遮的东西。它被当作一件现成的、藏着的东西，等着人去看。被遮住的，是读者的码、读者的想、对方当时的处境、两人这几年。

第三，四句漏格句合起来，正是第三种判词的零件。多年之后的判词，一般只有两种句式：“他终于露出来了”，或者“他变了”。第三种句式是：“我们俩那时候都不知道。”

◆ 十、这张表怎样才算承重

一张表，要敢被检验。有三条预测，只有这张表推得出。

T1，双重分离。取许多社群，测每句老话的日常使用频率（听日常说话，查语料），再测四种漏格句在这个社群读者讲述里出现的多少。表对，则每句老话的频率只和它自己那一格的漏格句反相关，和别的格无关——四乘四的交叉里，只有对角线上有关系。要是四句老话的频率和四种漏格句都同样相关，或者都不相关，这张表就不承重，是白画。

这个检验看起来有点绕，换成日常的话是：一个镇子里，要是“一看就老实”这类话特别多，那里的人讲被骗经过时，就应该特别少说“我当时就是想信他”，别的格子的话倒不受影响。要是这两件事不挂钩，这张表就是我编的。

T2，劝解语的随机对照。社区调解，对损失相当的被骗者，随机说三种话：

甲：“知人知面不知心，不怪你。”

乙：“你当时是真想帮人，这个想法没错，我们看看它是怎么被用上的。”（漏出读者的“想”）

丙：“他那天可能刚搬来，也难。”（漏出对方的处境）

一年后再遇同类情境，重犯率：甲最高，乙最低，丙居中。

调解室里的老徐，干了二十年调解。他最常用的就是甲：“知人知面不知心，不怪你。”被骗的人听了，都说“徐师傅说得对”，走的时候脸色也好看。老徐自己也觉得这话慈悲。可是回访的时候，同一批人里，第二年又上当的，不算少。老徐没有说错话，他只是每一回，都帮人把那一页空白合上了。

有一种近邻的做法，是把原因从“外面”拉回自己可以控制的那一份，比如“你当时该多核实几步”。它和乙长得像，预测却分开：**可控归因组**会在“做法”上进步（签合同、验证件，属现实界），但对“看脸判词”不动，因为理念

界的码没有碰；乙组两样都动。这一条把“漏出读者的想”和“教人更小心”分开了。

T3，漏格句的同现。一位读者的讲述里，三种漏格句（读者的“想”、对方当时的处境、“我们俩”）同时出现，才是第三种句式；只出现一种，多半仍然是码里补一块补丁。

比如王叔事后说：“其实我当时就是想信他。”这是漏出了自己的“想”，是好的开头。可要是他接着说：“所以以后我对谁都不信。”那他只是换了一块补丁。要是他说：“那天他刚搬来，也未必好过。我也是那阵子才发觉，自己有多想要个人走动。”三种就到齐了。

◆ 十一、遮住了什么：一句话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这几句老话，遮住了什么？

遮住两样。第一样大家都会说：对方还在发生，不是一块写好的牌子。

第二样，是这一编要说的：**读者自己，也得愣一回，才读得到新东西。**四句老话各遮读者的一个“愣点”，合起来，读者无处可愣。

> 带走的话
>
> - **四句老话是一份合同的四款，各遮一格；没有一句遮对方的心，遮的都是读者自己。**

◆

20

第 20 章

一眼看准，日久见心，为什么能同时成立

◆ 一、先问一个笨问题

卖鱼大姐一眼看准了摊前的人会砍价；张婶看了三年，得出“她终于露出来了”。两件事都叫“看准”吗？

本书用三个方程，把这件事拆开看。方程不难懂：一个人的判断（形状，S），由他走过的路（差异序列，D）和手头的信息、土壤（特征纠缠，E）共同给出；路由判断和土壤共同走出；土壤又由判断和路共同长成。三样彼此缠着，谁也不是起点。

◆ 二、一眼准，准在哪一段路

一眼的信息很薄，却能准，是因为**背后的那条路很长**。问题是：这条路是在哪块地里走的。

陌生人之间的一眼，路在**理念界**，是一群人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老规矩。门卫看工牌，卖鱼大姐看摊前的人，长路是共用的，大家看到的一样，所以准。两边同在秩序，这是认。托多罗夫的“七成选举”，也是这一种。

母亲的一眼不是。母亲看放学回来的孩子，一眼就知道受了委屈。旁人问她怎么看出来的，她说不上来，只说“走路的声音不一样”。她的长路在**自我界**，里面攒着几十回同停：孩子发高烧那夜，她自己也慌得没了主意，两个人困到一起，傻笑起来；孩子落榜那天，两个人对着一碗面，谁也没动筷子。她的一眼，是这些时刻沉下来的土，长出来的一刹那。

一眼准有两种：一种是路共用，一种是土共有。前者是认，后者是读。

两种一眼，走的次序也不同。认，是从码到判词，一步到位：看见低眉顺眼，码里有“老实”，判词就出来了。读，次序倒过来：先有那几晚，两个人在一起没了主意，后来才有一个说不出来历的“知道”；那句“她受委屈了”，是最后冒出来的。前一种是顺着现成的路走，后一种是路本来没有，走过才有。

◆ 三、日久，是一串站位，不是一个年数

“日久”常被当成数字：三年、十年。可是日子里每一次来的、和码相反的信息，读者落进的去处，决定了日久是什么。

至少有四个去处：

站稳吸收。反证被改写进对方的“藏”：他做了好事，读成“更会装”。日久，把码越磨越牢。

站稳托着。读者不贴签，耐心等。对方也许真的变了，读者记一句“他变了”。变化只记在对方账上，读者的码一丝没动。

乱而被收编。读者乱了一阵，没人接，被一张反码收走（赵哥的“越老实越要防”）。

同停。反证撞来的那一刻，读者自己的水也正塌着，自我界在松，两个人同在“三无”里，无人先回到现成的词，再一起转进介生，长出两个人从前都没有的读法。

决定去处的，不是过了几年，也不只是反证有多强，而是**那一刻读者站在哪里，谁先回来**。

这四个去处，在日常里各有各的话。站稳吸收的人说：“你看，他又装起来了。”托着的人说：“再看看，我先不说。”被收编的人说：“我现在谁也不信。”同停之后的人说的，往往是半句：“那一阵啊”

◆ 四、越久，不一定越准

人人愿意相信：看得越久，越准。可是看的“久”，装的是什么，要问一问。

隔壁办公室有两位同事，都跟老邱共事了十五年。小吴说：“老邱这个人，十五年了，我太了解他了，精明，会算计。”小郑说：“老邱这个人，我到现在也说不准，有一年他突然辞了职去带孙子，我愣了好几个月。”

两个人看了同样长。小吴那十五年，是同一个读法重复了十五遍，每年多一条例子；小郑那十五年里，有一回，他的读法被撞散了，后面是重新长的。

十五年的数字一样，装的东西不一样。小吴的十五年，是同一年过了十五遍；小郑的十五年，是两段。

◆ 五、婆婆进门第一天

婆婆第一天见儿媳，觉得“不会来事”：进门不抢着端菜，别人说话她不接茬。后来儿媳的母亲住院，儿媳在医院守了三夜，婆婆听说了，说：“做给人看的。”

这是站稳吸收。儿媳每做一件好事，婆婆的“藏”就厚一层。这样的日久，是越久越牢。婆婆也不是坏人，她逢人说起儿媳，说的是“这孩子心思深”，语气里甚至带点佩服。

◆ 六、十年之后，窗外

十年后，婆婆自己大病一场，退休，搬来同住。有几个夜里，婆媳两个都睡不着，对着窗外发呆。护士推着车从走廊过，轮子吱呀一声，两个人同时笑出声。

笑停了，谁也没说“你这个人”。婆婆先说的是半句：“那几年啊。”后面没有了。

后来婆婆说：“我们俩那几年，都不知道对方。”儿媳说：“我自己也是那几年才知道我能扛事。”

这是一个“我们俩”。它不属于婆婆，也不属于儿媳，它是两个人在同停之后一起长出来的读法。婆婆自己的“不会来事”，也在这时跟着改了。

◆ 七、码里的“脸”是谁造的

方程的第三条：信息，由价值和路共同长出来。

“老实脸”是一群读者的价值和老规矩造出来的。在这个地方、这个年代，是这张脸；换一个地方、一个年代，是另一张。被读的人不是一个信号源，脸上没有写着“老实”。

同停里长出的新信息，比如婆媳之间那个“扛事的人”，不归任何一方，两个人都在场，它才有。站稳的读者只能产出码里已有的词，或者“他变了”这一类只写对方的词。

所以一眼准与日久见心，可以同时成立：两个都既可能出自站稳（认、加深、记“他变了”），也可能出自同停（读）。分界在读者站位，在谁先回来，**不在时间的长短**。

◆ 八、只写回一边

三条方程之外，还有两个碰撞值得说，各讲一句。

第一个：路里有三样东西——前行、回写、跃层。前行是秩序里走了多少步；回写是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跃层是整个换了一个层次。“日久见人心”把前行的步数当成了跃层。站稳的读者前行一万步，码一步也没离开原地。

托着等，则是**单边回写**：结果只写回对方那一侧（“他变了”），读者的码不跃层。

跃层也可以只落在一块地上。孙姐被骗后，签合同、验证件，现实界跃了一层；可是看陌生人的“老实脸”，她还是说“靠得住”，理念界没动。做法改了，看照片的老习惯还在。

◆ 九、一栋楼里谁先泄压

码是住在一群读者的场里的，老话是场里蓄着的劲。

场在秩序的时候，一个人被撞松了，场会把他拉回来：“不怪你。”这是群体的托持，也是群体的先恢复。

两栋楼都出了骗租的事。一栋只有一户被骗，群里一片“不怪你”，几天就平了。另一栋四户同时被骗，群里安静了两天，只有零星的“唉”。后来这栋楼里长出来的看人办法，带着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谁家登记证件，谁来看房，谁在场。不是一句口号。

场被撞散的时候，若有人急着出一句成形的话，场就按那句话重新排好；要是劝的人自己也说不出什么，大家只是发呆，场就停在同停里。

◆ 十、一次读错，三条去路

一次读错之后，误差怎么去，随读者站位而分开：

站稳吸收，误差被回收成**冗余**。业主群里新物业经理每做一件好事，多一条“会做表面功夫”。判断的分布越来越窄，准确度不动。

乱而被收编，误差成了**损耗**，整张码丢掉，换上反码。赵哥就是这样。分布翻了面，准确度不动。

同停，误差作为**误差**留下，两个人一起修。李姐和老伴多年前看错了一回，两个人说起来“那一阵你在想什么”。分布移了，准确度升了，而且被读的一方对自己的读法也跟着移动。

三条去路有三种指纹：**窄而不准，翻而不准，移而渐准，且双方同移**。

◆ 十一、拆开看：真、幸福、符号

把价值、意义、信息再拆开，免检码的位置更清楚。取三样：**真**、**幸福**、**符号**，一块地一样。

真在现实界：他那天到底为什么低头。幸福在自我界：“我是个会看人的人”那份安稳，正是读者站稳的那份舒服。符号在理念界：码和老话。

符号在两条水之间交接，也就是读者肯让自己的那份安稳塌一回，是读；符号被读者一侧截留，也就是为了保住那份安稳，在码上添一句“他太会装”或者“他变了”，是伪读。

另有三种常见的看人办法，也都在同一个位置上：修心改相，是对方变、读者稳；一份份测量，是测量者稳；品鉴者校正粗糙的码，是品鉴者稳。只看这三套，看不见同停。下面请出的几位老对手，分叉就是这么来的。

> 带 走 的 话
>
> - **一眼准有两种，认和读；日久有四个去处，分在那一刻你站在哪里，谁先回来，不在过了几年。**

◆

21

第 21 章

三位老对手：刘劭、薄片、拉齐

这一章请三位。托多罗夫放到下一章，单独一章。

每一位，本书的写法一样：先说他说中了什么，再说他停在哪一态、谁先回来，最后摆一个两边预测不一样的场合，让事实去裁。

◆ 一、刘劭：九征与七缪

三国时的刘劭写《人物志》，说看人要看“九征”：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从多个地方看，不能只看一处。他还列了“七缪”，七种看错人的缘故。这个单子里，有一半是看人的人自己的毛病：大意是，待人接物时有喜恶，会迷了眼；还有一条，说人的品质有早成晚成，早看难免误判。

刘劭生在一个靠举荐用人的年代，选错一个人，代价很大。所以他把看人当成一门要认真对待的手艺来写。

他说中了三件事。看人要多路并看；错常常出在看的人身上，这一步，比许多后来的说法还早；还有，他承认第一眼会错读一个还没长成的人，这是题列四位里，最接近“介生”的一处。

你不必去读原文，也能看到九征的影子。家里请保姆，你会看她的手，看她说话时眼睛躲不躲，看她把鞋放在哪，看她怎么抱孩子。这就是“多路并看”，是一门老手艺，到今天还有人在用。

◆ 二、他的药方，是一个不愣的读者

分叉在药方上。刘劭给的办法，是看人的人要修到“平淡中和”：不偏爱，不偏恶，心里像一杯平水。

平淡中和的读者，就是从来不失形的读者，T 等于零。他读人时，自己没有动静。至于“早晚之疑”，也是已经定了的质地，到场有早有晚。这是延期款的精致版：时间到了，那个质地自会露出来，看人的人站在第一行不动。他的“早晚之疑”，问的是“到场的早晚”，没问“读者的位置要不要动”。

◆ 三、一个能把两边分开的场合

两种面试官，面对一位转行期的候选人。这位候选人刚从工厂转到做销售，自己也没想清楚。

刘劭的说法预测：越平淡中和的面试官，越准。

本书预测另一样。这里要看的，是面谈录像里的一个细节：面试官有没有在面谈中说出“我也拿不准自己该怎么看你”，并且说完之后，有没有马上回到一个判断。这个编码只看录像，不问面试官自己怎么想。**说了又没有马上回到判断的面试官，第二次判断和一年后同事的读法更近。**对处境稳定的候选人，两种面试官差别很小。

差别随两边所处的状态而变，和修养高低无关。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误会的地方，要说清楚：本书没有说“修养不重要”，也没有说面试官要装出一副拿不准的样子。装出来的“我也拿不准”，心里有数，停完立刻进入下一个问题，是示弱，不是失形，长不出什么。要紧的是，面试官那一刻真的被候选人的话弄得没有现成的词可用，而且没有急着补一个。

◆ 四、单位里的两位老科长

单位里有一位“最公道”的老科长，带过很多人，总说一句“我带过这么多人，看一眼就知道”。他看人的公道，是真公道，几乎不偏私。可是新人转岗那一年，他的判断一年后总和别人对不上。

另一位老科长没那么公道，爱发脾气。可他肯让新人当面顶回去，顶完了，他自己愣一会儿，说一句“你这话我得想想”。新人一年后的口碑，反而是他带出来的更稳。

两位科长的区别，不在修养。一位站在不动的位置，一位偶尔肯被拖出来。

要是你问第一位老科长：“您当年看走眼过吗？”他会说有，讲得头头是道：那个人太会装，别人都被骗了。你再问：“那您自己那阵子怎么想的？”他会愣一下，说：“我？我当时就觉得他不错啊。”这句话他自己听着也不对劲。可是这样的问法，他一年也碰不上一回。

◆ 五、安巴迪与罗森塔尔：几秒钟的薄片

1993 年，安巴迪与罗森塔尔做了一件事：把老师上课的几秒钟、不带声音的片段，给完全不认识的人看，请他们打分。结果大意是，这些陌生人的分数，和这位老师期末时全班学生的评教，高度相关。（〔待核：具体数字〕）

他们说中了。秩序态里的共用码，几秒就能完成；一个人的“样子”里，的确有很多东西，在几秒内就让人看得出。你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新老师刚站上讲台，不到一分钟，班里就有人说“这个老师凶”，学期末，多半还是“凶”。

◆ 六、薄片与期末为什么合得上

分叉在这里：薄片和期末合得上，是因为**两头都在秩序里**。老师按角色上课，学生拿着一套共用的码打分。两头都稳，当然合。

薄片理论里没有一个变量，问：双方此刻各在哪一态，谁先回来。它测的是一个人已经做好的样子，被许多人用同一把尺子读。这样的东西，当然几秒钟就够，也当然和期末合得上。

◆ 七、新来的班主任

两类老师。一类风格稳定，教了多年；一类这学期刚换了教法，家里又出了大事。

薄片理论预测：两类老师，薄片与期末的相关差不多。因为在它的世界里，几秒钟已经装下了一个老师的“样子”，这个样子学期里不会大变。

本书预测有分别。稳定的老师，相关高。变动期的老师，要看学期中有没有这样一幕：有学生当面问“老师你最近怎么了”，老师自己也答不清，没有马上回到“我是老师”的腔调，班里安静了一会儿。**有这一幕的班，期末评价与开学那几秒钟的薄片背离，而且背离的方向，是老师本人认的**。没有人问的班，说“他就是这种人”，相关反而更高。

换一个场合，也是这样。新来的班主任，开学第一天，家长群里一致说“看着挺严肃，有威信”。期末，有一个班说的是“他其实挺怕冷场的”。这一句，是在那个安静里长出来的。其余的班，还是“严肃，有威信”，和开学第一天一模一样。

你也许会说：后一种说法更准。本书不下这个判断。本书只说，两个班读出来的东西不一样，而且不一样的那一个，是老师自己点头的。

◆ 八、拉齐的《相术》

十二世纪的法赫尔丁·拉齐写过一部《相术》，讲“菲拉萨”，一种凭外相断人性情的学问。据通行的介绍（〔待核原典〕），他给的是或然的判断，多条征象一起加权，不是一条定死；性情经过修炼可以变，相不是终身的判决。

他说中了：被读的人在变，这一点，他承认。性情可以经过修炼改变，相不是一张终身的判决书，这在一千年前的相术里，算是很开明的。

◆ 九、征象表始终稳，变化只记在对方账上

分叉就在“承认”的那一步。被读者在变，相者的征象表却始终稳；读错的时候，理由全落在被读者的变化上：“他修炼过了”“征象互相抵了”。变化只记在对方一侧，读者的表一个字不动。这正是“托着看”的学理版。

◆ 十、老街坊的说法

老街坊里有一位自称会看相的老爷子，每次看错都有说法。他的说法一点也不糊弄人，条条有来头：“眉毛压眼，主早年不顺，后来转运，所以看着像坏人，其实后来变好。”他说过邻居家的小儿子“眉眼刻薄，日后不是好人”。后来那孩子考上了大学，回来孝顺，老爷子说：“他后来信佛了。”

拉齐预测：解释得越周全的相者，越准。

本书预测另一面：解释越周全的相者，对陌生人的准确度停在众人一致的水平；偶尔说“这回我也看不出”，并请对方讲讲近况、说完又没有立刻补一个判断的相者，对变动期的人读得更准，被读的人也认。

◆ 十一、三位合起来

三位的说法，放在一起看，有一个共同的样子：每一位都给读者备了一件东西。刘劭备的是“平淡中和”的修养，薄片备的是共用的打分表，拉齐备的是一张征象表。

有了这件东西，读者进场的时候，位置就是稳的。对方一动，读者拿这件东西去量；量出来不合，错在对方，或者错在量得不够细，从不错在“我站在这里”。

三位的分叉，连起来说就是一句话：**他们都承认对方会变，也都承认自己会错，可是没有一位让读者的位置，跟着对方一起动。**

下一次你要评价一个人，先别急着问“他是什么样的人”。问一问：这几年里，我自己有没有变？要是你自己从不变，你对别人的变化，就只有一个办法去记，就是记在他账上。

> **带走的话**
>
> - **对方会变，大家都承认；该问的是，你自己的位置跟不跟着动，被问住的时候你有没有愣一会儿。**

◆

22

第 22 章

托多罗夫：十分之一秒，和十年

◆ 一、他拿出了什么数据

托多罗夫做了一件很多人都记得的实验。2005 年前后，他们把美国国会选举里两位候选人的面孔，各给人看大约一秒钟，只问一个问题：哪个看起来更能干？结果，凭这个“看起来能干”挑出来的人，大约有七成，是真正当选的那一位。（大意如此，〔待核：具体比例，参议院与众议院分别〕）

后来的研究里还有几条：

一，大约十分之一秒就形成的“可信”印象，和让人不限时间慢慢看形成的印象，高度一致。

二，同一个人的不同照片，印象的差别，可以大于两个不同人之间的差别。

三，这些印象大多不准，却会进入投票、录用、判罚。

他的解释是：面孔说出来的，多半是观看的人头脑里的刻板联想。药方是：多给行为的信息，少凭脸。（见《面孔的价值》，2017。）

◆ 二、先承认他对的

本书全部承认。

一致是真的：十分之一秒的印象和不限时的印象差不多，这很难想象，可数据在那里。

影响是真的：它进入了选票、录用和判罚。

七成选举之准，也是真的。

病因放在观者一侧，这一步，对。印象说出的，多是观者的联想，不是对方此刻的内心。这一点和本书完全同路。

分歧在后面。他的数据有一个缺口，本书想把它补上。

◆ 三、一致，从哪里来

“一致”的来历是**秩序**。

一群读者共用同一张理念界的码：什么脸是“能干”，什么脸是“可信”。这张码里，判词（价值）和码词（信息）齐全，而且在读者之间同步。执行这张码，不需要时间，所以十分之一秒，就等于不限时。

不限时多看了几秒，码也没多长一寸。这很像你在菜市场挑西瓜：看一眼选的，和蹲下来拍了半天选的，往往是同一个瓜，因为你手里的那套“好瓜”的码就这一套。

◆ 四、错，从哪里来

“错”的来历是**站位**，以及一条没人明说的规矩：每一刻都要读出来。

一张照片是现实界的一块切片。它不回应。读者对着它，不可能和对方同停；对方此刻为什么这样、接下来要往哪去，没有地方发生。自我界不在这张纸里。

更要紧的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也被读者给出了有把握的判词。码不许“无”。给你一张空白的脸，你也得说出“能干”还是“不能干”。

同一个人的不同照片，印象差别可以大于异人之间，说明码追着的是切片，不是三块地里的那个人。

这个现象，你手机里就有。同一位朋友，身份证上的照片，看着像个通缉犯；朋友圈里挑出来的那一张，笑得像个好人。要是有人只凭这两张照片选你的邻居，选出来的是两个人。可是邻居只有一个，他今天赶了夜班，笑不出来，也不是通缉犯。

◆ 五、七成选举，为什么又准了

两边同在秩序。选民手里的码，加起来是一张共用的大码；竞选的人，也照着这张码来打扮：选“能干脸”，穿“能干”的衣服，拍“能干”的照片。两边都在秩序里，读的人和被读的人用的是同一本书。

准是真的。准在认，不在读。

所以七成这个数字，不能拿来证明“脸里有心”。它证明的是：当大家用同一本书读同一群照着这本书打扮的人，读得很齐，也很准。你换一个没有照着这本书打扮的人，或者换一群没有这本书的读者，这个七成就不一定还在。

◆ 六、用价值、意义、信息，把“一致地错”拆开

一致地错，是三样东西同时被固定的结果。

信息是固定的：码词齐全，在读者之间同步，所以一致。

价值是读者的：我想挑一个能干的，我想挑一个安全的。读者的这份“想”没有露面，被说成“他看起来就是能干”。

意义，也就是对方的去向，没有地方发生：照片上的人，此刻要往哪里去，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问。

三样里，一样被码固定，一样被读者藏起，一样没有地方发生。三样同时拆开来，你得到的就是一个又一致、又不准的读法。

要是三样里有一样松开了，读法就会动。比如，选民被问：“你为什么觉得他能干？”他停了一下，说：“其实我就是想要个不吵架的。”这一句把读者自己的“想”放了出来，下一次再看照片，这张脸就不那么确凿了。

◆ 七、日久，为什么有时纠正，有时加深

托多罗夫的数据，没有碰到“日久”。本书替他往后走。

日久有四个去处（见第 20 章）：

加深。读者一直站稳，对方每次变化都写进“藏”里，误差被收成冗余。

托着等。不加深，也不纠正，只记一句“他变了”。

纠正。某一次反证撞来的时候，读者自己也塌了，两个人同在三无里，无人先回到现成的词，再一起转进介生，复读出一个对方也认的新读法。纠正，在数据上是少数。多数人的多数日久，是加深，或者托着。这也就是为什么，十年的判词，常常像十分之一秒的判词。

换反码。乱了，没人接，被另一张码收走。

◆ 八、十年，也只是十分之一秒

把他的话顺着推下去：对一个一直站稳的读者，**十年也是十分之一秒**。

这是他的数据在长年尺度上的直接推论。你也许见过这样的人：和邻居住了二十年，说起来仍是搬来头一年的那句话。他说的是，十分之一秒和不限时一样。本书说的是，对一个从不先愣住的读者，不限时再长，也是十分之一秒；长年的“日久”，不过是把同一个读法，用十年的时间读了一遍。

◆ 九、他的药方，让读者仍然站稳

药方“多给行为信息”，有用，可是不够。他说得对：看见一个人怎么做事，比看他长什么样子可靠得多。招人的时候，让候选人当场做一道题，比看照片强。它让读者拿到更多素材，却仍然站在原处：码得到更多的料，读法还是码的读法。

问题的变量，不是信息的多少，是读者有没有被拖出第一行，对方有没有回应。给一个站得很稳的读者一百页档案，他读完，位置还是原来那个位置，只是比以前更有理由。

◆ 十、三档：照片、视频、面谈

怎么检验？设一个三档实验。读者都是时长相同的陌生人，被读的是同一批人；准确度对照一个独立的标准：被读者自评加三位熟人评价的合成量。

档	读者面对什么	托多罗夫一路的预测	本书的预测
①	照片，或照稿演讲的视频	比单看照片更准，差别随信息量	与照片几乎一样，一致性更高
②	被意外追问、答到一半改口的视频（对方在变，仍然不回应）	同上	读者事后说“看着看着我自己也拿不准了”的，准确度有所提高（没急着套码）；说“我一眼就看出他慌了”的，与照片组无异。两类读者的读法，被读者都不认
③	面谈：对方被同样追问，并回应读者；读者拿不准，**读者的停顿与被读者的停顿重叠**（录像编码）	同上	准确度最高，**被读者认的比例也高**；仅限停顿重叠、无人先给判断的那些对子。读者先说“你这是紧张了吧”的对子，与②相当

第②档里的“拿不准”，是读者一个人的拿不准，是单边的，属于介生，不是同停。

这一表的变量，是**读者站位和有没有交接**，不是信息量。

◆ 十一、公司面试，和看面试视频

公司招人，常常有两种办法：当面谈，或者看录好的视频。人事部的小林两样都做过。她说，看视频的时候，她可以倒回去、暂停、放大，反复看对方的眼神；当面谈的时候，她什么也倒不回去，只有一次。托多罗夫的说法，会让人觉得：多看一遍视频，总比只看照片好。

本书说：要看视频里的人有没有回应你。你在视频前再多看十遍，他的话也不会因为你的一个停顿而改口。你面谈时的那一个停顿，对方也停了，你们俩都没有立刻说“你这个人……”，这时候读出来的东西，才可能是你们俩从前都没有的。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很小的事。下一次在饭桌上，听见有人说“这个人一看就……”，你别接话，只在心里问一句：他是在哪一块地上说的这句话？是看见了此刻的这个人，还是翻出了一张旧码？不必说出口。问过几回，你会发现，自己在“一看就”的前面，愣的时间长了一点点。

> **带走的话**
>
> - **一致来自共用的码，错来自读者不动；数据说十分之一秒等于不限时，本书说，对不愣的读者，十年也是十分之一秒。**

◆

23

第 23 章

身边几种最像的说法

这一章不请人名，只说几种在身边常听见的说法。每一种，先写它说中了什么，再写它停在哪一态、谁先回来，最后给一条方向相反的预测。

◆ 一、“稳住自己，才能托住别人”

有一种很有分量的说法认为：帮助的人要先稳住自己，给对方一个可以乱的地方。对方在这个可靠的容器里，才能不成形，再长出真的自己。

它的最强版本，不要求“越稳越好”。母亲只需“足够好”：按孩子能承受的节奏失败、修复；被孩子攻击后仍在，不报复。治疗发生在两个人游戏的重叠处。有的时刻，习惯的框被断开，两个人都被抛了出来。

民间有一句话，是它的日常版：日久见人心。你一定见过这样的人。老温的妻子中风以后，他在床边守了六年，从没发过脾气，邻居都说“老温真稳”。妻子去世后，老温的女儿说：“我爸那六年，我从没看懂过他。”稳，是真的好；可是稳到一回也没让女儿看见过他慌，女儿就读不到他。

◆ 二、它们说中了什么

三件事：

过早的解释，会偷走对方正在长的东西。

帮助的人自己也会被抛出去，也会失形。

新东西，可以属于两个人之间。

这三件事，本书全盘接受。

这三件事，你在日子里也见过。有一回你的朋友哭着给你打电话，你急着说“你别哭，听我说”，朋友哭得更凶了。事后你才知道，她那天要的是你陪着哭一会儿，不是一条出路。

◆ 三、每一版里，都有一方先回来

分叉在这里。每一版里，都有一方先恢复：失败有分寸，并且随即修复；“存活”就是回来；游戏有框，守框的人先出来；相遇的时刻，由治疗师先做出一个真实的回应。

先回来的一方，把现场收回了熟悉的位置。新东西于是长在被托的一侧，或者拼合出来的，不是两个人都没有过的。老温守着妻子的那六年，他先回来了六年。妻子在床上有过变化，老温每回都记在妻子一边：“她今天好一点”“她今天闹脾气”。他自己的那一边，一个字没动。

◆ 四、相反的预测

让它内部出现不一致的预测，在长年的关系里看：婆媳、师徒、老邻居、照护者和被照护者。

把每一对人的相处，录下一段段日常。编码一件事：**每一次同停从开始算起，隔多久，有人说出现成词，或回到托者的角色（“我是婆婆”“我带过这么多人”）**。这就是 T。另外分开问两个人：这个读法，是哪一年哪件事上有的？你认不认？

托持的说法推出：托者越稳，修复得越早，T 越短，被读者越认。

本书推出相反：

被读者最认、两个人各自讲出同一个来历的读法，集中出自 T 很长的几段，以

及读者的自我界被碰到的那几年；托者越稳、T 越短的关系，被读者越常说一句“她以为她懂我”。

这两个预测，用同一份录音就能裁。

◆ 五、反证被吸收：次级解释和亚型化

另有几种说法，把印象当成秩序态里的一个测量量。

一种说法讲：信念体系里，反证会被体系吸收，越熟练的人群越不改。它说中了：反证真的会被吸收。可是它的对象没有“态”，只有一界。

一种说法讲亚型：例外越多，亚型越多。“老实人”里再分出“装老实的”“真老实的”。它说中了，可是它不问：读者在哪里。

这两种说法，在第 24 章的跨文化局面里各推出什么，会列成一张表。

日常的样子，是这样的：邻居家的小儿子偷过一回东西，楼里的人从此说“这孩子不行”。后来他帮一位老人扛了煤气罐，大家说：“他这是做给人看的。”再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大家说：“他是例外。”例外越来越多，“不行”那一条从没动过。眼下先记一条本书的预测：**场被撞散的时候，大类整体翻成反码，不是增生亚型。**

◆ 六、预言失败之后：认知失调

还有一种说法，讲的是预言落空之后的人。投入深、有同伴支持的人，会更用力地相信；孤立的人，会放弃。

这说中了：投入和支持，是真的变量。

它不问的是：被撞的那一刻，读者站在哪。投入和支持相同的两个被骗者，结局取决于那一刻他的自我界动没动：刚搬家、刚丧偶的人，更容易进同停；“放弃”的人里，有一批长出了反码，不是真的放下了。

还有一类说法，说俗语越熟的人群，对**具体某个人**翻案越快（“日久见人心，原来他是这种人”），对**码**改得越慢。这一条，只有本书推得出。

◆ 七、镜像游戏，和一起编出意思

有两种很有意思的说法，说“没人领头的时候，两个人的动作最流畅”，说“意思是在互动里长出来的，不归任何一个人”。

它们说中了：没有领者，共同的动作可以很流畅；意思确实不属于某一方。

分叉是：它们的两个人，**都在秩序里协作**——做一件定好的事，比如镜像、交谈。没有领者，不等于失形。长出来的是流畅，不是新东西。

预测是：**越流畅，越少新**。有领者，但两边同停时，共有的新东西仍然可以出现。

◆ 八、可判断的目标；隐形的支持

有一种研究说，变动期、前后不一致的人，对所有读者都更难判断。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刚离了婚的同事，刚退休的老领导，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

本书说，难度随读者的站位而分：同一位变动期的人，被同样乱着、没先回来的读者读得更准，被稳住的读者读得更差。

另一种研究说，最好的支持是不被看见的支持。它的变量是“被不被看见”。本书的变量是：支持的人自己乱没乱，先没先回来。

两者的预测，在一处分开：哭在一起、很显眼也很笨拙的陪伴，产出被读者认的新读法；不露痕迹、技巧娴熟、自己始终稳着的支持，对方心情或许更好，产出的读法只是“他变了”。读法和心情，分开计。

◆ 九、露底、共担、同命运

有人说，亲近是因为“一方露底，另一方也露底”，或者“一起扛事”。这也是真的：两个人一起熬过一场灾，交情是不一样的。

本书分开看：

乱，不需要露底。露底也可以是先恢复——“我也被骗过”一说完，场面被“经历”收了回去。共担和同命运，是满格的“有”。照着稿子说的“我也被骗过”，是示弱而不乱，长不出复读。

◆ 十、“谁先说的”，怎么问才靠得住

最后一个提醒，对着本书自己。我们的这些说法，是要经得起别人用另一种办法去查的，包括查本书自己。

人们本来就记不清一个点子是谁先说的，尤其是平淡的、不那么激动的场合，记得更差。所以，要是只靠事后问“这个读法是谁先说的”，哪怕问得再仔细，也会被记忆的衰减污染：情绪低的同停，当然“说不清谁先”，可是情绪低的一起看电视，也说不清。

本书的办法，是三样：**用当时的录音、当时的日记取证，不靠事后回想；设一个对照，两个人也是低强度地待了一晚上，可是没有同停（比如一起看电视）；看“认”与“T”，不看“说不清”**。同停下的读法，被读者认，T 长；看电视的那一晚，说不清谁先，可是没有新读法被认。

这两样，来源记忆的说法分不开，同停分得开。

你自己也可以试一试。找一位相处很多年的人，各自写下：这些年里，你对他的看法是哪一年变的，是因为什么。两个人写完再对。要是写出来是同一晚、同一件小事，两个人都说不清是谁先开的口，而且都认这个看法，这一晚大概就是个同停。要是写出来各是各的，或者只有一个人记得，那多半是各自的码在各自的位置上转。

对着自己用这几条，比对着别人用更有效。你可以回头看，上一次你被什么说法安慰过，它安慰你的时候，是让你更稳，还是让你愣了一会儿？

带走的话

- **最像的说法，都说中了一点；停下来看谁先回到现成的位置，它们就分开了。**

◆

24

第 24 章

日久，在两种地方有两种意思

◆ 一、把“日久见人心”放到不同的地方去看

前面几章，说的是一个个人、一对对人。现在退后一步：一整群人，共用同一套话。

有的地方，“日久见人心”“三年才见真心”这类延期的俗语，每天挂在嘴边。有的地方，只有“别以貌取人”“时间会证明”一类较轻的说法。本书的问题是：**这两种地方，长年下来，人们对一个人的判词，会不会长得不一样？**

这是免检码最好验的一层。它脱开了“两个人同停”，不用看一对对人的心里，只看一整群人说话的习惯。

打个比方。一个老街坊，几十年的人家都互相熟悉，逢年过节“日久见人心”是口头禅；一个新建的小区，邻居们互相不认识，说得更多的是“看人别看外表”。这两个地方的人，说起自己看人的往事，会不会长得不一样？本书想说，会，而且不一样的地方，偏偏不在第一印象准不准。

◆ 二、怎样去看

取至少二十个群体。既跨语言（有延期俗语的，和只有较轻说法的），也跨同一个国家里的方言区、行业圈、代际，老街坊和新小区。

X：延期俗语在日常里用得多不多（查日常语料，加访谈，是一条连续的量，不是“有”“没有”两档）。

对每个群体，收集相处十年以上的读者和被读者的对子，问四件事：

Y1：读者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旧日记、旧评语、回忆），和十年以上之后的判词，两者的好坏方向相关多少。取法要小心：第一印象最好取当时留下的东西，旧日记、当年的评语，不要取事后回忆，因为回忆已经被后来的判词改过一遍了。

Y2：判词翻过面的比例，以及读者把它归在哪里：“他变了”“他露出来了”，还是“我看错了”“我那时没留意”“我对他的做法变了”。

Y3：翻转发生的时刻，是对着一件**事**，还是对着**码规定的等待期**（“嫁进来三年”“新邻居住满一年”）。

Y4：读者自己报：“这些年我对他的做法变了没有？”

控制的变量：相处了几年、什么关系、经济水平、第一印象的强度。

◆ 三、最近的邻居：朴素辩证思维

必须正面拆的，是一种在东亚研究里很有名的说法：这类文化里的人，习惯预期事情会变化、会反转，能容得下矛盾，事后不太惊讶。

它说中了。它推出：这类社群的人，对别人的判词更容易翻面，第一印象和十年后的判词，相关更低。所以“高 X 社群 r 低”这一条，**不是只有免检码才推得出**。本书承认这一点。

◆ 四、分叉：谁在变

辩证思维说的是：**万物会变，包括我自己**。一个信“物极必反”的人，会觉得对方会变，也觉得自己会变。所以它推出三样东西：

翻转，要等**事**来了，才跟着来。

翻转的归因，会分摊到两边：“他变了，我也变了”“我那时没留意”。

翻转，会和读者**自己做法的变化**同现：判词翻了，我对他的做法也跟着改了。

免检码的预测，三样都不同：

翻转对着**等待期**，不对着事；

归因几乎全落在对方：“他变了”“他露出来了”；

翻转和读者的做法**脱钩**：判词翻了，我对他的做法一点没变。

因为免检码只让一个人变：对方。读者的位置，由俗语保着。

◆ 五、三条主判别，和一个不押的

于是主判别不是 r，是 Y3 和 Y4，再加上归因。

第一，等待期。高 X 社群里，翻转的时刻堆在俗语规定的期限上。“嫁进来三年才见人心”，判词的翻转就堆在第三年前后，而不是堆在哪一件事发生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混淆要先去掉。“试用期满”“三年出师”，本身就是一次正式评价，期限的终点也是一件事。所以只取**民间的、没有正式评价场合的期限**；制度考核的节点另列为对照，预计它对着事件。另外加一个检验：期限前一个月，发生了一件大事（老人住院），翻转**不因此提前**；期限后一周，什么也没发生，判词**照样翻**。

第二，脱钩。高 X 社群里，判词翻了，读者自报的做法变化和翻转无关。低 X 的社群里，一旦翻转，多半是读者付了代价：站位动了，归因落在“我看错了”，并和做法的变化同现。

第三，归因只落在对方。

关于 r，本书只押一半：高 X 社群里，r 低，近于零，判词分成两堆（整体“果然”，整体“露出来了”）；低 X 社群里，r 为正而且高。至于 r 能不能为负，要看“露出来了”的对子是不是比“果然”的多。这一步没有论证，**本书不押**。

◆ 六、一条因果链，把两层接上

这里有两层：群体的习惯，和一对对人的相处。它们要接成一条链。

延期的俗语多，现成的词就多；现成的词多，两个人同停之后，第一个现成词出现得就更早，T 更短；T 更短，同停里刚出来的新读法，更快被旧判词吞回；新读法吞回了，十年后的判词，就更靠近第一印象，或者它的反面。

所以预测：**高 X 社群的 T，系统地更短**。这一条是文化层和配对层的接口，可以独立检验。

◆ 七、同一对人里，看日久的判词

回到一对对人里，看十年的判词。托持一类的说法推出：越稳越耐心的读者，十年后的判词离第一印象越远，越准，被读者越认。

本书推出四件事，和它不同：

第一，**十年等于十分之一秒**。从没说过“那几年我自己也乱了”的读者，十年判词与第一印象的相关，和托多罗夫那十分之一秒对不限时一样高，或者整个翻到反面。

第二，**判词只有两种句式**。这批稳的读者，只说“他终于露出来了”或者“他变了”。

第三，**来历扎堆**。被读者最认的判词，来历集中在读者自我界被碰到的那几年（大病、失业、丧亲、搬家——是自我界被碰到的那种，不是单单现实界忙乱），而且往往是一些说不上有内容的夜晚：发呆，一起笑出声，对着一碗面不动。不是长谈。这里要用当时的录音取证，并设一个低强度、没有同停的对照（见第 23 章）。

第四，**第三种句式与 T**。“我们俩那时候都不知道”只出现在这批判词里，被读者会补一句关于自己的新话；这些对子的 T 长。T 短的对子，婆婆一笑完立刻说“你这个人啊”，新读法三个月后被旧判词吞回。

外乱的年份，读者忙得脚不沾地，判词更快更硬。照稿子示弱的读者，没有复读。

师徒也是这样：老木匠和徒弟，徒弟手伤的那一年，老木匠自己的铺子也倒了。两个人在空铺子里坐着，谁也没说话。多年以后，徒弟说：“那年师傅没教我什么，我自己倒是懂了一件事。”师傅说：“我也是那一年才懂。”

张婶和儿媳却是另一种：三年稳稳地托着，一个词“露出来了”，儿媳不认。

◆ 八、各家说法，各推出什么

说法	对高 X 社群 r 的预测	翻转的时刻	归因	与读者做法的变化（Y4）
朴素辩证思维	低，可为负	对着事	分摊到两边	同现
次级解释（反证被吸收）	高于低 X	无	无	无
亚型化	高，翻转极少，亚型增多	无	无	无
认知失调	随投入与支持，与 X 无关	对着事	无	无
民间托持（耐心看）	随耐心升高	无	无	无

说法	对高 X 社群 r 的预测	翻转的时刻	归因	与读者做法的变化（Y4）
免检码（本书）	低，近零；低 X 为正	对着等待期，与事无关	只落在对方	脱钩

表里能区分免检码的，是后三列。辩证思维能推出第一列，推不出后三列的组合。

◆ 九、删掉一块，会塌什么

拿掉遮蔽表和跨文化局面，回到“人心难测”的叹息，推不出高 X 的翻转免费和等待期堆积。拿掉同停，只留托持，十年判词那四件事全塌，剩下“稳者越准”，正是托持的预测。拿掉三种状态，四个去处塌成“改”或“不改”，落回失调说。拿掉三块地，孙姐“做法改了，看照片照旧”就成了矛盾。拿掉“乱”与“混沌”的分别，赵哥与孙姐分不开。

◆ 十、这一编，怎样会错

要是哪天看到下面这些，这一编的说法就错了：

一，延期俗语多的群体，r 不低于少的群体，或者翻转的时刻不堆在期限上，而是对着事——跨文化的一层就错了。

二，这些群体里，翻转与读者自报的做法变化同样同现——“码免费供给翻转”就错了。

三，四句老话的使用频率和四种漏格句的出现，没有呈对角线分开——那张遮蔽表不承重，是白画。

四，随机对照里，甲乙丙三组的重犯率没有差别——“漏出读者的想”就错了。

五，被读者最认的十年判词，来历平均分布在读者稳定的年份，和读者自己乱没乱、T 的长短无关——同停就错了。

六，一直站稳、从没乱过的读者，十年判词与第一印象的相关明显低于常人，并且被读者普遍认——“十年等于十分之一秒”就错了。

七，托者稳得越好、越早修复，被托者越认——本书对托持的反驳就错了。

八，只改了做法的人，看照片打分也普遍跟着改——三块地分开的说法就错了。

◆ 十一、先让自己乱一回

“知人知面不知心”遮住的，不只是对方还在发生，更是读者自己也得乱一回，而且乱了不先回来。

四句老话保证读者每一刻都不必先愣住。贴标签站稳了，托着等也站稳了，所以十年也只是十分之一秒。

读人的功夫，不在更稳，也不在乱了再快快醒来，而在肯被拖进去，肯晚一点回来：对方那声“唉”，你也“唉”一声，不急着读出什么，更不急着说“你这个人”。

回到王叔。要是那天劝他的人，自己也被骗过，进了门，什么也不说，陪他坐在门口，没有急着说“我跟你说我也被骗过”，也没有说“不怪你”，那才是王叔第一次有机会，读出码里没有的东西。

卖鱼的大姐呢？她准，没有错。她认摊前的人，认得干净利落，没有谁需要为这个道歉。她准在两边同在秩序里。她没有骗过人，也没有被谁骗过，她认。认得很好。

读人，不是任何时刻都要读出意义、读出价值、读出信息。读人，很多时候恰恰是要“读不出东西”，而“读不出东西”，才是“读出新东西”的根基。

带走的话

- **翻转对着期限，不对着事，也不跟读者的做法走；这才是老话替人站着的样子。**

想一想

想想你上一次对一个人下了“他就是这样的人”的结论。当时是一眼，还是熬了很久？那一刻，你有没有愣过？

四句老话里，你最常对别人说的是哪一句？它替你省掉的那一次“愣”，是哪一次？

有没有一回，你和另一个人同时说不出话，谁也没抢先说一句现成的话？之后你们对彼此的看法，有没有变？

你周围的人，说“日久见人心”的多不多？他们对一个人的看法，是在一件事来了的时候翻的，还是到了某个年头才翻的？

下一次有人在你面前说一声没头没尾的“唉”，你会先回一句什么？

◆

第　四　编

那页湿了的纸：读懂发生在谁也没缓过来的几秒

导　语

原问：一次真正读懂一个人，是怎样发生的？

这一编只讲一个晚上。晚上里有两个人，一个新同事，一个讲这件事的人，还有一页洒了水的纸。

问题很小：一个人头一个月「难相处」，三个月后忽然让你觉得「原来他是这样的人」。这一下读懂，到底发生在哪一刻？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肩并肩干活时手上感到的，各做了什么？

第 25 章把那晚从头讲一遍。第 26 章讲晚上里那页空白纸。第 27 章用眼睛、耳朵和手，拆出读懂走的路。第 28 章把同一个晚上改写五遍，看只改一样东西会怎样。第 29 章讲两个人一起乱了、却散掉的夜晚。第 30、31 章请几种最像的说法来对照，第 32 章请五位老先生坐下。

前面几编立下的东西，这里只引不证：人是三界（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里各自不停发生的一股水流；读人，是两股水流碰上，价值、意义、信息缠在一起。只得到信息的，是认；一方把对方封成档案的，是伪读；有来有往的，是读。这一编要

往上再讲半步：读里面有一种，要等到两边一起失了形、谁也没先缓过来，才长得出来。

25

第 25 章

那杯水他一口没喝

◆ 一个月的「收到」

下面这个晚上，是一位同事讲给本书听的。讲的人在这一编里就叫「我」，新同事叫老方。

老方是同一个项目组的新人。头一个月，他开会不接话，消息只回「收到」，每天六点准点走，两次聚餐都推了。

组里有人说：这人难相处。

可你挑不出他的错。稿子准时交，表格不出岔子，工作往来一路顺。「我」也这样跟别人讲过：人不坏，就是不好接近，少碰为妙。

◆ 每一句都接上了

那一个月里，「我」和老方说过很多话。

「周五聚餐去吗？」

「不了，有事。」

「好，下次。」

一问一答，每一句都接得上，没有一句出错。按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交谈：问的人问了，答的人答了，谁也没听岔。

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听见的是「又推了」，老方说的是「我有我的事，不拖累谁」。同一句「不了，有事」，在两个人那里各缠着各的东西，一句也没有换到对方手里。

本书把这样的来回叫作认：信息收到了，价值和意义没有交接。理解没出错，读也没有发生。

◆ 茶水间那句电话

第三周，「我」在茶水间听见他压低声音打电话：「妈，我六点到。」

「我」当时只想了一句：又在给早走找理由。

你看，信息已经送进耳朵了，是一句再真不过的话。可它一进来，就被一个现成的名号接走了。名号叫「难相处」，名号底下什么都说得通。

越真的信息，越容易被现成的名号消化掉。这一点，第 29 章和第 31 章还会用到。

◆ 只在一界里，读不成

那头一个月，「我」和老方其实一直在往来。

在现实界里，往来很顺：他交稿，「我」接稿；他改表格，「我」核数。手上的事，一件没耽误。

在理念界里，「我」手里有一个现成的名号：难相处。老方手里也有他的：自己扛，不欠谁。两个名号各在各的脑子里，没有碰过面。

在自我界里，「我」是谁，他是谁，两个人谁也没有被对方动过一根手指。

你看，只在现实界里顺，是读不成的。只对着名号去看一个人，也读不成。三界里至少要有两界，被对方碰到，读才有可能。这一点，后面一直要用。

◆ 卡纸的夜里

第三个月，季度结算前夜，十一点多。打印机卡纸，「我」和老方各抬一箱合同去会议室，重新对页、装订。

明早九点的例会，原定由「我」汇报。「我」都备好了，只有第三页那个数，心里一直没底。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

走到会议室门口，「我」手一滑，箱角往下坠。老方用膝盖和手托住，嘴里喊：「一、二、三。」两个人一起把箱子放下。

那一下很顺。身体对上了拍子，谁也没多想。可要是那晚到此为止，第二天的老方，还是那个回「收到」的老方。托箱子的那一下，没有读懂任何人。

◆ 装订机吐出来的那一页

装订机咬了一下，吐出一张纸，只印着一行小字：此页有意留白。

老方盯着它，看了半天，嘴里冒出一串：「ε=(´ο｀*)))唉……」

「我」不知怎么就跟着念：「有意……留白……」

然后两个人一起「哈哈哈」，笑了很久。没人解释笑什么，也没人问。笑完，各自发了两三分钟的呆。老方用手指一下一下敲着纸箱边，敲着敲着，节奏慢下来，像要说什么，又没说。

这一段先记下，第 26 章专门讲它。

快十二点，老方的手机响了。

「妈，药在第二格，蓝盖子那瓶……我两点前回。」

挂了电话，他盯着屏幕停了一会儿，忽然讲起家里：父亲中风以后右手不灵，母亲的记性越来越差。每天六点走，是去医院跟姐姐换班；聚餐不去，是因为那个点得回去喂饭。

他讲得很平，没有哭，也没有要人安慰的意思。

◆ 水洒了

他讲完，「我」脑子一片空白。

「啊……那个……」

「我」站起来，去饮水机接了一杯水，递过去的时候手一抖，水洒在他正对着的那页合同上。「我」用袖子去擦，越擦越花。

老方接过杯子，不知道往哪放，一直握着，没喝。

「……哎，我跟你说这些干嘛。」

两个人都没看对方，一起看着那页湿纸。几秒钟，谁也没说话。然后两个人同时开口：

「那——」

「这——」

又同时停住。

「我」把纸角捏起来，水顺着往下滴。老方伸手去接。两只手各捏着纸的一角，谁也没松，也没人说一声「我来」。

老方看着纸，嘴里半句：「你……也……别老一个人……」

没说下去。

「我」说：「不是……不是一个人的事……就是明早那个，第三页那个数，我一直心里没底。」

老方「哦」了一声，手指在杯壁上敲：「第三页……口径是不是还按上季度……」

「好像……是？」

「七点？」

「七点……」

「我先——」

「你先——」

「七点」，说的是明早七点，在例会之前把第三页过一遍。那页湿纸后来放在纸箱盖上晾着。是谁放的，两个人事后都不记得。

◆ 第二天路上的那一句

第二天，「我」回家的路上，心里冒出一句话：原来他是这样的人。

这句话来得晚。

当晚的「我」，可没觉得自己读懂了谁。「我」觉得自己丢人：水洒了，话没说出一句整的，安慰的话一句也没有。要论哪一晚最不像在读人，就是这一晚。

可是从那一晚起，老方不再是「难相处」那一个。第二天七点，两个人真的把第三页过了一遍。往后，他开始反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

那么，读懂是什么时候完成的？是路上那句「原来」？是听完家事的时候？还是更早，箱子落地的那一下？

◆ 答案先摆在桌上

本书的回答是：读懂完成在水洒了之后的那几秒。不在第二天路上，也不在听完家事的时候。

那几秒里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谁也没有先缓过来**。

常见的想法是反过来的：读懂一个人，要有一方先稳住，先接住对方的乱，替两人把那句话说出来。这样的事常有，也有用，本书不否认。可它长出来的，是对方的一份新东西，或者两份各自整理好的东西拼在一起。两个人真正共有的新东西，要在两边都没缓过来的时候，一句半句地接出来。

用大白话说：谁先缓过来替两人说出那句好话，这份懂就成了他一个人的懂；缓得越早，两人之间共有的新东西越少。

这是本编要论证的，也是它会被推翻的地方。第 32 章末尾，一条一条列出来。

◆ 先把几个词摆出来

几个公共的词，前面几编已经立过，这里提一句，后面直接用：

- 三界：理念界（脑子里的名号和道理）、现实界（手上眼前碰得到的东西）、自我界（我是谁、我站在哪）。
- 三态：一锅粥（混沌）、正在成形（介生）、定型（秩序）。
- 读有四层：认、伪读、读、新读。这一编讲的，是第四层新读怎样长出来。
- 两边同时失了形，叫同停。同停不等于读人，只是新读的一个条件。
- 「先缓过来」要看得见，所以有三个标志：谁先说出现成的话（「没事没事」「真不容易」这类现成的叫法）；谁先回到原来的角色（热心同事

腔、前辈腔、汇报人腔）；谁先宣布收场（「这页我来，你先去打电话」）。三项里任何一项先出现在某一方身上，就记他是先缓过来的人。

- 从同停开始，到第一个标志出现，隔了多少秒，记作 T。

请注意一件事：说出一句此前没有的新话，哪怕谁先说、说得多完整，都不算先缓过来。**先缓过来，是回到旧的，不是说出新的。**

还有一条尺度上的交代：这一编只写一个晚上里的几秒，一刹那。长年相处怎样成为读人的土壤，归第六编和第七编。

◆ 放回日子里

你身边多半也有一个老方：开会不说话，消息只回一个字，到点就走，聚餐总说有事。

明天能试的，不是去读他。是留意一件小事：有没有哪一刻，你们两个，因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东西，一起愣了，或者一起笑了？比如打印机吞了一页纸，电梯里同时按错了楼层。

那一刻，别急着解释，也别急着问「你笑什么」。让它过去。很多人以为读人，要在这样的时候找点话说。多半是不用的。

> 带 走 的 话
>
> - **读懂不一定发生在你最像在读人的时候。那晚最失态的几秒，恰是两个人一起读懂对方的几秒。**

◆

26

第 26 章

一页空白，和两个人一起发呆

◆ 这页纸上什么也没有

装订机吐出来的那一页，印着「此页有意留白」。

纸上什么也没有。没有意思，印的就是「没有内容」；没有价值，一张废页，扔了也不心疼；没有信息，你把它看三遍，也不会多知道一件事。三样都空着。

本书把这叫作三无：无意义，无价值，无信息。

奇怪的是，那一刻老方和「我」并没有各自走开。一个冒出一声「唉」，另一个接上「有意留白」，然后一起笑，一起发呆。什么都没有，两个人却还缠在一起。

前面几编说过，读人的旧样子，是读出东西：读出意思，读出价值，读出信息。这一晚头几分钟，恰恰什么也没读出来，两个人也没有分开。

◆ 一声「唉」被接住了

「ε=(´o｀*)))唉……」

这不是一句话。没有主语，没有内容，也没有要人回答的意思。

狗不会这样叹一声，牛不会，猪不会，苹果树更不会。动物和植物的水流，停在生命的老路子里：饿了叫，怕了躲，高兴了摇尾巴。一声没头没尾、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的「唉」，是人才有的一锅粥。

「我」接的也不是话。「有意留白」，没有把那声「唉」翻译成「你累了吧」，也没有顺着它往下问。「我」接住的，是那一声本身。

再往后，「哈哈哈」。笑什么？谁也说不出来。

要是这时候「我」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家里有事？」

老方多半会答：「没事，累的。」

这一问，看上去是关心，其实是把他那一锅粥，一下子装进了一个现成的格子。他只好用一句现成的话答回来。

◆ 三界里，各空了什么

三无不是一句空话，它落在三界里，各有各的空法。

理念界空了：「难相处」这个名号，在那页纸面前贴不上去。你总不能管一页白纸叫「难相处」，也不能管一起大笑的两个人叫「难相处」和「少碰为妙」。

现实界空了：手里没有活。箱子放下了，页码还没对，装订机停着，两个人手上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非做不可。

自我界空了：这一刻，「我」不是那个备好了汇报的人，老方也不是那个「自己扛，不欠谁」的人。谁也不是谁，只有两个人在笑，在发呆。

三界一起空，才是三无。只空一界的，不算。比如现实界没活干，脑子里却还转着「他为什么不合群」，那是闲着，不是空着。

◆ 笑的是什么，和闲聊的分别

再说那场笑。

两个人为什么笑？没人知道。不是因为谁讲了一个笑话，也不是因为那页纸真的好笑。更像是两个人身上绷着的东西，在同一刻松了一下：他绷着六点要走、家里等着，「我」绷着明早的汇报、第三页那个数。笑是松的声音。

你也许有过这样的时候：加班到半夜，对着一个荒唐的错别字，两个人笑得直不起腰，笑完谁也说不清笑什么，只觉得和这个人近了一点。那不是因为笑话，是因为两个人在同一刻，一起松了。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闲聊吗？茶水间里「今天天气不错」「是啊」，也没有什么意思。

不一样。闲聊是有脚本的：天气、堵车、午饭，每一句都有现成的接法，双方都知道随时能接上，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收。它是定型里的一次顺手，没有一刻是两个人都不知道下一句。

那页空白前后的几分钟，两个人是真的不知道下一步。**闲聊里的空，是知道怎么接的空；这里的空，是不知道往哪里去的空。**

◆ 怎样判断一条水流进了一锅粥

不能靠嘴上说「我当时脑子是空的」。要靠一个看得见的标志：

一阵没有目的的声音或动作之后，自发转向了一个此前没有的新样子。

只有没目的的一段，后面什么也没转出来，那是停顿，是空转，不算。只有新样子、前面没有那一段没目的的，是在定型里做了个选择，也不算。两样都得有，缺一不可。

按这个标志，把几位「看起来也能陪人发呆」的对象，一个一个过一遍。

◆ 狗和手机里的助手

狗会无目的地闹。你坐在地上发呆，它凑过来，拱你的手，叼来一只旧球。

这里有没有目的的一段？有。后面转出来的新样子呢？凑过来、叼玩具、摇尾巴，全是狗这条水流里本来就有的样子。它没有转进此前没有的东西，只是换了一个本能的动作。

狗陪着你，是真的。可那是生命界的陪，在定型里。

手机里的助手，同样不行。

手机里的助手，也能「读情绪」。你叹一声，它说：检测到您情绪低落，要不要听一首舒缓的歌？

这里连没有目的的那一段也没有。它的每一个输出，都是照着一个目标算出来的；算错了，可以撤回，换一句重来。

它进不去，不是算得不够准，是原理上没有那一段：一个每句话都带着目标、每步都能回滚的东西，没有一刻是「不往哪里去」的。

再说一句：就算你把这页白纸拍给它看，它能给出的最好回答，也是「未检测到有效信息」。三无里的「无」，它读不了，因为它每一步都要有一样东西可算。人在这样的时候，恰恰是最能接上对方的时候。

人的这两段都有。这一晚，是两个人一起有。

◆ 不往哪里去，和朝着什么去

三无里的「无意义」，其实有两层。

第一层，是不往哪里去：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纯粹的一锅粥。那一声「唉」，那一场没来由的笑，是这一层。

第二层，是朝着一个还没成形的东西去：方向在，形没有。发呆发到后来，老方敲纸箱的节奏慢下来，像要说什么，又没说；「我」也想说点什么，不知道说什么。两个人谁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却都朝着那个没成形的东西去了。

从第一层转到第二层，不用谁推。**这一转本身，就是一锅粥变成「正在成形」**。

这一转，是两边同时发生的。只有一边转，另一边还在原地，那就成了一个人在酝酿、一个人在陪着。

◆ 没有这一段，会怎样

回头看那通电话。

电话撞到的是老方：他的家事，漏进了这间会议室。「我」呢？「我」手里的脚本是完好的，一个新同事、一个难相处的人、一个深夜听来的家事，「我」知道该怎样接话。

要是没有前面那页空白，「我」会很流畅地接：「真不容易，你多保重。」这是同情。或者很稳地接：「嗯，我在听，你慢慢说。」这是稳稳托着。两种接法，「我」都不乱，T 是零，从头到尾没失过形。

有了那页空白，情形不同：「我」的脚本也一起松了。电话一来，两个人是一起从「想说又不知道说什么」那一层，掉进手足无措的。

这个差别，看得出来：有那页空白的晚上，「我」接话前停得长，「啊，那个」一类的填充词多；没有的晚上，「我」接话几乎是即刻的，句子完整，一句话就把一个现成的叫法递了出去。

所以三无这一段，在这一编里是一座桥：让没被事件直接撞到的那一方，也失去脚本。

◆ 读不出，才读得出

这是整本书的定音句，在这个晚上第一次落了地：

读人，不是任何时刻都要读出意义、读出价值、读出信息。读人，很多时候恰恰是要读不出东西；而读不出东西，才是读出新东西的根基。

那一刻，「我」什么也读不出来。老方那套「自己扛，不欠谁」的脚本，也没处用。两个人都在一锅粥里，没人替对方下结论。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后面的新东西才有地方长。

反过来想：假如「我」读出了东西，比如把那声「唉」当成线索，推断「他家里有事」，再顺着问下去，会怎样？那就是把他的一锅粥提前定了型，他只能回一句现成的话。

◆ 这不是交情

这一段空白，是靠交情换来的吗？不是。

三个月的同事，没有那么深的交情。它是一件事撞上来的：一页印着「没有内容」的纸，一个深夜，一台出了毛病的机器。事件把两个人同时放进了无意义里。

长年累月的交情，也会长出三无：老夫妻对着电视发呆，老朋友一起坐着不说话。那是另一种尺度的事，是读人的土壤，不在这一编里讲，归第六编、第七编。这一编只管这一晚：一件事，把两个人同时放进空白里，几分钟之后，一个电话把它撞开了。

◆ 放回日子里

回想一下，你有没有和谁，因为一件没有来由的小事，笑到说不清？

事后，多半有人会问：「刚才我们笑什么来着？」答不上来。那个答不上来，不是白笑。两个人在同一刻松了一下，这个松，往后会变成一种别的东西：下次他一声叹气，你不用问，就知道要不要陪着。

带走的话

- **一页空白、一声没头没尾的叹气，不是读人的失败。两个人一起读不出东西的那几分钟，是后面新东西的出生地。**

◆

27

第 27 章

手、耳朵和眼睛：三种感觉怎样汇成一刻

◆ 先记一把尺子

读懂走的是哪条路？

本书用六种次序来排。价值、意义、信息三样东西，哪一样先被碰到，接着是哪一样，最后落在哪一样，一共排出六种：信息→意义→价值，信息→价值→意义，意义→信息→价值，意义→价值→信息，价值→意义→信息，价值→信息→意义。

括注里偶尔用字母记：价值是 S，意义是 D，信息是 E。价值指显出来的样子，真，善，美；意义指差异走出来的路，创造，自由，幸福；信息指让它们缠在一起的那块土，符号，逻辑，数学。

先说一条：**六种次序，本身没有好坏。** 同一个次序，有的是读，有的是伪读，有的只是认。分开它们的，是另一把尺子：

这条路的起头，那一点差异是谁递出来的？路的末尾，那个被推动改变的东西，是谁可以改写的？两边都能改写，是交接，是读。只有一边能改写，是截留，是伪读，或者只是认。

起手也有个规矩：哪一样先被差异碰到，路就从哪一样起手。这一编只写那个晚上真的走过的路，没有走过的，不硬写。

还有一句话要交代：视觉、听觉、触觉，每一种感觉里都装着完整的价值、意义、信息。把它们分开写，是为了看得清，其实它们在身体里从来是一团。每一种感觉也都穿过三界，只标它撞得最狠的那一界。

◆ 手：「一、二、三」

先说手。箱角往下坠那一下。

手上的价值，是箱子的重量，是膝盖顶住的力，一点一点显出来的：这个人是靠得住的。手上的意义，是错拍、补拍、对拍：他喊「一」，「我」慢了半拍，他补一个「二」，到「三」两个人对上了。手上的信息，是两具身体之间用力与松手的纠缠。

这条路是信息→价值→意义（E→S→D）。先是节拍错开，这是信息。接着善在现实界先显出来：箱子落地之前，他已经托住了，这是价值。最后是自由，这是意义：「我」可以松手，箱子落了就落了。那份自由，落在「我」自己的自我界里。

看首尾：起头的节拍，是两个人一起递的；末尾那份「可以松手」，只在「我」这边。**首端交接，尾端截留。** 所以它只是现实界里的一次一锅粥变成正在成形，很快被任务（把箱子放下）收走。读懂没有发生，只发生了一次默契。

第二天，老方还是回「收到」。

◆ 手：那杯水

同样是手，那杯水不一样。

水洒出去的那一下，是「我」手抖递出的乱。它是信息，不是本意（信息）。老方看见了：这个人也慌（价值）。善第一次不是稳稳托着，而是带着自

己的乱显出来。接着，两边的自由一起悬着（意义）：他可以松手，可以把纸抢回去，可以不说话；「我」可以不得体，可以不解释。

这条路，也是信息→价值→意义，和托箱子是同一个次序。可是它的结局不同：看末尾，那页湿纸，成了两个人都能动的东西。两边都能改写，交接了。

手上的先缓过来，也有一个看得见的样子。在后面的对照里，「我」若是第二秒就抽出纸巾，换了新杯子，手先停下来，先接管，局面立刻有了主人。而这一晚，两只手各捏着纸的一角，谁也没松，谁也没说「我来」。

◆ 耳朵：药在第二格

再说耳朵。

老方的声音，白天是短平的「可以」「收到」，深夜压低了，带着一点方言，对着手机喊「妈」。这是声音里的价值，一层一层显出来。后来，是两个人的声音一起失了腔调：「那——」「这——」「我先——」「你先——」。

声音里的意义，是两副嗓子之间的差：白天的老方和深夜的老方差了多远。声音里的信息，是这几句话把他、他母亲和旁边的「我」缠在一起。

这条路是信息→意义→价值，起头是旁听：电话不是老方交给「我」的，是漏出来的。它撞得最狠的，是「我」的理念界：「难相处」这个名号，被撞回了正在成形。

假如这时「我」很快把它定了型：「他在撑一个家」，那就是一份更准的同情。同情是好事，可它到这里就停了。这一晚没有定下去，是因为紧接着，两个人同时开口又同时停；还有他那半句没说完的话。耳朵听见的，不光是他的家事，还有两个人的嗓子都没了腔调，没有哪一副嗓子先稳下来收尾。

◆ 眼睛：两个人一起看那页纸

最后是眼睛。

屏幕的蓝光里，老方的侧脸，眼下的青；后来，是那块慢慢洇开的水渍。这是视觉里的价值，一点一点显出来：这张脸是累，不是冷。

视觉里的意义，是同一张脸白天和深夜的差，也是两个人的目光从对方脸上移开的那一下。视觉里的信息，是「我不看他，他不看我」之间的纠缠。

这条路是价值→信息→意义：这张脸是累不是冷（价值），过去一个月的画面一张一张重排（信息），然后是「我不必防着他」（意义）。末尾在「我」这一侧，撞得最狠的，是「我」的自我界。

细节在后面：两个人的目光一起躲到那页湿纸上。目光没处放，一起落到第三样东西上，这是视觉里的同停。那页纸也因此成了两个人共同盯着、谁都能伸手的东西。

要是「我」第二秒就抬起头来看着他，说：「你先打电话回去吧。」视线先回到对方脸上，这是视觉里的先缓过来。

◆ 汇成一刻：水洒了之后的那几秒

手、耳朵、眼睛，这三条路在什么时候汇到一起？

就在水洒了之后的那几秒。这一次读懂，走的不是一条直路，是四个环扣在一起，一环的尾，接着下一环的头：

第一环，水洒了：信息→价值→意义。手抖的失手（信息，现实界，起头是「我」递出的，不是本意）；他看见「这人也慌」（价值）；两边的自由同时悬着（意义）。末尾两边都能改写。

第二环，他的半句：价值→意义→信息。起手是刚显出来的价值（「这人也在硬扛」），落成意义（一个猜测：「你也别老一个人」），变成一句没说完的话（信息）。末尾「我」可以纠正，可以认下，可以补完。

第三环，「我」的纠正：意义→价值→信息。起手是一份还没成形、从没对人说过的东西，在「我」的自我界里：心里没底（意义）；然后是不想再装的那份价值；最后说出口：「第三页」（信息）。末尾他可以改写：「口径是不是还按上季度？」

第四环，半句接半句：「七点？」「七点」「我先——」「你先——」。起头由两个人同时递出，末尾两个人都能改写。这一环不硬配次序，它正是路的空档，是读懂的出生点：七点这个分工，没有出处。

四环扣完，价值、意义、信息三样东西同时到场：价值是那份笨拙的善，「他也在扛」；意义是两边各得一份自由；信息是湿纸、那个「也」字、第三页。

◆ 同一条路，三种命运

次序相同，命运不同。

耳朵那条路：信息→意义→价值，起头是旁听，是认。

同情那条路，也是信息→意义→价值：「我」听完说「真不容易」，起头交接了，末尾却在「我」自己的理念界里定了型，成了同情。

「我」先缓过来的那条路（第 28 章的第四个版本）：信息→意义→价值，同一个次序，起手是「我」整理好的一整句安排，末尾是他的一个「行」。那是拼合。

三条路，字母排得一模一样，结果是认、同情、拼合。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一直说：不能看次序，要看起头由谁递，末尾由谁能改。

那一晚真实走过的，有信息→价值→意义、价值→意义→信息、意义→价值→信息、信息→意义→价值、价值→信息→意义，五种。意义→信息→价值，那晚没有真实发生，不硬写。

◆ 回写落在谁的界，自由要两边同时悬着

把核心的三样东西，和另外三样配成对，各碰一下。

第一路，拿价值、回写和三界来碰。那晚有三种回写，落在三个地方：

「一、二、三」，落在现实界：默契。「真不容易，你多保重」那一类话，落在理念界：评价。「你也别老一个人」，落在「我」的自我界：读懂。

把三界去掉，三种回写都只是「反馈」。

老方自己也有回写：「说出来好多了」。可那一个回写，是回到他自己的自我界里的，没有回到读的人身上。

三界之外，还要问：回写是谁先发起的？先缓过来的人发起的回写，是交还，我整理好了，递给你。无人先缓过来的回写，是两边互相补：你一句，我一句，谁也没整理好。

第二路，拿意义、粒子和波和场，再加上势能来碰。

老方这个人，在「我」眼里先是一个点，难相处的人；后来是一段波，六点到两点那一条线；再后来是一个场，父亲、母亲、姐姐。

势能呢？办公室里的礼数，势能高，秩序牢：你递我一个东西，我回你一个东西，很稳。深夜势能跌到谷底，秩序才松。

在这个低谷里，意义里的自由，要两边**同时**悬着才算数。先缓过来的人，第一个拿回了「我知道该怎么办」的自由，对方的自由随即被这份安排占去，他只剩一个「行」可以说。稳托那一晚，自由只在老方手里：他可以随便说，而「我」的自由，可以不稳，可以说我没底，被稳稳压住。

◆ 误差是无人先缓过来的指纹

第三路，拿信息、误差，再加上对比、变化、分布来碰。

秩序里的回应，几乎没有误差：脚本供的，对谁都适用。同停里的回应，带着误差：洒水是身体的误差，「也」字猜偏了是话语的误差，两个人同时开口又同时停是节拍的误差。

看分布，另一个晚上，没有卡纸，没有电话。十一点收尾，「我」说「这页我来，你先回吧」，他说「那我把明早的会帮你挡了」，两人的话轮一来一回，分布和那晚几乎一样。同一种纠正，在秩序里是恢复（对齐了分工），在那一晚是暴露（露出了没底）。

读懂的标志，是一条关于读的人自我界的、带误差的猜测，加上一次逼他露底的纠正。一次准确、得体、对谁都适用的回应，多半是脚本，或者托着。

◆ 谁撞在哪一界，谁沉得快

三种感觉，各撞各的界：手撞现实界（那页纸），耳朵撞「我」的理念界（「难相处」被撞回），眼睛撞「我」的自我界（「我不必防他」）。

撞完，这些东西各回各的定型，沉降的快慢不同。

现实界沉得最快：第二天七点，把第三页过一遍。自我界次之：往后「我」不再把没底的数藏着。理念界最慢：直到第二天路上，「原来他是这样的人」才冒出来。

所以那一晚的感觉，和第二天的感觉，是错开的。**当晚觉得最懂他的，是稳稳托着的那一个；当晚觉得丢人的，才是真读懂了**。这个错位，下一章用五个版本再看一遍。

◆ 放回日子里

下次你和谁并肩干一件活，留意一下手。

箱子要掉的时候，谁的手先伸出去？东西洒了的时候，谁的手先停？这些，比说出口的话早。你不用做什么，只留意。

要是哪一天，两个人的手一起没处放，别急着先接管。让它悬一会儿。

> 带走的话
>
> - **读懂不是一条路，是手、耳朵、眼睛三条路在几秒里汇合。看一条路算不算读，不看次序，看起头谁递、末尾谁能改。**

◆

28

第 28 章

先缓过来的那一个：同一个晚上改写五遍

◆ 只改一样东西

怎样才知道，起作用的是「谁也没先缓过来」，而不是别的什么？

办法是笨办法：同一个深夜，同一间会议室，同一个老方，同一番家事，同一页空白，一样一样不动。只改一样东西：水洒了之后，「我」是什么状态。

这样改出五个版本。其余的东西全都一样，所以五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只能算在这一样东西头上。

◆ 第一个版本：稳托

老方讲完。「我」很稳：「嗯，我在听，你慢慢说。」起身倒了水，稳稳放在他手边，一滴没洒。他又讲了二十分钟，越讲越顺，「我」点头，轻声追问一两句，始终从容。最后「我」说：「这页我来，你先打个电话回去。」

这是所有教人帮人的书里最推崇的样子：稳，在场，不评价，不急着解释，留足空间。

结果确实有新东西长出来，长在老方这一边。他把家里的事第一次理清了，讲完说：「说出来好多了。」

「我」这边没长出任何东西。「我」心里没底的那个数，没有出口。老方的回应里也没有那个「也」字，因为「我」稳得没有一处可猜。**稳本身是一份脚**

本：「你慢慢说」这四个字，替他供出了倾诉的下一句，他顺着它，朝自己那一侧长。

第二天，他真诚地说：「谢谢你昨晚听我说。」带了一份早饭，还人情。三天后问他怎样看「我」，他说：这个人真好，很会听。他不会说「他懂我」。

◆ 第二个版本：稳托，再露一点底

前面一切同上。最后，「我」平静地补了一句：「其实我明早汇报，第三页那个数，也一直没底。不过没事。」

老方说：「那明早七点，我帮你过一遍。」

这和有人研究过的自我表露互惠一模一样：你露一点，我回一点，扯平。本书承认，第二天帮的方向会动。

可这句露底，出自一个全程稳住、此刻平静整理好的人，是一次管理过的表露。没有人需要接着补半句，老方的回应是一份对等的回礼。三天后他形容「我」：挺坦诚的人，会做人。还是不说「他懂我」。

「七点」这个主意，来历也清楚：是老方提的。

◆ 第三、第四个版本：乱了，但先缓过来

水洒了。「我」一声「哎呀对不起」，两秒内抽出纸巾擦干，换了一只新杯子，说：「这页我拿去重打，你先打电话回去。」

之后一直利落，热心，没说任何自己的事。

三项标志，两秒内全到齐了：先回到了热心同事的角色，先宣布了收场。T约两秒。

老方的反应是好感：「你人挺好的，还不好意思。」能干的人洒了水，反而更讨人喜欢。可他说不出「懂」。

乱本身不是要紧的变量。乱了两秒就收拾好，乱就被收成了一段小插曲。

再看一个版本：乱了，也露了底，但先缓过来。

水洒了，「我」手忙脚乱，老方说「我跟你说这些干嘛」。

这回「我」先缓过来了：「没事没事。其实我也有个事，第三页那个数我一直没底。这样，这页我重打，你去打电话，明早七点你帮我过一遍口径，行吗？」

老方说：「行。」

乱了，也露底了，只差一件事：「我」先缓过来，先把安排说完整了。T 约五秒，一整句安排由「我」一个人说完。

第二天七点那一遍，照常发生，帮的方向也动了。可那是「我」的安排，来历清楚，是拼合。老方三天后形容「我」：反应挺快，有事敢说。

这个版本和下一个版本，只差一样东西：谁先缓过来，缓得多早。

◆ 第五个版本：乱了，谁也没先缓过来

就是第 25 章里那一晚。

把三个标志一项一项核对：

谁先说出现成的话？没有。老方那句「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听着像要收场，其实没有收，它把话递回了半空，后面接的是沉默，不是安排。「我」那句「啊，那个」更不是。

谁先回到原来的角色？没有。「我」没有回到汇报人，老方没有回到前辈。

谁先宣布收场？没有。「七点？」「七点」是两个人接出来的，没有一句主语、时间、任务俱全的安排。停顿，是被「同时开口又同时停」收的，不是被谁的一句话收的。

三项都缺席，T 记作无。

后面的事，列在下一节。

◆ 五个晚上放在一起

版本	谁先缓过来	三天后，他怎样形容「我」	三周后，两人各自复述那晚	两周内出现的第三种做法
稳托	从没乱，T 为零	人真好，很会听	老方说「他听我讲」，「我」没有可复述的	没有
稳托加露底	从没乱，T 为零	坦诚，会做人	各讲各的，不借对方的话	没有
乱了，很快收拾	约 2 秒	可爱，不好意思	没什么可复述	没有
乱了、露底、先缓过来	约 5 秒	反应快，敢说	老方借「我」的安排来讲，「我」不借老方	没有
乱了，谁也没先缓过来	无	「他懂我」	两个人都借对方的半句来讲自己	有

这张表是预测，不是已经做过的实验。本编不是在说「我们测过了」，是在说「照这个想法，它应该是这样」，以及「要是不是这样，这个想法就错了」。

◆ 三项观察，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判

表里右边三栏，要讲清楚是怎么判的。这里最容易出岔子，因为一不小心，「判结果」就会变成「再数一遍谁先收场」，那就是自己绕自己。

第一，两边的账分开记。 谁先缓过来，由一个编码的人，只看那晚的录音，按上面三项标志和 T 来判，他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结果，由另一批人，

在三天后、三周后、两周的日志里去判，他们没有听过录音，不知道谁先缓过来。

第二，结果是三样独立的东西。

一，三天后，两人各自自发地怎样形容对方：是「他懂我」一类，还是「人真好」「很会做人」一类。

二，三周后，两人分别复述那晚，复述自己那一段的时候，有没有拿对方当晚的半句话当转折。比如「他说我别老一个人，其实不是那样，我是……」。这叫借半句。两个人都借，才算。

三，之后两周里，两个人手上出现了一种做法，既不在那晚谁说过的安排里，也不是两人原先各自的习惯，而且两个人都在用。比如老方往后六点走之前，在共享文件夹第一页留一张写着口径的纸，「我」往后在例会前一天，把第三页先拿给他看。这两件事，那晚谁也没提过。

第三，有两样当辅助，不拿它们判输赢。

「七点这个主意是谁先提的」，两个人答得不一致，或都说不清：这是这类夜晚的指纹，可是它和「没人把话整理好」靠得太近，一半是定义推出来的，所以只作辅助。

帮的方向翻转（老方请「我」帮忙变少，主动给得更多）：自我表露互惠也推得出这一条，所以也只作辅助。

第四，最要紧的一点：自变量并不推出结果。 下一章会看到，有些晚上，两个人乱了，谁也没先缓过来，T 很长，可后面三样结果一样都没有。要是 T 长就必然推出结果，这个说法就成了同义反复。现在的写法，说的是：在一些条件齐全的时候，T 越长，结果越多。条件缺了，T 再长也没用。

◆ 两个容易看错的地方

五个晚上，还有一个反着来的现象。

当晚，让「我」自己评：我多懂他？稳托的「我」评得最高：他讲了二十分钟，我全接住了。很快收拾好的「我」也评得不低。第五个版本的「我」，评得最低：我什么也没说，水还洒了。

次日的变化，排出来正好相反。稳托的第二天，什么都没变。第五个版本的第二天，七点那一遍真的发生了。

这叫懂感错位。**当晚的感觉，和次日的变化，方向是反的。** 所以，不能拿「当晚觉得懂不懂」来判读懂没读懂；判的是后面三样东西。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会：演出来的乱不算。

有人会说：那我照着学。下次别人讲完家事，我故意说一句「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不就行了？

不行。

如果心里其实有数，嘴上说「我也不知道」，这是示弱，不是乱。那一边其实已经收拾好了，或者从没失过形。老方要是听出来这是一句台词，他会客气地接一句「没事没事，你已经很好了」，把话交回给「我」。

这样的示弱，可以归到第二个版本里去：好听，真诚，换来感谢。真乱了和装乱了，从外面看，往往要看三项标志：真乱的人，话是半截的，动作是做一半的，没有哪一项收场的话。

◆ 要是两个人不对等

这个晚上里，「我」和老方是平起平坐的同事。有人会问：那要是一个人是组长，一个人是新来的呢？

把晚上改一改：「我」是老方的组长。

这时候，「我」手里多了一个现成的退路：组长腔。水洒了，组长可以立刻说：「没事，这样，你先去打电话，这页我来。」一句话，角色回位了，收了场。有名分的一方，天然就有一个先缓过来的位置。

所以不对等的关系里，无人先缓过来要更少见、更难。本编选对等的同事做例子，是为了把这个变量拿掉，不是说不对等的关系里就不可能。

什么时候会发生？当一件事把有名分的一方，打进了他的自我界。比如这一晚，组长其实是个在新人面前也没底的人：第三页那个数，他没底，却一直在新人面前摆出有数的样子。这一晚水洒了，家事听完，那个「组长」忽然站不住了。这时候，他回到组长腔的那条退路，反而会让他自己更慌。

可以预测：不对等的关系里，T 的分布要偏短，所以共有新更少。可是同一条线，仍然成立：T 越长，结果越多。

◆ 这一编用的是哪一格

把核心三样放进细一点的格子，这一编选用的是：真，创造，逻辑。

真：检验「我这一次读得对不对」，不是读的人自己说了算，是对方对「我」自我界的回读来检验。而回读是半句接半句的，没有哪一方独自说得对。

创造：就是正在成形这件事本身。「七点」这个分工，此前不存在，是两份慌一起造出来的，没有出处。

逻辑：同一个「那」字，在秩序里，是回礼的后件（「你帮我，那我还你」）；在同停里，是现生的推断（「第三页，那，七点？」）。

◆ 放回日子里

下次别人对你讲起一件难处，你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是什么？

是「真不容易」？是「你别太累」？是「没事，会好的」？这些话都是现成的。现成不是坏事，它让人觉得有人在。只是你可以留意：说出口的那一刻，你是不是已经稳下来了？

不用为了读懂而装乱。真乱了，也别急着收拾。收拾得太早，换来的是一声谢谢。

带走的话

- **别拿当晚的感觉判读没读懂。要看谁先缓过来，要看三周后两个人是不是都在用对方的半句话讲自己。**

◆

29

第 29 章

同停却散了：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 先认一件事

前面几章，容易让人以为：只要两个人一起乱了、谁也没先收拾，新东西就会长出来。

不是的。

日常里，两个人一起慌了、谁也没先缓过来，更常见的结局是：尴尬，互相躲着，第二天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你多半也有过这样的时候：两个人同时说错了话，同时愣住，然后各自笑一笑，岔开了，从此再没提过。

所以这一编的说法，要写得老老实实：**同停是条件，不是保证。** 它要转出共有新东西，还得有三样东西在场，分属三界。缺哪一样，就散成哪一种样子。

◆ 三个条件

第一，自我界里的乱。两个人的乱，都打进了各自的自我界：关于「我是谁、我站在哪」那一套，被这一次相遇松动了。要是一个人的自我界松动了，另一个人只是外面的事慌了，那就散成尴尬。

第二，现实界里的一件东西。两个人手上、眼前，有一件共同碰着的东西：一页湿纸，一辆自行车，一个鱼摊。乱得有地方转。没有，就散成回避。

第三，长年的土壤。长年的三无，也就是老同事对着电脑一起发呆、老夫妻坐着不说话那一类，积下的土壤，让一刹那的双乱接得住。土壤薄的，双乱多半崩散。

三个条件，一个晚上里可以一眼看出来。下面把那个深夜改三遍，每遍缺一样。

◆ 散了的第一个晚上：外面的乱

水洒了，「我」手忙脚乱，一副慌张的样子。可是「我」慌的，是别的事：口袋里的手机一直在震，房东催房租，下午一个客户发来一条没回的消息，「我」一直惦记着。

这是现实界的负荷，不是自我界的乱。慌的人是「我」，慌的原因，却不在这一次相遇里。

老方讲完家事，「我」「啊，那个」，只停了一两秒。老方说：「我是不是说多了？」「我」几乎是抢着答：「不会不会，没事没事。」两个人笑了一下。

「没事没事」，是现成的话。它来得很快，因为外面的乱，是人最想赶紧收拾掉的乱：手机还在口袋里震，「我」心里急着回到「有事要处理」的样子。T很短。

第二天，两个人都很客气，提起昨晚，只说「昨晚辛苦了」。一个字的借半句也没有，第三种做法也没有。

这叫尴尬。**两个人都慌了，可只有老方一个人，是被这一次相遇松动的。**外面的乱，让人更想尽快回到原来的样子，而不是松开。

◆ 散了的第二个晚上：手里什么也没有

这一回，没有湿纸。

老方讲完家事，「我」「啊，那个」。可会议室里什么也没有：箱子已经搬走，电脑合上了，饮水机边上的杯子也放回去了。两个人坐在长桌的两头，手上空着。

眼睛没处放，就落在对方脸上，越看越慌，各自掏出手机，低头划。

这一回，同停有了，自我界的乱也有了，两个人都被那句「我跟你说这些干嘛」松动了。可是没有一件东西，让两个人一起碰着。

第二天，电梯里，两个人盯着楼层数字，谁也没看谁。往后一个星期，两个人没再同桌吃午饭。

这叫回避。乱得没有地方转，只好各自转回自己手里的东西，也就是手机。

◆ 散了的第三个晚上：土壤太薄

最后一遍，把「我」换一换：同一个深夜，同一杯水，换成老方和一个才认识三天的实习生。

老方讲完家事，实习生一阵慌，水洒了，两个人同时乱了，谁也没先收拾。湿纸在，自我界里的乱，也有。

可是三天的交情，太薄。老方笑了一声，想缓一缓，实习生没跟上，冷下来，低头擦桌子。老方随即也冷了。

两个人各自回家，各自把这一晚收拾成一个现成的说法。老方想：果然，家里的事不该讲给不熟的人。实习生想：这个人情绪不太稳定。

第二天，两个人比往常更客气，更疏远。名号反而更硬了。

这叫崩散。**土壤薄的时候，双乱撞出来的新东西，接不住，两个人各自回到旧名号里去收拾残局。** 这时候，旧名号用得最勤。

◆ 三种散法，一张对照

缺哪一条	当晚的样子	第二天的样子	散成
自我界里的乱（只有外乱）	同停了，可只有一边被松动，另一边在想别的事	很客气，提起时一笔带过	尴尬
现实界里共同碰着的东西	同停了，两人手里、眼前都没东西，各自低头	互相躲着，不同桌，不对视	回避
长年的土壤	同停了，一边想缓，另一边没跟上	名号更硬，各说对方的不是	崩散

三个条件全齐，才转出共有新东西：半句接半句，第三种做法，三周后两个人都借对方的半句来讲自己。

◆ 日常里的几种散法

不用卡纸，不用深夜，这样的散法，日常里到处都是。

电梯里碰见一个面熟的人，两个人同时「啊」了一声，都没想起对方叫什么，同时笑，同时说「好久不见」，然后一起盯着楼层数字。这是缺了共同碰着的东西，也缺土壤，散成了客气。

夫妻吵到一半，两个人同时停下，一个去倒水，一个低头刷手机，谁也没再提。吵架这件事，两个人手里是有东西的（那件吵的事），可两个人都不让它碰到自我界，用的是各自的现成话：「算了」「不说了」。

开会时两个人同时被点名，同时没准备，同时看向对方，然后一个先说「我来」，另一个顺势沉默。那个说「我来」的，已经先收场了。

这几件，T 有长的有短的，可共同的是：缺着三样里的一样，或者两样。

◆ 转出来的，和散掉的，怎样分

当晚就可以分辨，不用等三周。

一阵没有目的的声音或动作之后，有没有转向一个此前没有的新样子？转出来的，是新的说法、新的分工、新的称呼。散掉的，是回到了旧的：现成的话、旧的角色、旧的称呼，或者是空转，两个人僵着，什么也没有出来。

要是多等一等，三周后的结果也分得开：转出来的，两个人都借对方的半句；散掉的，各讲各的，或者根本不提。

◆ 这一晚，为什么三个条件齐了

回到那个深夜。三个条件，各自在哪？

自我界：老方那句「我跟你说这些干嘛」，是他的「家事不拖累人」那一套松了；「我」把没底的数一直藏着、总是备好的汇报人那一套，也松了。两个人的自我界，都被这一晚碰动了。

现实界：那页湿纸。两个人各捏着一角，谁也没拿走。

土壤：三个月的并肩加班，不算长年，只算薄的。可是不是一点也没有：托箱子的那一下，「一、二、三」，没有读懂任何人，却是一份现实界里的默契；再加上那一页空白，两个人一起笑、一起发呆。薄土加上一件事，勉强接得住。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晚算是个容易散的晚上。三个月，换成三天，就是崩散。

◆ 要是这样的晚上，一半第二天互相躲着

最后，说一条这一编怎样算对、怎样算错。

假设有人收集了很多个这样的晚上，两个人一起乱了，谁也没先收拾。第二天，一半的人互相躲着，一半的人从此近了。这算本编说对了，还是说错了？

要看缺了什么。躲着的那一半，要是细查，发现是缺了上面三样之一，比如手里什么也没有，或者其中一个人慌的是别的事，那本编没有错，这就是它写下的失败分支。

反过来，要是三样都齐了，两个人乱得也真，还是一半散了，那就是本编的条件说得不对。同样，要是缺了其中一样，却照样转出了共有新东西，也是本编错了。第 32 章末尾，把这些列出来。

◆ 明天能试

下次你和谁一起卡住，话说半截，两个人都愣着，先别急着补一句话。

看三样东西：这一下，是不是碰到你自己了，还是只是外面的事让你慌？你们眼前，有没有一件两个人都碰着的东西，一杯水，一页纸，一件没做完的活？你们之间，有没有哪怕一点点别的时候一起发过呆、一起笑过的底子？

三样有两样在，就先别收场，等一等，让半句话接半句话。三样一样也没有，就体面地收场，换个时候再说。**不是每一次愣住都该被留住。**

> 带走的话
>
> - **两个人一起乱了，不等于读懂。乱要打进自我界，手里要有一件共同碰着的东西，底下还要有一层长年的土。缺哪样，就散成哪样。**

◆

30

第 30 章

最像的邻居（一）：帮的人先站稳

◆ 怎样请邻居来

这一编的说法，不是荒地里长出来的。前人在离它很近的地方，已经说了很多。

本书的做法是：每一位邻居，先把他说中了什么说足，再指出他停在哪里，最后摆出一个局面，他的说法和本书的说法，会推出相反的结果。名字不点，只说「有一种说法认为」，免得拉来不在这一编名单上的人。

这一章请的，是一批主张「帮的人也会乱」的邻居。他们最近，也最容易被说成已经替本书说完了。

◆ 他们说中了什么

有一种说法认为，帮助的人和被帮助的人，会一起造出一个第三样东西，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帮助者自己那些看似无关、令人不安的走神和心境，不是失败，是材料。

另一种说法认为，帮助的人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两个人的无意识一起把一出旧戏演出来。新的理解，不是事先备好的诠释，是从一起走出这出戏里长出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两个人会一起塌进「做的人」和「被做的人」那样的互补里，修复的办法，是恢复一个两人共有的第三个位置。

再有一种说法认为，帮助者也可以把自己的难处交出来，让两边一起被理解。

这些说法说中了好几件本编最需要的事：两边都被抛了出去；帮的人的乱是源泉，不是事故；新东西是两个人共同的产物，不是一方的解释；靠中立躲不掉。

本编承认，这些都是他们的，不是本编独有的。

◆ 他们的每一种说法里，都有一个先醒过来的人

停在哪里?

在每一种说法里，都有一个人先恢复。帮助者先认出自己被卷进去的那一份；先把「第三样东西」说出来；先从那出旧戏里醒过来；先承认自己那一份；先把第三个位置找回来。然后，他把说出来的东西，交给另一个人。

说出来的那句话，是先恢复的人整理好的。

用这一晚来对照：假如「我」先缓过来，说：「我好像也被你讲的这些带进去了，我自己也有个事没底。这样……」那是一句很好的话。它也是一句整理好的话。老方顺着它长，长出来的，是「我」那一侧整理好的安排。

◆ 同一句话，两种来历

再拿老方那半句「你也别老一个人」来看。

它猜偏了。「我」不是一个人在扛，「我」是心里没底。可是这半句话有一个好处：它是老方拿自己的扛，去猜「我」的扛，说到一半，没说完。它不是一个整理好的诠释，是一个带着误差的猜测。

「我」被它逼出了半截话：「不是，不是一个人的事」

这两句话，没有一句是先想清楚再说的。

整理好了的话，会替对方的下一句铺好路。半截的话，逼对方现生出下一句。

◆ 为什么本编不借他们的话

去掉术语，那一族说的是：帮的人也慌，慌是好材料。

本编说的是：材料要等到没人急着收拾它，才长成两个人的。

分叉就在这里：凡有一方先缓过来并说了出来，长出来的是拼合新（一方整理好的东西，被另一方接受），或者单侧新（长在被帮的那一侧）；共有的新东西，只出生在谁也没来得及先缓过来的那几秒。

他们的说法，自己里面有一处接不拢。

一边主张被抛出得越深、松散得越久，创造越多。一边主张帮的人要把自己的难处认出来，说出来，交出去，才有疗效。

前一半推出，创造和松散的时长是正相关；后一半推出，创造和先缓过来的时延是负相关。本编赞成前者，而且只在极端处，也就是无人先缓过来的那几秒里，才有共有的新东西。

这里有一句公道话要补。

在有主次的关系里，比如诊室里，一个人是帮的，一个人是被帮的，帮的人先承认自己那一份，常常是转折点。本编承认这有疗效：它推出的是修复，不是两个人共有的读懂。这不等于有主次的关系里，就不可能有无人先缓过来；第 28 章讲过，那要靠一件事，把有名分的一方打进自己的自我界。

◆ 相遇时刻

另有一种说法，把这样的瞬间叫做相遇时刻或者当下时刻。

有一种说法认为，惯常的框架忽然破了，出现一个很短的窗口，双方都被抛进不确定，焦虑是双方的。这时候不该照老办法走，要给出一个带着个人印记的、不合常规的回应。而且，过程里的「松散」，不整齐，没收拾，本身生出创造。

这一族说中了两件事：双方都被抛出，松散生创造。本编的同停与它同向，本编不当成自己独有。

它停在哪里？停在一个回应上。

回应由其中一方给出，通常是帮助者；要贴切；对方对它的承认，完成这一刻。这个回应有一个出处，事后能指认：那句话是谁的。

本编的回读不是任何一方给出的。「你也别老一个人」是半句，被对方的半句补全，纠正；「七点」没有出处。

于是有一个方向相反的预测：

那一族预测，回应越贴切，越真，相遇越成。本编预测：贴切与否不要紧，能不能指认出处才要紧。回应越贴切、越完整，来历越清楚，越是拼合；回应越残缺、越是两个人接出来的，来历越模糊，共有的新东西越多。

◆ 一句再贴切不过的话

举个日常的例子。

那晚，如果「我」听完老方的家事，说了一句非常贴切的话：「你不是不合群，你是没得选。」

老方大概会说：「对，就是这样。」

他真的觉得被说中了。可是第二天，什么也没变。他谢了「我」，请「我」吃了一份早饭。这句话再贴切，它也是「我」整理好、说出来、交给老方的。老方要做的，只是接受。

而他自己那半句猜偏了的话，才是后来整个故事真正转弯的地方。**猜偏了，反而逼出了真话。**

◆ 托着的人要是一动不动

回到那一晚的第一个版本。「我」做对了托持一族要求的一切：稳，在场，不评价，不急着解释。

托持一族预测：稳托的晚上，应该是最好的。本编承认，它长出了东西。可是长在老方一侧，三周后，「我」的复述里没有任何东西可借：老方的半句话，「我」根本没收到，因为稳托的「我」没有给他一处可猜。

所以，两种说法的分别不在稳托好不好，是在三周后：托持预测两边都得益；本编预测，只有被托的那一边。看三周后「我」的复述里有没有老方的话，就能分出来。

要是托着的人，真的有一点点不稳，露出了一角，但还是很快收拾好了，那就是第二个版本。它换来互惠，不翻转。

◆ 游戏的重叠

最后，是最强的一种托持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认为，帮的最深处，不是一个人稳着、一个人乱着，而是两个人的游戏区域重叠。母亲对婴儿的专注，是主动的，近乎忘我的卷入，她自己的边界也软了。帮助者不是一座岩石，是进到对方的游戏里去的人。

这比「一方稳住」深得多。本编承认：它说的重叠，正是两边都不完全在秩序里。

它停在哪里？重叠由一方供应。母亲为婴儿保留了那份专注，她也是那个「能承受的人」。在重叠之下，仍有一个可靠的在场者担着；婴儿的依赖，使不对称成了前提。

本编的晚上是两个成年同事，没有谁天然是那个供应者。成年人之间，一方供应出来的重叠感，事后只长被供应的那一边，这和稳托的版本是一回事。

◆ 两种「很放松、很入戏」的夜谈

怎么分？

同样是「很放松、很入戏」的夜谈。一个晚上，是其中一个人有意放松，托着场子，让对方放心说；另一个晚上，是两个人被卡纸、电话和一页空白一起弄懵了。

前一晚，「他懂我」这句话，要等很久才会出现，要靠日子慢慢攒。后一晚，第二天就会出现，而且来历模糊，两个人说不清楚是怎么发生的。

这两个晚上，在场的人都说「聊得很深」「很放松」。分开它们的，不是聊得深不深，是有没有一个人在暗处托着场子。

◆ 放回日子里

家里总有一个人，是惯于当托着的那个：母亲，姐姐，班里的班长，办公室的老大姐。

她们托得好，别人都感谢。你若是这样的人，可以留意一个小地方：什么时候你说「没事，我来」说得特别快？那一刻，是不是已经先收了场？

不用改。只是知道，被你托着的人，长出来的是他自己的那份。你自己的那份，在哪里长?

带 走 的 话

- **帮的人也慌，是好材料。可材料要等到没人急着收拾它，才长成两个人的。贴切的一句话，换来的是感谢，不是翻转。**

◆

31

第 31 章

最像的邻居（二）：没有主人的新东西

◆ 「说不清是谁的主意」，不是本编独有的

这一编里，有一句话读起来很像本编自己的：事后问两个人，七点这个主意是谁先提的，两个人答得不一致，或都说不清。

这句话，别人早就说过。下面这几家，把「没有主人的新东西」说得比本编还早，也还细。本编先把他们说中的说足，再说差在哪里。

◆ 共同行动

有一种说法认为，两个人一起做一件事，做出来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意图，事后也无法归给其中一个人。比如两个人抬一张桌子过门槛，进门的那个角度，是两个人的身体一起找到的，谁也没事先设计。

本编承认，这一晚的「七点」，有这个样子。托箱子的那一下，「一、二、三」，也是这个样子，没有出处，是两个人一起对上的。

差在哪里？共同行动里，两个人事前有一个共有的目标：把桌子抬进去。无主，来自两具身体的咬合，是在秩序里。本编的晚上，事前没有共有的目标，目标本身就是那一刻现编的：七点，第三页，一遍口径。

还有一点：这一族没有「谁先缓过来」这个变量，推不出「缓得越早越整齐，越是拼合」。

所以有一个局面，它推出和本编相反的预测：越协同，越无主，越像共有。本编的预测是：秩序里的协同再好，无主也只是默契；那一下「一、二、三」，两个人谁也没读懂谁。

◆ 即兴

有一种说法认为，即兴表演里没有导演，台上的东西不能归给任何一个演员，每个人都在接住别人递来的东西，往下推一步。

训练好的演员，确实能一起造出很多没人设计过的新东西。本编承认。

差在哪里？台上有舞台，有规则，有观众，有那条「接住」的纪律。这个框架，本身就是那个先恢复的东西。即兴训练的，恰恰是每一次一方失手，另一方立刻接住并推进：把 T 训练得很小。

所以预测是：它们造出「我们」，造出默契，造出一屋子的笑声；它们不造读。

怎么验？把台子撤掉。深夜里只剩两个人，没有「接住」的纪律，没有观众。这样还能出读懂的，才是同停；要靠台子才出的，是框。

◆ 话说到一半，被对方接完

有一种说法认为，对话里，一个人说半句，另一个人把它接完，这是极平常的事，这时候「这句话是谁的」本来就是含糊的。会说话的人，都在帮对方把话说完。

本编承认。老方那半句，「我」接了下去。

差在哪里？接完的人，接的是说话人本来要说的。听的人预测着说话人，把句子补成他的样子。这叫补全。补全之后，句子回到原来的主人手里：「他本来要说的是这个。」

老方那半句「你也别老一个人」，没有被补全。「我」没有替他说完「你也别老一个人扛」。「我」说的是：「不是，不是一个人的事」「我」纠正了它，而且纠正得去了另一个地方：第三页那个数。

补全，句子回到原主；纠正，句子换了主。

所以预测是：补全之后，来历清楚，归半句的主人；纠正之后，来历混。可这一条本编只当辅助，因为它和「没人整理好」靠得太近。

◆ 镜像游戏

有一种说法认为，两个人面对面，做镜子一样的动作，不指定谁领、谁跟。反而是没有领头的时候，两个人进到一种共同的自信里，动作更复杂，更流畅，也最像一个人。

本编承认，这是真的，实验室里测过。意义从互动里长出来，不归任何一个人，也是真的。

差在哪里？在镜像游戏里，两个人都在秩序里做一件定好了的事，镜像，或者交谈。没有领头的人，不等于同停。两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不分谁带谁。长出来的是流畅，不是新。

所以一个只有本编推得出的预测：流畅度和共有的新东西，方向相反，越顺越少新。生活里随手可见：一对做了三十年饭的老夫妻，一个递碗、一个接碗，不说一句话，流畅极了，可他们这一刻，可能一句新话也没有。

反过来，有人领头、但两个人都同停的时候，共有的新东西仍可以出现。

◆ 意义是互动里长出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意义不在任何一个人的脑子里，是在两个人的来往里一点点建起来的，谁也不是它的主人。

本编承认，这是对的，而且本编的晚上，也靠这个。

差在哪里？这一族说的，多半是两个人在谈一件事，谈着谈着，意思就长出来了。谈话是一件定好的事，两个人在里面，各自知道自己在谈。这样的无领者，是秩序里的无领者，不等于两边都失了形。长出来的，是越来越顺的理解，不是此前没有的东西。

局面是：越顺，越少新。要是两个人谈得越来越顺，又谈出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新说法，这一族能解释。要是两个人谈得一片磕绊，半句接半句，反倒有了新说法，这一族解释起来就费劲。本编解释得了。

◆ 三种「没有主人」

把上面的几样，放在一起看，会发现「没有主人」其实是三种不同的东西：

抬桌子的无主：两具身体咬合在一起，谁也没有设计，可是目标是事前共有的。是秩序里的。

补全的无主：一个人说半句，另一个人接完，句子好像是两个人的。其实它回到了原来的主人那里，是对方本来要说的。也是秩序里的。

「七点」的无主：目标本身是那一刻才有的，没有事前的共有目标，也没有哪一句，是谁本来要说的。这一种，是正在成形里的。

前两种没有人先缓过来，因为根本没人乱过。第三种，是乱过、没人收拾、新东西自己转出来的。三种无主，从外面看一模一样。

◆ 会话里的修复

还有一路，是研究人怎样谈话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理解是在下一个话轮里展示出来的：你说了一句，我下一句怎么接，就显出我怎么听的。要是听岔了，在第三个位置上修好。他们还研究过两个人之间的沉默，怎样是舒服的在一起，笑怎样是邀请、怎样被接受。

那一晚的话轮骨架，一格不差。本编承认。

差在哪里？他们研究的，是秩序怎样展示理解，怎样修好。谁来发起修复，是他们的一个编码项。舒服的共处沉默，仍是秩序，两个人都知道随时能接上。

另一个晚上，没有卡纸，没有电话。十一点收尾，「我」说「这页我来，你先回吧」，老方说「那我把明早的会帮你挡了」，「我」说「会我能上，你帮我核一下第三页就行」，老方说「行，第三页那个口径我熟」。话轮和那晚一样，修复也一样成功。

他们的预测：两个晚上没有差别。本编的预测：只有那一晚，第二天的协作变了。再加一条：错配之后，发起修复的一方若很快，修复成功，新东西少；两边都没发起，修复自己长出来，新东西多。

◆ 一群人一起乱

有一种说法认为，一群人同时脱离了常规，在仪式里、在欢腾里、在一场球赛里，会觉得「我们」升起来了，新东西冒出来。

这一族说中了：同时脱离常规，新东西可以冒出来。差在哪里？共乱是由一个外框带着的：仪式，节拍，舞台，共同的任务，总有懂规矩的人。框，就是那个先恢复的东西。

预测：它们造出熟，造出「我们」，不一定造出读。怎么验：框一撤，只剩两个人的深夜，还出读懂的，才是同停。

◆ 露底、出丑和悄悄帮

最后是几条日常的规律。

自我表露互惠：你露一点，我回一点。

出丑效应：能干的人出个小丑，反而更讨人喜欢。

被回应感：别人回应你，你觉得被懂。

这几样，在上一章的五个版本里，已经各自被单独拿掉了一次：露了底而没乱（第二个版本）；乱了而没露底（第三个版本）；乱了也露底，但先缓过来（第四个版本）。它们的主场，是「帮的方向翻转」那一格，本编当辅助。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最好的帮助是悄悄的：不让被帮的人觉得欠了谁，帮了也不让他知道。

它的方向和本编一致，少让被帮的人觉得欠。差在：它主张把帮助者藏起来；本编主张把帮助者的慌露出来，而且没人收拾。比如另一个版本：老方出去打电话的时候，「我」悄悄把那页合同对完，老方以为是自己对的。这样的帮，最隐，也最不读懂。

◆ 放回日子里

日子里的「顺」和「新」，常常是两回事。

你和一个老朋友聊天，聊得极顺，一晚上说了很多话，回家路上，却想不起这一晚有什么新东西。又有时候，和一个不太熟的人，磕磕绊绊说了几句，说着说着，两个人都愣了一下，因为谁也没想到会说到那里。

后一种，你多半记得更久。

> 带走的话
>
> - **没有主人的新东西，不都是新读。无主要出在谁也没来得及先缓过来的几秒，才是共有；出在秩序里的，只是默契和流畅。**

◆

32

第 32 章

五位老先生坐下来

◆ 先请戈夫曼：深夜不是后台

这一章请五位：戈夫曼，格尔茨，伽达默尔，土居健郎，梅洛-庞蒂。

规矩照旧：先承认每一位说中了什么，再指出本编在哪一处和他分开，最后摆一个局面，他和本编会推出相反的结果。

伽达默尔排在第三位，也是最难缠的一位，占的篇幅最长。先从戈夫曼说起。

戈夫曼说中了：第一个月的老方，是在台前。他给出来的表演，是「收到」「可以」「有事」；他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比如茶水间那通电话，观众更相信后者。他还说中了一层：观众常常体贴，会替台上的人圆场。

本编在这一处和他分开：后台是另一套规矩，不是一锅粥。深夜讲家事的老方，不是回到了后台，因为那句「我跟你说这些干嘛」，说明台前台后两套规矩，在这一刻都失效了。

观众的圆场，是一个人先缓过来，替另一个人补台。这正是先缓过来。水洒了，「我」若抽出纸巾说「没事，你先去打电话」，就是圆场。这晚的观众，自己也忘了词，水洒在台上，没人圆场，也没人先救场。

局面是：他的框架预测，体贴圆场的观众，让表演修复，关系顺。本编预测：圆场修复了表演，读不成。两个人一起忘词、没人圆场的那一晚，才读懂。

◆ 格尔茨：深描的人站得稳

他说中了：「六点准点走」，是眨一下眼，还是使一个眼色？要一层一层把周围的网都看清，才分得开。

本编在这一处和他分开：深描需要一个站得稳的描述者，站在读的人这一侧，慢慢写完；被描的人，不必在场。可是，在正在成形里发生的，还不是文本。描述的人一旦自己乱了，就描不了。本编说，那恰恰是读懂发生的时刻。

局面是：一个心思细、能把老方每个举动都讲得头头是道的同事，按他的框架，应该读得最深。本编预测：老方听到那套精准的解释，会躲。他会把那晚洒了他一桌水、一句整话也说不出的人，当作「懂我的人」。

◆ 土居健郎：撒娇的结构里，包容者稳着

他说中了：「里」，只对允许撒娇的人打开。深夜讲家事，是老方第一次让「我」进到「里」。

本编在这一处和他分开：撒娇的结构，一边依赖，一边包容。包容的那个人，稳着，也就是先缓过来的那一个。稳托的版本，就是一次完美的撒娇。

另一个版本里，包容者自己乱了，没有人能撒娇，也没有人需要包容。那半句「你也别老一个人」，方向是反的：被包容的人，反过来读包容的人。

局面是：他的框架预测，此后老方更依赖「我」，更多请「我」帮忙。本编预测：稳托之后是这样；无人先缓过来之后相反，他请求更少，主动给得更多，七点把第三页过一遍，两个人的关系对称了。

◆ 梅洛-庞蒂：身体并肩，是秩序

他说中了：身体先于语言。那一托，那一拍，在话说出口之前，身体已经懂了处境。本编讲手的时候，是从他起步的。

本编在这一处和他分开：熟练的身体，彼此相通，是定型里的东西。搬家的老师傅，抬柜子不用喊号，却未必知道对方家里的事。读懂要的，是两具身体一起失去熟练：杯子不知往哪放，手不知往哪伸，而且没有哪一双手先接管。

局面是：他的框架预测，身体越协调，相通越深。本编预测：协调的身体，只出默契；两个人的身体同时笨拙的那一下，才连着读懂。合租多年不熟的室友，工位挨着一年不了解彼此的同事，都是协调，而没有读。

回头看这三位。戈夫曼看见的，是台前、台后、心里三块相对静止的区域。格尔茨看见的，是符号一层一层放回意义之网里。土居看见的，是表面的克制，和里面的依赖与包容。

三套说法，各有各的深，也都停在定型里；而且都默认了一个站得稳的读的人。这是本编和他们分开的第一处。

◆ 伽达默尔：他说中了什么

最难缠的是他。要先把他说中的，说足。

他说，理解不是读的人拿一套方法，去逮住对方，理解是一件发生的事。前见，也就是读的人带来的那些先入为主的想法，在理解里被改写。对话像一场游戏，参与的人被游戏带着走，超出各自的打算；两个人都「失去了自己」。

他还说中了一层，最接近本编：在游戏里，不需要任何一方先恢复，是游戏自己带着走。

本编承认，这是最接近「无人先缓过来」的说法。本编的好些话，要先从他那里借。

◆ 他的游戏托着两个人

分叉一，也是最要紧的一处：游戏托着他们。

游戏里的两个人，所以能「失去自己」，是因为有游戏托着。来回有它自己的节奏，还有一件可谈的「事情本身」。游戏，是第三个稳住的东西。它就是那个「先恢复的东西」，只是没有名字，也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本编的无人先缓过来，是连游戏也没有：空页那一段，什么也不谈；递水那一下，来回断了，谁也不知道下一拍。

在融合的说法里，对话一断，就是理解失败。本编说，读懂偏偏完成在来回断掉、两个人一起手足无措的那几秒。

他讲的是来回不断的那一种读懂，本编讲的，是来回断掉之后长出来的那一种。稳托的版本里那二十分钟的长谈，最像融合，最充分，可新东西只长在一边。

分叉二，在界上：融合主要发生在理解者的理念界，前见被改写。本编的完成点，是对方的回读，落进读者的自我界，可以定位到那个「也」字上。

◆ 身体先于语言，那一段发生了什么

有两件事，伽达默尔没有说到，本编要补上。头一件：身体先于语言的那一段，在价值、意义、信息上各发生了什么。

用两个动作来回答：托箱子，和递水。

价值。 托箱子那一下，善在现实界先显出来，先于「他是谁」：你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手已经托住了。递水那一下，显出来的是「这人也慌」。善第一次不是稳稳地托着，而是带着读的人自己的乱。

意义。 托箱子的时候，自由只在「我」这边闪了一下：「我」可以松手。递水的时候，自由是两边同时悬着：他可以不喝，可以松手，可以把纸抢回去；「我」可以不得体，可以不解释。

信息。 「一、二、三」，是共用的节拍，数的格子。洒出去的水，是一条没人编码过的信息：谁也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却两个人都看着它。两只手各捏着纸的一角，是一条没有人下过指令、两边都在读的触觉信息。

状态。 托箱子的时候，一锅粥被任务很快收走：把箱子放下，就收场了。递水的时候，是同停，没有任务把它收走。所以才有地方，让新东西长出来。

融合的说法，把身体当作语言之前的背景。本编说，身体是无人先缓过来时，最先发生、也最藏不住的地方：话还可以稳，手先抖了。而手先停下来的那一个，就是先缓过来的人。

◆ 融合之后，两条水流成了什么

第二件：融合之后，两条水流本身变成了什么。

没有合成一条更大的视域。两条水流各自沉回新的定型，还是两条三界里的水流。

不同的是，每一条各留了一个只有对方能打开的口。老方现在有了一个能问「第三页还没底吗」的位置；「我」现在有了一个能让老方把「家事」轻轻放下的位置。这两个口，各是对方才打得开的。

每一条都带走了对方的一份慌：老方记着那杯洒了的水，「我」记着他握着没喝的那只手。

没有一个「理解的持有者」。事后，两个人对「谁先提的七点」，记忆都不一致。

往后，两条水流的步子对上了：一个乱，另一个更容易跟着乱，下一次读懂需要的破口就小了。

可是他们并没有变得一致。下周例会，老方照样反对「我」的方案。理念界里的分歧照旧，只是误读被当面改写得更快。

局面是：融合的说法预测，来回越流畅，理解越深，读懂之后两边的视域越趋近。本编预测：稳托的流畅长谈，不如无人先缓过来的那几秒断裂；读懂之后，理念界里的分歧照旧。

要是读懂之后，两个人普遍趋同，再起分歧就瓦解了，那就是他赢了。

◆ 这一编怎样会错

最后，把这一编会被推翻的地方，一条一条摆出来。

要是哪天看到，稳托的晚上和无人先缓过来的晚上，三周后借半句、第三种做法都一样多，或者稳托更多，这一编的说法就错了，托持那一派赢。

要是看到，乱了、也露了底、先缓过来的晚上，和无人先缓过来的晚上，在借半句和第三种做法上没有差别，那就是先缓过来与否不改变结果。「缓得越早，共有新越少」就错了，先恢复的那一派赢。

要是看到，乱了两秒就收拾好的晚上，也和无人先缓过来的晚上一样翻转，那就是乱本身起作用，不是先缓过来。

要是看到，没有那页空白的晚上，「我」照样接话不流畅、照样被读回，三无这座桥就错了。

要是看到，秩序里同形互助的那个晚上，和这一晚带来同样的协作变化，同停和秩序的分别就错了。

要是看到，只落在现实界的回读，和落进自我界的回读，同样改写了关系，界的说法就错了。

要是看到，自我界的乱、共同碰着的东西、一层土壤，三样都齐，两个人乱得也真，也没人先缓过来，却还是散了，条件的说法就错了。反过来，缺了其中一样，仍转出了共有的新东西，也是错了。

要是看到，读懂之后两个人普遍趋同，再起分歧就瓦解，伽达默尔赢。

这些，都是可以去看的。

◆ 放回日子里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你一直觉得「读懂了」？他的每个举动，你都能解释得头头是道。

要是有，问自己一句：他有没有哪一次，让你手足无措过？

读得头头是道，往往是读得稳。稳是好事，只是新的东西，不太容易从稳里长出来。留一个位置，给那种你说不出话来的时候。

◆ 那页湿了的纸

后来，老方照样六点走，走前说一声「我先撤了」。「我」照样在会上和他争。有一次他说：「那你第三页的口径又不对。」「我」笑了。

那晚没有谁先缓过来。两个人一起不知道怎么办：一个把水洒了，一个把杯子握到凉；两只手，各捏着一页湿纸的一角。读懂就从那页湿纸上长出来，没有出处。

「原来他是这样的人」，不过是很久以后，理念界才追上的那一下。

带走的话

- **好的理解不一定来自最流畅的谈话。两个人一起不知道怎么办的那几秒，没有人替另一个人把话说完，新的东西，反而是两个人的。**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觉得「忽然读懂了一个人」，是在什么时候？当时你们两个，是谁先缓过来的？是谁先说了一句现成的话、先回到了原来的角色，还是先宣布了收场？

想一个你觉得「聊得很深」的夜晚。那一晚，有没有一个人在暗处托着场子？有的话，第二天，关系有没有变？

你有没有过「两个人一起愣住，然后一起散了」的时刻？对照第 5 章的三个条件，那一次缺的是哪一样？

下次别人对你讲起难处，你习惯马上说一句什么？这一句，是现成的话，还是当场现生的？

如果有一天，你在一个人面前「什么也读不出来」，你会让它停一会儿，还是马上找点什么来读？

◆



第　五　编

先收场的人：误读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

导　语

原问：误读是怎样形成的？

这一编八章，只回答一件事：一个人被读定了，是怎么被读定的。

前几编已经把地基立好了：人不是一本写好的书，是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三界都在发生的洪流；读人，是两条这样的洪流碰在一起，碰出价值、意义、信息缠在一起的样子。前几编还讲过"同停"：两边同时没了形，一锅粥似的，谁也没先收场。这一编只借这几句话来用，不再重讲。

第 33 章看三个读定了的人。第 34 章问：读的人乱了，乱在哪里，会差很多。第 35 章看误读一步一步怎样走成。第 36 章专门拆一个很稳的说法：人被戳到了，只会更硬。第 37 章看几种近邻的说法。第 38 章请四位来对质，其中最难缠的一位，要正面回答他。第 39 章把这一编的说法放到一所学校里去查，也讲同停为什么常常散掉。第 40 章从一条金鱼收尾，并交代这一编怎样才算错。

读完这一编，你会看见一件有点反常的事：误读最牢的地方，往往站着一个最稳、最会处理事情的读者。

33

第 33 章

三个遇事不慌的人

◆ 一、三句话

先听三句话。

「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人。」

「这孩子就是调皮。」

「你就是这种人。」

三句话说的事不一样，一句在邻里，一句在学校，一句在饭桌上吵到最后。可它们的形状一样：读定了。读定之后，对方再做什么，都被读成同一个意思。他帮忙，是"有目的"；他安静，是"憋着坏"；他道歉，是"又来这一套"。

◆ 二、王老师和小航

王老师教三年级，二十多年了，是全校公认最能稳住场面的老师。有一回学生在走廊打翻了一桶水，隔壁班老师慌了，是她拿着拖把进去，三分钟收拾干净，还顺手把两个吓哭的孩子领走了。

她班上有个男孩叫小航。开学第二周，他把橡皮扔出了窗外。王老师没发火，只说了一句：「这孩子，就是调皮。」

从那以后，小航做什么，她都接得住，也都接得很平静。他上课转笔，是调皮；他举手答对了，是"这回碰巧"；有一天早上他早到，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她看了一眼，说：「又想干什么？」

她既没生气，也没慌。这一点要记住。

◆ 三、老廖夫妇，老郑和小钟

老廖夫妇结婚第十年。老廖是家里的主心骨，水管坏了他修，孩子发烧他半夜背去医院，一家人遇事都看他。有一天妻子说想去学画画，他说：「你这是又想起一出是一出。」

十年里，她换过三次想法，每一次他都这么说。第四次，他还是这么说。

老郑在一家单位待了二十五年，什么事都见过。新同事小钟来了半年，主动帮老郑顶了一次夜班。老郑说：「这小伙子，会来事。」后来小钟又帮了几回，老郑还是那句：「会来事。」

◆ 四、他们有一样东西相同

三个读者，一个有耐心的老师，一个顶梁柱似的丈夫，一个见多识广的老同事。你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毛病。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遇事都缓得快。

事情一来，别人还在发愣，他们已经把它归好类，放进该放的位置，往下处理了。这是他们的本事，也是单位、学校、家里都喜欢他们的原因。

本编要问的，恰恰是这件事。

◆ 五、先排除三个常见答案

为什么读定了？人们常给三个答案。

第一个：信息不够。可王老师带了小航一整年，老廖和妻子过了十年，老郑看着小钟干了半年。他们手里的信息，比谁都多。

第二个：心眼不好。三个人都不是坏人。王老师有一回自己掏钱给小航买过练习本。

第三个：不让对方说话。小航说过话，妻子说过话，小钟也说过话。他们说了，对方也听了，听完仍旧是那一句。

所以问题不在这三处。

◆ 六、题里的第二个问题

这一问的题目里还藏着一个更让人不安的问题：读错的人，会不会把对方真读成那个样子？

会。这一编的第 35 章专门讲它怎么发生。先把结论摆在桌上：不是读者看错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倒霉。读者每一次平静的、顺手的定性，都在改变对方下一次出场的样子。读了二十年的"调皮"，真可以养出一个调皮的孩子。

◆ 七、本编要问的

问题要换个问法。

不问"读错了什么"。读错了什么，是结果。要问的是：对方还没定下来的那一刻，被谁先定了？

小航那天早上擦黑板，是一件新鲜事。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擦。这件事在他心里还是一团，没有名字。"算什么"这个问题，那一刻是空着的。

王老师开口说"又想干什么"，空着的位置就被填上了。

本书把这件事叫**先场权**：对方有了一次新的显露，这次显露在他自己那里还没定形，先场权就是由谁先把它定下来。谁先定，谁拿走。

拿走它的人，本书叫他**先收场的人**。他可以是从来没有乱过的稳者，也可以是愣了半拍又缓回来的人。

◆ 八、"收场"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要说准，后面处处要用。

收场有三种样子，都看得见：

一，先说出现成的话。旧标签、旧叫法、老一套："又捣乱""调皮""会来事"。

二，先回到原来的角色。老师腔、家长腔、照料者的姿态："好了，回座位。"

三，先宣布这件事到此为止。

哪一方先做了这三件事里的任何一件，哪一方就是先收场的人。从事情发生，到第一个收场动作出现，隔了多久，本书叫**收场时延**，记作 T。T 等于零，就是这个人从头到尾没乱过。

说出一句此前没有的新话，哪怕说得很完整、很早，也不算收场。那是新东西出来了。它和"又想干什么"完全是两回事。

◆ 九、小航那一头

换到小航的位置，看一遍那个早上。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擦黑板。昨晚他没睡好，今天早到，教室里没人，黑板上有昨天的粉笔灰。他就擦了。

擦的时候，他心里有一点说不出来的东西，像是想让这间教室干净一点，又像是想让谁看见。他自己也没弄清楚。

王老师进门，看了一眼黑板，说：「又想干什么？」

他心里那一点东西，一下子没了。第二天他再早到，没有去碰黑板擦。不是他不想擦，是他已经知道，擦了会被说成什么。

这是误读头一次落到他身上的样子：他还没来得及知道自己那一下是什么，别人先告诉他了。

◆ 十、老廖的那一晚

老廖夫妇的故事，再说细一点。

妻子是在饭桌上说的，碗刚收完。她说：「我想去学画画，周三晚上有个班。」

老廖正在擦桌子，头也没抬：「你这是又想起一出是一出。」

她没有争。她把抹布接过来，说：「嗯，我再想想。」

那一晚，没有吵架。老廖甚至觉得自己很讲道理，一点火气也没有。他是真心觉得，她是"一阵一阵的"，劝她稳一点，是为她好。

她后来对朋友说：「他说的也没错，我是换过几次主意。可那天我想说的是别的。」

别的是什么，她没说，朋友也没问。这件事，正是这一编要查的地方：那个"别的"，还没有名字的时候，就被一句话收走了。

◆ 十一、读定之后的三个样子

读定了的人，有三个很好认的样子。

一，好事坏事，同一个意思。他帮忙，是有目的；他不帮，是自私。做对了，是碰巧；做错了，是本性。

二，沉默也成了证据。他不说话，是心虚；他说话，是狡辩。老廖的妻子几年前就发现，她解释得越多，丈夫越觉得"你看，又有一堆理由"。

三，新的事情一出来，不是去看这件事，是去找这件事属于哪个旧的位置。老郑看小钟，不看小钟这一回做了什么，只看这一回"会来事"的又一个例子。

这三个样子，后面的章节会一个一个拆开，看它们各是怎样走成的。

◆ 十二、为什么偏偏是缓得快的人

你可能会奇怪：本书为什么盯着最稳的人？

因为稳的人，是被所有人信任的。他的判断会被采纳，他的话有分量，学校、家里、单位里，大家都依靠他"一眼看准"。他说一句"这孩子就是调皮"，旁边的人会点头。

若换一个慌慌张张的新手，他说同样的话，没人当真。

所以误读最牢的地方，常常站着一个最可靠的读者。这听上去有点别扭，可日常里到处是：被人信任得越久，越不容易发现自己错了，因为没有人来碰他的那一套，他自己也已经很久没被碰过了。

◆ 十三、这一编不写什么

有三个相邻的题目，这一编不写。

不写"停顿"：两个人说着话忽然没了话，那是另一个问题。

不写"补全"：别人说了半句，你替他说完，那也是另一个问题。

也不写怎样把误读修好的几条技巧。

这一编只看一件事：一次碰撞里，定性是谁先做的，做完之后又怎样了。

◆ 十四、放回日子里

明天能试一件小事：下次有人在你面前做了一件你没料到的事，在你开口之前，数一下自己缓了多久。

不用改口，也不用硬撑着不说话。只是看一眼，你第一句话是现成的，还是没说完的。

你多半会发现，第一句话是现成的，而且出口很快。这没什么可羞愧，大家都这样。看见它，是这一编的第一步。

> **带走的话**
>
> - **误读不缺信息，也不缺好心；它出在对方还没定下来的那一刻，被谁先定了。**

◆

34

第 34 章

乱在哪里，差很多

◆ 一、擦黑板这件小事，三界里各是什么

回到那个早上。小航把黑板擦干净了。这一件事，在四个地方各是不同的东西。

在现实界，它只是一块干净的黑板。

在小航的自我界，它是一个说不清的念头："我是不是也可以是被喜欢的那一种？"这个念头刚冒头，还站不稳，正在成形。

在王老师的理念界，它早就有位置了："调皮的孩子会讨好。"这是定了型的。

在王老师的自我界，更深一层："我是个公道的老师，我看人准。"这一句也是定了型的，而且比前一句还硬。

王老师的名号之所以不动，不是因为她固执。是因为她自我界里那一句，不允许她"看不准"。名号一松，那一句就要跟着晃。

◆ 二、外乱不只发生在老师身上

外乱不是老师的专利。老廖每年年底都忙，公司结账，他连着几周十一点才到家，白天开会开到嗓子哑。

那几周，妻子要是提起学画，他的回答比平时更快，也更短：「回头再说。」

他不是不爱她，也不是不想听。那几周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别的事进来，他只想尽快放到"以后"那个格子里去。

等年底过了，他才发现，她那几周其实说了不止一次。每一次，他都用同一个格子收走了。

外乱让人省力，省力的办法是归类。这是人的一种保护，不是毛病。可它让读定变得特别容易。

◆ 三、乱的两种

现在回到这一编最要紧的一个分别。

读的人乱了，常常被当成一件事。其实乱有两种。

一种停在现实界：事多、累、没睡好、家里出了事、全班闹成一团。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重负，可它们压在外头，没有碰到"我是谁、我站在哪、我看人准不准"那一套。

另一种打进自我界：这次碰到的事，正好把读者自己那一套晃了一下。

前一种，本书叫外乱。后一种，叫自我界之乱。

◆ 四、外乱：家里出事的那一周

有一周，王老师的母亲住院了。她白天上课，晚上陪床，连着四晚没睡好，学校还赶上检查，一堆材料要交。

这一周，她乱不乱？当然乱。可你若在那一周走进她的教室，看见的是一个比平时更利索、也更干脆的王老师。孩子们一有动静，她一句话就归了类："坐好。""又来了。""别闹。"

这一周小航也擦了黑板。她头都没抬：「又想干什么？」比平时更快，也更硬。

外乱会让人更冻结。人累了，没有余力去看一件新东西，只想快点把事情归好类，把它放进老地方。这是人人有过的经验：最忙、最累的那几天，对身边人的看法，往往最粗。

◆ 五、自我界之乱

再看另一种。

还是那间教室。又一个早晨，小航早到，发现班里的金鱼死了，一个人站在鱼缸前。他脸上是湿的。

王老师在门口看见这一幕，想起这一周他每天都最早到。她把这件事记成"想表现"。可眼前这张脸，不像在表现。

那一刻她愣住了。她"看人准"的那一套被碰了一下：我是不是一直看错了？她说不出下一句。

这就是自我界之乱。注意几点。

她没有露底，不会对孩子说"老师心里很乱"。她和孩子之间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过错，鱼不是谁害死的。她的乱只是：自己看人的那一套，被这一幕晃了。

◆ 六、孩子这一头，也要还没定下来

还有一个条件，容易漏掉。

自我界之乱只发生在读者一侧，不够。孩子这一侧，也得还没定下来。

假如小航已经把"反正我调皮"领回去了，成了他自己的定型，那么王老师哪怕愣住，他也会顺口接一句：「老师，我就是这样的。」这一句，是替她把场收了。她刚被碰松的那一点，被他自己这句话又填上了。

所以本书的松动，要两边同时：一边读者自己被碰到，一边对方还在正在成形里，或者也被撞回一锅粥。两头缺了一头，都收得回去。这也是为什么，对一个已经被读定很多年的人，松动格外难：他自己也早已是一个缓得很快的人，一听见新的事，先收了。

◆ 七、同一周，两个孩子

把两件事放到一起，最清楚。

设想王老师母亲住院的那一周，班上有两件事。

一件：孩子甲又扔了橡皮。这与她毫无关系，她一句「又来了」，利利索索。

另一件：孩子乙，她一向看作"乖"的小雨，那天突然趴在桌上哭了很久。她心里一惊：我怎么没看出来？她顺口那句「累了吧」没说出来，愣了几秒。

同一位老师，同一周，同样的疲惫，同样的事务。对甲，名号照旧，甚至更硬。对乙，名号松了一下。

用"她太累了"来解释，推不出这个分叉：累是这一周的常量，她对两个孩子却往两个方向走。

◆ 八、一声"唉"：先收场的几种接法

再看一个更小的场面，把"先收场"看得更细。

数学课上，小航忽然趴到桌上，没头没尾地拖出一串声音：「唉……里以里……哈哈哈。」没有原因，也不朝哪里去。这是人才有的一锅粥似的时刻。

王老师可以有四种接法。

一种，结算："又捣乱。"这是说现成的话。

一种，索要："你怎么了？刚才在想什么？"听上去很关心，其实是向一个本来没有内容的时刻要内容。孩子只好编一个。编出来的，又成了证据。

一种，稳稳托住：她平静地看他一眼，什么也不说，接着讲课。这是好老师常做的。小航得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可她自己的东西，一点没动。

一种，乱一下又收回：她被逗得「噗」了一声，随即「好了好了，坐好」。看上去像是乱了，其实一两秒就缓回来了，回到了老师的角色。

四种都有人在收场。区别只在收得多快、收成什么样。

◆ 九、没人先收场的一次

还有第五种，它不在这四种里面。

小航那一声「哈哈哈」，不知怎么把王老师也带笑了。她憋不住，笑得讲不下去，扶着讲台，转身问全班：「我刚讲到哪儿了？」全班也在笑，没有一个人接得上。

那几秒里没有现成的话，没有谁回到老师腔，没有谁宣布"好了"。最后是下课铃结束了这一段。

下课时，小航跑过来，递给她一张画：「老师，你笑的时候像这个。」

画上是个笑弯了的圈。这是一件两个人此前都没有的东西。后来王老师对同事说：「我们俩那天笑疯了。」主语是"我们"。

这里要看两层。起先，两个人都"不往哪里去"，只是笑，没有方向。接着，一件事自己转了出来：小航画画，她收下。方向有了，形还没定。这一转，是从一锅粥走向正在成形。

注意，这一次的笑，不涉及谁的过错、谁的难处。没有表露，没有共担，只是她"我是严肃的老师"那一套，被一声哈哈哈撞松了。

◆ 十、有的纠缠，和无的纠缠

前面几编讲过，读人除了"有"的纠缠，还有"无"的纠缠：两个人对着一件毫无意思的小事同时笑出声，一起发呆，一声"唉"被对方接住，却什么也没说。这时候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信息，两个人仍然缠在一起。

先收场的人，只有"有"可用。

小航那一声「唉，里以里，哈哈哈」，是一个"无"。到了"又捣乱"的老师手里，它立刻变成了一个"有"：有意义（捣乱），有价值（不好），有信息（他今天心不在焉）。

"无"到了先收场的人手里，只能被换成旧的"有"。

无的纠缠，必须两边都在"无"里。一边在"无"里，另一边是稳稳的、清清楚楚的"有"，那只是托着，不是缠在一起。

◆ 十一、两边各在哪一种样子里

两条洪流碰在一起，各自有一种样子：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两边的搭配，就有几种。

小航正在成形，王老师是定型的：这就是误读成形的那一格。她把他还没成形的东西，按自己定了型的样子收了。

两边都是定型的：互锁。「你就是这种人。」「你就是这么看我的。」两边都不再改写，吵起来最凶，也最没有新东西。

小航是定型的，新班主任还在正在成形里：新老师想读他，读不进去。小航一见新班主任，先说一句「反正我调皮」，她的好奇心就撞在这句话上。

两边都在正在成形：这是读的窗口。老廖的妻子学画的第一周，两个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会变成什么，一起看，一起问。

两边都在一锅粥里，谁也没先收场：这是新东西的出生地。误读不会在这一格里成形，因为误读需要一个人先走出去。每一次误读，都是一个人先退出这一格，稳回定型。

一边在一锅粥里，一边稳稳托着：长出来的只是一侧。小航可能自己长出新的说法，王老师的读法不动。

把"三种样子"拿掉，这几格就塌成"读对"和"读错"两个字，交还为什么有时有用、有时没用，一锅粥里的两种结局，也全都说不清了。

◆ 十二、机器和狗，为什么走不到这里

家里的狗会不会有这一刻？机器呢？

要有一个办法判。办法是这样：一条洪流是不是进了一锅粥，不看它自己怎么说，看一件事：一阵没头没尾的声音或动作之后，是不是自己转向了一个此前没有的新样子。

狗会撒欢，会满地打滚，没头没尾。可打完滚，它转出来的，还是狗本来就有的那些：叼球、蹭人、趴下。新样子没有，是本能那一套里的老样子。

情绪识别的软件，连没头没尾的那一段都没有。它收到一声「唉」，立刻输出"负面情绪 0.7"。每个输出都由一个目标定出来，而且随时可以撤回重来。

所以这两位，从一开始就是 T 等于零的读者：一进来就有现成的"有"。它们读不出小航那张画，因为那张画是人在没有目标的一刻，转出来的。

带走的话

- **乱要问乱在哪里。事多事累的乱，让人更快归类；碰到自己"我看人准"的乱，才可能松开。**

◆

35

第 35 章

误读是怎样一步一步走成的

◆ 一、第一步：先定价，后找理由

误读是怎样走成的，可以看成几步。

头一步很平常：孩子扔了橡皮。扔橡皮是一件看得见的事。老师看到它，几乎同时给了它一个好坏："不好"。然后才补上理由："这孩子调皮。"

先有判断，再找理由。这一步几乎每个人都走过，不用大惊小怪。

要注意的是，此时若开学第一天，老师自己也手忙脚乱，她的"理由"还没定，还在正在成形里，两边仍能改写，误读不会从这里开始。

◆ 二、第二步：想讨好，是谁说的

小航擦黑板，这是第二步的场面。

擦黑板对小航是一件新鲜事，他自己也说不清。这时候，老师的理念界里有现成的位置："调皮的会讨好。"这句话先到场，把他的新念头换成了"想讨好"。

接下来，这个新信息只进了她一侧的档里：「看吧，又证明了。」小航这一头，没有机会改写它，他那个"我也可以被喜欢"的念头，没有人问过。

这一步就是截留。念头是他的，定性是她的，而这个定性是在他自己还没定的时候给的。

◆ 三、"做什么都是同一个意思"

题目里问：为什么对方做什么，都被读成同一个意思？

答案不在小航做了什么。变的是内容，不变的是谁来结算，以及结算得多快。

他扔橡皮，是调皮；他擦黑板，是讨好；他答对了，是碰巧。三件事内容不一样，可每一次，都由同一个已经定了型的读者，在他自己还没定下来的时候，先下了定义。

同样一个动作，若读者当时也在正在成形里，它就可能是一次交接。要是读者缓得快，它就是一次截留。

◆ 四、换一个好名号，走的也是这条路

有人会说：那给他一个好名号，不就行了？

隔壁班老师听说小航"其实很懂事"。下一次他擦黑板，她说：「真懂事。」

她换了一个好名号，走的却是同一条路：他的念头没定，她先定了。擦黑板成了"懂事"，他下一次要擦，就得是"懂事的擦"。

王老师班上的小雨一向被叫"乖"。有一回她哭，王老师说：「累了吧。」她点点头，没有说那天为什么哭。"乖"这个好名号，替她把眼泪也收了。

正面的名号，同样截留。区别只在于，被贴了好名号的人，委屈最晚被看见。

◆ 五、同一组矛盾，两个出口

这一步里，起作用的是价值和信息的相撞。小航擦黑板，在王老师看来是好是坏（价值），这件事给了她什么消息（信息）。两样东西碰在一起，要推动第三样东西改变：意义，也就是"这算什么"。

这样的相撞，本身没有好坏。它走哪个出口，由一件事决定：被推动改变的那个"意义"，是在两个人之间交接，还是被一方留在手里。

小钟替老郑顶了一次夜班。老郑说「这小伙子会来事」，这是意义被他一个人收走。老郑要是说「我没想到」，这句话是没说完的，意义还留在两个人中间，小钟还能碰它。

先收场的人面前，这个出口总是关着的。他的"这算什么"，早就在自己心里定好了，没有空出一块给另一个人来改写。只有当他自己的"这算什么"也被打回"不往哪里去"，出口才第一次打开。

◆ 六、真、自由、逻辑

这一编还用了一副小小的眼镜，由三个词拼成：真，自由，逻辑。

真，是对"此刻的样子"的真，也包括对读者自己此刻的样子。先收场的人说「我是认真在了解他」，对他自己那一刻的样子，是一句假话：他在那一刻，已经决定了。

自由，是两边都还没定下来的那份自由。读者也要有。老师定下了，孩子的自由就先没了，可老师自己的自由也同时没了：她除了"又来了"，没有别的话可以说。

逻辑，是"因为……所以"。先收场的人最会用它。无人先收场的那一刹那，谁都没有"因为"可用。

这三个词合起来，指的是同一件事：在对方还没定下来的那一刻，读者自己也不要先定。

◆ 七、换了班主任，名号还在吗

名号是留在孩子身上，还是留在读的人身上？

小航升到四年级，换了班主任，一位新来的李老师，没有听过任何关于他的话。

开学第二周，小航把笔掉在地上，又捡起来，李老师看了一眼，说：「这孩子，一看就坐不住。」

零旧信息，零越轨，名号又长出来了。

这说明名号一部分留在场里，是那间教室、那个"差生的位置"；另一部分跟着读者走：那种缓得快的做法，从上一位老师，到这一位，都一样。名号可以换，快没有换。

下一编讲功夫怎样沉进一群人里，那里说的"留在场里"，是在乎的方向。本篇说的"随人走"，是缓得多快。二者可以分开：一位在乎孩子、方向没错，却永远缓得最快的接班者，在"有"上是对的，在正在成形的地方，仍然截留。

◆ 八、第三步：他自己也成了先收场的人

截留一次，两次，三年。

老师说话的语气、等他开口的时间、问他问题的次数，都带着"这孩子就是调皮"。这些东西，一点一点进到小航身上。他的念头越来越窄，窄到最后，他自己也把自己定了：「反正我调皮。」

这一步，是有人早就研究过的，叫预期会塑造人。本书承认，这个说法是对的。

本书多补一句。这个"反正"，是他的新秩序。它一旦成了，王老师不会去改它，他自己也不会改。两边都不再碰它，这就不叫交接了。

小航对同学说：「反正王老师说我调皮。」老廖的妻子说：「你说是就是吧。」两句话里，那个"我"都已经让给了别人的定性。

他以后遇到别的事，也会这样：自己一乱，就有一个现成的名号可抓。他在学着做一个缓得快的人。

◆ 九、锁是怎样越转越紧的

三步连起来，成了一圈。

先定价，再配理由，再让对方把名号领回去。下一回，新的事情又来了，同样的三步，再转一圈。

证据每多一圈，"因为"就多一条。王老师有一整年的"因为"：因为他扔过橡皮，因为他上课转笔，因为他早到也是为了表现。信息越多，锁越紧。

要看清，每转一圈，靠的都是同一件事：读者那一刻先缓过来了。锁不是证据拧紧的，是读者的快转紧的。

◆ 十、对方已经定型，交还也没用

有个办法听上去很对：把定性权还给他，让他自己说。

王老师有一天对小航说：「老师想听听你怎么看自己。」

小航说：「我就是调皮。」

交还无效。因为他此时已经把名号领回去了，那是他的定型。要交还，得对方先有一次新的、正在成形的出场，这时候有人肯不先定，才有用。

◆ 十一、开锁只剩一条路

如果对方已经定型，读者又缓得快，锁怎么开?

只剩一种情形：读者自己的自我界被戳到，两边都没有缓过来。这时候新东西沿着另一个次序长出来：先是两个人一起"往一个还没成形的方向去"（笑，或站在鱼缸前）；接着出现一件两人共有的东西（那张画，那个小坟）；最后，才沉下来一个新的价值（"我们俩"）。

这一路，起点由两人同时递出，终点两人都能改写。它是交接，不是截留。

另外几种次序，这一编里没有真实发生，就不凑数了。

◆ 十二、先收场的人是怎样被造出来的

最后补一句来历。

每一次截留成功，读者就少经历一次自我界被戳到。她"看人准"的那一句，就稳一层。老郑对第二年来的小赵，第一周就说：「又一个会来事的。」他用不着等了。

稳，是截留的原因，也是截留的结果。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先收场的人，不要问"他是不是被改写了"，要看那一刻他缓得多快。

◆ 十三、放回日子里

回头想一想，你认识的人里，谁被你读定过?

不用想大人物，想一个家里的人，一个同事。他最近做了一件和平常不太一样的事，你当时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如果那一句话，是你对他一贯的说法，那就是第一圈。如果你已经说了好几年同一句，锁已经转了很多圈了。

别急着觉得自己不好。锁能转这么多圈，是因为你一直是个能干的、缓得快的人。下一章先看一个很有道理的反对意见，再回头看，这把锁怎样才可能松。

◆ 十四、读的人自己，也被改写了

题目里还有半句，一直没有正面答：误读，同时怎样改写了读的人。

王老师教了二十年书。这二十年里，每一次"这孩子就是调皮"说得顺，她的自信就多了一层。到今天，她能一眼看出班上谁会闹事，十个里九个准。

这是她的本事，也是她被改写的地方。

她眼睛里能看见的东西，越来越少。小航擦黑板，她看见的只是"又来了"，黑板的灰、他早到的原因，她都看不到了。她读得越准，能进到她这里的东西越窄。

更要紧的是，她失去了一样东西：被碰到的机会。一个从来不被碰到的读者，不会再有那一刻的松动。久而久之，她不是读错了几个孩子，是整个人慢慢定了型。

这是误读对读者的改写：不是让她变坏，是让她变得越来越稳。

> 带 走 的 话
>
> - **误读不是看错一次，是同一种快，一圈一圈转紧；锁靠的是读者缓得快，不是证据多。**

◆

36

第 36 章

被戳到的人，一定会松吗

◆ 一、一个很稳的说法

到这里，你心里大概有一句话在响：你说"自我界被戳到，名号才松"，可常识恰恰相反。

一个人的看法被当面戳穿，他不是更硬吗？

确实。有一种说法认为，人心里同时抱着两件互相打架的事——"我是个看人准的人"和"这个孩子刚刚做的事，我没看准"——会难受，会想法子把难受压下去。最省力的法子，是改一改其中一件事的意思。于是"原来他每天早到，是真的想早点来"，变成"他这是装的，装得更深了"。

还有一种相近的说法认为，人在自我形象受到威胁的时候，反而更爱贬低对方，更爱抓住现成的类别不放。

这两种说法都有很多日常的证据。预言说世界末日要来，到了日子没来，有的人不是醒过来，是更虔诚了。一个人被当众指出看错了人，往往此后几天，对那个人格外挑剔。

本书先说一句公道话：这两种说法，大半是对的。被戳到的人，常常更硬。

◆ 二、它们说中了什么，又在哪里正对着本编

本书的命题是：自我界被戳到，名号才可能松。这与上面两种说法，方向相反。

所以不能绕。若本书只能在"没被戳到"的地方成立，那不算数；一定要在"被戳到"这一格里，同时看见更硬和松开，说清是什么把它们分开。

本书的回答只有一句：同样被戳到，看谁先收场。

先收场的，走合理化的路，名号更硬。没有谁先收场的，名号才松。

下面一步一步说。

◆ 三、先把两件事分开：被戳到，和松动

这里有个很容易犯的毛病，前面的几个版本里就犯过。

如果你判断一位老师"被戳到了"，靠的是她事后说："我是不是一直看错了他？"然后你再说她"名号松动了"，那等于什么也没说。"我是不是看错了"本身，就是松动的内心说法。用结果去判原因，什么预测都不会错。

所以这两件事必须分开判。

被戳到，要在事情发生之前定下来。 办法是这样：学期一开始，请每位老师写一份短短的记录。写她对班上每个孩子的判断，以及理由："他调皮，因为他总爱扔东西、总拆别人台。""她乖，因为她从不惹事。"然后由不知道结局的人，把后来的新显露和这份记录对照。新显露与她写下的判断理由正面冲突的，算"被戳到"；和她的判断没什么关系的，不算。比如她写了"他早到是为了表现"，后来看见他早到是为了看那条金鱼，这就冲突了。

松动，要在事后另看。 看三样东西：老师对这个孩子的第一句话，是现成话还是没说完的话；她复述这件事的时候，主语是不是只有"他"，还是出现了"我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出现一个此前没有的、都在用的说法。

收场时延 T，是第三样东西。 它单独量，从事情发生到第一个收场动作出现。它只用来量"谁先收场"，不用来判断"被戳到"。说不出话，不是被戳到的证据，只是 T 很长的表现。

三样东西各量各的，才能谈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

◆ 四、同样被戳到，先收场的那位

先看先收场的。

老郑带着新人小钟。有一回，小钟当着全组人的面指出老郑报表里的一个错。这件事结结实实戳了老郑：他在这个单位二十五年，最自豪的就是"从没出过错"。

老郑的反应很快，不到两秒：

「你这个小伙子，别的都好，就是爱挑刺。」

这是一句收场的话。现成的、旧的，"爱挑刺"，老郑心里早有这么个位置。他被戳到了，他也难受了，可他两秒钟就收场了。

接下来的事，失调论说得一点不错：他在往后的几个星期里，越来越觉得小钟"心眼窄、爱表现"。他把那个错说成"小钟故意找的"。名号比之前更硬。

他这两秒里是难受的，难受推着他开口。他靠这句话收场，把难受化掉。

◆ 五、同样被戳到，谁也没先收场

再看另一个版本。

同样的报表，同样的错。小钟当着全组说了。老郑愣住了。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爱挑刺"，没说"谢谢"，也没说"这个不算"。小钟也愣着，他没想到自己说得这么直，手里的笔掉到了桌下。两个人谁都没动，会议室里静了几秒。

然后老郑弯腰，替他把笔捡了起来，说：「这个格子，我每年都是这么填的。」小钟说：「我去年也是这么填的，今年才看出来。」

两个人都笑了，笑得有点难看。散会后，两个人把那张表翻出来，各改了一格。以后他们俩把这个错叫"填格子的毛病"。

老郑后来对别人讲这件事，说的是：「我们俩那天，才看出来这表有问题。」

这里也有难受。老郑的手心也出了汗。区别只有一处：没有谁先收场。老郑没来得及回到"老同事"的角色，小钟也没来得及回到"新人要有分寸"的角色。

◆ 六、为什么失调论推不出这个分叉

失调论说了很多对的东西，可它推不出上面两个版本的分叉。原因有三。

第一，在失调论里，"合理化"本身，就是一次先收场。老郑那句「爱挑刺」，是现成的叫法。所以失调论说中的那一半，我们完全接受，还把它放进来了：被戳到之后先收场，走的就是它的路。它缺的是第二半：被戳到而没有收场，会怎样。它没有"T"这个变量。

第二，失调论的动力是难受要消掉。可在第二个版本里，难受一直都在，没有被消掉，老郑的手心还在出汗。松动不靠"难受先化掉"，靠的是"没有人抢先收拾"。若难受一定要先消，松动就不会出现在最难受的那几秒里。

第三，失调论管的是读者一个人，心里两件事怎样互相调整。本书管的是两个人：一边读者没收场，另一边对方也还没定下来，两边同时。老郑弯腰捡笔，

小钟说"我去年也是这么填的"，这句话是两个人一起冒出来的，谁也不是为了消自己的难受。

◆ 七、个别化，不等于共同的新东西

还有一家说法，值得公道对待。

有一种说法认为，人在忙乱的时候，确实更依赖刻板印象；可如果碰到一个与类别强烈不一致、又与自己相关的信息，哪怕在忙乱里，人也会放下类别，转而把这个人当成一个个别的人来看。

它说中了很多：忙乱不是单向的，有不一致，有动机，两个因素在调节。本书不把它写成"负荷越重越僵"的稻草，它从来没这么说。

所以决判格要换一个问法。不问"忙乱里会不会个别化"，会的。问：个别化之后，长出来的是什么？

老郑第一个版本里，他也"个别化"了：他不再说"新人都爱表现"，而是说"小钟这个人，爱挑刺"。这是把一个类别，换成了一个针对这个人的新标签。是个别的，也是旧的。

第二个版本里，长出来的是"填格子的毛病"，一个此前谁都没有的说法。

所以：同样不一致，同样被戳到，T 短的那一次，个别化成另一个名号；T 长的那一次，出现两个人现编的说法。个别化和共同的新东西，是两回事。

◆ 八、正面名号里的失调

失调的路，同样会走进正面的名号。

王老师有一回，被金鱼那件事戳到了。假如她当时反应很快，她会说一句更漂亮的收场话：

「我就知道他其实是个有责任心的孩子。」

这句话听上去，是她终于看见了小航。可它是她那个"我看人准"的自我界，给自己挽回面子的方式：不是我错了，是我早就知道。名号从"调皮"换成"有责任心"，她的自我界一点没动。

小航听了，会说：「是我昨天没盯着它。」他替那个名号担了起来。

所以被戳到之后，先收场的人，既可以走向更硬的坏名号，也可以走向一个漂亮的好名号。两条路对她那个"我看人准"来说，是同一条路。

◆ 九、三个星期以后

松了，不等于从此松着。

老郑和小钟改了一格以后，过了三个星期，小钟又提了另一处。老郑如果这三个星期里，两个人之间没有沉下什么，没有"填格子的毛病"这样的说法，没有一次再一起查表，他很可能又退回「爱挑刺」。

被戳到的那一天松，是一刻的事。要它沉下来，需要有一个两个人都在用的东西，做个钉子，把松动钉住。

所以第 39 章的记录里，才要在三周之后再看一次。松动要看共同新物，不是看当天的神情。

◆ 十、演出来的乱，不算

还要防一种假的"被戳到"。

有的学校给老师做培训，要求遇到不懂的事，要说「老师也不知道，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是示弱，是一种教出来的话。

两位老师都说了"我还没看明白"。一位照着培训做，事后说：「我是按流程来的。」另一位是真被事情打懵了，事后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第一位，心里其实有数。她说"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在往一个答案里走，她的 T 是零。这一句话，是她回到老师角色的一种新方式。孩子能听出来。

只有第二位，才有可能出现共同的新东西。

所以培训能教会一句话，教不会一个人在那一刻真被戳到。示弱而不乱，不是松动。

带走的话

- **同样被戳到，先收场的人把难受化成合理化，名号更硬；没人先收场，名号才松。要看的是谁先收，不是谁被戳。**

◆

37

第 37 章

它们都要求有一个人先醒过来

◆ 一、一种很温柔的说法

接下来看几种近邻的说法。它们不是对手，是邻居，各自说中了一些东西。

有一种说法认为，帮助别人的人要做一个可靠的容器。对方心里有一团还没成形的东西，他不评判、不追问，稳稳接住，让对方可以"在另一个人面前独处"。

这是一种很温柔的说法，在很多地方用得很好。一个孩子哭的时候，旁边的人不说话，只是坐着，孩子就慢慢平静了。

本书承认，这是对的，而且很重要。

◆ 二、更强的版本：两个人一起乱

这一族里还有更强的版本，不能当稻草打。

一种认为，容器不是岩石，不是不动。帮助的人是整个人进去，近乎忘了自己，和对方像在一块地上玩游戏，两个人的游戏区域重叠了。

一种认为，两个人一起造出一个不属于任何一方的东西，叫"第三方"，帮助者自己心里那股令人不安的心境，是这个东西的原料。

一种认为，平常的框架忽然破了，双方都被抛进不知道里，这种"松散"本身生出创造。

还有一种认为，两个人的心底，在一起演一出旧戏，新的理解是在一起走出这出戏时长出来的。

这几种说中了的，本书全收：双方都被抛出；帮助者的乱是源泉，不是事故；新东西是两个人共同的产物。

◆ 三、它们每一版里，谁先醒过来

分叉在一处，请看每一种版本接下来的写法。

帮助者先认出："我被卷进去了。"帮助者先把那个第三方说出来。帮助者先从那出戏里醒过来。帮助者先找回自己的位置，然后把想明白的东西，交给对方。

每一种，都有一个人先回到原来的角色。这一族把两件事放进一个框里：帮助者要乱，也要尽快先醒过来。

本书推的是：凡是有一方先醒，长出来的就是"拼合的新"，是先醒的人整理好、交给对方接收的东西；或者"只长一侧的新"，对方自己长出了新的说法，读者的读法没动。共同的新东西，只出在两边都没来得及先收场的那几秒。

◆ 四、同一批孩子，两套指标

这一族自己的话，可以拿来对一对。

用它自己的过程指标：帮助者是不是很快找回了位置，给每位老师每次混沌时刻记一个 T。再用它自己的结果指标：孩子后来是不是更自在，名号有没有松，有没有出现两人共有的说法。

本书预测：T 很短的那一批老师，结果多是"孩子安心了，老师的读法没变"。T 长，没人急着收拾的那一批，名号松动，而且是唯一出现共同新说法的一批。

这样一来，同一个框里的两条主张——"失衡是源泉"和"先醒过来才有疗效"，推出的方向相反。这不是在替它们加一条它们没说过的话，而是它们既有的两个指标，在这里分叉。

◆ 五、越顺越没有新东西

还有一种近邻值得单独说，因为它离本书最近。

有一种说法认为，两个人一起做动作，不指定谁领、谁跟，反而最流畅，动作也更复杂；还有一种认为，意义是在两人你来我往之间长出来的，不属于任何一方。

这两句，本书全收。没有谁领，是真的；意义归不到某一方，也是真的。

分叉在这里：它们说的两个人，都在做一件定好了的事——镜子似的互相模仿，或者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两个人都站在定型的地方，一起协作。没有谁领头，并不等于谁都没了形。这里长出来的是流畅，不是新。

所以预测是：流畅和新东西反着走。师生之间默契得无需指挥的一堂课，流畅极了，常常什么新东西也没长出来。反过来，有一个人始终是领头的（比如老师仍在讲台上），只要两边同时停了一下，新东西照样可以冒出来。金鱼那天，王老师还是站在讲台边的那位老师。

◆ 六、被困在电梯里的两个小时

再看一个把"共同命运"和"托持"都控制住了的场面。

老郑和小钟，被困在电梯里两个小时。两个人同样被困，同样的闷，同样的未知。

甲： 老郑镇定。他安慰小钟，打电话找人，讲笑话，小钟慢慢放松，说出一句平时不会说的话：「我老想帮人，可能是怕被嫌。」出来以后，老郑跟人说：「这小子关键时候倒挺会说话。」

这是换了一个名号。小钟这一侧长出了点东西，老郑的读法没变。

乙： 老郑其实有幽闭恐惧，没有人知道。十分钟后他先慌了，小钟也慌了。两个人坐在地上，谁也顾不上谁，谁也没说一句关于自己的话。后来小钟递

过去半瓶水，老郑手抖着接，两个人轮流喝一口。出来以后，两人有了一个只有他们懂的动作："电梯那回"，递水就是暗号。

托持的说法，推甲更好：有人稳住，被托的人才敢说。本书推乙松动，甲不松。

乙里没有露底，没有共担过错。两人共同的命运是一样的，甲乙都被困。差别只有一处：谁也没先收场。

如果不把乱分成外乱和自我界之乱，甲乙就都是"一起被困"，什么也分不出来。

◆ 七、苦出身的老师

还有一个常被拿来的说法：吃过苦的人，更能懂得别人的苦。

这是个相当稳的发现，本书承认。吃过苦的老师，在"有"上更丰富，看得见更多。

但也有相反的研究：有的吃过苦的人，对正在受同样苦的人反而更苛刻。「我当年比你难多了，你这是矫情。」

这两个方向不矛盾。资历是一份存在读者身上的东西，它可以通向两边。通向哪边，看的是那一刻的 T。

同样早年有过相似处境的两位老师。一位当刻缓得快，首句就是「我懂，我当年更难」，这是收场的话，把对方的苦收进了自己的老故事。另一位那天正好被事情撞到，说不出话，才出现没说完的话。

所以苦本身不松人。苦只是给了先收场的人一份好材料：他收得更快，也更有底气。

◆ 八、"我不知道"是怎样变成一句话术的

回到培训出来的"不知道"。有一种做法要求帮助者采取"不知道"的立场。它说中了：不急着下结论，对方才有空间。

分叉在于，一句被规定的"我不知道"，本身就是一句收场的话。它让人回到"一位耐心的帮助者"的角色，而且回得很漂亮。

所以判断的办法，是看它背后有没有那一段真的说不出话。

◆ 九、不追问的人，也分两种

还有一对近邻：危机里不追问对方的帮助，和不被察觉的支持。

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人在难处里，最好的帮助是不让他知道自己在被帮：不追问，不评论，让他自己消化。另有研究发现，被人悄悄支持的人，比被明着安慰的人恢复得更好。

这两条本书全收，而且方向同向：本书也不主张追问。

分叉在"不追问的人"里面。有的人不追问，是因为他稳，他心里有数，只是不说。有的人不追问，是因为他自己被撞到了，说不出话。两个人看上去一样沉默。

预测是：后者松动，前者不松。而且后者的乱完全看得见：笑到讲不下去，坐在电梯的地上。不追问，不等于乱了。

◆ 十、首位评价、词库和那个现成的新词

有人会说：给小航一个现成的好词，比如"高敏感型"，不行吗？

不行，那是换签。这个词是读者那边带来的，读者带着它，在小航还没定下来的时候，先给他定了。

有一种说法讲，一个人缺的是社会上的词库，没有词，别人就读不懂他。这是说中了。可本书说的，是比"缺词"更早的一段：词还没有出生。那段还没成形的东西，什么词库里都没有。松动之后冒出来的，是两个人现编的词，比如"笑疯那回""填格子的毛病""鱼的事"。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对方先开口、话被采信，误读就会松。也不是。只要"这算什么"仍然由读者来定，对方说得再多，也只是替读者递上一份材料，读者拿去，放进早就备好的位置。

◆ 十一、没有露底，也没有共担

最后要防一种混淆：松动，是不是因为两个人彼此交了心，或者有了共同的难处？

不是。本书里几处松动的场面：笑到讲不下去，站在鱼缸前，会议室里捡笔，没有一处，是谁把心里话掏给了谁，也没有一处，两个人共同扛着一件难事。

王老师没对小航说过自己当时怎么了。老郑也没对小钟说自己的二十五年。

这一点要紧，因为坊间常说，要想读懂一个人，先要交心。交心是好事，但它推不出这几处场面。能推出的，是那一刻，谁也没来得及先收场。

> **带 走 的 话**
>
> - **温柔的容器、两人的游戏、一起演的旧戏，都有一个人先醒过来整理；整理得越早，长出的越是拼合的、一侧的东西。**

◆

38

第 38 章

四位来对质

◆ 一、这一章怎么写

这一问的题目请了四位来对质：罗森塔尔与雅各布森，斯奈德与他的同事，法农，阿马蒂亚·森。

每一位，先说他说中了什么，写足；再说在哪一处分叉；最后给一个局面：他的框架推出一个结果，本书推出另一个。

本书不替他们代拟个别实验的结果，只说他们的框架里，有没有那个变量。

◆ 二、罗森塔尔与雅各布森：教室里的预期

他们说中了什么。 他们在一所小学里，告诉老师某几个孩子"很有潜力"，其实这几个孩子是随机挑的。一年之后，这几个孩子的成绩真的涨得更多。后来的研究把它拆成四条渠道：气氛，老师对他们更温暖；输入，教他们更多东西；反馈，回应更具体；机会，让他们多发言。

他们说中了三件事。预期会读成真的；好的预期同样传导；老师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同。第 35 章讲孩子怎样成了"反正我调皮"，那一块是他们的主场，本书全收。

分叉在哪。 他们的变量是预期的内容和方向。框架里有一项"老师的温暖气氛"，可那是先收场的人的气氛：缓得快、站得稳的那种温暖。框架里没有一个变量，是"老师在这个孩子新出场的一刻，缓得多快"。

局面。 设四格：预期高或低，乘以老师在孩子的新显露面前先收场或没先收场。

预期论推的是按预期分：预期高的两格，好；预期低的两格，坏。

本书推的是按这一刻的快慢分。预期高而缓得快的老师，名号正面，而且最牢：那个"聪明的孩子"一学期不动，他的委屈、他的笨拙，最晚被人看见。预期低而被戳到过一次的老师，名号松动。

日常里，也有这样一个版本。家教班里，老师拿到的名单上，有几个孩子标着"聪明"。她对他们温和，多给时间，多留余地。这些孩子的确越来越好，而且一学期里没人会去怀疑那个"聪明"。他们一旦遇到难题，不敢说"我不会"，因为"聪明"不是一个可以说"不会"的名号。

◆ 三、斯奈德与同事：一根电话线

他们说中了什么。 一个男生拿到一张女生的照片，照片上是漂亮的或普通的，他和她通了十分钟电话，什么也没见到。结果，听录音的旁人也觉得，那个"被认为漂亮"的女生，说话更亲切、更有魅力。预期不只是读者心里想想，而是通过电话里一问一答，让对方真的变成了那个样子。

他们也说中了：当读者的目标是"求准"，而不是"相处愉快"的时候，确证会减弱。

分叉在哪。 "求准"是读者一种稳定的姿态。男生再认真地"求准"，也还是站在自己稳定的位置上提问，提问再多，他自己的那一套没有被碰过。

局面。 同样的照片，同样的"求准"。甲组照常通话。乙组里，男生在通话中出了一个让自己狼狈的岔子：说错了话，自己先笑场了；女生也跟着笑，谁也没急着把话题拉回来。

求准论推两组相近。本书推乙组的确证显著减弱，通话快结束时，出现一个两人共有的梗。

日常里的版本更常见。相亲，介绍人先说了一句「这姑娘人挺好看」。男方打翻了茶杯，两人笑成一团。后面的饭，那句"好看"就不管用了，他看见的是一个笑得上不来气的人。

◆ 四、阿马蒂亚·森：身份太单一

他说中了什么。 把人的多重归属，缩成一个身份，是暴力的一个前提。一个人同时是父亲、同乡、球迷、素食者、某个党的成员，单一化会把这一切抹平，而且常常是被人煽动出来的。他的药方是：用理性去判断，此时此刻哪一个身份相关，承认人有选择的自由。

分叉在哪。 "用理性判断，从一堆已有的身份里挑一个"，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先收场的人的动作。它从已有的、有名字的类别里挑。可对方正在成形的那一段，没有名字，进不了这张清单。

局面。 一个周五的晚上。妻子急着要换个活法，语气很冲，老廖认真地想了：「她此刻是作为母亲在焦虑，不是爱折腾。」身份多元，选择审慎，合乎那服药方。

森的框架推：误读该减弱了。本书推：照样误读。老廖替她挑好了身份，挑得很体贴。这是换签。

换到另一个晚上。老廖刚接到父亲住院的电话，很累，很乱，在厨房烧水。妻子在客厅忽然说了一句：「我好像不想再当谁的谁了。」这句话不是对他说的，却戳在他"我认识她十年"上。壶烧开了，水溢出来，两人同时一惊，谁都没去关火，她先笑了出来，他也跟着笑。

他一句没说自己的父亲，她一句没说"为什么"。这以后，他们有了一个说法："厨房那晚"。误读当晚松了。

同一个晚上，他对父亲住院的事、对另一件家务上的看法，照旧硬得很。那是外乱，没打进他自己的"认识她十年"。被漏读最久的，恰是那一段尚无类别可归的、正在成形的东西。

◆ 五、法农：他说中了什么

最后是最难缠的一位。他写的是一件小事：地铁里，一个白人孩子指着他喊：「看，一个黑人！」又说：「妈妈，我怕。」

他说中了很多，要写足。

一，档案先于人。一整套历史织成的种族图式，由上千个细节、轶事、故事编成，他说自己"从外部被过度决定"。他还没动，已经被读完了。

二，误读进入身体。他本来有一个自己的身体图式，在那一刻崩塌了，被一层外加的、"表皮化"的图式取代。

三，他看见了读者一侧：那个孩子在发抖。怕是真的。

四，讲理没有用，讨好没有用，反抗也没有用，都被收进同一个格子。他还说中了：好的名号一样囚人。本书不独占这一点。

五，他最后的祈求是：「我的身体啊，让我永远做一个发问的人。」他自己已经在要求停在没有定下来里。

◆ 六、那节车厢里，场上有三条洪流

本书接着他的话往下走。

车厢里那一刻，原本是两条洪流同时一锅粥。孩子在怕，这怕没头没尾，他自己也说不出怕什么；法农在那一刻被撑破，四分五裂。如果有哪个格子能长出新东西，就是这一格。

可是场上还有第三个人：孩子的母亲。

她是稳的。她立刻出来替两边结算，大意是：「先生，别介意，他不知道您和我们一样文明。」

"文明"是一张好名号。她用一句话，把孩子的怕和法农的碎，一起收回了旧的"有"里。第一个收场的话，出在她身上，那个无人先收场的格子，在一秒钟之内，被拆成了两个"先收场的人"和"一锅粥"。

法农随后也想把自己稳回去。他讲理，找科学，找历史。每一次自己稳，都更深地走进别人替他备好的格子。

◆ 七、母亲并不坏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免得读成"那位母亲是个坏人"。

她不是。她当时想做的，是在一个尴尬的场面里，尽快让大家好受。她的"文明"，是真心的善意。

问题就在这里。善意也可以是一台稳定器。它把一个本来没有名字的尴尬，用一句现成的好话收好，大家就从这一刻出去了。

法农真正看见的，是这个"收得又快又体面"。他在一个人人都善意的车厢里，被收走了。

◆ 八、题里那句话：三个说法之外，多出的一层

题目要本书说出，"自我实现预言""内化""单一身份"之外，还多出什么。

先说这三个说法。自我实现预言说：预期把对方造成了那个样子。内化说：对方把名号吞下去了。单一身份说：一个类别把别的类别挤掉了。

三个说法讲的，都是先收场的人那一侧已经稳住之后的事。而且都默认读的一方本来就是稳的。

多出的一层有两句。

第一句：误读在价值、意义、信息的纠缠上，拆掉的是什么。 拆掉的，是那一刹那，两边都没缓过来时，没有谁拿着的先场权。结构不是只管着一份预先写好的档案，它更像一台稳定器：只要读者那一侧出现一点乱（孩子的怕），它就立刻递过来一个现成的"有"（"黑人""文明"），让读者永远不必在一锅粥里多待一秒。价值、意义、信息，于是都在读者这一侧缠好了，对方的"正在成形"和"一团乱"被一并收走。

第二句：它怎样同时改写了读的人。 那个孩子学会了一件事：自己一乱，就有现成的名号可抓。他怕了，名号立刻在手边，用不着在怕里多待。他正在被造成一个缓得最快的读者。这一句只说明，误读怎样一代一代生产出下一个先收场的人。至于一个人是不是这样被改写的，判断仍然看那一刻他缓得多快，不是靠看他"被改写了没有"。

◆ 九、两位母亲

给这个说法一个可以对质的局面，按法农的强版本来立。

同一条街，同一位黑人男子。两个孩子说出了同样的话。两位母亲，都反对种族偏见。

母亲甲平静地纠正：「别这么说，叔叔是好人。」话一出口，是收场的话，T 近于零。

母亲乙自己先懵了，脸红，说不出话，蹲下来抱着孩子，抬头看着那位男子。三个人都愣在那里，直到远处一声喇叭，三个人同时动了。

法农的强版本推：甲更明确地打断了图式的传递，结构没变，两处相近，甲甚至更好。

本书推：甲那里，男子仍然被结算了，"好人"也是名号，孩子甲以后遇到陌生人，首句多是「他是好人吗？」这样的收场句。乙那里，可能出现一件三个人共有的东西：男子先笑了一下，孩子也笑了；男子的身体没有被"表皮化"地定住；孩子乙以后的首句，多是没说完的话。

差别不在立场对错，两位母亲的立场一模一样。差别在场上，有没有一个人先替大家结算。

带 走 的 话

- **读的人那一侧一乱，就有一句现成的话递到手边，让他不必在乱里多待一秒。这是误读最厉害的地方。**

◆

39

第 39 章

一所学校，一个学期

◆ 一、一个想不出来的场面，怎样放到学校里去查

前面讲的几个场面，都是单个的故事。故事好看，容易让人觉得挑出来的刚好是对的。要把它们放回一所学校，一个学期，才有可能查出来对不对。

本书设想这样一个记录。

每位老师，每周自评负荷：事务量，睡眠，家里的事。每个孩子的名号，学期头先记下：老师写下的判断和理由。每一次孩子有新显露，记下老师当刻的收场动作：第一句话是现成话还是没说完的话，有没有回到老师腔，有没有宣布"好了"，以及收场时延 T。编码的人，不知道名号后来怎么样了。当天简记老师是否被戳到，按事前的记录，由别人对照。

◆ 二、八个预测

在这个记录里，本书的说法有八个预测，要同时成立。

一，缓得最快的老师，名号最牢，不论正负。 按托持理论的标准，被评为最能稳住场面的老师，一学期里名号变动最少；偶有变动，多半是换签，而且最容易复发。T 与松动，单调反向。

二，外乱格：老师乱了，但事情与她无关。 她家里出事的那一周，孩子出了一件和她毫不相干的新显露。预测：名号更硬，T 更短，首句更像收场句。

三，自我界格：同样的负荷下，新显露戳到了她自己。 预测松动：说不出收场句，T 长。

四，同周异孩子。 同一位老师，同一周，自评负荷相同。对孩子甲，新显露与她无关，名号照旧或更硬；对孩子乙，新显露戳到她，名号松。负荷是这位老师这一周的常量，名号变动却分叉。

五，负荷乘以被戳到。 低负荷、没被戳到：旧名号。高负荷、没被戳到：更硬。低负荷、被戳到：松。高负荷、被戳到：松，而且复发更快。松动靠哪一格，不靠负荷。

六，被戳到之后，看 T。 同是被戳到，T 短的，名号走失调的路，更硬或换签；T 长的，松动，并留下两人现编的说法。个别化不算松动。

七，演出来的乱无效。 受过"示弱"培训的老师，和没受过的没有差别；T 与自述"我按流程来的"相关。

八，资历不松。 早年有过相似处境的老师，当刻缓得快的，结算更快；当刻被戳到的，才松。

◆ 三、共同新物，是松动的签名

这八条里，有一条是用来防自欺的。

松动是真是假，最后要看一件东西：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一个此前谁也没有、两边都在用的说法或做法。

松动并且一学期没有复发的个案，几乎都有这样一个东西。稳稳托住而松动的个案，几乎没有；老师复述的时候，主语只有"他"。被戳到但没有共同新物沉下来的，三周后多半复发。

这一条，使"松了"不能只靠老师说一句"我改变看法了"。

◆ 四、为什么近邻都推不出这八条

如果一个说法，说的事和本书重叠很多，它至少能推出其中几条；本书没有放过任何一个。

先收场一族推"越快找回位置越好"，第一条、第六条方向相反。

负荷与闭合的说法，以负荷为主要变量，同周两个孩子，它推出同向，第四条、第五条推不出。

逆境说推出资历越深，名号越松，第八条推不出。

首位评价、证言、词库的说法，只看话语，推不出老师自己的生活事件，会改变谁的名号。

罗森塔尔、斯奈德、法农、森的框架里，没有"读者那一刻缓得多快"，也没有"乱在哪一界"。

反过来看本书自己：把三界拿掉，第三、四、五条塌；把"正在成形"这一态拿掉，第一条塌成"出事就松"；把"没有谁先收场"拿掉，第一、六条倒过来。

◆ 五、记录里的三个麻烦

这个记录，本书自己也看出三个麻烦，如实说在前面。

一，"被戳到"要靠事前的记录对照。老师不一定肯写下自己的判断，写下的判断也可能写得含糊。含糊的，就不能算。

二，T 要靠旁观和录音来量，量不准的时候，可能差一两秒，但差一两秒，不会让"几秒"变成"几分钟"。要紧的是顺序：先收场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三，名号松不松，最后靠老师复述，复述可能带着后见之明。所以共同新物要两个人都在用，才算数。

这三个麻烦，不会让命题变得不能查，只是提醒：查的时候要老老实实。

◆ 六、托持的最强版本，放在这些预测旁边

八条预测里，第一条最容易引起争论，因为它和托持最温柔的版本正面对着。

托持的说法推：最能稳住场面的老师，孩子最安心，所以长出新东西的机会也更多。

本书承认前一半：孩子确实更安心。后一半，本书推相反：最稳的老师，一学期里名号变动最少。

例子很简单。班上两位老师。一位叫周老师，遇事不慌，孩子哭了就蹲下来抱，孩子闹了就轻声说，没有一个孩子怕她。另一位姓赵，容易慌，看见孩子哭自己先红眼眶，手忙脚乱。

学期末，谁班上的"调皮的"，被改了名号？

托持的标准下，周老师是更好的。本书的预测里，一学期里"调皮的"那个孩子，在周老师班上多半还叫调皮，只是被好好对待了；在赵老师班上，有时因为某个狼狈的早晨，他忽然有了另一个名字。

当然，赵老师多数时候也没能松，多数时候她也只是慌，没有被戳到什么。这一条预测说的是剂量：缓得越快，松得越少。不是说慌的人一定好。

◆ 七、同停，常常是散掉的

到这里，容易有个误会：只要两边都乱了，谁也没先收场，就会长出共同的新东西。

不是。日常里，两个人一起乱了、谁也没收拾，更常见的结局是尴尬、互相躲开、第二天装作没发生过。同停要转出共有的新东西，有三个条件，分属三界：

自我界：两边的乱，都打进自我界。 一边是自我界被碰了，一边只是外乱的慌怯，就散成尴尬。

现实界：手上、眼前，有一件两人共同碰着的东西。 一盆湿纸，一辆自行车，一条金鱼，一支掉在桌下的笔。乱有个地方转。没有，就散成回避。

长年：土壤厚。 长年积下来的、两人之间的熟，让一刹那的双乱接得住。土壤薄的，双乱多半崩散。

缺哪一条，散成哪一种。

◆ 八、三个同停却散了的例子

第一个，尴尬。 王老师那天笑得讲不下去了。可有一回，另一个孩子，一个平时很拘谨的女孩，在她笑的时候没跟着笑，只是红着脸低下头。老师的自我界被撞松了，孩子这一边只是被老师的失态吓了一下，她的乱是外乱的慌。两个人都没收场，可也没有长出什么。下课时，老师说了句「刚才失态了」，女孩说「没事」，之后一个多星期，两个人说话都小心翼翼。

第二个，回避。 还是老郑和小钟，还是那个错。可这一回，小钟是在走廊里、人已经散了的时候说的。老郑愣住了，小钟也愣住了，两个人都被碰到了自己。可手上没有表，眼前没有笔，什么也没有，两个人的手和眼睛无处可落。他们各自走开了。之后三个星期，在走廊里，两个人都绕着对方走。

第三个，崩散。 一位刚接班的新老师，才来三天。有个孩子在她课上忽然大哭，她自己也红了眼眶，两个人谁都没收场。可她和这个班之间，一点土壤都

没有，孩子不知道这位老师是谁，老师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平时是什么样。这一阵乱没有任何东西接得住。孩子后来躲着她，她也有些怕见那个孩子。

这三个例子，不是反例。它们是本书说法的另一半：同停只是一个必要的开头，不是保证。

◆ 九、这与"无领者"不是一回事

最后还要再分一次，因为这里最像：一个没有领头的课堂，一群人在一起忘形。

忘形和同停不同。忘形的人，仍在一个定了型的活动里协作，唱歌，打球，做游戏；同停，是活动本身也停了、散了，大家还在。前者长出的是热闹和流畅，后者才有机会长出新东西。

◆ 十、放回日子里

你自己也许有过这样的时候：和一个人同时愣住了，之后却更生分了。

那不一定是你们不合。想一想，当时是不是缺了三样里的一样：你的乱，是不是只是慌；你们手边有没有一件共同的东西；你们之间平日有没有一点土。

没有，就别逼自己把那一刻说成什么。那一刻没有长出来，不是谁的错。多半只是土还薄。

> 带 走 的 话
>
> - **两个人一起乱了，只是新东西的开头。自我界、一件共同碰着的东西、长年的土，缺一样，就散成尴尬、回避或崩散。**

◆

40

第 40 章

鱼缸前的那个早晨

◆ 一、周一早上

周一，班上的金鱼死了。周末保洁换了水，谁也没错。

七点四十，王老师到教室，小航已经坐在鱼缸前，手贴着玻璃。

她脱口而出：「这么早，又想动什么？」

这一句，是旧名号，是现成的，是她的 T 等于零的那个王老师，说出来的话。

◆ 二、她看见了什么

然后她看见了鱼。

她看见他脸上是湿的。她想起这一周他每天都最早到，她一直把它记成"想表现"。

她那一套"我看人准"，被这一幕碰了一下。她说不出下一句。

小航发出一串没头没尾的声音：「唉，里以里。」

◆ 三、谁也没有先收场

她没说「没事」，没说「对不起」，没说「你很有责任心」。

她没有回到老师腔，没有宣布「好了」。

两个人对着鱼缸站了一会儿。这一会儿，没有现成话，没有班级指令，没有谁宣布收场。最后，是两个人同时伸手去拿粉笔盒的盖子结束的。

小航拿盒盖，王老师去找小铲子，两个人在花坛边把鱼埋了。

她事后没跟任何人说过自己当时怎么了：没有露底。谁也没有错：没有共担。

◆ 四、之后

此后，班上有了一句只有他俩懂的话："鱼的事"。小航再早到，她会说：「鱼的事？」他说：「嗯。」

那个一学期没松的"调皮"，在一个她自己被戳到、两边都没来得及收拾的早上松了。

同一周，她对另一个孩子的名号，照旧硬。因为那一周她母亲正在住院，连续几晚没睡好。那是外乱，没打进她的自我界。

◆ 五、对照的版本

对照一个版本。

假如她那天蹲下来，平静地陪着，说「你很有责任心」，这是换签。

小航会说：「是我昨天没盯着它。」名号换了个面，没有任何共同的新东西出现。

那是一位好老师。要看清的是：好老师的好，和名号松不松，是两件事。

◆ 六、小航后来

学期末，小航回到了他的座位上，他还是会扔橡皮，还是会转笔，不会变成另一个人。

变的是一件小事。有一回，他又早到，擦了黑板。王老师进门看见，没有说「又想干什么」，也没有说「真懂事」。她说：「鱼的事？」

他说：「不是，今天是想擦。」

她点点头，把粉笔盒推给他一点。

这就是松动之后的样子：没有一个新的、更好的名号，只有一个没有定下来的位置，两个人都知道它在那里。

◆ 七、鱼缸前的三样东西

回头看那个早晨，前一章说的三个条件，都在。

自我界：她那句"我看人准"，被那张湿脸碰到了。小航这一侧，不是外乱的慌，他是真的难过，难过里没有一句现成的话。两边的乱，都打进了自己。

现实界：中间有一个鱼缸，有一盒粉笔，有花坛边的土。两个人的手和眼睛，有地方可以落。

长年：这已经是学期的第十几周。他们之间不是新认识，是一个被她读定了的孩子和一位读定了他的老师，这种相处里，有的是误会，也有的是日复一日的熟。那点熟，让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不显得突兀。

三样缺一样，这个早晨就不会是这个样子。若是开学第二天，若是没有那个鱼缸，若是小航只是被吓了一跳，大概就散了。

◆ 八、本编的说法，怎样才算错

这一编的说法，如果不对，会在下面的地方露出来。你可以在学校、家里、单位里用眼睛看，不一定要等实验。

要是哪天看到，补足反面证据，误读普遍就消退了，"多了解学生"的学校，误读明显更少——证据压过了次序，这一编的说法就错了。

要是哪天看到，越是平静可靠、缓得越快的读者，名号越容易松，而事后说"我被戳到了、说不出话"的读者，反而松得最少——先收场的人拿走先场权这一条就错了。

要是哪天看到，同一位老师、同一周，对被戳到的孩子和没被戳到的孩子，名号变动的方向一样；或者自述负荷最重的那一周，名号普遍更松——外乱与自我界之乱的区分就错了。

要是哪天看到，同样被戳到、同样 T 很短，名号却普遍松得像 T 很长的人一样——失调那条路和这一编的分叉就并不存在，失调论赢。

要是哪天看到，受过"示弱"培训的老师，和真被打懵的老师一样容易松。

要是哪天看到，平静陪着的个案，和没人先收场的个案，一样多地留下两个人现编共用的说法。

要是哪天看到，早年有过相似处境的老师，不论当刻缓得快慢，名号一样松。

要是哪天看到，被贴了好名号的人，委屈和变化，和没有名号的人一样容易被读到。

这一编的说法，就要认错。

◆ 九、一声"唉"，该不该接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问：那下次孩子趴在桌上"唉"一声，我该怎么接？

没有一个固定的接法。因为本书说的，不是一个接法，而是一个顺序：别抢着先收场。

你可以惊讶，可以笑，可以愣住，可以什么也说不出来。这些都可以。不可以的，是你一边在心里已经把它归好类，一边还装作在听。

也不必时时如此。大多数时候，孩子趴下去，是真的困了，你说一句「困了就趴一会儿」，一点问题没有。本书只说一件事：在那些没头没尾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时刻，别急着给它一个名字。

◆ 十、读不出东西，是读出新东西的根基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读错的人，把对方真读成那个样子了吗？

会，只要读者一次次、平静地、顺手地先收场。

可这一编更想让你带走的，是另一面：误读从来不缺信息、不缺善意、不缺让对方开口的机会。它缺的，是读者自己被戳到的那一刻，没有急着收拾。

读人，不是任何时刻都要读出意义、读出价值、读出信息。读人，很多时候恰恰是要"读不出东西"，而"读不出东西"，才是"读出新东西"的根基。

王老师那个早上，什么也没读出来：她说不出"他为什么早到"，小航说不出"我为什么难过"。就是这一段两边都读不出东西的几秒，后来长出了"鱼的事"。

可这一段要有三样东西接着：两边的乱，都打进了自己；眼前有一条鱼；平日里有一点土。缺一样，就散。

稳稳托住，能让一个孩子安心。可长不出两个人共同的新东西。误读松开的那一刻，往往是我们自己，也笑到讲不下去、也愣在鱼缸边的那一刻。

下一编讲功夫是怎样练出来的：这一编讲的是一次入口，谁先缓过来，谁就拿走了入口；下一编讲，这样的入口，一年一年，会沉成怎样的功夫。

◆ 十一、放回日子里

明天能试：下一次，有人做了一件让你有一点意外的事。你先别开口。

不要硬憋，也不要装出一副耐心的样子。只是这一秒，让那件事在你和他之间放着，不给它名字。

你也许会发现，这一秒很难受，像一句话含在嘴里。这个难受，就是你被碰到的地方。多数时候，什么也不会发生，你还是会开口，说你本来要说的话。

没关系。哪天，你和他一起愣住了，谁也没接话，那就是这一编讲的那个早晨。

带 走 的 话

- **误读松开，不是读者换了更好的名号，是他也被碰到了，并且没有急着收拾。**

想 一 想

想一件你最近下过的断语，"他就是这种人"。当时你缓了多久才说出口？说出口之前，有没有过一秒，你是说不出话的？

你家里有没有一位最稳的人？他在事情来的时候，最先说的那句话是什么？那句话是新的，还是老的？

你最忙最累的那一周，对身边人的看法，是宽了，还是窄了？

你被人当面指出看错了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哪一句？它是现成的话吗？

有没有一次，你和另一个人一起愣住过，谁也没说话？后来你们之间，多了什么？

◆



第　六　编

一眼的年轮：读人的功夫怎样练出来

导　语

这一编八章，只问一件事：老中医望一眼脸色、老班主任一眼知道哪个孩子不对劲、老刑警多看某个人一眼，这样的功夫是怎么练出来的。

第 41 章从一级台阶讲起，第 42 章说清功夫长在哪里，第 43 章把「从看不出到一眼看出」拆成九次差异。第 44 章让三位老师遇上同一份通知，第 45 章和第 46 章拆几种听起来很对的说法，第 47 章问换一群人为什么就不灵，第 48 章请五位老先生来对质。

这一编的反差只有一句：大家都说功夫是越练越稳练出来的，可最深的那几圈，偏偏长在人最不稳的时候。

41

第 41 章

撤并那年的台阶

◆ 一、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

镇上有一位老中医，你一进门，他抬眼看了你一下，说：「你最近睡得不好吧？」你还没开口，他已经伸手去拿脉枕了。

学校里有一位老班主任。开学第三周，他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办公室就说：「靠窗那个男孩，家里有事。」没有人告诉过他。

车站里有一位老刑警。一整个候车厅的人，他的眼睛只在其中一个人身上多停了半秒。

这三个人，我们都会说一句：「人家那是功夫。」

功夫到底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说得出来。连他们自己，也常常只能说：「干得久了，就有数了。」

◆ 二、通常的解释：见得多，心里稳

最常听到的解释有两个字：见得多。

老中医看过几万张脸，老班主任带过三十几届学生，老刑警蹲过无数个夜里的车站。见得多了，脑子里攒下一大批「这样的脸是这样的病」「这样的孩子是这样的事」，新来一个人，对一对，就认出来了。

这个解释很有道理，本书先把它的好处说足。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样的直觉，在两种地方最靠得住：一是环境有规律，二是做完一件事，很快就知道对不对。消防队长走进一间着火的屋子，觉得「不对劲」，带人撤了出来，不到一分钟楼板塌了。他事后说不清为什么，只说「脚底下太热了，而且太安静」。这样的直觉，是几十年的火场喂出来的。

这个解释还自带一句诚实的提醒：出了那两种地方，同样的直觉会很自信地错。老手到了新环境，常常比新手错得更理直气壮。

所以「见得多、心里稳」，说中了一大半。本书不推翻它，只问它漏掉了什么。

它漏掉的，先露一个头。老中医搬到另一个城市，手还是那双手，眼还是那双眼，见过的脸一张没少，可他自己说，头两年像「重新认字」。见得多没有丢，丢的是别的东西。丢的是什么，要等讲到第 47 章才说得清。

◆ 三、可是老杜不这么说

老杜教了二十几年书，是镇中学的班主任，他看孩子的眼力，在老师里是有名的。

有一回，一位年轻老师请教他：「您这眼力，是哪一年练出来的？」

他想了很久，说了一句让人意外的话：「不是哪一年见得多。是学校差点撤并的那一年，我自己也六神无主。」

那一年，教育局的通知来了：这所学校可能并到县城去，什么时候并、并不并、老师去哪里，一概没有说法。老师们在办公室里小声议论，学生们在走廊里小声议论，谁也不知道明年在哪里。

有一个下午，放学前，老杜一个人坐在教学楼门口的台阶上。一个女孩走过来，坐在他旁边，问：「老师，你明年还在吗？」

老杜说：「我也不知道。」

女孩「唉」了一声。老杜也「唉」了一声。

两个人就这样坐着，看着空空的操场，什么话也没有，一直坐到放学铃响。

老杜说，他后来想了很多年，也说不清那天坐在那里到底算什么。他只记得，第二年起，开始有孩子在作业本的最后一行写：「老师，我家可能要变。」

在这之前，没有一个孩子写过这样的话。

◆ 四、这个故事，先打个折扣

老杜这番话，有三处要打折扣，本书先说在前头。

第一，这是他自己回头讲的。回头讲自己是怎么成了今天这样，总会讲得比当时整齐。

第二，那年之后孩子们开始往作业本上写东西，也可能只是因为出了大事，孩子们自然多说话，跟台阶上那一幕没有关系。

第三，老杜是一位性情本来就慢热、爱发呆的老师，他班上长出新东西，也可能只是他这个人的缘故。

这三个折扣，后面都要一个一个对付。办法不是再多听几个动人的故事，而是往前记：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先把表格定好，事情发生以后，照表格记。第44章专门讲这件事。

现在，老杜的故事只当一条线索，不当证据。

◆ 五、把问题翻过来

通常的问法是：「老手是怎么练稳的？」

老杜的故事把问法翻了过来：老手是在什么时候，和一群人一起停下来的？停下来以后，他有没有急着先把场面收拾好？

这个问法听起来别扭，因为我们习惯的想法是：老手之所以是老手，就是遇事不慌、先稳住。

本书要说的恰好相反。功夫当然需要稳，稳住的人护得住一屋子的人。不过功夫里最深的那几圈，不是在稳住的时候长出来的。

这里先交代一下前提。前面几编已经把「读人」的几样公共东西立好了：人是一条在不停发生的洪流，读人是两条洪流碰在一起；读和认、伪读不同；定下来的一句话是，读人不是任何时刻都要读出意义、读出价值、读出信息，很多时候恰恰要读不出东西，读不出，才是读出新东西的根基。这一编不再重新论证，只问这几样东西落在「功夫」上，是什么样子。

◆ 六、这一编的两句话

先把结论摆在桌上。

读人的功夫，不是老手越练越稳、总能先稳住场面的本领，也不是老手学会了示弱、说一句「我也不知道」再接着安排。功夫是一片长在老手和一群人之间的场，一圈一圈长成，像树的年轮。

每一圈年轮，起于一次「同停」：老手和那群人同时失去了旧的形状，谁也不知道怎么办，而且谁也没有先站出来收拾。

第二句话是从第一句推出来的。

所以功夫最深的人，不是最稳的人，也不是示弱示得最好的人，而是到老仍肯和那群人一起不知道、并且不急着先收拾的人。

一个人若是一稳到底，他的场只长旧圈。一个人若是示弱了却没有乱，他的场只长在对方那一侧。

◆ 七、去掉所有的词，它也该成立

一句话要是只能靠一堆新词撑着，那它多半是空的。所以先用最家常的话再说一遍。

老手的眼力，不是越练越稳练出来的。是在某几个年份里，他和一群人一起慌了、一起不知道，谁也没站出来说「没事，听我的」。那几次以后，这群人才开始拿一类以前不会拿来说的事来找他，他才看得出这一类事。

嘴上说「我也不知道」，心里其实有数，说完立刻接上安排的，不算。

这样说，是可以拿事实去对的。后面的章节会把怎么对，一步一步摆出来：拿什么记录，记多久，谁来记，哪些结果出现，这一编就算错了。

◆ 八、三个行当，三样本事

回到开头的三位。

老中医靠的是手。把脉的时候，三根手指搭在腕上，按下去的轻重，对方的皮肤是凉是潮，这些是触觉里的功夫。老班主任靠的是耳朵。孩子说「没事」的时候，那个「没事」是平的还是往下沉的，是听出来的。老刑警靠的是眼睛。别人都在看手机，只有那个人在看出口。

触觉、听觉、视觉，三样本事，看起来各管各的。

可是你若问他们：这手上的分寸、耳朵里的分辨、眼里的那半秒，是不是天生的？他们都会摇头。他们会说，是「这一方水土」养出来的。老中医说，换到城里的医院，同样的脉，他摸不出一半。

这个「一方水土」，是这一编要拆开来看的东西。功夫有一半，不在这个人身上。

◆ 九、放回日子里

你自己也有一件这样的事。

想一想，有没有一个人，他看你一眼，就知道你今天不对劲？也许是外婆，也许是一位多年的同事，也许是理发店的老板。

再想一想：他是从哪一年起，开始能看出你的？

很可能不是你们认识最久的那一年。更可能是某一年，你们俩一起碰上了一件事，谁也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在那里待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做。

明天可以试：回头问问那个人，你们是从哪一次起，说话和从前不一样了。

> 带走的话
>
> - **老手的一眼不是越练越稳练出来的；最深的那几圈，长在他和一群人一起不知道、谁也没先收拾的时候。**

◆

42

第 42 章

一声「我也不知道」，在三界里是三件事

◆ 一、先把前面立下的几样东西摆出来

这一章要用到前面几编立好的东西，这里只提一句。

第一，一个人不是一本写好的书，而是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三块地上同时在发生的洪流。理念界是他心里的道理、名分和在乎；现实界是手上碰到的、眼前看见的、耳朵听见的；自我界是「我是谁，我站在哪里」。

第二，读人是两条这样的洪流碰在一起，碰撞里缠在一起的是价值、意义、信息三样东西。

第三，读是分层的。只得到信息的叫认；一方把对方封成档案的叫伪读；三样东西在两边交接的是读；两边同时失去旧形状、又长出共同新东西的，是新读。两边同时失去旧形状这件事，统一叫「同停」。

第四，怎么看谁先恢复了：谁先说出一句现成的词，谁先回到原来的角色，谁先宣布收场。从两边停下来，到这三样里第一样出现，隔了多少秒，叫时延 T。

记住这几样，就够用了。

◆ 二、现实界里：一句话，几乎没有信息

台阶上老杜说了一句「我也不知道」。

在现实界里，这是一句话，一口气，几个字。它带的信息几乎等于零：孩子问明年在不在，他的回答是「不知道」，孩子并没有因此多知道任何事。

所以光从现实界看，这一幕什么也没发生。

录音机放出来，只有一句「我也不知道」，一声「唉」，然后是一段没有声音的时间。机器可以把这段录音转成文字，文字里只有三行。

同一幕，如果只在现实界读，就是读到这么多。读到这么多，叫「认」。

◆ 三、理念界里：名分松了

在理念界里，这一句话是另一件事。

「班主任」三个字，带着一个名分：孩子问，他该答；事出了，他该有办法。按这个名分，「我也不知道」是不该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所以这一句，是一个名分当着孩子的面松了一下。

松的不只是老杜一个人。孩子心里也有一套：「老师是知道的，老师不知道，天就塌了」。这一套，也在那一刻松了。

这是价值那一格上的事：老杜平时在乎的是「让孩子有个依靠」，那一刻，他在乎的东西本身，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了。

◆ 四、自我界里：第一次看见「不知道也可以」

在自我界里，这一句话又是一件事。

那个女孩平时在老师面前是「该知道答案的学生」，或者「不该给老师添麻烦的孩子」。可那个下午，她第一次看见，一个老师可以坐在她旁边，说「我也不知道」，天没有塌，老师也没有变小。

她心里「在这个人面前我是谁」的那一格，悄悄改了：在他面前，不知道也可以，难受也可以。

这是意义那一格上的事：这一刻，她那份难受，在这个人那里算不算事。

三个界，三件事，缠在同一句话里。只有三件事一起发生，才叫读。只读到第一件，叫认。

◆ 五、「别怕，有我」，在三个界里正好相反

同一份撤并通知，隔壁班的老鲁，说的是另一句话。

老鲁带了二十年班，是出了名的「定海神针」。通知一来，他对孩子们说：「别怕，有我。该怎么学还怎么学。」

这句话在现实界里，是一句安慰。在理念界里，他的名分不但没松，反而加固了：「班主任」就是该知道、该扛的人。在自我界里，孩子的位置也很清楚：我是被托着的那个人。

这没有什么不好。孩子们真的安心了。老鲁的话，帮了很多人。

不过三个界合起来看，它和老杜那一句，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老杜那一句，三个界一起松；老鲁这一句，三个界一起紧。

还有第三位，老孟，第 44 章再说。

◆ 六、外面的乱，不算

有一件事要先分清，免得后面读岔。

撤并那年，学校里人人都忙：开会，填表，排课，应付家长。有的老师累得说不出话，有的老师回到家就倒下。

这样的乱，不算。

这是现实界里的负荷。忙，累，事多，家里还出了别的事，这些都压在人身上，不过没有打进「我是班主任，我该知道」这个名分里，没有打进「我是谁，我站在哪里」。

外面的乱，往往让人更冻结。一个忙得脚不沾地的老师，最想要的是把眼前的孩子快点归好类，快点处理完，所以他更快地说「这孩子就是调皮」「这家人就这样」。

只有乱进了自我界，也就是他关于「我是谁、我站在哪里」的那一套被这次的事松动了，他才会和孩子一起停下来。老杜那个下午，不是累，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明年还是不是老师。

◆ 七、混沌是人才有的，狗和机器为什么进不去

「同停」里有一段，叫混沌：什么都在，还没分开，没有目的，也没有定形。

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判据。判一条洪流进了混沌，不靠当事人自己说，靠一个标志：一阵没有目的的发声或动作，之后自发转向一个此前没有的新模式。台阶上的「唉」，一起看操场，一起笑出来，之后有孩子说出半句从前没有的话，就是这个标志。

拿这个判据去量一量狗。狗会有一阵没有目的的撒欢，打滚，追着自己的尾巴转。不过撒欢之后转出来的，仍然是本能里早就有的东西：依偎过来，叼来玩具，趴下。它没有转出一个此前没有的新模式。

再量机器。机器没有「没有目的的那一段」。它的每一个输出，都是目标函数给的。你让它「不知道」，它的「不知道」只是置信度低，而且可以撤回、重来。

所以同停，原理上只发生在人和人之间。这不是说狗和机器笨，是说它们的洪流，停在秩序里，进不到混沌那一格。

◆ 八、台阶上的「哈哈哈」

回到台阶。

老杜说「我也不知道」以后，女孩有一阵没作声。后来她说：「老师，你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两个人忽然都笑起来了，笑得没头没尾，没有理由。

这一段，什么价值也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信息也没有。这是「三无」，是混沌里最干净的一段。

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无意义有两层：先是「不往哪里去」，纯粹的空；后来，它自己转成了「朝一个还没成形的东西去」。那个女孩说了半句：「那……以后我们还——」

半句话，没有说完。老杜没有接，也没有替她说完，两个人都朝那半句话看过去。

这一转，就是从混沌到介生，从「一锅粥」到「正在成形」。这里要说清楚：这不是「共同的慌」，是新东西的出生地。

◆ 九、可读场和年轮，说白了是什么

现在可以把这一编的两个词讲明白了。

一个老手，和他长年相处的那一群人，中间有一片东西，慢慢长出来。它有三样内容，分属三个界。理念界一份，是老手的「在乎」：老班主任在乎的是孩子受没受委屈，不太在乎谁告了谁的状。自我界一份，是那群人的「在他面前我是谁」：在老杜面前，我可以说累。现实界一份，是两边交接东西的样子：作业本最后一行多写一句，进诊室先叹一口气。

这三样东西合在一起，本书叫它「可读场」。老手的一眼，就是在这片场里发生的。

场不是匀速长大的，是一圈一圈沉下来的。每一圈起于一次同停，三样东西各添一样：老手添一种新的在乎，那群人添一种新的「可以」，现实界添一种新的交接样子。

所以叫「年轮」。树不是每天都在长，是一年一圈。

◆ 十、三个态要两边同步，一组矛盾有两个出口

前面说到混沌、介生，还有秩序，这三个态，本书叫它们「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

读人里一件要紧的事是：这三个态，在两个人之间，同不同步。

老鲁说「别怕，有我」的时候，他自己在定型里，孩子们的慌却是一锅粥。两边不同步。一锅粥被定型的一边收编了，孩子的慌，被收成「考试焦虑」这一类，老鲁早就会看的一类。

老孟说「老师也不知道哦——不过」的时候，也不同步。他嘴上说的是一锅粥，脚下站的是定型。

老杜那一次，两边一起掉进了一锅粥。然后，两边一起，朝一个正在成形的东西走。三个态，两边同步。

不同步，就是托持，或者示弱。同步，才是同停。

还有一点，要把它和价值、意义、信息这三样东西联系起来。

那群人心里有一个拉扯：一头是「想被接住」，这是价值；另一头是「怕在他面前不像样」，这是意义。这两头拉着，推动第三样东西，也就是那份信息怎么放，怎么递，发生改变。

这组拉扯本身，没有好坏。它走哪个出口，只看一件事：被推动改变的那一样，是在两边之间交接，还是被一方截留。

交接，场往正在成形的地方走。截留，要么是读人的人把混沌归进旧类，要么是那群人学会了只说他听得懂的话，长出来的是一个越来越窄的场。

◆ 十一、放回日子里：老大夫和老奶奶

再看一个不是学校的例子。

老大夫行医三十几年，镇上的人看病，都喜欢找他。有一年他老伴走了。那年冬天，他坐诊的时候常常恍恍惚惚。

有一个老奶奶来看病。她进门，也不说哪里不舒服，只说：「哎哟……也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嘿嘿。」

老大夫抬头看了她一眼，说：「我这阵子也说不上来。」

两个人对坐了一会儿。老大夫没有说「我给你开个方子」，老奶奶也没有说「那我回去了」。

那一年以后，镇上的寡居老人，开始一个一个来「说说话」。她们进门的第一句常常是：「老先生，我也是一个人了。」

老大夫三十年来头一回看出，丧偶之后的人，身体是什么样子：肩是往里收的，吃饭是不出声的，睡觉是只睡半张床的。

这一类人，他以前不是没见过，是没看出来。

> **带走的话**
>
> - **同一句「我也不知道」，现实界里是几个字，理念界里是名分松了，自我界里是「在他面前不知道也可以」；三件事一起发生，才长出一圈。**

◆

43

第 43 章

九次差异：从看不出到一眼看出

◆ 一、一张发黄的脸

新来的实习生跟着老大夫坐诊。一位阿姨进来，脸色有点发黄。

实习生先看见那张脸，想起书上写的：「面色萎黄，多为脾虚。」他在心里下了一个判断：脾虚。

这是一条路：先看见一点东西，再借书本给它一个意思，最后下个判断。信息在前，意义居中，价值落定在最后。用本书的写法，是 E→D→S。

可是这条路从头到尾，都在实习生一个人的脑子里走完。阿姨没有参与，阿姨的话没有改变其中任何一步。

老大夫走的是同一条路，起点一样，也是先看见那张发黄的脸。不过阿姨说了一句：「大夫，我夜里要带孙子。」这一句，把「发黄」的意思整个改了：不是脾虚，是累。老大夫的判断，是在这一句之后才落定的。

◆ 二、路径本身没有好坏

要先讲清一条规矩，免得后面读岔。

六种次序，信息先、意义先、价值先，怎么排都有，本身没有好坏，也不分「新手的路」和「老手的路」。要看的只有一件事：这条路的头一步，是谁递出来的；最后一步，谁还能改写。

头尾都在两个人之间交接，是读。头尾都攥在读人的人一个手里，是认，是伪读。

所以同一条 E→D→S，实习生走了是认，老大夫走了就是读。老大夫的头一步虽然也是自己看见的，可是最后一步留给了阿姨那一句话。

本编里真正发生的，主要是两条路和它们的接力：E→D→S，和反过来的 S→D→E。后一条的落点，是交给对方去改写的，改写完的东西，又成了下一轮前一条路的起点。两条路在两个人之间，一圈一圈地转。

◆ 三、前行：第一次差异，猜想

功夫是怎么从「看不出」到「一眼看出」的？本书把它拆成九次差异，分三组，每组三次：前行，回写，跃层。

第一组「前行」。

第一次差异，是猜想。新手按规矩看出一点东西：这个孩子趴桌子，大概是没睡好；这个病人脸黄，大概是脾虚。意思是从书本和师傅那里借来的。

这一步是「认」，不丢人。每个老手都从这里起步。

◆ 四、前行：第二次差异，执行

第二次差异，是执行。把猜想说出口，或者做出来。

新班主任对趴桌子的孩子说：「是不是昨晚没睡好？」

这一句，对那个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小的事件：他第一次看见，这个老师在乎的是「他睡没睡好」，而不是「他有没有听讲」。

场的第一粒种子，就是在这里落下的。不是猜对了才落，是说出口了才落。猜想只在读人的人脑子里，说出口以后，才有了另一个人的洪流来回应它。

◆ 五、前行：第三次差异，评估

第三次差异，是评估。

猜想多半是错的。孩子说：「不是，我是肚子疼。」或者什么也不说，只是又趴了下去。

怎么对待这个「错」，是一道岔口。

一条路是认错：说「哦，是我看错了」，让孩子那声「嘿嘿，也没事」停在那里，不急着归类，不急着追问。落点交了出去，对方还能再改写。

另一条路是把错封起来：「这孩子就是懒。」这一封，落点就攥在自己手里了。

新班主任错怪了不交作业的孩子，第二天在走廊里当面道歉，孩子笑笑说：「也没事。」他没有追问这个笑是什么意思。这一步，是前行这一组里最要紧的一步。

评估之后，前行这一组就走完了。

前行这三次差异，说白了是一个人的功夫：猜、做、看对不对。

这一段，读人的人一个人在混沌里，那一群人还在各自的秩序里，他们对他还没有形状。猜想是借来的，执行是单方的，评估是自己的。

只是这样走，能练成一条通道：他的猜想越来越准，说话越来越得体。不过长不出新东西。

要长新东西，得有第二组。

◆ 六、回写：第四、五、六次差异，要两个方向

第二组叫「回写」。回写的意思，是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路、改土。

第四次差异，是反馈。那一群人开始递东西过来。「老师你根本不懂」是一种递，带刺的。作业本最后一行多写一句，是另一种递，敞开的。

第五次差异，是修正。读人的人按递来的东西，改自己的意思：在这个班，趴桌子是累，不是懒。那群人也按他的回应，改自己的递法：跟这个老师说半句就够了。

第六次差异，是迭代。这个来回转得越来越短，短到说不出来，一眼就出在这里。

关键不在转了多少次，在是不是两个方向都转。

只有读人的人在改，对方不改递法，那叫「会看」。只有对方在改递法，读人的人不改他的在乎，那叫「被适应」。

◆ 七、老刑警的师傅

老刑警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在街上盯上了一个人，回来对师傅说：「那人有问题。」

师傅问：「怎么有问题？」

「他一直东张西望，走得很急。」

师傅说：「他在找厕所。」

这是师徒之间的回写。徒弟的「东张西望＝可疑」，被师傅改了一下。

后来老刑警自己带了片区，片区里的小卖部老板，学会了跟他「说半截话」。老板说：「最近那边——」说一半，就停。老刑警学会了，半截话的第二天，要去那边看一看。

这是他和被读的人之间的回写，两个方向都转了。他改了自己的看法，老板也改了自己的说法。

◆ 八、回写长出的，是一条越来越快的通道

回写做得好，一眼就快了。

不过回写长出来的，仍然是一条通道：越来越快，越来越顺，越来越不用想。通道里走的，是已有的东西。

通道不是年轮。年轮是新的一圈，通道只是把旧的一圈走得更熟。

很多老手的毛病在这里：二十年的功夫，其实是头几年那一两圈，翻来覆去走熟了。看起来很准，准的总是那几类。

要长出新的一圈，要第三组。

◆ 九、跃层：第七、八、九次差异，只在同停里发生

第三组叫「跃层」。三次差异，要求旧的秩序在两边同时松开，而且没有人先把它收拾回去。

第七次差异，是分化。老班主任原来的类别，「成绩问题」「同学矛盾」，一下子不够用了；孩子原来的递法，「作业本多写一行」，也不够用了。撤并通知一来，孩子的事是「家里要变」，这四个字，哪一个类别都装不下。

第八次差异，是重组。台阶上那一阵三无，那一声笑，那半句「那以后我们还——」，新的递法和新的在乎，在这里互相成形。

第九次差异，是升维。新的交接样子沉进了那群人自己的规矩里：下一个孩子也敢在作业本上写「我家可能要变」，是因为他听同学说过，「老杜这里可以写」。

升维有一个标志：两边同时出现了新东西。老杜多了一类看得见的事；孩子们之间多了一种互相接话的说法。

还有一个细处，值得停一下。同停的那一阵，两边其实不走任何一条路：没有哪一样东西先被启动，没有「先看见、再给意思、再下判断」这回事。那是路的空档。新的一圈，第一条路是从空档里出来的，它的头一步，是两边同时递出来的，比如那一声一起的笑。在读人里，这是头一步唯一真正属于两边的时候。

◆ 十、三样本事，各走一遍

在放回日子里之前，再回到开头的三位老手，看他们各自的感官，怎样走这九次差异。

老中医用的是手。第一次差异，他按书上说的，摸到脉浮，猜是外感。第二次，他说出口：「是不是夜里着凉了？」第三次，病人说「不是，是我心里烦」，他认了错。这是前行。后来病人每次来，都把手腕放得更松一点，他的三根手指，也学会了在那个人的手上，少压一分。这是回写，两边都在改。

直到有一年他坐在诊桌后头，老伴刚走，病人也刚走了老伴，两只手搭在脉枕上，谁也没有开口，那只手摸到了一种他以前没有摸到过的脉。这是跃层。

老班主任用的是耳朵，老刑警用的是眼睛，走法一样。第一次是按规矩听出一个「没事」；最后一次，是在一个什么也没有的下午，听出了一类以前听不到的「没事」。

三样本事，各管各的感官，九次差异却是同一个形状。

◆ 十一、放回日子里

撤并通知过去很久以后，有一个下午，老杜在操场边上，看见两个孩子坐在台阶上。

一个孩子说：「我也不知道我爸妈会不会分。」

另一个说：「我也不知道。」

两个人笑了一下。

老杜在旁边，什么也没说，也没有走过去。

这一幕，是同一件事的下一圈。第一圈是老杜和孩子之间的「我也不知道」，这一圈是孩子和孩子之间的。第一圈的递法，已经沉进了孩子们自己的规矩里，不再需要老杜在场。

带走的话

- **功夫不是九步走一遍。前行练出能走的路，回写练出走得快的路，只有两边一起松开的跃层，才长出新的一圈。**

◆

44

第 44 章

三位老师，同一份通知

◆ 一、一所学校，三位班主任

镇中学有三位带了二十年的班主任。口碑一样好，家长都愿意把孩子放在他们班上。三个人都不惩罚孩子，都有午饭后和孩子闲坐的习惯。闲坐的时间，三个班差不多。

那一年，教育局的通知来了，学校可能撤并。通知同时到了三个人手里，三个班的孩子，同一天听说了同一件事。

从那天起，这三个班各过各的。

◆ 二、老鲁：别怕，有我

老鲁是出了名的「定海神针」。

通知一来，他就站在讲台前，对全班说：「别怕，有我。该怎么学还怎么学。」之后每天早读前，他都要说一遍。

孩子们事后说：「有鲁老师在，就不慌。」

老鲁从一开始就没有停下来过。从通知到第一句话，隔了零秒。他是从来没有失过形的人。

这是一种真本事，不是装的，也没有什么不好。班上的孩子安全感，三个班里最高。

◆ 三、老孟：老师也不知道哦，不过

老孟刚参加过一次领导力培训，老师教他们，遇到不确定的事，要诚实地承认，不要假装什么都懂。

通知一来，老孟站到台阶上，微笑着说：「老师也不知道哦——不过我们一起想办法。来，每人写一句最担心的。」

他说「不知道」以后，大概三秒，就接上了「不过」，接上了安排。

他私下说过：「我心里有数。这样孩子更敢说。」

老孟这一手很高明。孩子们果然更敢说了。

◆ 四、老杜：我也不知道

老杜没有培训，也没有「心里有数」。

通知来了三个星期，他自己也睡不好，吃不下。有一天，他在台阶上，对一个女孩说了一句：「我也不知道。」

后面的事，开头说过了：女孩「唉」了一声，他也「唉」了一声，两个人看着操场，笑了一下，没有人接话，一直坐到放学铃响。

从「我也不知道」到有人开口说下一句有用的话，隔了很久，铃声替他们收了场。

他事后被问到「当时你在做什么」，答不上来：「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在干嘛。」

◆ 五、怎么看谁先恢复了

三个人的区别，不能靠他们事后怎么说，要看当时发生了什么。

用大白话说，看四样东西：

一，「不知道」以后，第一句带着安排的话，是谁说的？是「这样，明天我去问，大家先——」这一类。

二，谁先回到了原来的称呼和角色？是「同学们，好了，先上课」，是老师腔。孩子也可能先回去，变回「学生」的样子。

三，「不知道」以后紧跟着的是什么？是笑，是沉默，是半句话，还是一个方案？

四，这一阵停顿，是谁用一句话收的尾？还是铃声、一个第三样东西、两个人同时的一个动作收的尾？

从两边停下来，到第一样出现，隔的秒数，就是 T。老鲁 T 是零。老孟 T 约三秒。老杜 T 很长，四样东西一样都没出现，是铃声收的场。

有两点要提。

一，先恢复的也可能是孩子。班主任说「我也不知道」，孩子说：「老师别怕，我们帮你。」这时孩子成了托着老师的人。老师不再乱了，新东西同样长不出来。

二，只有一方像是不知道的，不算。老师慌了，孩子们却照常做题，那是老师一个人的事。要两边都停下来，才叫同停。

◆ 六、两三年以后，三个班各长了什么

接下来的事，才是关键。

有一种说法认为：老鲁托住了孩子，孩子最安心，会对他越来越敞开，他读得越来越准，场也长得最多。老孟示弱而不失稳，孩子最敢说，场长得更多。老杜自己失了稳，这是托持失败，至少不会更好。

本书推出的是另一个结果。

老鲁班上，孩子找他说的事确实多了。不过说的，仍然是他原来就会看的那几类：成绩，同学矛盾。

老孟班上，孩子最敢说。「我也不知道」成了口头禅。不过口头禅后面，接的往往是：「老师你来安排吧。」

老杜班上，出现了一类以前没有的事。孩子开始带来半截话：家里要变，爷爷奶奶的事，自己身体的事，说不出口的难受。老杜的一眼，多出了这一圈。这一圈也长在孩子们之间：他们开始互相接「我也不知道」，新来的孩子，被同学教会了，「跟老杜可以说这个」。

数量上，老孟班可能最多。种类上，老杜班最多。

◆ 七、托持的说法，自己撞了自己

再回头看这个结果，有一处，托持那一族的说法，要自己撞自己。

它同时主张两件事：帮助的人越稳越好；帮助的人的功夫，会随着经验增长。

可是如果几十年的老手，事后报告的那些「我当时也乱了」的段落，恰恰是新东西最多的几段，它就只好把自己最高产的时刻，记成失败。

示弱的说法也有同样的缝。它既主张，领导者承认不知道，是为了带来新的学习；操作上却要求，承认之后，马上邀请、马上安排。不过这个「马上」，就是先恢复。

还有一个检验：把这一编的说法里的一样东西删掉，局面还站不站得住？

删掉「同停」，也就是删掉「无人先恢复」。老杜和老鲁、老孟，就剩下同样的口碑、同样的闲坐。这个局面推不出任何区别。

删掉「三个界」，「我也不知道」就和「稳住时的发呆」「演出来的示弱」分不开。一句话，录音里听起来都一样。

删掉「三个态要同步」，就说不清：老鲁也在场，也有一点混沌；老孟也说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长新圈。

三样东西，一样不能少。

◆ 八、不能是别的原因吗

这个结果，别人一定会问：是不是别的原因？

第一个问题是事件。出了大事，孩子自然多说话，新话题自然多。这个混淆，三个班一起扛着，因为三个班遇到的是同一件事，同一个时间，同样的严重程度。所以事件不是三个班差别的原因。

还有一个更细的：撤并本身会带来话题，「搬家」「转学」「去县城」，这些话题三个班都会多。这是事件自带的，要先扣掉，单列一栏，不算新类。要看的，是事件带不来的那一类：爷爷奶奶的事，自己身体的事。

第二个问题更要紧：会不会是老杜这个人的性情？他天生慢热，爱发呆，孩子喜欢他。他的班上长出新东西，可能是性情的缘故，跟「同停」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要靠几种对照来回答。

◆ 九、把性情控制住

第一种对照，找一位性情和老杜差不多的人。

比如老何：也是慢热，也爱发呆，孩子也喜欢他，二十年的口碑和老杜一样。区别只有一点：他遇到事情，习惯马上说：「来，大家先——」他的 T 总是很短。

预测：老何班上，「表外」一栏空着。

第二种对照，拿同一个人比同一个人。老杜年轻的头十年，也是稳的，T 很短。他自己说，那十年看孩子看得很准，可准的总是那几类。后来的圈，是后来才长的。同一个性情，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结果。

第三种对照，反过来：找一位习惯稳住的人，比如老鲁，看他二十年里有没有哪怕一两回真的乱了，没有人先收拾。预测：新类只在那一两回之后出现。

性情对不上，是这几种对照都要回答的事。

◆ 十、同一位老师内部的剂量

还有一种对照，最有力，因为人完全是同一个人。

老杜的二十年里，有很多次「我也不知道」。有的接了安排，T 短；有的没有，T 长。

同一个学期里，有这么两件事。一件是暴雨天教学楼停电，四十分钟，满教室黑着，孩子们很怕。老杜说：「我也不知道电什么时候来。」没有人说话，一直坐到电来。另一件是一个星期后，校门口一辆车擦碰了学生，老杜马上说：「好，大家先排队，我去看一下。」

两件事，学校的通报是同一个级别，家长群里同样炸了锅，孩子同样害怕。严重度差不多，一个 T 长，一个 T 短。

预测：新的一类事，只在第一件之后出现。而且不是「怕黑」，也不是「停电」，那些是事件自带的，要扣掉。冒出来的，是外婆最近老忘事，自己肚子疼不想去医院，这种和停电毫无关系的话。

同一个人，同样的口碑，同一个学期，同样的严重度，只改 T。

◆ 十一、前瞻记录：怎么做，回忆为什么靠不住

这样的检验，不能靠事后问人。

事后问老师：「你什么时候开始看得出孩子的？」他一定会讲一个动人的故事，故事会往这一编的说法上靠，也可能往相反的方向靠。回忆里有太多事后加上去的东西。

所以要往前记。学年初，先定一张「事类表」：由往年的周记、谈话记录归纳出若干类，再加一栏「表外」，再加一栏「事件自带」。从那个学期起，每周简单记一笔，每件事归到哪一类。编码的人不知道这个老师是哪一种老师。

事件当周，录一次课间或放学后的对话，让另一位老师旁听，或者看班务日志，来编码那四样东西和 T。

追踪三到八个学期，记「表外」新类第一次出现的日期，是不是持续，是不是出现在新入班的孩子那里。

回忆访谈要做，但只能放在最后，只当辅助，不当证据。

放回日子里：你要是也带着一群人，不妨从今天起，在本子上给自己留一栏。一栏写这一周孩子们、同事们、家里人带来的事，一栏写其中有没有一样，是你以前没有听到过的。三个月以后翻一翻，比任何总结都准。

> 带 走 的 话
>
> - **看一个老师的功夫怎么长，不问他怎么说，要往前记：事件相同、性情配对、严重度配对，只看他「不知道」之后，谁先收了场。**

◆

45

第 45 章

三种听起来很对的说法

◆ 一、你大概已经在心里说了

讲到这里，你多半已经在心里嘀咕了：这不就是一起扛过事的人，感情不一样吗？

这话没错，一起扛过事的人，确实不一样。办公室里谁和谁一起熬过那个通宵，谁和谁一起被裁过，说话的口气都和别人不同。

不过这一章要问的，是比「感情不一样」更细的一件事：为什么偏偏是「我也不知道」那几次，让老手的一眼长出新的一类？

有三种说法，听起来都很对，也各自说中了很多东西。本章把它们一一请出来，先把它们说中的写足，再看分叉在哪里。这三种说法，都想把这一编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 二、第一种说法：文化是在大事里长成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群体的规矩和气质，是在几件共同经历的大事里长成的。大事来了，领导者怎么反应，群体就从他的反应里学会「遇到这种事，我们是怎么做的」。久而久之，这个反应沉成了群体的规矩，成了「我们这儿的风格」。

这是一个很扎实的说法，而且说中了这一编的一个骨架。一群人在危机里一起经历了什么，留下的做法，沉成了群体自己的规矩，这个沉积要以年计。

本书完全承认。年轮这个说法，本来就是在讲「沉进那群人自己的规矩」。

分叉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沉下来的规矩，主语是谁？

按这个说法，老鲁的「别怕，有我」，会沉成「遇事找鲁老师」。这是一条关于领导的规矩：大事来了，看他的反应，他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

按本书，老杜那一次，没有反应。领头的人没有说「怎么办」，没有人先收拾。所以沉下来的，不是一条关于老杜的规矩。沉下来的，是孩子们之间一种互相接「我也不知道」的递法。主语不是老师，是孩子们自己。

◆ 三、一个量得出来的差别

主语是谁，是可以看的。

老鲁调走，换了一个新老师。老鲁班上「遇事找鲁老师」这条规矩，会怎么样？它挂在老鲁这个人身上，人一走，规矩就空了，孩子遇事不知道找谁，要重新找一个人。

老杜调走呢？老杜班上孩子之间互相接「我也不知道」的递法，不挂在老杜身上，挂在孩子们之间。老杜不在场的课间，两个孩子之间有人说「我家要变了」，另一个人说「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话，会继续出现。新转来的孩子，会被同学教会。

所以可以数：在老师不在场的课间，孩子们之间，互相接这种话的次数。老杜班上多，老鲁班上少。老鲁班上的孩子，遇事会说「去找鲁老师」。

这是一个分得开的预测。

◆ 四、第二种说法：大乱当头，大家一起找意义

有一种说法认为，一群人遇到重大的变故，旧的角色体系忽然崩塌，所有人同时失去了意义的框架。这时人们会一起拼命给事情找一个说法，一起把意义重新搭起来。研究的人管这样的时刻，叫一次「宇宙学事件」：天地一下子不是原来的天地了。

这个说法也说中了很多。

第一，它说中了「人人同时失去框架」。撤并那年的老师和孩子，正是这样。

第二，它说得很诚实：这样的时刻，可能是灾难，不一定是新生。角色崩了，没有人站出来，群体很可能直接散掉。有的救援队，有的小团体，有的班级，就是这样散的。

本书不绕开这一点。后面一节，要专门讲同停之后散掉的样子。

分叉在这里：这个说法里，群体一起「找意义」，是一个大家齐心协力往同一个方向拼命的过程，有人提议，有人整理，有人宣布「我们的意思是这个」。这样的过程，里头总会有人先站出来把事情说成一个说法。这个人，就是先恢复的人。

本书说的同停，是更早的一段：还没有人去找意义，谁也不朝哪里去，只是一起待在那里。找意义是后来的事。

◆ 五、所以要写下一个坏结局

一套说法，只写好结局，不写坏结局，就没法让人信。

两个人一起乱了，谁也没先收拾。这在日常里太常见了。常见的结局，不是长出新东西，是尴尬：第二天见面互相躲着，像什么也没发生。

来看一个同停却散了的班。

同一所学校，还有一位班主任，老罗。他是那年秋天才接的班，刚满半年。

撤并通知来了，他是真乱了。他没有说「别怕」，也没有说「来，大家想办法」。他对着全班站了很久，说：「老师刚来，我也不知道。」孩子们也乱了。他们有一个下午，一起趴在桌上，谁也没说话，窗外正好有一只风筝挂在树上，大家都看着它。

按这一编的说法，这就是同停：老师的名分松了，孩子们的「我们是谁」也松了，眼前还有一只共同看着的风筝。

可是这个班，什么也没有长出来。孩子们开始互相躲着，家长群里吵了几架，有三个孩子转去了别的学校。到了第二年，这个班安静地散掉了。

老罗事后说：「我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没有收拾。可是怎么没有出现老杜那样的事呢？」

◆ 六、三个条件，三种散法

答案是：老罗那一回，同停是真的，不过缺了一样东西。

同停要转成共有的新东西，需要三个条件，分属三个界。

第一个条件在自我界。两边的乱，都要打进自我界，也就是「我是谁，我站在哪里」这一块要被松动。要是一边的自我界松了，另一边只是外面的事忙得慌，就散成尴尬。

第二个条件在现实界。两个人手上、眼前，要有一件共同碰着的东西：一块湿纸，一辆自行车，一个鱼摊。乱要有一个地方转。老杜和那个女孩，眼前有一整个空操场。要是没有这样一件东西，大家各看各的，就散成回避。

第三个条件在长年。长年的三无纠缠，积下一层土，让一刹那的双乱接得住。老杜和镇上的孩子，二十年里有无数个什么也不为的午饭后。老罗才半年，和这个班之间，还没有这层土。土太薄，双乱多半崩散。

老罗的班，前两条都有：他自己的名分真松了，窗外还有一只风筝。缺的是第三条。所以散成的，是崩散。

缺哪一条，散成哪一种：缺自我界，尴尬；缺现实界的共同东西，回避；缺长年的土，崩散。

◆ 七、三个日常里的小例子

这三条，不只在学校里。

两个人在电梯里被困了十分钟，一个是真被吓到了，另一个只是赶时间，着急得要命。电梯一开，两人各走各的，谁也没提这事，这是尴尬：一边松了，一边只是慌。

两口子半夜被一件事吵醒，一起坐在床边发了一会儿愣，谁也没说话，也没有任何事可做。第二天谁也没提，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这是回避：没有一件共同碰着的东西，乱没有地方转。

刚认识三个月的朋友，一起去爬山，下山时迷了路，两个人都慌，都没人收拾，到了山脚下，从此再没联系。这是崩散：没有土。

这三个都是同停了，却没有长出新东西。所以「同停」本身，从来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它是一个出生的地方，能不能生出东西，看土。

◆ 八、第三种说法：领导肯认不知道，大家就敢说

第三种说法，是近年很流行的：领导肯承认自己不知道、承认犯过错，团队成员就更敢说话，团队学习更好。

这个说法有大量的观察支持。老孟班上，孩子们果然更敢说了。本书承认，这是它的主场。

这个说法里，有一支更细的研究，值得拿出来单独说：谦逊要真诚才有用。如果成员看出领导的谦逊只是一种策略，是「为了让大家敢说才装的」，效果会变差，有时候更糟。

本书也承认这一点。老孟若是被孩子看穿了，「他那是培训教的」，孩子会撤回去，更不敢说。

这一支研究，和这一编的「演出来的乱不算」，说的是同一个方向。所以有人会说：你们不过是换了个说法。

◆ 九、冒一个险

分叉要靠一个冒险的预测，来分开。

我们设想一个老孟没被看穿的世界。孩子们都信他，他是真的不知道，他的「老师也不知道哦」，是一句诚恳的话，孩子们也全信了。

真诚性研究推出：既然没被看穿，谦逊有效，孩子更敢说，团队学习更好，老孟班上会长出更多的新东西。

本书推出的相反：即使完全真诚，只要「不过」之后，马上是安排，马上是邀请，那一个「马上」，就已经是先恢复了。孩子们更敢说，数量会涨，可是种类不涨，「表外」一栏仍然是空的。

这是一个有风险的预测，因为它敢说：就算他真诚，也不行。真诚是不是够，不看他心里怎么想，看他「不知道」之后，谁先收了场。

◆ 十、放回日子里

你家吃晚饭的时候，也许听过这样的话。孩子问：「爸爸，我考不上怎么办？」

爸爸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别怕，爸爸有办法，大不了再补一年。」另一种是：「爸爸也不知道。不过我们明天一起去问问老师吧。」

这两种说法，都是爱。孩子在这两种说法后面都会觉得被接住了。

第三种，是爸爸真的不知道，也真的没想好怎么办，两个人对着窗外看了一会儿，孩子忽然说：「那，要不我不考那所了？」

不是每一次都要这样。大多数时候，一个孩子需要的，就是前面两种说法。不过有那么几次，孩子要说的话，会在第三种沉默之后才出现。

> 带 走 的 话
>
> - **真诚还不够，文化的沉积还不够，意义的重建也不够；要看「不知道」之后，谁先收了场，以及脚下有没有土。**

◆

46

第 46 章

帮的人也会乱，可总有一个人先醒

◆ 一、这一族说中了很多

接下来这一章，要请出离本书最近的一族说法。它们近到有时候几乎分不开，所以更要先把它们说中的东西写足。

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东西出在没有成形的地方，帮助的人要能停在不知里，不急着解释。有人在场的时候，独处，才长出真实的东西。

更强的一支认为，帮助者和被帮助者，会共同造出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人的「第三方」。帮助者自己令人不安的心境和走神，不是事故，是材料。

另一支认为，帮助者必然被卷进去，两个人一起演出一段旧的戏，新的理解，是从一起走出这段演出里长出来的。

再有一支认为，惯常的框架忽然破了，双方都被抛进不确定，这种「松散」本身，生出创造。

还有一支认为，帮助的最深处，是两个人的游戏区域重叠，帮助者近乎忘我。

这几种说法，本书都要谢谢它们：双方都被抛出；帮助者的乱是源泉，不是事故；新东西是共同的产物。这些，本书全部承认，没有一句想反驳。

◆ 二、它们的共同停点

可是读下来，这一族说法有一个共同的停点。

每一种版本里，都有一方先醒。先认出自己的那一份，先把「第三方」说出来，先从共同演出里醒过来，先找回自己的位置。然后，他把说出来的东西，交给另一方。

按三态来说，这是一方先回到了秩序，另一方还在混沌里，两边不同步。回到秩序的那一方，拿走了说出新东西的权利。

在一对一的房间里，这个先醒的人，常常是做帮助的那个人。他醒得很自然，因为他有位置，有训练，有「该醒」的责任。

◆ 三、本书的分叉

本书认为：凡是有一方先醒了，说出来了，长出的就是「拼合新」，或者「单侧新」。

拼合新，是先醒的人，把两边的东西整理好了的新说法，像一个整理得很好的拼图。单侧新，是新东西只长在被托着的那一侧。

共有的新，是两边在都没有醒的时候，一起转出来的。

在一个班里，这一点更尖锐。班主任一旦先醒，全班的新东西，就都成了他整理好的那一份的变体。老鲁班上的孩子，说话、想事，慢慢都长成了老鲁听得懂的样子。

这不是批评老鲁。老鲁护住了很多人。而是说，他护住的，和年轮长出的，是两件事。

◆ 四、一对一的房间，和一个班

还有一处，值得单独说。这一族说法，多半是在一对一的房间里长出来的：一个帮助的人，一个被帮助的人。

房间里，先醒的那个人，有一个很现成的理由：他有位置，有责任，有「该醒」的训练。他醒得很自然，大家也觉得应该。

一个班不同。班里有四十个孩子，老师先醒了，四十个孩子的混沌，都要按他整理好的样子成形。他的位置越稳，这件事越是自动发生。四十个孩子的新东西，变成了他一个人整理的一份。

所以同样是「先醒」，在房间里，损失一份共有的新；在班里，损失一群人的。

◆ 五、一个能算出来的检验

这个分叉可以拿数字验。

让每一位老师，给自己的每一段经历，标上 T。T 不靠他自己说，靠录音，靠旁听的人。哪一段里，是谁先说出了现成的词，谁先回到老师腔，谁先宣布收场。

这一族说法推出：T 短的段落，产出多。因为那是帮助者先醒、先说出来的段落，疗效最好。

本书推出：新的一类事，集中在 T 长的那几段。而且在这些段落里，被帮助的人事后也会说：「他当时也没主意。」

这一族说法内部，还有一处不一致：它一边说「失衡是源泉」，一边说「先恢复才有疗效」。在群体里，前者推出老杜班新东西最多，后者推出老鲁、老孟班最多。两句话没办法同时对。

◆ 六、顺的班，新东西少

还有两种说法，拿来和同停做对比，很有教益。

有一种说法，来自一个很有名的小实验：两个人面对面，做镜子一样的动作。要是指定一个人当领头，另一个人跟，动作很死板；要是不指定谁领谁跟，两个人会进入一种「共同自信」，动作更复杂，更流畅。

另一种说法认为，意义是在互动里长出来的，不归任何一方。

这两个说法，本书都承认。不指定领头的时候，共同的运动最顺；意义确实不归任何一方。

可是请注意，镜子游戏里的两个人，都在秩序里。他们在做一件定好的事：镜子、交谈。没有领头的人，不等于两边失了形。他们都稳稳地站着，只是没有哪一个人更稳。

所以长出来的是流畅，不是新东西。

本书的预测是：流畅度和共有新，方向相反，越顺，越少新。反过来，有一个人领头，只要两边同停了，共有新仍然可以出现。老孟班的班会，最流畅，每个人都轮流说，谁也不抢话，不过「表外」一栏空着。

◆ 七、一起掉出规矩的夏令营

还有一个说法，来自对仪式的研究。它认为，一群人被推出日常的结构，进入「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的中间地带。身份悬置，等级暂时失效，人和人之间生出一种平等的共同体的感觉。经过这一段，再回到结构里，人和群体都变了。

这个说法说中了「一起掉出秩序」，也说中了「等级暂时失效」。撤并那年，老师和孩子之间的等级，确实松过。

可是仪式有三个要件：外面有一个框圈着，有开始有结束；有一位懂规矩的引导者，他自己不进入失序，带着大家通过；结束时，人群被重新纳回结构里。

撤并那年没有仪式，没有引导者，没有人宣布「结束」。老杜自己也被抛出来了。新东西不是回到一个修改过的结构，是一类具体的新事，以年计地留下来。

可以拿一件事来比：学校办一次夏令营篝火晚会，由稳稳的带队老师主持，大家围着火唱歌、说心里话。

仪式说推出：这会造出更强的共同体感觉，而且改变群体。本书推出：篝火会造出「熟」和「我们」，三个学期以后回落，「表外」栏仍然是空。撤并那年造出的，不是「我们」的感觉，等级照旧，老杜仍然是老师，不过一类新事留下来，三个学期以后还在，还出现在新入班孩子的口中。

◆ 八、一个人再灵活，也只在一侧长

还有一种说法，把专家分成两种：一种在熟悉的任务上又快又准，叫常规型；一种在新的情境里，能放下熟练的做法，重新学，造出新办法，叫适应型。适应型的人，有「初学者的心态」。

这个说法说中了「老手要能放下熟练」，与世阿弥说的「老后的初心」同向，下一章会讲。本书承认。

可是它说的是一个人：一个专家在新情境里放下自己的熟练。对面的人，是被适应的对象，不跟着一起放下。

比一比两位老师。甲老师，适应性专长量表上得分很高，换到新班，迅速调整套路，灵活换方法，从来不慌，T 很短。乙老师，量表得分低，换到新班，和孩子们一起懵了一个月，没人先收拾。

适应性专长推出：甲的新类更多。本书推出：甲种类不变，乙「表外」栏先出现新类。

反过来也一样：适应性专长得分低的乙，只要同停，新圈照长。灵活是好事，不过灵活的人，只在自己这一侧长。

◆ 九、承认之后的那个「马上」

最后回到示弱。

心理安全一类的研究，推出老孟班和老杜班比，老孟班更敢说，所以老孟 ≥ 老杜。本书同意在数量上这是对的。

可是承认了「不知道」之后，通常紧跟着的是邀请和安排：你们怎么看，我们一起想想。那个邀请的人，就是先恢复的人。

所以数量上，老孟 ≥ 老杜；种类上，老杜 > 老孟。同样一句领导者承认不确定，T 短的，不长新类；T 长的，才长。

还有一种说法，讲的是对一个名分的信任：孩子信的是「班主任」这个名分。老鲁的班，这份信最稳，心理安全最高，不过新的一类事，不在他那里。

◆ 十、放回日子里

你有没有当过一件事里的「先醒的人」？

比如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车坏在半路上，大家都傻了。这时候总有一个人说：「好了，我来打电话，你们先去路边坐着。」

这个人是靠得住的，有他在，大家都放心。不过你回想一下，那天路边的那一两个小时，大家聊了什么？是不是都是聊过很多遍的话题？

下次车坏在半路上，你可以试一试：先别说那句「我来」。等十几秒钟。

> 带 走 的 话
>
> - **帮的人乱不乱，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乱了以后，有没有一个人先醒过来，把话收走。**

◆

47

第 47 章

换一群人，一眼还灵不灵

◆ 一、退休老中医去了社区

老中医退休以后，被请去一个新小区的社区中心坐诊。他的手艺没有变，摸脉的手感还在，看舌苔的眼睛还在。

可是他总说一句话：「这孩子脾胃弱。」

小区里有个男孩，面色不好，吃饭没胃口。妈妈带他来了几次，老中医每次都开同样的方子。后来才知道，孩子是在学校里被同学孤立了。

妈妈事后说：「他人好。可他只看身体，我就没跟他提学校的事。」

老中医的手没有退步。老镇上，来看病的人会在进门时叹一口气，会把「夜里睡不着」说成「夜里没睡好」，会在最后一句补一句「也没什么」。这些，他是读得出来的，他读了三十年。不过在这个小区里，没有一个人这样叹气，这样补话。

他的一眼，在这里变成了一眼看见一个身体。

◆ 二、换行当：先丢的是「该在乎什么」

先看换行当。

「不对劲」这三个字，在三个行当里，不是一回事。对中医，不对劲是病；对班主任，不对劲是委屈或危险；对刑警，不对劲是谎话和加害。

所以把一位老中医放到学校里去看孩子，他的眼睛、手、耳朵，都还好用，现实界里的东西他一样看得清。先丢掉的，是价值那一格：他「该在乎什么」。

起头那一步丢了，他只好退回到另一条路，头尾都在自己一侧的那条：看见，借书本给个意思，下个判断。这条路，没有留给对方改写的地方。新地方的人，也看不出他在乎什么，所以那群人的第一粒种子，落不下来。

◆ 三、换人群：先显出来失效的是「递法」

再看同一个行当，换了一群人。

老班主任从老镇中学，调到了县城的重点中学。孩子还是孩子，作业本还是作业本，他在乎的还是「孩子有没有受委屈」。价值那一格，没丢。

先失灵的，是信息那一格，也就是两边交接东西的样子。

老镇的孩子，作业本最后一行多写一句，是求助。县城的孩子，多写一行，只是这孩子字多。老镇的人进门先叹一口气，是要开口了；县城的人叹气，只是累了。

这些「交接的样子」，是两边约定出来的。换一群人，旧的约定，作废。

◆ 四、再往下：意义那一格要重新长出来

接下来露出来的，是意义那一格。

新的群体，自我界里，没有「在他面前我可以」这一份。这份东西，只能由他们自己长，读人的人没有办法替他们送过去。

你可以对着陌生人说一百遍「你可以信任我」，没有用。「在他面前我可以」，是一个人在一次次尝试里，自己确认的东西，别人送不来。

为什么说先失灵的是递法，却又说它是「第二位」？

因为递法的新样子，要两边互相成形，这需要一次同停。而要同停，得先有三无的闲处，让双方能一起「不往哪里去」。

老手和新群体之间，没有一起什么也不为的历史。他在这里的每一次出现，都被读成是有目的的：他来了，是为了考察，是为了评价，是为了教。孩子不会在他面前发呆，不会在他面前乱笑。

所以真正先缺的，是三无。递法的失灵，是第一个显出来的症状，不是病根。

这也是为什么，老手到了新地方，仍然读得出东西，可读出来的全是旧圈。他要先让自己的一眼失灵一段，和新群体一起不知道，第一圈才长得出来。

◆ 五、老刑警的台风夜

老刑警从北方调到了南方一个沿海的市。

当地人说话不爱看人的眼睛。在北方，对方眼神躲闪，他起疑，十有八九有道理。到了这里，他起疑的次数翻了一倍，抓对的，一个也没有多。

他学过当地人的「显示规则」，别人告诉过他，这里的人不看眼睛是礼貌。他知道这个道理，不过他的眼睛不听。

直到有一年台风。避险点里挤了一条街的人，谁也不知道水会涨到哪里，谁也没有组织什么。他和一群他本来要「读」的人，在那里干等了一夜，没话说，没事做，天亮了，水退了。

那以后，街上的人开始跟他说一些事。说的是新来的租户里有个人，说的是哪条巷子晚上不对。

这些话，他刚来的头三年，一句也没听到过。

◆ 六、接班：借来的段位，和新人的同停

再看换人。

老杜调走了，小苏接班。这件事，有好几种可能。

如果接班的人和老杜是同一个方向，同样在乎孩子的委屈，那么老杜留下的圈，会托住他。孩子们对「这一类老师」，已经有现成的递法。他刚来头几个月，读得出的东西，比他自己的段位高。这是借来的段位。

如果接班的人和老杜的方向不同，孩子们就学会了在「这一类老师」面前藏起来，新老师比接一个全新的班还难。

接班有一个特别的时间，叫交接窗口。

老杜走了，班主任这个秩序，被撞回了介生。孩子们在试新老师，放出来的混沌，一下子变多了。

小苏刚毕业，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班是怎么回事。他没有带手册，没有「心里有数」。老杜调走第三周，那个从来不多写一行的男孩，在小苏的课上「哈哈哈，没事没事」，笑完趴下了。

下课以后，小苏对他说：「其实这个班我也还没摸着门，中午台阶上坐会儿？」

这一句不是安排，没有下文。

男孩家里已经出事半年了。老杜带了他二十年的班，一直没有看见。

另一位接班者小韩，手里有老杜留下的极细的交接手册，每个孩子一页。他从第一天起，就「心里有数」，稳稳地接住了班。他什么新的东西也没有看见。

◆ 七、「新眼睛」和「跟着师傅学」这两个说法

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人的眼睛没有旧的惯性，所以能看见老人看不见的东西。

这个说法对一半。小苏确实看见了老杜没有看见的。

可是小韩也是新人，他也没有惯性，为什么没看见？

本书的回答是：小苏看见，不是因为他新，是因为他和孩子们同停了。小韩的手册，是一件提前装好的先恢复，他就是那个托着的人，窗口里放出来的混沌，被他按前任的旧类别收了进去。

这里有两个可以分出来的结果。第一，带手册稳住的新人，有新眼睛，却看不见。第二，老杜调到新学校，只要肯和新班一起不知道，这位最老的人，也有新眼睛。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学本事就是加入同行的圈子，跟着师傅一起做事，慢慢学会。这个说法也说中了很多：小苏头几个月读得出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借了老杜留下的圈。

不过它推出：跟着老杜当副班主任的人，长得最快。本书推出：独自接班、和孩子们一起不知道的人，先长出新的一圈。跟着师傅的人，学得到师傅的圈，学不到师傅是怎样掉下去的。师傅掉下去那一次，副班主任站在旁边，他是看着的人，不是掉下去的人。

◆ 八、什么随人走，什么留在原地

老杜换了一所学校，哪些东西跟着他走，哪些不跟?

「在乎」跟着他走。老杜在乎孩子的委屈，到哪里都是。所以到了新学校，「第一次有孩子递东西」来得很快。

「比上回怎样」，也就是长年积下的那个基准，留在原地。他得好几个月，才知道这个孩子今天「比平时黄」，还是「本来就这样」。

「新的一类事」，是在他和新班一起同停以后才有的。这是每换一群人，都必须重新发生一次的东西。

这是善、创造、数学三样东西，在换人群时的不同命运：在乎随人走，基准留在原地，创造要重新发生。

◆ 九、三条路撞在一起，撞出三个预测

把前面说的几样东西，两两撞一下，能撞出三个更具体的预测。

第一，在乎和「回写、跃层」撞在一起。跃层的入口，在名分的松开，而且松开以后，不被马上重新立起来。读人的人心里那句「我该知道」不松，功夫只走得到回写这一步。松了，又马上用一个方案把它立回去，也走不到跃层。所以一个人的年轮有几圈，约等于他这一辈子里，名分当众松开、并且当场没有被立回去的次数。

第二，在乎和「场的势能」撞在一起。每一圈年轮，在那群人的自我界里积下一点势能，能把新来的人带过混沌，同学之间互相教递法。圈越多，场能接住的混沌种类越多。只有旧圈的场势能也高，不过只朝几个方向。

第三，在乎和「基准、误差、冗余」撞在一起。老手看的，常常是偏离：「他今天比上回黄。」那个「上回」的基准，长在场里。同停的时候，基准全部作废，误差暴涨。发呆、乱笑、没头没尾的话，充满了现实界。这些看起来是没用的多余东西，新的基准，就是从这里重新分布出来的。一个只想把误差压得最低的人，会躲开每一次同停。

有一种说法认为，学会了各地表情的「显示规则」，就不会失灵。可以拿同城同校、规矩一样的隔壁班来试：老杜换过去，照样失灵，直到和那个班同停一次。

◆ 十、年数和准确度，为什么看起来关系很弱

还有一个常见的结论：医生、老师做判断的准确度，和他们干了多少年，关系很弱。

这个结论用起来的方式，通常是找陌生人、标准病例、录像来测。

按这一编的说法，这是测法造成的。陌生人、标准病例、录像上，没有场，没有年轮，测到的，只是读人的人单方面的「认」。

所以本书的预测是：在他自己的群体里测，年数和准确度的关系会明显变强，而且是一级一级的台阶，每一级台阶对应一次无人先恢复的时期。在陌生人身上测，则是平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判断准不准，要经过几步：线索有没有，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被察觉，有没有被用上。能不能得到，在被判断的人一侧，随关系和情境变。

本书同样承认。分叉在：这里说的「能不能得到」，是一圈圈长出来的，每一圈带着「和谁一起同停过」的来历，只对一起同停过的那一类人敞开。老鲁班上孩子说话的总量最大，线索最多，他在旧的几类上读得最准最全；新的一类，只在线索更少的老杜班里才读得出来。

放回日子里：你换过工作，换过小区，换过班级吗？头三个月，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变笨了，别人的话都听不准？那不是你退步了。是你旧的圈留在原来的地方，新的圈还没有长。给自己三个月，别急着先当老手。

带走的话

- **功夫跟着一群人长，不跟着一个人走；换了一群人，在乎还在，基准要重算，新的一圈要重新同停才有。**

◆

48

第 48 章

五位老先生，各说中了一半

◆ 一、五位老先生，有一个共同的样子

这一章请来的五位，是读人这件事上最有分量的几位。本书先说一件他们共有的事。

他们都是在描述一条洪流的秩序化。孔子看的是一个人的所以、所由、所安；克莱因和德雷福斯兄弟看的是读人的人一侧的模式和阶梯；世阿弥看的是表演者怎样调度「被看」。三套看法，各有各的位置，有一个共同点：读人的人，始终是稳着的那一个。

所以单看他们，推不出「同停」，也推不出「年轮」。其中最近、最难缠的，是波兰尼，放在最后。

◆ 二、先请孔子

孔子说过一句话，几乎是读人的老祖宗：「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

看他做什么，看他从哪里来，看他安于什么，这个人还能往哪里藏？

这三层，几乎就是被读的人的三个界：所以，是做出来的事，在现实界；所由，是来路，在理念界；所安，是落脚，在自我界。本书很佩服这一句。

孔子还说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一个乡下人来问他，他说自己没什么知识，把问题的两头敲一敲，就问到底了。他知道，要从不知的地方起头。

分叉在两处。「叩其两端」的人，仍然是他，他守着位置，话一落，他已经在安排问题，这正是示弱之后的那一句，是先恢复。「人焉廋哉」又预设了，「所安」早就安在那里，等着被察。

本书认为，「所安」有一半是对这位读人的人安下来的。新的一类所安，要在两边同时不知道、没有人叩两端的时候，才长出来。

◆ 三、再请克莱因

克莱因研究消防队长、护士、军人，发现老手做决定，不是比较几个方案，而是一眼认出「这是哪一类情形」，在心里推演一遍，就动手。前面那位消防队长觉得「不对劲」，撤出来，是这一类。

他的研究很诚实：这样的直觉，要有规律的环境和及时的反馈，才靠得住。越了界，老手会自信地错。他还主张，老手要从意外里更新自己的模式。

本书同意这一切。分叉在于：再认，是秩序里的工作，要有线索才启动。同停的时候，线索全部作废，再认只能把混沌，归到最近的那一类，也就是老鲁那样「只长旧东西」。

他说的「更新」，是读的人从意外里单方面学，环境不跟着他一起变。本书的新圈，是两边一起长的：那群人的递法和读人的人的模式，同时变。

◆ 四、再请世阿弥

世阿弥是日本能剧的大师，在《花镜》里写过「目前心后」：眼睛看前面，心要留在后面。还写过「离见之见」：演员要用观众的眼睛，看见自己的背影。他还说：初心不可忘，而且要有「老后的初心」，老了也要回到生处。

本书觉得，五位里，他离「保有进入混沌的能力」最近。

分叉也在这里。「离见」是一只始终稳着的第二只眼，这正是托着的人守住的那个位置。「初心」是演员独自选择的回返，台下的观众，并不跟着他一起回到生处。

本书的同停，连「离见」也一起失去：台上台下一起失序，一起长出新的看法。长出来的，不是演员的一朵新花，是台上台下一起的新看法。

◆ 五、再请德雷福斯兄弟

德雷福斯兄弟把技能的习得分成五级：新手，初级，胜任，精通，专家。规则一级一级退场，到了专家，整个情境直接被「看见」。他们还说，胜任那一级，是转折，那里有了投入和担当。专家遇到情境不对，会退回审慎思考。

本书觉得这个阶梯画得很准，在练某一套技能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分叉在：五级是一个人的单向阶梯，「退回审慎」是专家处理例外的办法，处理完，就回到直觉。

本书认为，读人的功夫，形状不是阶梯，是年轮。长在两边之间，一圈一圈，每一圈要求读人的人，从专家的位置上掉下来，和那群人同时成了新手。同一个人，对一群人是专家，对另一群人是新手；对同一群人，同停的时候，又暂时成了新手。

◆ 六、最后请波兰尼

最难缠的一位是波兰尼。他有一本小书，叫《默会维度》，开头一句，几乎人人都听过：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来的多。

他说，默会的知，有一个「从一到」的结构：附带觉察到的许多细节，沉在背后，人注意的焦点，才浮出来。就像你认得一张脸，却说不出这张脸是由哪些部分拼成的。这种知，靠「住进去」，也靠师徒和传统，靠求知的人之间的信托。

还有一处，是他说得最深的。他说，如果你把注意力，从焦点移到那些附带的细节上，技能就会瓦解。钢琴家盯着自己的手指，就弹不下去了。不过瓦解之后，可以在更高的地方重新整合，一个发现，也常常要经过这样的失序，和一种热情。

这已经碰到「老手要能落下来」了。本书承接这一处，不把它算成多出来的一层。

◆ 七、打开默会：一串年轮

把默会那一段打开，里头价值、意义、信息各发生了什么？

本书的回答是：默会那一段，是一串年轮。每一圈的差异，可以分五步看。

一，旧的整合。信息的细节，沉在附带觉察里；价值是焦点，是「这个人撑不住了」；意义在那群人的自我界里，已经安放好了。这一步的结构，波兰尼有；只是焦点换成了价值，而且意义的一半，在对方的自我界里，这是本书加的。

二，瓦解。读人的人的焦点散了，价值没了落脚；细节浮上来，信息又认不出；意义悬在半空。这一步，波兰尼有，只在读人的人一侧。

三，同时瓦解。那群人的递法也散了，信息不知道怎么递；他们心里「在这个人面前我可以」那一份也松了，意义悬了；只有「想被接住」还在拉着。这是波兰尼没有的：他那里，瓦解是求知者一个人的事，被认识的东西，不会瓦解。

四，三无段。两边一起「不往哪里去」，价值、意义、信息三样都不在场。再一起转向「还没成形的那半句」。这里没有可整合的细节，不是附带觉察，是一段空。

五，共同再整合。新的价值焦点，也就是在乎一类新的事；新的意义安放，也就是「这件事在他那里算事」；新的信息交接，也就是半句话、一行字这样的递法。三样互相成形，沉成新的一圈，两侧各留一半。波兰尼的再整合，是求知的人完成的，他就是那个先恢复的人。这里没有一个先完成它的人。

◆ 八、为什么说不出

默会的东西，为什么说不出?

波兰尼给了一个原因：整合在附带觉察里，细节沉在背后，不能一一说出。

本书加三个。第一，近端的一半，在别人的自我界里。一个人说不清别人心里的「可以」是怎么长的。第二，每一圈的根是一段三无，本来就没有话可说。第三，圈是在两个人都不知道的时候长出来的，没有一个旁观的位置，记下它是怎么长的。

这也是为什么，老杜说「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在干嘛」，不是谦虚，是这件事的原样。

◆ 九、为什么换一群人要重新发生一次

波兰尼说的住进去，和师徒的传承，都在求知者之间。读人的人可以自己瓦解，自己再整合。

可是年轮的第三步和第五步，有一半属于那群人。换了一群人，旧圈的那一半，留在原地。新群体，还没有和他一起瓦解过。

他独自再瓦解多少次，长出来的，也只是自己一侧的更高的整合。他得和新群体一起同停一次。

这里有三位老大夫。甲，用了一年时间，独自回看自己三十年的病例，把习惯拆开重新练，这是单方瓦解，单方再整合。乙，那一年老伴去世，坐诊时恍恍惚惚，和来看病的寡居老人一起「唉」，没人先开方子。丙，参加了医患沟通培训，对病人说：「这个我也拿不准，我们一起看看。」随即开始列检查单。

波兰尼推出：甲在更高的地方重新整合，长进更大，更可控；乙是技能受了干扰；丙承认不确定，更好。

本书推出：甲的命中率可能上升，丙的病人更敢说，不过镇上人带来的事，种类都不变；乙的诊室里，出现了一类三十年来没有的病人。

还有徒弟。最得意的徒弟，去外县开了诊所。波兰尼推出，鉴赏力随师门走；本书推出，徒弟到了外县，要等到和当地人同停一次，才有第一圈。先去茶馆闲坐的徒弟，机会更大，不过闲坐只是前提，不是新圈本身。

◆ 十、这一编怎样会错

一个说法，要敢说自己怎么会错。要是哪天看到下面这些，这一编的说法就错了。

要是新的一类事的出现，和「无人先恢复」的事件无关，或者集中出现在老师「稳住全场」、「示弱后接方案」之后，这一编错了。

要是一稳到底的老师，和肯同停的老师，长年下来带来的事种类一样多，「数量涨、种类不涨」错了，托持那一族胜。

要是同一位老师的多次「我也不知道」，T 短的和 T 长的之后，新类一样多，同一个人的剂量检验错了。

要是在新群体里，不经过同停，只靠闲坐和时间，就长出了新的一类，「换一群人要重新发生一次」错了。

要是带手册稳住的接班者，和同停的接班者，看见前任漏掉的事一样多，同停就被「新眼睛」装下了。

要是篝火晚会这样有框架的活动，同样留下三个学期以上的新类，仪式说胜了。

要是同停之后，普遍的结果不是长圈，而是崩散，这一编错了。

要是在他自己的群体里测，年数和准确度的关系，照样很弱，这一编对专长测量的改写错了。

◆ 十一、功夫最深的人

回到开头那三位。

老中医、老班主任、老刑警，他们的一眼里，有一个镇、一届届的学生、一片街区，还有几次和这些人一起六神无主的年份。

他们说不清，一半是因为那些东西在别人的自我界里，一半是因为每一圈的根，本来就没有话可说。

给想练功夫的你，几句话：让对方看清你在乎什么；和他们有一些什么也不为的闲处；出了事，不必每一次都做定海神针，也不必每一次都示弱了再接方案；有一回，你说一句「我也不知道」，和他们一起待在那里，不急着收拾，等那半句话自己冒出来。

老杜退休那天，一个早已毕业的学生，对他说：「那年你说你也不知道，我才敢跟你说我家的事。」

带走的话

- **五位老先生都说中了一半：功夫要从不知处起头，要能落下来；另一半是，落下来的时候，对面那群人也要一起落，谁也别先站起来。**

想一想

想一个「一眼就看出你」的人。你们是从哪一次起，说话和从前不一样了？那一次，是谁先说了一句现成的话？

你最近一次说「我也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已经想好了下一句？说完以后，是你先开口，还是对方先开口？

你带过的人、教过的人，有没有一类事，一直没人跟你说过？是你看不出，还是你从来没有和他们一起不知道过？

换了一份工作、一个小区、一个班级，你的一眼，在哪一样东西上先不灵了？是在乎的东西，还是别人递东西的样子？

假如同停以后散了，缺的是哪一条：自我界的乱，一件共同碰着的东西，还是长年的那层土？

◆



第　七　编

熟码：越亲近，越读不懂

导　语

原问：为什么越亲近，越可能读不懂

这一编八章，写一件很多人都碰到过、却很少有人说得清的事：人跟人越熟，有时反而越看不懂。

第 49 章把三句"读不懂"摆出来，看常见的解释漏在哪里。

第 50 章和第 51 章讲两个人长年下来，怎样不知不觉写成一本"熟码"，以及这本码里最要紧的一条：难事来了，谁先站稳。第 52 章讲三组矛盾，各有两个出口。

第 53 章和第 54 章请四位对手上场。第 55 章把几个最近的说法一个个拆开看。第 56 章给出只有这一编推得出的局面，也说清它会错在哪里。

前面几编立过的东西，这里只提一句：人不是一本写好的书，是想法里、手脚眼耳里、自己心里这三块地上各自不停发生的洪流；读人，是两条这样的洪流碰在一起，价值、意义、信息缠成一团。还有一个词：两边同时没了形，叫"同停"。

这一编只管长年，几十年的日子。一次共笑、一声被接住的"唉"那种一刹那的读懂，归前面几编。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一个反差：越靠得住的人，越难被读；越能把难事处理漂亮的两个人，越少有共同的新东西。

49

第 49 章

站得最稳的人说"读不懂"

◆ 一、一首没听过的曲子

梅姨六十一岁，退休第二年，报了老年大学的钢琴班。

老贺没有半句反对。每周二、四下午，她去上课，他在家做饭、收衣服，等她回来。十年如一日，只有一句话："你去学，家里有我。"

那年冬天，班里办汇报演出。梅姨弹了一首老贺从没听过的曲子，慢，有点涩，中间停了两次，又接上。台下的人鼓掌，老贺也鼓掌，手拍得很响。

回家的路上，雨刚停，路灯照着湿地。老贺走了一段，说：

「我从来没读懂过你。」

梅姨愣了一下，没接话。

◆ 二、每周日晚上八点

柳芳七十岁，女儿安然四十一岁。母女俩每周日晚上八点通一次电话，说了十几年。

电话的样子差不多是固定的。母亲问："最近怎么样？"女儿说："还行吧。"母亲说："那就好。"然后聊天气、聊外孙的功课、聊楼下新开的菜场。

这样的电话，两个人都挂得很安心。母亲觉得，女儿在外面不容易，自己不能添麻烦；女儿觉得，母亲年纪大了，不能让她惦记。

有一个周日，安然在电话里说：我辞职了，想开一家面包店。

那头安静了几秒。柳芳说："你……怎么从来没说过？"

◆ 三、十年没迟到过的人

第三个故事在一家工厂的办公室。

老卢在这里待了十年，没迟过到，没出过错，同事遇上难处，都爱找他商量。办公室里有句话：有老卢在，天塌不下来。

后来有一天，老卢递了辞呈，说他要去学木工。

没人说得出一个"原来如此"。午饭桌上，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都说"其实早有苗头"，可再问是什么苗头，各人说的都不一样。最后有人叹了口气："十年了，我们好像也没真问过他想干什么。"

后来有人去他租的小院子里看过。院子里堆着刨花和半成品的凳子，墙上钉着一排他自己磨的刨子。看样子，这件事他已经悄悄做了好几年。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问过。

◆ 四、一万二千个晚上

先算一笔账。

老贺和梅姨结婚三十五年。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晚上，三十五年，是一万二千多个。老贺在这些晚上里，听过她说"今天累死了"，听过她说"隔壁老王家的猫又来了"，听过她半夜翻身，也听过她在厨房里哼歌。

这一万二千个晚上里的信息，一条也没有少。他知道她爱吃什么、怕什么、哪天心情不好；他知道她发火是什么样子，不说话是什么样子。要是有人考他，他一定能答出九成。

可是那天，雨后的路上，他说的是："我从来没读懂过你。"

信息不缺，可读懂缺了。这件事，需要换一个问法。

◆ 五、他说的"读不懂"是什么

再看老贺那句话。

他不是说，不知道梅姨爱吃什么。他说的"读不懂"，指的是那首曲子。慢，有点涩，中间停了两次，又接上。弹这首曲子的那个人，他不认识。

还有一件事，比这更让他不安，只是他自己没说出口：他发现，坐在台下听她弹琴的这个自己，也不认识。三十五年，他一直是那个"给她兜底"的人。那一刻他忽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要是没有"兜底"这个名字，他又是谁。

所以这句"读不懂"，是两个方向同时的。读一个人的时候，被读的人在变，读的人也在变。这一点，第一编已经立过。这里只提醒你，别把它听成一句埋怨。

◆ 六、他们都不是不关心

先看这三个故事有什么相同。

第一，三家都不缺信息。梅姨和老贺同桌吃了几十年饭；柳芳听了女儿十几年的声音；老卢身边的人，每天都看着他。该知道的事，他们大多知道。

第二，说"读不懂"的人，没有一个冷淡。老贺是出了名的好丈夫；柳芳从不给女儿压力；老卢的同事们，一向把他当主心骨。

第三点，要留心一点才看得出来：这几个人，恰恰是对方最稳的依靠。每次出了事，是他们先站稳的。老贺在梅姨最慌的时候，说"有我"；柳芳在女儿最累的时候，说"那就好"；老卢是整个办公室里，最不会慌的那一个。

先别急着往下想，只记住这一点：站得最稳的人，常常是说"读不懂"的人，也常常是被人读不懂的人。

再说一句梅姨那一边。

她那天没有接话，不是因为生气。她在想：他说得对，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在这十年里，她每次从琴房回来，都说"挺好的"。她从来没有说过，那首曲子是什么，弹的时候她想起了谁。

读不懂，是两边的事。老贺没读懂她，她也没有让他读。这不是在找谁的错，是在看一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 七、三种常见的解释

说到这儿，你大概已经有自己的解释了。常见的有三种。

第一种："人会变，你没跟上。"可是跟得最紧的人，是老贺、是柳芳。要说没跟上，没有人比他们更用心。

第二种："不够体贴。"可这三位，恰恰是周围人公认的体贴。

第三种："少了碰撞，多沟通就好。"这一种最常听到。可你想想，越会沟通的夫妻，难事处理得越漂亮：谁去接孩子，谁去医院，谁打电话，一晚上都安排好了。偏偏这样的夫妻，也会在某一天说："我不认识你了。"

◆ 八、谁最该读得懂

做一个小测验。

假如有人问老卢的同事："办公室里谁最了解老卢？"大家会想一想，指着坐他对面的老严：他们一起吃了十年午饭。

再问老严："老卢心里有什么想法，你猜得到吗？"老严笑了："这人，一天也说不了十句话，可他做事我最放心。"

了解得最多的人，说的是"放心"。放心，是对一个已经成形的人的评价。放心的意思，就是：他不会出别的样子。

◆ 九、三种解释漏在同一个地方

这三种解释，说法不同，漏洞却是同一个。

它们都在默默假定：读懂一个人，靠的是一个人站稳了，把另一个人看清楚。站得不够稳，就看不清；站得稳，就看得清。

按这个想法，老贺、柳芳、老卢身边的人，应该是读得最清楚的一群。可事实偏偏反过来。

所以问题可能不在"看清楚"上。下面这一编，想换一个问法：两个人长年相处，是什么东西，让"站得稳"本身，成了读懂的障碍？

◆ 十、两个反常，和一句免责

把三个故事叠起来，其实有两个反常。

第一个反常：信息最多的人，读得最少。按常理，知道得越多，读得越准。这三家人偏偏反过来。

第二个反常：最体贴、最可靠的人，反倒是最容易在某一天说"读不懂"的人。按常理，用心最深的人，应该读得最懂。

还要加一句免责，免得被听偏了。这不是说，熟人不如陌生人。陌生人读你，信息少得多，也更容易归类，读得更糟。本书说的，只是亲近里一种特别的难：信息够了，爱也够了，可有一样东西，反而被亲近本身挡住了。

◆ 十一、这一编的说法

先把结论摆在桌上，后面几章再一点点证。

越亲近越读不懂，不是一方变了，不是不体贴，也不是少了碰撞；是两个人长年把"难事来了谁先站稳"排成了轮值，熟码就是这张轮值表上一句句接话。

每一次难事，总有一个人先张罗、先说一句现成的话、先回到自己平日的样子，另一个人于是可以垮一会儿。这是亲近的福分。

可是共同的新东西，却几乎只在另一种时候才出生：两个人一起没了主意，谁也没来得及先站稳。几十年里，这样的时候屈指可数。

◆ 十二、这一编要走的路

接下来的路是这样的：先看熟码是怎么写成的，再看它写在手、声、目光里是什么样子。然后看三组矛盾怎样走向两个出口，谁走哪个出口，由什么决定。

之后请布伯、戈特曼、斯万、费孝通四位依次上场，各自先说他们说中了什么，再看分叉在哪里。最后给一个只有这一编推得出的局面，也说清楚：要是哪天看到什么，这一编就错了。

> 带走的话
>
> - **说"读不懂"的人，常常是对方最稳的依靠；稳，是福分，也是读不懂的来路。**

◆

50

第 50 章

熟码：好意一句句写成的表

◆ 一、"周三下午她不在家"

还是梅姨和老贺。

周三下午，梅姨不在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可同一件事，在三块地上是三个样子。

在手脚眼耳那块地上，它只是一个节拍：这个钟点，门锁响不响，饭桌上有没有人。在想法那块地上，老贺那边是"她闲不住"，梅姨这边是"我是顾家的人，难得出去一下"。

还有第三块，自己心里那块地。梅姨十八岁那年，没学成琴。这件事后来被生活盖住了，直到退休，才又在她心里翻上来：带着一点自由，一点想弄出点什么来的劲。老贺那边呢，他心里的名字是"给她兜底的人"。这个名字很踏实，他不会想到，那是他自己在这个家里站稳的地方。

两个人说话，说的多半是前两块地上的事。第三块地，两个人都不在场。

◆ 二、熟码是什么

夫妻过久了，家里会有一些现成的话。

"吃了吗？""吃了。""今天累不累？""还行。"一句上，一句下，对得严丝合缝。还有约好的节拍：周日晚上八点的电话，晚饭后他洗碗她擦桌。还有惯常的动作：她一皱眉，他就去倒水。

本书把这一整套叫作"熟码"。

熟码有两层。一层摆在外面，是话、节拍、动作；另一层藏在里面，每一句现成话背后，都立着一个已经成了形的"你"。"你闲不住""你什么都不爱说""你就是这个脾气"。

还有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熟码里同时写明了"这种时候谁先撑"。梅姨照常做饭，好让刚退休的老贺不慌；老贺说"你去学，家里有我"；女儿说"还行吧"，好让母亲别惦记；母亲说"那就好"。每一句，都是一次"我先站稳，你可以靠"。

请注意，被读的人，在熟码里同样是作者。老贺的每一句"有我"，是他自己一年年写下来的，不是谁填给他的。

◆ 三、熟码不是病

先把话说在前头：熟码不是病，是福分。

你想想没有熟码的日子。每天早上都要重新问一遍："你今天想吃什么？想不想说话？是不是还在生气？"那不是亲近，那是两个陌生人在谈判。

乡下人说的"不必问"，就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你也知道我，很多话不用说，事就办了。这份轻松，是几十年一点点换来的。

熟码还有一件更大的好处：难事来了，不用商量，谁该先撑，大家都清楚。半夜孩子发烧，他去开车，她抱孩子，没有一句废话。这样的夫妻，是真正的搭档。

所以接下来说到熟码的代价，请你一直记着：这是一份好东西的代价，不是一件坏东西的罪过。

◆ 四、可靠就是可预测

代价只有一条，说出来很简单。

要让对方靠得住，就得是可预测的。

你想靠一个人，是因为你知道他遇上事会怎么样。他每次都会先稳住，你才敢垮。要是他有时稳、有时不稳，你就不敢靠。靠得住，说的就是：我知道你下一步要怎么做。

可是"我知道你下一步要怎么做"，换一个说法，就是你在我这里，成了一个"它"：一个已经成形的、可以拿来用的东西。

不是对方想把你当"它"，是为了让你靠得住，日子一年一年，把一个人磨成了可以预测的样子。一对互相依靠的夫妻，其实是互相献出了自己的"它"：我放弃了一点意外，换你安心。

这笔交易，两个人都是自愿的，也都觉得划算。每一年，它都划算。

◆ 五、体贴的账

把体贴一笔一笔算起来，会很有意思。

每一次"你去学，家里有我"，是一次体贴。每一次"那就好"，是一次体贴。每一次先去收碗、先去订票、先去打那个电话，都是体贴。单拿出一次来看，没有一次是错的。

不过三十年下来，账本上记的是另一样东西：对方的意外，一次一次变少了。意外少了，是安心；安心久了，就是无事。无事的日子里，没有人需要再去问一句"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答案早就知道了。

体贴的账，两边都在记，两边都觉得自己付出得多，也都觉得对方付出得多。谁也没有算错。只是账越清，人越难被读。

◆ 六、"唉……"被接走了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要放大了看。

你一定接过这样的电话。女儿在那头说："唉……"停了两秒，接着是一阵笑："哈哈哈，没事，真没事。"或者，妻子在厨房洗碗，哼了两句没有调子的东西，"哎呀……里以里……"，自己听了，笑出声来。

这些声音，没头没尾。没有目的，不为传达什么，却是正在发生的东西。狗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苹果树也不会。它们的洪流，停在本能和节律里；只有人，才会冒出这样一团不成形的东西。

这一团东西，正是新东西的苗。

不过在长年的轮值里，它常常没来得及长，就被接走了。电话那头说："别想了，有我呢。"丈夫在厨房门口说："早点睡。"这是好意，一点都没错。可是这一接，"唉"被归成了"累了""烦了"，成了一个现成的类别。

更要紧的是，接的人，总是先站稳的那一个。他自己从不跟着"唉"一声。于是不成形的东西，永远只在一边出现，从来不在两边同时出现。

◆ 七、两条洪流的几种搭法

把两条洪流放在一起，有几种搭法。

两边都已定型：熟码用得最准，这是福分。两边都在正在成形：一起长，新东西常有。一边定型、一边正在成形：被托的一侧单独往前长，先站稳的那一侧读不懂。一边定型、一边是一团没成形的东西：站稳的一方把那一团归了类。

举个母女的例子。女儿说"还行吧"，母亲说"那就好"，是两边都定型。女儿说"我最近在想换个活法"，母亲说"想什么想，好好上班"，是一边正在成形，一

边定型，母亲把女儿的事归了类。女儿只"唉"了一声，母亲说"早点睡"，是一边是一团没成形的东西，另一边把它收了。

最后一种，是两边都没了形。

本书叫它同停。这种时候，两个人手上、嘴上，都没有现成的话。他们谁也站不稳，谁也没法说"有我"。

长年轮值的关系里，这一格，几十年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而且要算数，还有一个条件：没有谁先回到原来的角色。要是有人先回去，这一格就掉回前面几格里去了。

◆ 八、"还行吧"的三块地

再看一句话：周日晚上的"还行吧"。

在手脚眼耳那块地上，它只是三个字，语调往下压，后面有两秒的空隙。母亲听见了，这两秒的空隙，她多半没有留意。

在想法那块地上，母亲把它听成"没事"，女儿把它说成"别担心"。一句话，两边各取一半，凑成一句大家都满意的话。

在心里那块地上，就不一样了。那天晚上，安然刚被部门调了岗，她坐在阳台上，心里有一个念头正在慢慢长：我是不是可以做点别的？这个念头还没有名字。她不想让母亲知道，也还不知道怎么告诉自己。柳芳那边呢，她心里一直守着一句话：我不能成为孩子的负担。

两个人在这一句"还行吧"里，一个把心里的东西压平了，一个把心里的东西守住了。没有人说谎。熟码替她们挡掉了本来可能会冒出来的那一点乱。

◆ 九、先站稳的人，也想被问一句

写到这里，要替先站稳的人说一句话。

老贺并不是不想被问。几十年里，他想过很多次：要是有人问我一句"你累不累""你想要什么"。可是没有人问。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是稳的那一个，不用问。

他自己也不说。说了，就不是稳的那一个了，那张表要出毛病。于是他一年一年，把想被问的那一句，咽了下去。

这不是谁的错。这就是轮值表的样子：它保护每一个人，也把每一个人，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

◆ 十、江边坐到天黑

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在江边坐过一个晚上。

没说什么要紧的话。看水，看船，说了几句没头没脑的话，笑了几次。天黑了，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回家的路上，两个人都不太说得清，这一晚到底干了什么。

那是一段什么都没有的时间：没有价值可比，没有意义可说，没有信息可交换。可是两个人纠缠在一起。本书把这个叫作三无纠缠。

三十年后，同样的江边。老贺坐了十分钟，看看表，说："走吧，回家做饭。"

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可是三无的那块地，就被一句现成的话填上了。每一次三无来了，总有一个人先站稳回来。这样一格一格，几十年，空地都被填满了。

◆ 十一、怎么判是真的同停

有人会问：怎么分得出，是真的同停，还是一个人在硬撑着不开口？

本书有一条很朴素的判法：看一阵无目的的发声或动作之后，有没有自发转向一个此前没有的新花样。

只有无目的，没有转出新花样，那是熬着，是僵着，是空转。只有新花样，之前没有那一段无目的，那是一个人的主意被另一个人接受了，是定型里的选择。两样都有，才算。这种无目的、无定形、却正在发生的状态，人才会有，本书叫它混沌。

◆ 十二、机器和狗为什么不在这张表里

你也许想问：机器能不能做那个"也一起没了形"的人？狗呢？

第二编已经把这件事一步步判过，这里只提结论。狗有无目的的嬉闹，可它转出来的，仍旧是本能里已有的花样。机器没有那一段无目的：它的每个输出，都由目标给出，而且随时可以撤回。所以它们都不可能成为"一起没了形、谁也没先回去"的那一方。

它们能做的，是帮着把熟码接得更顺。顺，正是这一编要小心的东西。

> 带 走 的 话
>
> - **熟码是福分；可靠就是可预测，互相靠的两个人，是互相献出自己的"它"。**

◆

51

第 51 章

手、声、目光：谁先收场

◆ 一、先把尺子摆出来

轮值表写在哪里？写在手上、声音里、目光里。看这三样，就能知道谁先站稳了。

先立一把尺子。第一编说过，"恢复"这个词有它自己的意思：不是说一个新的、此前没有的东西，而是**用现成的叫法，回到原来的角色，把事情收场**。

看得出来的标志有三个：谁先说出一句现成话（"他这是压力大""就是更年期""老毛病了"）；谁先回到平日的角色（先去洗碗，先去上班，先摆出老师腔、家长腔）；谁先宣布收场（"好了，不说了，睡吧"）。

从两个人一起没了形开始，到这三样里第一样出现，隔了多久，叫"间隔"。间隔越短，说明收场收得越快。

有一点要先说清：说出一句此前没有的话，哪怕先说、说得完整，也不算收场。那是新东西冒出来了。收场，是把事情放回已经有的盒子里。

◆ 二、手：总是同一只手先动

老卢辞职那天晚上，在家里把事情说了。

妻子没有吵，也没有问。她站起来，先去收桌上的碗。接着手伸过来，在他背上拍了两下。"先吃饭，吃了再说。"

这只手做了三件事：碗收了，背拍了，"先吃饭"说了。手上的压力和温度，把"出事了"这几个字，悄悄改成了"有我在"。她心里当真的是："这个家得稳。"

这是第一种样子，叫错开：一个人乱了，另一个人立刻站稳。

错开的夫妻，往往有一个特点：总是同一只手先动。三十年里，晚上出事，先收碗的是她；出远门前，先查煤气的是她；亲戚来借钱，先说"这事我来问问"的，也是她。

把这只手拆开来看，有三层。手上的压力和温度，是实实在在的信息；这一拍，把老卢那句"我辞职了"改写成了"有我在"，是意义的改写；她当真的，是"这个家得稳"，是价值。三样缠在一起，每一样都不可分，只有说起来的时候，才一样一样讲。

◆ 三、手最难骗

三种感觉里，手最难骗。

嘴上可以说"我也慌"，脸上可以摆出一副发愁的样子，可是手先去哪里，是来不及演的。一个人遇事，手先去收碗，还是先去摸手机，还是先停在桌上，这是几十年的习惯，不经过想。

所以要看谁先站稳，最靠得住的第一手记录，常常是手。其次是声，最后才是脸和眼神。

◆ 四、手：同时在忙，和同时停住

第二种样子，是两个人的手同时在忙。

儿子要结婚了。订酒席、选日子、算彩礼、搬东西，三个月里，两个人的手没有一刻闲着。他跑酒店，她跑婚庆，各领一摊，分工漂亮，谁也没乱。

这很像"一起扛"。不过看细一点：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里，没有一个人的"我是谁"被撞动。两个人都在站稳，各自站得很好。这种乱，只停在外头的事务上。它不会让人松开，只会让人更快地把对方归进现成的类别："他就是这么个人，现在忙，别招他。"

第三种，是儿子离婚，突然回家来住的那天晚上。

两个人的手都停在桌上。碗放了一夜，没有人收。第二天早上，两个人几乎同时开口，问了同一句："你说他是不是"，后半句，谁也没往下接。

之后的半个月，两个人才一点一点说出此前各自没敢想的话：他以前总觉得，儿子是他的骄傲，现在才发现，自己怕的是被人说教子无方；她一直把"当妈的"当作自己的底，现在不知道底在哪里。

◆ 五、声：一句"早点睡"和一阵沉默

声音里也能看。

电话里，女儿"唉"了一声，母亲说："没事，早点睡。"这是先收场。"唉"被接走了，事情放回了现成的盒子。

另一种样子：电话两头，同时是一阵沉默。好几秒，谁也没说话。然后两个人同时笑出声来，说不清笑什么。

第二种是同停。声音的有无、节拍的断续，是现实界的事。不过它通向的，是想法那块地：那一声"唉"，到底被改写成"累了""烦了"，还是什么也没被改写，留在那里，让两个人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声音里的三样也是缠着的。声音的有无、节拍的断续，是信息；那一声"唉"被改写成"累了"，还是什么也没被改写，是意义；声音里带着的在乎，是

价值。母亲那句"早点睡"里，在乎是真的，只是在乎的方向，已经替女儿选好了。

同停后的那一笑，也值得多看一眼。两个人笑完了，谁也说不清笑的是什么。可是那一笑之后，两个人的话变得慢了、软了，开始说一些平时不说的东西。那一笑，是转弯。

◆ 六、目光：谁先看了表

目光也一样。

难事当晚，餐桌两边，有两个人。要是谁先把目光从对方脸上移开，去看表，去看手机，去看窗外，这个人就是先回到日程里去了。看表，是一个很小的动作，却是回到原角色的第一步。

同停的版本是这样的：两个人对着同一个地方，一起失了焦，什么也没看。过了一会儿，不约而同，看了对方一眼。

这一眼看的，不是"你还是你"。是"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我是谁"。

目光里的三样同样缠着。目光的落点是信息；这一眼是确认"你还是你"，还是确认"我们不知道你是谁、我是谁"，是意义；看的人在乎什么，是价值。

◆ 七、三种感觉，在哪一刻汇到一起

手、声、目光，不是三件各管各的事。

先站稳的那种难事，三样是同时收场的：手去收碗，嘴上说"早点睡"，眼睛瞟一下钟。三样汇成一句话："已经处理好了。"那一刻，难事被放回了盒子，读懂也就不需要了。

同停的那个晚上，三样是同时停的。手放在桌上，嘴里一片沉默，眼睛对着空处。汇出来的，是另一句话："不知道。"这句话谁也没说出口，却是两个人同时在身上做出来的。

读人的新东西，常常是在这三样同时松开的那一刻，才冒头。只松一样，比如嘴上说"我也不知道"，手却已经去拿手机，那是示弱，不是同停。

◆ 八、三格难事

长年的日子里，难事大致可以分成三格。

第一格，错开。一个人垮，另一个人先站稳。这是常态，也是熟码的本职。

第二格，现实界叠合。两个人同时被事压住，忙、累、钱，各领一摊，角色没松。表面上很像"一起扛"，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里。

第三格，自我界叠合，无人先收场。同一件事，把两个人关于"我是谁""我们是什么"的那一套同时撞松了，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没有谁先回到自己的角色。

三格里只有第三格，是共同的新东西出生的地方。第二格看着像，其实和第一格一样，都是老办法在运转。以后各章里说到"叠合"，请你记住：必须是第三格。

三格难事，放到小事上，也认得出来。孩子考砸了，母亲马上说"没关系"，父亲接一句"下次努力"，是错开。两个人一起忙着找补习班、报名、交钱，是现实界叠合。孩子的成绩单拿回来，两个人对着看了很久，谁也说不出话，因为这张单子同时撞动了两个人对"我们是什么样的父母"的想法，是第三格。

◆ 九、"我也慌"不算

有一种情况很容易看错，要专门说。

一个人说："我也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听起来，他也没了形。可是接着看：这句话之后，他紧接着说"那我先打个电话问问"，或者"别急，明天我请假"。

这就不是同停。他说"我也慌"，是一句现成的话，一句示弱的话，心里其实有数。说完，他马上张罗了。他仍旧是先站稳的那一个。

所以判的时候，不看他说了什么，看他接着做了什么。示弱而不乱的人，不算无人先收场。照着培训班教的"要敢于示弱"去说一句"我也不知道"，同样不算。

◆ 十、难事不一定大

说到难事，你也许想到下岗、大病、丧亲。当然，这些是大的。

不过小的难事，一样在写轮值表。孩子考砸了，谁先说"没关系"；菜烧糊了，谁先说"没事，我再炒一个"；亲戚在微信群里说了句不好听的话，谁先回"算了"。这些小事，一年几十次，三十年，是几千次。

大难十年一遇，小难天天有。轮值表的每一行，大多是在小事上写的。大难来的时候，表早就写好了，大家只是照着念。

这也是为什么，一次"谁也没先稳"的大难，在一个这样的表里，显得那么扎眼，也那么珍贵。

◆ 十一、不靠自述

最后说一件事，关系到这一编的判法。

判谁先站稳，不能靠当事人自己说。事后问一对夫妻："那年你们谁先缓过来的？"十个有九个会讲出一个故事，故事里自己"也乱了""也没主意"。可是翻翻当时的记录，家里谁先去洗了碗，谁先打了电话，谁先说"没事"，清清楚楚。

回忆会把当时的先后改写成一个顺眼的故事。所以判法只有一个：由第三方，据当时的记录、录音、子女的回忆来编码，看那三个标志，看谁先出现、间隔多久。

后面第 56 章还会回到这一点。

带走的话

- **看一个人有没有先站稳，不看他怎么说，看手先去哪里、话先说什么、目光先落在哪里。**

◆

52

第 52 章

三组矛盾，两个出口

◆ 一、同一组矛盾，出口看一件事

两个人相处，价值、意义、信息三样东西，总是在互相拉扯。

价值是"我在乎什么"，意义是"这件事对我是什么"，信息是"摆在眼前的那些话、那些事"。三样里，任何两样撞在一起，就会推动第三样改变。这样的组合有三组：价值撞意义，推动信息；价值撞信息，推动意义；意义撞信息，推动价值。

这三组矛盾本身没有好坏，哪一组都可能是药，哪一组也都可能是病。分别在于它走哪个出口。

出口由一件事决定：被推动改变的那一样，是在两个人之间交接，两边都能改写它，还是被其中一边截留，只有一边能改写它。交接，是读；截留，是伪读。

长年亲近，偏爱的是哪个出口？是先站稳的那一边，把被推动的那一样，留在了自己这里。他回到了定型，所以被推动的那一样，只在另一侧改写。这是好心的截留。

◆ 二、先站稳的人，在三组矛盾里的位置

还有一件事，要先说。

先站稳的那一边，也有价值，也有意义，也在被撞。老贺不是一块石头。可是他的价值，是"我得稳着"。在每一次难事里，这个价值一边被撞，一边被他自己按住。他按住它，是出于好意，也出于习惯。按住的东西，没有机会被改写。

所以在三组矛盾里，先站稳的人，不是缺席的，他是在场的，只是他的那一份没有交出来。交接，就是把这一份也拿出来，让对方也能碰到。

◆ 三、价值撞意义：熟码怎样一年年加厚

先看第一组。梅姨想学琴，这是她自己心里正在长的意义。老贺在乎的是"这个家得稳，她得高高兴兴"，这是他早已定型的价值。

两样撞在一起，推动第三样：现实里多出一句话。

截留的出口是："你去学，家里有我。"这句话用先站稳的那一边的秩序写成，体贴，真诚，一个字都不假。可它只改写了梅姨这一侧：她被托着，走得更远了。老贺自己的那份"得稳着"，一点没动。

交接的出口，也有一句话："你不在家的时候我有点慌，我也说不清慌什么。"这句话里，老贺自己的价值也松了。他不再只是托着，他也在被撞。

截留的出口每走一次，熟码就多了一句，轮值就牢了一分，梅姨在单侧长得更远。这就是"信息越多，读得越少"的长年来路。

同样的事，母亲也会做。女儿说想换工作，母亲说："妈支持你，别管我。"这是截留。另一种说法是："你一说辞职，我倒想起我自己也没干成过什么。"这一句，是母亲的价值也被动了。

◆ 四、价值撞信息：一件大事砸下来

再看第二组。现实里砸下来一件大事，撞上各人心里已有的价值，推动意义改变。

老卢辞职，就是这样一件大事。午饭桌上，办公室里的人，一周编出了三种"早有苗头"：有人说他跟领导闹过矛盾，有人说他家里有事，有人说他早就想自己干。这三种说法，每一种都是一个先站出来的人，替大家把这件事收进了现成的盒子。

另一个故事：柳芳的母亲去世那天，柳芳对哭着赶回来的安然说："你别哭，妈来办。"一句话，把所有的事接了过去。安然于是可以垮了。几小时后，亲戚都散了，安然看见母亲一个人坐在老屋的门槛上，半天说不出话。

这是先站出来的人，也有自己的难。可是她先站稳了，那一夜，长出来的只能是单侧的新东西：安然的哭有了归处，母亲自己的话却没人听见。

要是那天，柳芳没有开口呢？

假设她和安然一起站在老屋的门口，谁也没有说话，谁也不知道该先做什么。亲戚在问"棺木怎么办"，两个人都愣着，不是不会，是同时被击中了：安然忽然意识到，自己没有真的了解过外婆；柳芳忽然意识到，自己要成为"没有母亲的人"了。

这样的几个小时，会很难熬。而这样的几个小时里，两个人心里同时松开的东西，才可能有一天，成为她们共同的话。

同一件事，有没有人先站出来撑住，决定了它之后长出来的，是单侧的新东西，还是两个人共有的新东西。

再回头看老卢那张午饭桌，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看。

一周里编出了三种"早有苗头"，每一种说法，都出自当天最先开口的人。第一个说"他跟领导有过节"的，是办公室里最爱收拾局面的人；第二个说"他家里有事"的，是平日里最会安慰人的人；第三个说"他早想自己干"的，是最爱讲道理的人。

三个人，三套现成话，各自拿了各自的角色去收这件事。没有一个人说：我不知道。

◆ 五、意义撞信息：一件旗袍

第三组，看一个比较长的故事。

外婆去世半年后，柳芳和安然回老屋收拾。樟木箱最底下，压着一件旗袍。深绿，领口有一圈很旧的盘扣。两个人都没见过。

母女俩不知道这件衣服是外婆哪一段日子的。安然把它套在身上，大了半号。柳芳一看，笑了，又摇头，眼圈红了。她接过来，自己也套了一下，又脱下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谁也没说"这该怎么处理"。这是一段不往哪里去的时间：没有目的，没有安排。

做着做着，两个人心里同时冒出同一个念头：外婆那一年，到底去过哪里？她们开始翻箱子，翻相册，打电话问舅舅。方向有了，形还没有。

两个星期后，安然第一次对母亲说出"面包店"这三个字。店名，她想用外婆小时候没人叫过的小名。母亲说："那个名字你拿去。"

好，现在请你按"谁先收场"重新判一遍这个故事。

有人会说：面包店是安然先说出口的，所以这个新东西是她的。不对。先说出口，不是变量。变量只有一个：这中间，有没有人用现成的叫法、回到旧角色、把事情收场。母女俩那个下午，没有人说"这衣服留着没用"，没有人去看时间，也没有谁说"收拾吧，不早了"。

之后的半年里，这家店的样子，一直被两个人互相改着：母亲的老花镜边，安然的柜台，外婆旗袍上的盘扣，都成了店里的东西。有人问起，两个人都说不清："这主意是谁的？"

◆ 六、同一件旗袍的另一个下午

现在把故事改一改。

别的都不变，只改一处：母女俩套上旗袍，刚笑了一会儿，柳芳把衣服叠起来，说："旧东西留着没用，收了吧。"

这一句，是一句现成话，也是一个回到旧角色的动作：母亲的姿态回来了。她收了场，事情被放回"处理遗物"的盒子里。

安然也许会心疼，也许会反驳。可不管她说什么，接下来的故事，都在这个盒子里发生。往后安然可能还是开面包店，但她会对母亲说"还行吧"，对熟客说"这是我想了很久的"。店的新东西，由她一个人长。

两个版本，旗袍都在，哭和笑都在，开店的念头也都在。分叉的只有一处：谁先收了场，在哪个钟点。

◆ 七、好话熟码和坏话熟码

熟码里的话，不全是不好的话。

老钟夫妇是小区里有名的模范夫妻。人人都说："她就是心善。"老钟也这样说："她心善，我不管谁管？"一句上，一句下，几十年。这是一句好话熟码。

好话和坏话，同样是熟码。"她就是心善"，和"她就是这种人"，在结构上没有区别：都是一个已经成形的"你"，都是现成的接话。

所以好话熟码和坏话熟码，分界不在好听不好听，在有没有人先稳回来。老钟退休后的一天，第一次说："我其实一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一刻，他的"我不管谁管"松了。可是他的妻子马上说："你想那么多干嘛，先吃饭。"一句话，又稳回来了。

◆ 八、同停了，却散了

两个人一起乱了，不一定长出新东西。可能散。

一对结婚四年的小夫妻，丈夫那天被裁员。晚上回家，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谁也没说话。可是妻子这边的乱，是外头的乱：房贷怎么办，下个月怎么办。丈夫那边，是自己是谁的乱。两个人沉默了很久，最后妻子说："我去洗澡。"那是一场尴尬。

另一对，两个人都乱了，都在"我是谁"上被撞松了，可眼前没有一样共同碰着的东西。没有旗袍，没有一桩要两个人一起做的事，只有两个人对坐着。时间一长，每个人各回各的房间。这是回避。

第三对，两个人都乱了，手上也有一件共同的事，不过这几十年里，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很薄，从来没有过一回无目的的坐在一起。这一次的乱，接不住，两个人各自崩了，说了很多伤人的话。

三个例子，缺的东西不同，散法也不同。

◆ 九、三样条件，缺一就散

把它们放在一起，转出共有新东西，需要三样条件，分属三块地。

一，两边的乱都打进了心里那块地，也就是关于"我是谁""我们是什么"的那一套被同时撞松。一边只是外头的慌，就散成尴尬。

二，手上、眼前，有一件两个人共同碰着的东西：一件旗袍，一辆旧自行车，一个鱼摊。没有它，乱没有地方转，就散成回避。

三，长年的土壤。过去那些无目的的相处，一次次积下来，让这一次的双乱接得住。土壤薄的，多半崩散。

预测也就清楚了：缺第一条，散成尴尬；缺第二条，散成回避；缺第三条，散成崩散。

先说第三条，因为它最容易被忘掉。长年的土壤，是怎么来的？是一次次没什么目的的相处：晚饭后坐在门口不说话，周末一起发呆，半夜醒来说两句没头没尾的话。这些时刻，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什么信息，却是两个人一点一点缠在一起的地方。土壤厚的人，这一次乱了，对方接得住，也敢乱下去。土壤薄的，一乱就怕。

所以这一编说的"谁也别急着先稳"，不是说乱了就好。乱得对，才好。

带走的话

- **三组矛盾都能走向交接，也都能走向截留；分界不在好话坏话，在有没有人先收场。**

◆

53

第 53 章

布伯：你为什么总要变回它

◆ 一、他说中了什么

先说布伯。他是这一编四位对手里，离我们最近的一位。

他在《我与你》里说，人对世界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我—它"：把对方当作可以用、可以看、可以说清楚的东西。一种是"我—你"：整个人对整个人，不拿什么去量，也量不出来。"你"不是由一堆属性拼成的，你列出他的身高、脾气、职业，加起来也不是他。

他还说，关系是相互的，我借着你，才成为我。而且，每一个"你"，注定要变回"它"。他说，大意是：没有"它"，人活不下去；可是只靠"它"活着的人，不算完整的人（《我与你》，〔核：大意〕）。

这几点，本书全收。尤其是第三点：他从来没有把"它"看成坏东西。他说中了一件很难说的事：亲近的日子里，"你"一次又一次变回"它"，是躲不掉的。

◆ 二、"你"说不清

布伯有一个很干净的看法：你可以把一个人的身高、脾气、职业，一条一条列出来，列得再多，加起来也不是他。

老贺其实试过。他心里能列出梅姨的三十条：爱吃酸，怕打雷，睡觉要留一道窗缝，生气时先不说话，开心时爱哼歌。三十条全对。可那天她弹的那首曲子，三十条里一条都对不上。

这一点，本书全收。读人，从来不是把属性加起来。

◆ 三、第一处分叉："它"从哪里来

分叉从这里开始。

布伯把"你"变回"它"，看成一种命运的忧郁。相遇的时刻像光一闪，闪过之后，对方又成了熟悉的、可以说清楚的人。这是时间的缘故，没有谁的过错。

本书说，在亲近的人之间，"它"常常不是命运送来的，是好意一年年写出来的。

前面几章已经讲过：要让对方靠得住，就得是可预测的。梅姨靠着老贺，是因为老贺每次都是那个样子。老贺的样子一年年固定下来，一半是习惯，一半是因为她靠得上。每一次"有我"，都把那个更稳的样子再写深一笔。

所以亲近里的"它"，不是时间磨出来的，也不是一方的冷淡，是两个人你一笔我一笔，合写的一张表。

梅姨也一样。她每周二、四去学琴，回家总说"累是累，开心"。她也把自己写成了一个可预测的人：一个出门有人兜底、回家有人等的人。她也有自己的"它"，也在献出来。所以这不是老贺一个人的事，是两个人的合写。

布伯会怎么回答？他大概会说：我早就说过，"它"不是罪。你说的"好意写出来的它"，我完全同意。我也不认为相遇可以被安排。

对前半句，本书没有话说。对后半句，本书有一点补充：相遇不能被先站稳的人安排，这是真的；可是相遇的条件，是可以问的。条件不是"更真诚"，是"别急着先稳"。这是一个门槛，不是一个方法。

◆ 四、第二处分叉：相遇是满的，还是空的

布伯的相遇，是满的。

"我—你"，是整个的人对整个的人。那一刻，人是完整的，是全心全意的。这是他最动人的地方。

本书的看法略有不同。长年亲近里，重新读懂的那一刻，不是两个整全的人互相望着。是两个人都不整全，都没有形，而且谁也没有先收拾自己。

一个是满的相遇，一个是空的相遇。差在这里：满的相遇，需要有人先把自己整理好，才能"全心全意"；空的相遇，不需要。

布伯还有一个很深的看法：相遇不能求，它是恩典，你只能让自己有准备。

本书不反对这个说法。只是想问一句：什么叫准备？

如果准备的意思是，让自己更真诚、更专注、更整全，那么这样的准备，恰好是先站稳的人最擅长的事，也最容易被熟码接住。如果准备的意思是，随时留着一块不整理的地方，别急着先稳，那它是对的。差别就在这里。

◆ 五、第三处分叉：你在哪一块地上溜走

布伯没有分过三块地，也没有分过状态。

所以他说不清"你"是在哪里溜走的。试一试：老贺全心全意望着梅姨的脸。望得很认真，很专注，一点不糊弄。他读到了她的表情、她的笑、她的疲倦。可是他读不到她心里那块地，那块正在翻上来的、十八岁没学成琴的地。

那不是他不够用心。是那一块地，不在一张脸上。

状态也一样。布伯说"我—你"是一种态度，说不清它的条件。本书说：这种读，要两边同时离开定型，而且没有谁先回来。

再换一个角度，把老贺的那一晚拆到三块地上。

在手脚眼耳的那块地上，他看着她，听着她，一点不糊弄。在想法的那块地上，他用的是"我什么都支持她"这一套。可是在心里那块地，梅姨的那一块是十八岁，老贺的那一块是"兜底的人"，两个人都不在场。布伯的"整个人对整个人"，要求这三块地都在场。熟码，只让头两块在场。

◆ 六、正面回答：是哪两样在推动

现在回答布伯这一章里最难的一问：亲近之所以把"你"变回"它"，是哪两样东西的矛盾在推动？

答案是：价值和意义。

具体说，是两边各自已经定型的价值，比如老贺的"我得稳着，让她靠"，撞上对方正在长的意义，比如梅姨心里那个正在翻上来的琴。两样一撞，推出一句话，现实里多出一句接话："你去学，家里有我。"

这句话是用先站稳的那一边的秩序写成的。先站稳的人，他的价值没有被改写，只改写了被托的人。被推动的那一样，只落在一边，是截留。

截留一次，"它"就牢一分。

◆ 七、哪一组能让两条洪流重新碰撞

那么，哪一组矛盾，能让两条洪流重新碰撞？

不是换一组"好矛盾"。三组矛盾，哪一组都可能截留，哪一组也都可能交接。要紧的不是哪一组，是被推动的那一样，落在什么地方。

它要落在这样的地方：两个人同时不在定型里，而且谁也没先回来。

长年亲近里，最常见的入口，是意义撞信息：一件共同的事，比如一件谁也不认识的旗袍、一桩谁也没主意的变故，撞上两个人都在翻转的意义。这一撞，把两个人的价值，连同"我得稳着"，一起推松。

同一组矛盾，要是有一个人先稳回来了，仍旧是截留。旗袍那个下午，母亲一句"收了吧"，就是这样。

◆ 八、一辆旧自行车

要看看，条件二是什么样子，就看一个小例子。

老夫妻搬家，在车库的角落里，翻出一辆落满灰的旧自行车。两个人站在那儿，谁也没说话。那是三十年前，他每天接她下班骑的那辆。

他伸手摸了摸车座，说："后座我早就坐不上去了。"她不知怎么笑出声，说："你那时候，骑得比我还慌。"两个人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想骑一骑。"他说："你多少年没骑了？"

这一段，没有人在安排，没有人在做总结，也没有谁说"收拾吧"。眼前有一辆车，两个人的手都碰着它，两个人的话，围着它转，一点一点转出了此前没有的东西：那天下午，两个人真的骑了，摔了一跤，笑了很久。

要是这里没有那辆车，只有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说"想起当年"，话很快就会落回现成的：当年多不容易，现在多好。

◆ 九、纪念日，和儿子回家的那几周

举一个布伯会同意、也会有分歧的局面。

结婚三十年的纪念日，丈夫决心"全心全意"地对妻子说"你"。他请她去饭店，认认真真，把这些年想说的话说了。

布伯会说：真诚的转向，可能迎来相遇，要看恩典。

本书的看法略有不同。这样一场准备好的深谈，是先站稳的人，在秩序里说的真话。再真，也会被熟码接住：妻子眼圈红了，说"你对我真好"，又一句现成话。

反过来，纪念日过去几个月，儿子突然离婚回家住了。两个人都没有主意，两个人都没先开口给这件事一个叫法。这几周里，两个人的话，一句一句从没说过的地方冒出来。更可能长出共同的新说法。

展开说一下那场纪念日的深谈。

饭店的包间里，丈夫把准备了一个月的话说了：这些年你辛苦了，我欠你很多。妻子听了，眼圈红了，说："你对我真好。"两个人都很感动，这是真感动。

不过这一场，每一句都出自丈夫"想好了要说"的那一边。妻子的回应，也是熟码里最标准的一句。第二天，两个人回到平日：他洗碗，她擦桌子。深谈留在了一个晚上，没有留在日子里。

◆ 十、相遇之后，留下的是什么

最后一个差别，要说在"之后"。

布伯能预测相遇，也能预测回落：那一刻之后，"你"又变回"它"。这是真话，本书同意。

可是还有一件事，他推不出：相遇留下的东西，有没有共同的作者。

纪念日那场深谈之后，留下的是丈夫的话，妻子的感动。儿子回家那几周之后，留下的是一个新词，是两个人一起改了几年的说法："那一阵，咱俩连碗都忘了洗。""不对，你洗了一只。"。直到现在，还有一个"他们家的说法"在被两个人改。

回落是一回事，留下一个双方都能改的新码字，是另一回事。

带走的话

- **亲近把"你"变回"它"，推动的是价值和意义的矛盾；让两条洪流重新碰撞，要落在两个人同时没了形、谁也没先回来的地方。**

◆

54

第 54 章

戈特曼、斯万、费孝通

◆ 一、戈特曼说中了什么

第二位是戈特曼。

他在实验室里请夫妻谈一段有分歧的话题，只看开头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谈话，就能相当准地预测，这对夫妻几年后会不会分开。他细细数过那些话：批评、轻蔑、辩解、闭口不理。其中最要命的是轻蔑。

他说中了好几件事。亲近关系里的互动，高度可预测，几分钟就够。轻蔑是价值的封闭。还有"洪水"：两个人被情绪同时淹没的时候，谈话只会越谈越坏。他还发现，稳定的关系里，有一样东西特别管用，叫"修复尝试"：吵到一半，有一方先出手缓和，说一句玩笑，伸一下手，另一方接住。

这些，本书都认。

◆ 二、第一处分叉：他测的是定型的那一块

既然几分钟就能预测，说明他测的，是定型了的那一块：按在场规律运转的互动。

正负话比例高、互动漂亮的夫妻，彼此可能很稳，在这一块上几乎没有毛病。可是另一块，也就是"我们是什么"在一边悄悄长、另一边浑然不觉的那一块，他的量表是看不见的。梅姨和老贺的谈话，样样合格，老贺却在雨后的路上说："我从来没读懂过你。"

◆ 三、第二处分叉：修复，就是先收场

再看"修复尝试"。

这是戈特曼最有用的发现，本书认为，也是一个先收场的行为：有人先出手，对方接。吵架时，一个人先说"好了好了，不说了"，另一个人顺势下台。这是修复，也是一个人先宣布了收场。

本书接受它保住关系。夫妻吵到最后能收场，是好事，没有人想拆掉它。

可是它保的是稳定，不保读懂。每一次修复成功，轮值表就被再确认一次：这次是谁先伸的手，下次还是谁。越成功，越牢。

老钟夫妇是个好例子。两个人吵起来，老钟先说："好好好，我是老糊涂了，我错。"妻子噗地笑出来，事情就过去了。几十年，都是这样。吵得凶，收得快。

这是修复最漂亮的样子，邻居们都羡慕。可你看那个次序：每一次，先说话的是老钟，先收场的也是老钟。他的玩笑，是现成的；他的"我错"，也是现成的。几十年里，没有一次是两个人吵到一半，一起停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

◆ 四、第三处分叉："洪水"和同停是两回事

洪水是两个人同时被情绪淹没，同时高度唤起，可是仍在定型里：话更快、更狠，"你总是这样""你就是这种人"，每一句都是现成的话。

同停不一样。同停是两个人同时没了话，"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没有狠话，也没有谁在抢着收场。

戈特曼把两人同时失控，一律看成危险。本书把二者分开：前者是熟码说得更快，后者可能是新东西的出生地。当然，同停不是吵架，它安静得多。

举个吵架的例子。两口子为了一笔钱吵起来，一个说"你总是这样"，一个说"你就是这种人"，越说越快，越说越狠，谁也不让谁。这是洪水。每一句话，都是家里早就备好的现成话，两个人用得滚瓜烂熟。

吵到半夜，两个人都累了，同时没了话。他靠在椅子上，她望着窗外，好一会儿，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们这是怎么了。"她说："我也不知道。"

这一刻，才是同停。前面那场吵，是熟码说得太快；这一刻，是熟码停了。

◆ 五、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

设想两组老夫妻，戈特曼的各项指标都一样：正负比相同，修复成功率也相同。

一组，每次难事，总有人先修复：先开个玩笑，先伸手，先说"没事"。另一组，几十年里有过几段"谁也没先出手"的时候，不是吵架，是同垮，两个人一起不知道怎么办。

戈特曼的框架会说：两组相当，或者前一组更稳。

本书的看法是：后一组，等其中一方日后转向的时候，另一方读得更早；两个人共同的新说法，也更多。而且，吵架时的同时洪水，不带来这个效果。

要说得更细一点，这个局面里的"读得更早"，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几年以后，其中一方忽然想去做一件从没做过的事。第一组夫妻，另一方多半是被告知的："我报了个班。""什么班？""这周开始。"第二组夫妻，另一方多半早就察觉了："你最近是不是想弄点什么？"

察觉，不靠猜，是因为两个人手里，有一些共同的、改了又改的词，那些词里，已经带着对方的变化。

◆ 六、斯万说中了什么

第三位是斯万。他提出的自我验证理论，说得很准：人偏好别人照自己已有的样子看自己。哪怕那个样子并不好，人也宁愿被验证，不愿被改写。婚后，这个倾向更强。

这解释了熟码为什么双向认领：老贺认下"我是兜底的"，梅姨也认下"我是被兜着的"。两个人互相验证，互相确认，几十年来，每一天都在把对方说成自己熟悉的那个样子。

◆ 七、两处分叉

本书的分叉有两处。

第一处：轮值，就是长年的互相验证。验证需要一个已经定型的"我"。同停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现成的"我"可以验证，验证系统同时停摆。

第二处：斯万预测，自我观念不稳的时期，人会躲开亲近的人，转去找新的验证者。这正是单侧长成的样子：梅姨对琴友说新的话，对老贺说老话。可是他推不出，两个人同时不稳的时候会怎样。

本书的预测是这样的。无人先收场之后，两个人再说"自己"的时候，会用上对方的词。安然说："我这家店，一半是我妈那块旗袍布。"柳芳说："我退休后才知道，自己也能做点事。"斯万的理论预测，新的自我观念，各找各的验证者，各自成形。本书预测，新的自我观念有共同的作者，彼此嵌着对方的词。

再看一个具体的场景。安然在店里，对熟客说："这家店，是我想了很久的。"对母亲说："还行吧。"同一件事，两套话。熟客面前的那套，是新的，在长；母亲面前的那套，是旧的，在守。

斯万说的躲开亲近的人，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新的自己，只好去找新的听众。

旗袍之后，这两套话合成了一套。安然会在电话里说："妈，今天有人问那块布是哪儿来的，我说是外婆留下的。"母亲说："她那年在上海待过一阵。"两个人，都在往同一个新东西里添词。

◆ 八、费孝通说中了什么

第四位是费孝通。

他在《乡土中国》里写，乡下人是熟人，熟人之间说话用不着太多：一个眼神，一句"还那样"，就够了。熟悉，是时间里一点一点积出来的亲密感（《乡土中国》，〔核：大意〕）。陌生人才要一问一答，要立契约，要说清楚。

他看见的"不必问"，就是本书说的熟码。乡土社会本身，也是一张轮值的网：谁家有事，谁来帮，大家心里有数。

◆ 九、两处分叉

分叉有两处。

第一处：费孝通把熟悉的失灵，归到从乡土走向陌生人社会，也就是外头世界的变迁。本书说，外头世界剧烈变化，只要有人托着，熟码仍旧好用，新东西也仍旧长不出来。失灵的来路在里面：几十年里，没有谁离开过定型。

第二处：村里出了事，全村人来张罗。这张网，是外包出去的先站稳的人。一对老夫妻，在大难里也不用自己先站稳。于是他们，反而最没有机会成为"谁也没先站稳"的那一对。

再设想另一对夫妻，进了城，住在儿子家。他们在乡下的时候，一个眼神、一声咳嗽，就有一套对应的话：她咳一声，他说"老毛病"；他皱一下眉，她说"你又想你那菜地了"。到了城里，这套话原样搬了来，一句没少。

儿子觉得二老默契极了。有一天，老头子半夜起来，坐在阳台上一个人坐到天亮。老太太第二天问："你昨晚没睡？"他说："老毛病。"

这一句，从来不是回答。乡土的熟人网里，这句话够用；在一个什么都在变的地方，它挡掉了一次本来可能发生的问话。

◆ 十、两个遭了水灾的村户

设想一个村子遭了水灾，里面两户老夫妻。

一户，亲族马上赶来，包办一切：搬东西，找住处，联系救济。另一户，儿女都在外打工，路又断了，两个老人在泥水里懵了几天，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费孝通的框架会说：前一户的熟人网更完整，夫妻之间应该更懂彼此。

本书的预测是：后一户，灾后长出更多共同的说法。"那年我们俩在屋顶上"成了两个人改了又改的故事。其中一方日后转向的时候，另一方读得更早。

前一户，也有故事，只是讲起来，主角是亲族，不是两个人。

◆ 十一、四位放在一起看

把四位放在一起，是一张图。

布伯说，"你"总要变回"它"。本书补上：变回它的，常常是好意。戈特曼说，稳定的关系有修复。本书补上：修复保稳定，不保读懂。斯万说，人要被验证。本书补上：验证需要一个定型的我，同停时没有。费孝通说，熟人之间不必问。本书补上：不必问，是福分，也是挡掉问话的那堵墙。

四个人，说中了四件事。四件事连起来，是一个长年的东西：难事，总有人先站稳。

带 走 的 话

- **吵得漂亮、修得及时的夫妻，稳，却不一定读得懂；新东西，出在谁也没来得及收场的那几天。**

◆

55

第 55 章

近邻：这些说法各说中了什么

◆ 一、一路走来的一派说法

先说最近的一派，也是最强的一派。

有一种说法，一路走来：帮助别人的那个人，不是站在岸上的。他也带着自己的不安进场，也被对方看着、读着，这叫相互的读。单向的"我读你"的结构，必须批评。

再往前走：帮助者自己的走神、身体里的一点感觉，也是材料；新东西，是两个人共同生出来的，不属于任何一方。

再往前：转机发生在某个当下。两个人惯常的相处方式同时被打破，谁也不确定，也没法靠技术。帮助者拿出一个带着自己签名的、真实的回应。之后，两人心里对彼此的那套默认的了解，被改写了。

这一派说中了很多。它在批评单向托持的时候，说出了"双方都被抛出""松散生创造""新东西不属于任何一方"。本书全收。本书的熟码，近乎它说的"默认的了解"；本书的同停，近乎它说的那个共同的当下。

◆ 二、每一版里，谁先收了场

分叉出在一处。

把这一派的每一个版本摆出来，各问一句：新东西出来之前，是哪一边先回到了位置？

在相互读的版本里，是先停下来，把对方当作被读的那一方。

在批评单向结构的版本里，是先站出来"承认"的那一方：承认，要有一个站得住的人去承认。

在共同生出第三者的版本里，是先把那个"第三者"说成话的那一方：他的走神、他的感觉，要先被他整理成语言，才成了材料。

在那个当下的版本里，是先拿出真实回应的一方，那个回应本身，还是为了修复而设计的。

每个版本里，都有一方先收了场。本书推出：凡有一方先收场，长出的就是拼合的新东西，或单侧的新东西，不是共有的新东西。拼合的新，是把一边的说法接到另一边身上；单侧的新，是被帮的人长出来，帮的人认出来。

举个家常的例子。一对夫妻吵完了，丈夫先走过来，说："是我不好，我不该那么说。"这是一句真话，也是一句现成的话，一个很标准的收场。妻子点点头，事情过去了。很多人把这个叫作一次"相遇"：两个人的相处方式被打破了，丈夫拿出了带着自己签名的回应。

可是看那个次序：他说的是"我不好"，这个叫法是现成的。往后几个月，"他那天道了歉"，会成为家里的一个说法，谁的说法？丈夫的。

不过这个推断不要说得太满。这一派并不是自相矛盾：触发转机的是一方的回应，产物却可以不归任何一方，这两件事分得开。本书只说一个比较弱的结论：回应来得越晚，越没有哪一方抢先把它收进现成的叫法，产物越是共有；回应来得越早，产物越归先回应的人。

◆ 三、委托式应对：承认它就是先收场

接着说一个最该承认的近邻。

有一类研究，管夫妻面对压力的办法叫"应对"：一方有压力，另一方支持；两个人一起想办法；还有一种叫委托式应对，就是一方把对方的事接过来办，好减轻他的负担，或者一方把难事交出去，让对方去扛。

这就是本书说的先收场。"你别管，我来""这事交给你，我放心"，一个人接过来，一个人交出去，都是在难事里先把事情放回了各自的角色。

本书不但承认，还替它说话。委托式应对是爱，是搭档，是熟码最漂亮的一页。有研究说，它在短期里对关系质量是好的，这一点，本书同意。

分叉在长年。同一个编码，方向相反：本书预测，长年里它占的比例越高，日后一方转向时，另一方越容易是"被告知"而不是"先察觉"。委托越早、越勤，越是如此。这不是说委托不好，是说它的好处和它的代价，落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尺度上。

◆ 四、保护性缓冲：藏起不安也是收场

柳芳退休以后，空落了十年。她没有跟女儿说过一个字。

她想的是："不能让孩子担心。"这类做法，有人叫保护性缓冲：把自己的担心藏起来，保护对方。研究发现，它常常两边都受损：被保护的人感到被隔开，保护的人自己更累。

这个发现本书同意，并且往前推一步：藏起来的东西，之所以会两边都受损，是因为藏的那一个人，始终是先站稳的那一个。

那反过来，要是柳芳不藏了，把空落说出来，可说完之后，马上又去张罗："所以我想，你周末回来，我给你做点好吃的。"这样露出不安，却仍旧先张罗，本书预测，一样没有用。她还是先站稳的人，只是多了一句示弱的话。

◆ 五、可预测与新奇的拉扯

还有一个很熟的说法。

亲近的关系里，本来就有两头在拉：一头要可预测，要安心；一头要新奇，要意外。太稳了，会腻；太新了，会慌。好的关系，是在两头之间找平衡。

这个说法说中了：可靠与新奇，的确是亲近关系里一对天生的拉扯。本书的"可靠就是可预测"，和它正好是一句话。

分叉在药方。它的药方是：找些新奇的事来做，补上缺的那一头。本书说，新奇的事如果是被计划好的，由一个人订行程、报班、做向导，那这个人仍是先站稳的那一个，新奇的是材料，读懂的位置没有动。药不在新奇的多少，在有没有人先带路。

◆ 六、过度承担与功能不足

家庭里还有一种很老的看法：一个人总是过度承担，另一个人总是功能不足，两个人互相养成。

这和"兜底者"重合，本书没有什么要反对的。但它说的是一种固定的互补：永远是一个强，一个弱。

本书说的是轮值：有时你垮我撑，有时我垮你撑，角色是轮换着的。它的预测因此不同：就算两个人轮换得很公平，只要每次都有一个人先站稳，同样读不懂。这是它推不出的。

固定互补的夫妻，在读不懂之外，还多出一份：兜底者最孤独。后面第 56 章讲。

◆ 七、二元应对：把"同时"分成三格

前面提到的那一类应对研究，里面有一对结论，看上去有点打架。

一条是，两个人同时承压，对关系和健康有害，这叫压力的交叉。另一条是，两个人一起想办法、共同应对，最好。后一条里，两个人也是同时在场的。

两条之所以相安无事，是因为"同时承压"和"共同应对"是两个标签。可是在同一件难事里，"同时承压而无人先收场""同时承压而有人先张罗""同时承压而各守各的角色"，在这类编码里，常常算同一格。

本书预测，这三格的长年读懂，方向不同。各守各的角色，和错开一样，不增加读懂。无人先收场的那一格，当时伤满意度、伤睡眠，日后读懂最早。所以"同时"要分成三格，不分，就无法既解释"共同应对越快越好"，又解释"同垮日后读得更早"。

一个可以检验的做法：同一类难事，共同应对编码为"高"的夫妻，头几小时就有人定下分工的，日后一方转向，读得更晚；头几天里谁也没定的，读得更早。

◆ 八、自我扩张与共同逆境

还有两个说法，都说中了东西。

一个是，夫妻一起做新奇有挑战的事，关系变好，会用上对方的词。另一个是，共同经历逆境，会增强"我们感"。

两个都对。本书只加一个条件：看有没有人先收场。同样新奇，同样有挑战：一组里有一个人先学会了，订好了路线，请好了教练，他是向导；另一组里两个人都是生手，教练临时请了假。前一组长出的，是她学会了他教的；后一组长出的，是两个人都没有教过的东西。

逆境也一样。同样严重的难关，事后讲"那年怎么熬过来"，有先站稳者的家，故事里有一个主角："多亏我撑着"或"多亏他撑着我"，两个版本分工明确，

彼此对不上。无人先收场的家，两个人都说"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两个版本互相嵌着对方的话，而且之后一起改。

先看那个自我扩张的说法，给一个具体的对照。

小区里有两对夫妻，都报了新班。一对报的是交谊舞，老师是舞蹈队退下来的，一招一式都带着教。丈夫学得快，很快成了"那个先会的"，每次回家，他在客厅里带着妻子走步。妻子说："我负责拍照，你玩。"

另一对报的是陶艺课，两个人都没碰过泥巴，教练临时请了假，替班的是个学生，只会说"你们先试试"。两个人手里的泥，一会儿歪，一会儿塌，笑成一团。过了两周，家里的窗台上多了一个谁也说不清是谁做的、不知道是杯子还是碗的东西。

新奇度、挑战度都一样。自我扩张说，两对该一样。本书说：舞班那一对，是一个人带着另一个人；陶艺这一对，是两个人一起不会。往后一方转向时，哪一对读得更早，哪一对更多共同的新说法，答案不难猜。

◆ 九、镜像游戏和一起做出意思

最后一类说法，最容易跟本书混起来。

有一类实验：两个人互相模仿对方的动作，不指定谁领头，结果动作最流畅。还有一种看法：意思是在两个人的互动里长出来的，不归任何一方。

这两处都说中了。不指定领头时，共同运动最顺；意思确实是互动里长的。

分叉在这里：这两个人，都在定型里协作。他们在做一件定好的事：模仿，聊天。没有领头的人，不等于没了形。长出来的是流畅，不是新东西。

所以本书的预测方向相反：越顺，越少有新东西。一对跳了二十年交谊舞的老夫妻，步子配得天衣无缝，几乎不用商量。他们的流畅度很高，可共同的新说

法，未必比不会跳舞的夫妻多。反过来，有一个人领头，只要两边都没了形，共有的新东西仍然会出现。

◆ 十、托持、阈限与"多问"

还有几个近邻，一句话各拆一下。

一种说法是，帮助的人要先稳住，才托得住对方。它说中了：过早读出，会毁掉东西。分叉在：它推出托持者越稳，新东西越多；本书推出，稳托只长单侧的新东西。

另一种说法是，转弯期有一段不在结构里的共在，总有主持的长者站在外面。本书预测：长者越不被卷入，新说法越少。而且仪式一结束，共同体就回到旧结构，长年轮值的关系没有"仪式一完就退场"，所以要看日后。

还有人劝你"多问一问""多沟通"。问不问不是变量。变量是问的人自己有没有先稳住：一句"怎么了？"出自先稳住的人，是读出；一句"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你呢？"出自谁也没稳住的人，才是入口。

> 带 走 的 话
>
> - **每一个近邻都说中了一点，每一个近邻的里头，都有人先稳回来；这一编盯住的，是那个先稳回来的钟点。**

◆

56

第 56 章

只有这一编推得出的局面

◆ 一、先说怎么看

前面几章讲了很多道理，现在要给一个能被检验的局面。

设想招一批结婚三十年以上的夫妻，一百多对，其中也包括后来分开的，免得只看留下来的。请访谈员从入队那天起，往后三年，每当这对夫妻遇上一件难事，当周就去记：谁先说了现成话，谁先回到了角色，谁先宣布了收场，间隔多久。三年期满，再看一方有没有转向，另一方是先察觉，还是被告知。

为什么不倒回去问几十年的旧事？因为回忆会把当时的先后改写成一个顺眼的故事。回溯的旧日志，只作先导；真正的数据，在当周记下来。

每件难事再按两件事分格：一是类型，错开、现实界叠合、自我界叠合而无人先收场；二是有没有外人张罗，也就是亲族、邻里、单位有没有包办。

◆ 二、一张日志的样子

访谈员手里的日志，大概是这样的。

某年三月，一对夫妻的女儿被查出要做一个小手术。访谈员第二天上门，请两位分别回想，也翻看当晚的家庭微信和通话记录。她记下：女儿的电话是晚上八点十分，母亲接的；八点十五分，母亲说"别怕，妈明天就过去"，这是现成话，也是张罗；八点二十分，母亲起身去收拾行李，这是回到了角色；父亲在旁边听着，说"我去订票"，晚了五分钟。

她给这次难事编码：先站稳的是母亲，间隔五分钟。三个月后，她再问这件事留下了什么新说法，两个人怎么讲它的来历。

下一次难事，是同一年的十月：儿子突然辞了职回家，两个人在饭桌边都愣住了。访谈员上门时，母亲说："那天晚上，我们俩谁也没说话，碗放了一夜。"访谈员不全信，她去问了儿子，儿子说："是，我看见他们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她把它编成：无人先收场，间隔超过十二小时。

两条记录，各归各的格。

◆ 三、为什么是长年

有人会问：一次共笑，一声被接住的"唉"，不是也能读懂吗？

能。那样一刹那的读懂，前面几编已经讲过。这一编只管长年。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长年积下的土壤，让一刹那更容易发生，也更容易接得住；一刹那一次次发生，又慢慢积成土壤。所以土壤和刹那，是互相养的。

这一编要看的，是另一件事：长年里，难事排成了什么样的轮值。轮值固定下来，土壤里就没有了那些一刹那的东西，剩下的是熟码一层层加厚。

◆ 四、两种预测摆在桌上

先说一种常见的想法，姑且叫甲说。

甲说认为：有人撑着的难事，最健康；两个人叠在一起的难事，因为没人托，最伤；外人来张罗，对读懂也有益处。

本书的说法，叫乙说。按两件事排序，下面几条是乙说的预测，每一条都和甲说方向不同，或者甲说推不出。

◆ 五、第一条：恢复次序

日后一方转向时，读得早（先察觉，不是被告知），说"我从来没读懂过你"的次数少，共有的新说法多。排序是：自我界叠合而无人先收场，最好；现实界叠合，和错开差不多，都不好。

也就是说，长年错开的难，比无人先收场的难，更伤读懂。"你垮我撑，我垮你撑"的夫妻，不比"一起垮、谁也没撑"的夫妻读得好。

◆ 六、第二条和第三条：外人，和钟点

第二条，外人张罗，等于把先站稳的人外包出去。在自我界叠合的难事里，有外人张罗的，共有新降到和现实界叠合、错开差不多的水平。

这条把"有没有外人"从叠合的定义里拿出来单独看，说明叠合的好处，不是缺了外援的补偿，也不是幸存者的错觉。

第三条，同一件难事，从两个人一起没了形，到第一个标志出现，间隔得越短，这次难事之后的共有新说法越少。以小时计。先站稳得越早，共有的新东西越少。

◆ 七、第四条：来历说不清

第四条，是关于新东西的来历，要说得仔细一点。

长年里新出现的爱好、事业、说法，问"这是谁的主意"。错开型的夫妻，答得很干脆："她的琴""他的菜园"。无人先收场之后长出来的，答不上来。楼下的老两口，有一年他下岗，她查出了肿瘤，两个人懵了一个月。有一天半夜，她按着孙子的电子琴，他拿筷子敲碗，两个人又哭又笑。后来两人在小区搞了一个"破锣乐队"，到今天也说不清谁起的头。

请注意判法。"谁先说出口"不是变量；"有没有人先收场"是自变量，由第三方按那三个标志编码。

"来历说不清"另外编码：数月后分别问两个人，这个说法是谁的，各自怎么讲它的来历，两人的版本是否互相嵌着对方的话，是否被一起改。两边各自编码，互不依赖。

有人先说出口、却没人先收场，仍然可以是共有新；反过来，有人先收了场，哪怕说话的是另一个，新东西也多半归那个收场的人。

◆ 八、第五条和第六条：兜底者，和短与长

第五条，兜底者孤独律。同一对夫妻里，长年总是先站稳的一方，日后被第三方问"他最近在想什么"，答得最空。他自己说"没人真懂我"的概率，高于总是后站稳的一方。

道理有两层。一层是，他的稳成了他心里的名号：我是家里稳的那个。别人读的是名号，不是正在发生的他。另一层是，稳要花力气，而这份力气，从来不入账：没人看见他撑得多累。轮值越固定，他越没有机会垮，他一垮，整张表就失灵，所以所有人都劝他别乱。

第六条是短与长分开。自我界叠合的难事，当时可能伤满意度、伤睡眠；可日后读懂更好。研究压力交叉的人，测的多半是一年以内的关系质量，所以看不见这一层。

◆ 九、为什么只有这一编推得出

把这六条放回去看。

甲说推出的，和第一、二、三、五条的方向相反。压力交叉的研究，只能推出"叠合的都伤"。自我扩张推不出②③。要是没有"恢复次序"这个变量，三格难事就合并成"同时"和"不同时"两格，第一条就塌了。

再逐项删一遍。删掉恢复次序，只留同时与不同时，第一条塌，第二、三、五条无源。删掉三块地，现实界叠合和自我界叠合分不开，"外乱冻结、自我界之乱松开"的区别就没了。删掉"正在成形"这一态，同时洪水和同停合成"同时失控"，戈特曼那里的分叉就塌了。删掉三无，同停只剩"两人一起慌"，看不见它是共同新东西的出生地。

◆ 十、这一编会错在哪里

一个说法，要说清怎么会错，才算诚实。要是哪天看到下面这些，这一编的说法就错了。

要是普遍看到：长年总有人先站稳的夫妻，一方转向时，另一方读得最早；无人先收场的难事之后，反而读得最晚。那么恢复次序的说法就错了。

要是看到：同一件难事里，第一个张罗出现得早或晚，对日后共有的新说法没有差别。那么"先站稳得越早，共有新越少"就不成立。

要是看到：叠合的难事，一旦有外人张罗，共有新仍然和没有外人时一样多。那么外包先站稳的人，不是机制。

要是看到：长年总是先站稳的那一方，日后被读得并不比另一方少。那么兜底者孤独这一条错了，"可靠就是可预测就是它"这句话，要重写。

要是看到：现实界叠合和自我界叠合，日后效果相同。那么三块地的区分，就错了。

◆ 十一、谁也别急着先稳

回到开头的三句话。

说"我从来没读懂过你"的老贺，说"你怎么从来没说过"的柳芳，说"十年了我们也没真问过他"的同事，没有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他们是对方最稳的依靠，稳，是亲近的福分。

代价是，几十年里，两个人几乎从来没有同时不知道过，也没有一次是谁也没先站稳。熟码把每一回"读不出来"，都及时补成了"读出来"：是累了，是烦了，是更年期，是老毛病。

全书的母题，在这里落了地：读人，不是任何时刻都要读出意义、读出价值、读出信息。读人，很多时候恰恰是要读不出东西；而读不出东西，才是读出新东西的根基。熟码是读得太出，同停是读不出。

重新读懂，不靠更体贴，不靠更会托。靠哪一天，两个人一起没了主意，谁也别急着先稳回来。

◆ 十二、明天能试

下次最亲的人，在电话里或饭桌边"唉"一声，你先别做那个兜底的人。别说"没事，早点睡"，也别说"我来"。

你也有说不清的地方，就让它露出来，别马上安排。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你呢？"然后停一会儿。

不一定有结果。那一刻可能只是尴尬。可是新的那一句话，常常就是两个人同时不知道的时候，一起长出来的。

要是自己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 **重新读懂不靠更体贴地先稳住，靠哪一天谁也没来得及先稳；读不出来的那一刻，是新东西的根。**

想 一 想

上一次家里出了难事，是谁先说了一句现成话，谁先去洗了碗、上了班？那件事之后，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长出一个新说法？

你们家有没有一个"稳的那个"？别人问他最近在想什么，你答得出吗？他自己有没有说过"没人真懂我"？

你和最亲的人之间，有没有一句每次都一模一样的接话（比如"还行吧""那就好"）？如果有一天换掉其中一句，会发生什么？

回想一次你们两个人都没有主意的时候。当时是什么东西在你们手边，是谁先收的场，还是没有人？

你有没有"想让他靠得住"，结果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预测？你愿意拿出哪一点点意外，还给对方？

◆



第　八　编

你也乱了吗：人怕的不是被看穿，是被一个不为你乱的人看穿

导　语

原问：为什么人既渴望被读懂，又害怕被读懂？

这一编只回答一个问题：同一个人，为什么一边盼着被读懂，一边又躲着被读懂？

前面几编已经把地基打好了：人是三界里不停发生的洪流，读人是两条洪流碰撞时价值、意义、信息的缠绕，认、伪读、读、新读是四层。这一编不重讲，只拿来用。

这一编八章。

第 57 章看常识的图景哪里有缝；第 58 章把一声叹气放进三种感觉里看；第 59 章专讲一件极容易搞混的事：猜，不等于收场；第 60 章讲盼和怕各是哪一组矛盾，为什么偏偏押在同一个刹那；第 61 章讲乱在哪一界、散在哪一步。

第 62、63 章请四位老先生上场，最难缠的那一位占一整章；第 64 章拆最强的反方，并把这一编怎样会错写在纸面上。

这一编只管「读懂一次」的那一刹那。长年的土壤，归第七编和第六编。

57

第 57 章

锁着的日记本，为什么摆在桌子正中

◆ 一、桌子正中的日记本

小宇十五岁。他有一本带小锁的日记本，钥匙挂在书包的拉链上。

奇怪的是，这本日记不放抽屉，放在书桌正中央，封面朝上，锁头朝外。每天早上出门前，他还会把它往中间挪半寸。

他妈妈进屋收衣服，视线从日记本上滑过去，什么也没说。晚上小宇回来，看一眼日记本的位置，没动过，他松一口气，又有一点说不清的失落。

锁着，又摆着。他在防什么？他又在等什么？

◆ 二、一句「你猜」

小林对男友说：「你猜我今天为什么不高兴。」

这句话你大概听过，也可能说过。它不是一道题，是一只手：递出去，又缩回来一半。

有一回，男友一口猜中：「是不是你妈又催你回去过年？」猜得一点不差。小林脸一沉：「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另一回，他猜了半天，猜了三个，没有一个对。最后他挠挠头：「我猜不出来。我自己现在也有点乱。」小林噗地笑了，过了一会儿，自己说了出来。

猜中的没有得到感谢，猜不中的得到了。

◆ 三、加班之后那张脸

小周加班到九点，回到工位，脸上写着累，嘴角却还挤着一点笑。刘经理路过，停了一下：「还好吧？」

小周说：「还行。」

他是真的希望经理懂他的难处，也真的怕经理一眼看穿：看穿他其实在想要不要换个岗位，看穿他的「还行」是句假话。

员工想让领导懂难处，又怕被一眼看穿，这件事发生在每一间办公室里。

◆ 四、三件事，同一个结构

把三件事摆在一起看：日记本，「你猜」，加班后那张脸。

三件事里，当事人都亲手递出了一点东西，又亲手防着它被接走。日记本放在正中，是递；上了锁，是防。「你猜」是递；不肯直接说，是防。脸上写着累，是递；嘴角那点笑，是防。

递出去的，都不是一件完整的东西。小宇递的不是「我想学画画」这一整句，那一句他在日记里写过，写在锁里面；他递的是锁头朝外的那个姿势。小林递的不是理由，是一个问句。小周递的是疲惫，连「我想换岗」四个字都没敢带。

人把还没成形的东西递出去，总是这样：半句，一个姿势，一声叹。要是早就成形了，他一开口就说了。

◆ 五、常识怎么说：捉迷藏

这三件事，常识有一个现成的讲法：捉迷藏。

我藏，你找。藏得好是本事，找到了是福分；找得太早，等于闯进来，是侵犯；根本没人来找，那是一场灾难。

这个图景说中了很多事。人的确需要一块不被人动的地方，也的确需要有人来敲门。盼和怕，本来就缠在一起。

本书也认这个。本书只问一件事：这个图景里，那个找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 六、被忽略的前提：找的人是稳的

在捉迷藏里，找的人始终是同一个样子：他知道自己在找什么，站在原地，心里不乱。他可能找得早，也可能找得晚，可能找得准，也可能找偏。可无论早晚准偏，他自己是不动的。

这是图景里没有说出来的前提：找的人是稳的。

你再回头看小林那两回。第一回，找的人稳稳地到了，猜得又快又准，她的反应是后退。第二回，找的人猜错了三次，还说自己也乱了，她的反应是笑，是接着往下说。

捉迷藏的图景推不出这件事。它只能说：第一回找得早，所以侵犯；第二回找得晚，所以灾难。可是第二回，她明明是高兴的。

◆ 七、盼的也许不是被找到

换一个看法试试。

小林要的，会不会不是被一个人找到，而是找她的人，在这一刹那，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小宇把日记摆在桌子正中，会不会不是等一个来读的人，而是等一个来了以后、自己也愣住的人？

怕的，则会不会不是「被看穿」这件事本身，而是被一个一点没被搅乱就到了的人看穿？那个人到了，手里已经有现成的话、现成的角色、现成的安排。你递出来的东西，一落到他手里，就变成他早已有的东西。

这就是这一编要立的话。先用最家常的说法摆在桌上：

人怕的不是被看穿，是被一个不为你乱的人看穿；人盼的也不是被找到，是找你的人也乱了，而且谁也没有先收场。

◆ 八、把术语都拿掉

上面这句话，如果一个术语也不用，可以这样说：

被一个猜得很准、却一点没被你搅乱的人看穿，让人想躲；被一个猜不准、却和你一起懵了的人读，让人想再说。

被懂的感觉，跟着对方乱没乱走，不跟着他猜没猜对走。

这句话是这一编要接受检验的东西。后面所有的章节，都是在问：它在哪些地方成立，在哪些地方会塌。

◆ 九、这一编不说什么

有几件事，趁早说清楚，免得读岔。

这一编不是教人装作「我也乱了」。装出来的乱，孩子一眼就分得出，后面第 61 章还要专讲。

这一编不是说关心没用、安慰没用。一碗热汤、一句「你慢慢说」，在很多时候是对的。

这一编也不是一门「回应的技术」。变量不是停几秒、回得多快、用哪句话，是读者在那一刹那有没有离开自己的现成格子。

最后，这一编不批评任何一位读得准的人。读得准是本事。只是本事用在一件刚刚冒头的事上，会长出另一种东西，这是要讲的。

◆ 十、三个词，先说清

话里有三个词，要先讲明白。前面几编已经立过，这里只用大白话再说一遍。

第一个词，**同停**：两边同时停住，都不知道往哪儿去，也没有谁急着把场面收回来。这一编说读者「也乱了」，就是说读者进了同停。

第二个词，**稳读**：读的人心里不乱，用手头已有的办法把你递来的东西读出来。读对了、读错了、安安静静陪着不问，都算稳读。

第三个词，**收场**。有三样，都容易看见：一是先说出一个现成的叫法（「这就是青春期」）；二是先回到自己原来的角色（老师腔、家长腔、经理腔）；三是先宣布事情到此为止（「好了，那就这样」）。从两边停住开始，到这三样里第一样出现，隔了多久，叫做 T。T 越短，收场越早。

要留意：读是有层次的。只得信息、不缠价值和意义的，是认；一方把对方封成档案、价值和意义只在自己这一侧转的，是伪读；三样在两边之间交接的，是读；两边同停、无人先收场、转出共有新东西的，是新读。

所以同停不是读人的全部，它是新读出生的地方。安安稳稳地读，读得对，也是读，只是这一编要讲的那一种新东西，长不在那里。

◆ 十一、先划一条边

这一编的话，只对「还没定下来的事」成立。

小宇的数学考了多少分，他早就知道，说给谁听都行；小周的工资条，也没什么不能说的。这样的事，人不盼同停，也不怕稳读，只需要被知道。

怕和盼都在另一种事上：刚冒头、还没成形、连自己都说不清的那一块。小宇心里那个说不出口的方向，小林不知道怎么说的「以后」，小周的「还行」背后那句话。

稳读也不是坏人。它对已定的事恰好是对的。这一编说的，是它碰上未定的事会怎样。

带走的话

- **人把最要紧的东西递出去，盼的是对方也一起愣一下，怕的是对方一点没愣就到了。**

◆

58

第 58 章

一声「唉」，落到哪里去了

◆ 一、先听一声叹气

小宇写完作业，仰在床上，嘴里冒出一串声音：

「ε=(´o｀*)))唉……里以里……哈哈哈」

这不是一句话。没有对象，没有目的，连字都不成字。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叫了一声。

门外，妈妈听见了。这一声，对她来说，是一点声音。可它马上要被她接到某个地方去。

◆ 二、听觉：这一声进了哪一界

声音落到妈妈身上，可能进三个地方。

先是现实界：一点声音，有高有低，持续了几秒。这只是信息，还没有意思。

然后是理念界。妈妈脑子里有一批早就定好的意思：「笑什么？作业写完了没？」或者「是不是在学校受气了？」声音一缠上这些意思，价值也就随之定了：不专心，或者受了委屈。这一声，还没落地，已经被归了类。

再往下一步，现实界会替理念界办事：她立刻去端一碗汤，或者周末给他约补习。

可是还有第三条路。那天妈妈手里正剥着蒜，被这一声搞得一愣：心里冒出来的不是任何一个意思，而是她自己很久没这样叹过气了。她没有归类，也没有端汤，跟着「唉……」了一声，自己都不知道在叹什么。

这一声，进了她的自我界。

同一声叹气，三种落法，价值、意义、信息的缠法各不相同。信息只是那一点声音。到了理念界，声音被缠上「不专心」或「受了委屈」，这是意义，孩子在她眼里值几分，也随着定了，这是价值。到了自我界，意义和价值都还没来得及定，两样东西在她心里一起松了一下。

◆ 三、触觉：阳台上的扳手

换到周日的阳台上。小宇和父亲扶着一辆旧自行车，在换链条。

小宇说：「爸，我好像……」

父亲拧螺丝的手停住了，扳手在手里转了半圈，掉在地上，当啷一声。他自己先笑出声来：「我也说不上来。我这阵子也乱。」

这是手上的事。力道、扳手、落地的响声，是最直接的信息。可它马上被小宇读成了另一样东西：原来爸爸也不是什么都有数。这是意义。

父亲当真的那一套（「学医稳」），在这一刻没有跟上来。那是价值：他认定的那一块，被他自己的手滑了一下。

◆ 四、扳手掉了还不够

只靠手滑，不能算数。有的人手一滑，立刻弯腰捡起来，说一句「你说，爸听着」，那是一个站稳了的人，姿势只是换了换。

要看接下来转出了什么。

扳手落地之后，两人都没说话，大概几秒钟，小宇说：

「我不想学医，也不想去美术集训。我想……把这辆车拆了，看它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方向，不在父亲的「学医」里，也不在小宇原来的「集训」里。它是他们两人之间，那几秒钟以后才有的。

一个星期之后，家里多了一句话：「周日，拆旧东西。」没有人规定它，也说不清是谁先叫起来的。

这里要记住一点：「拆车」是小宇先说出口的。先说出口，不等于先收场。收场是回到现成的叫法、旧的角色，这里没有。父亲没有说「那你去学机械吧」，没有回到爸爸的口气，没有宣布结束。小宇说出的是一个此前没有的方向。这在后面第 59 章还要讲清楚。

◆ 五、手滑了，却什么也没转出来

为了公平，再看一个手滑而没有转出东西的父亲。

另一个周日，另一位父亲也在阳台上扶着车，孩子也说了半句「爸，我好像……」。扳手也掉了，他也笑了一下。可是他弯腰捡起扳手，说：「好了，不说这个了，洗手吃饭。」

手是滑了，笑也笑了，可紧跟着的是宣布收场。扳手落地之后，没有转出任何此前没有的东西。这是一次小小的失手，不是同停。

所以单看一个动作，说不出什么。要看动作之前有没有一段无目的的东西，动作之后有没有转出新的东西，中间有没有人先宣布收场。

◆ 六、视觉：两位经理

同一个月，小周先后向两位经理说了自己的难处。

刘经理听着听着，眼眶红了：「我懂你有多难。」这一红，小周看得很清楚。他读出的是：经理动了情，而且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说法，叫「多难」。小周后来在刘经理面前，是装轻松的。

隔壁组的郭经理听完，抓了抓头：「我这个月也在想，自己是不是该换条路。」他的目光飘到窗外，两个人都没接话。几秒之后，小周自己说出一句他没打算说的话：「我其实……想看看数据组那个岗位。」

郭经理愣了一下：「数据组？我也不懂那边，要不我们俩一起去问问？」

两位经理都动了情，都说得很真。

脸上的红与湿，是信息。小周把刘经理的红，读成「他动容了，也已经有了定见」，这是意义。被看见的，是一位善感而稳的经理，这是价值。动容而不乱的脸，是稳读的一种。

郭经理的目光飘向窗外，是另一样东西：他此刻不在任何一个现成的格子里。一位的动容，落进了一个现成的格子；另一位的懵，是真懵。

◆ 七、只在一界里读，读不成

三个例子，有一件事是一样的：只在一界里读，读不成。

只读现实界，听见声音、看见眼眶红，那是「认」。你知道了这是一声叹、一滴红，可不知道它是什么。

只对着理念界读，把声音放进早已定好的意思里，那是稳读：归了类，也许归对了。

只有两个人的自我界都进来，这一声才不被读成别的东西。读者自己那套关于「我是谁、我站在哪」的东西，也在这一刻松了一下。

◆ 八、家里的狗，手机里的软件

这个门槛，狗进不去，机器也进不去。

家里的狗听见那一声，会凑过来舔舔他的手。它有时也无缘无故地蹦跳，满屋子乱跑，那一段是无目的的。可它蹦完以后，转出的仍然是狗本来就会的东西：凑过来，摇尾巴。没有任何一个此前没有的模式。它停在生命的节律里。

手机里的情绪日记软件，把这一声配上一个结果：「负面情绪 0.83」。它没有那一段无目的的东西，每个输出都是目标函数给的，而且可以删掉重来。

按这三问来判：一，有没有一段无目的的发声或动作？二，之后有没有转出已有模式之外的新东西？三，这个转出能不能回滚重来？狗，第一问有，第二问没有；机器，第一问就没有，第三问还是「能」。所以它们都只能做稳读的那一方，永远不会「也乱一下」。

◆ 九、「无意义」的两层

小宇那一声，在后面还有一个半分钟。

先是第一层：「唉……里以里……哈哈哈」，不往哪里去。然后他躺着，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他盯了一会儿，忽然说：「就是不想这样了。」

这一句，已经朝着一个还没有成形的东西去了。方向在，形还没有。

从「不往哪儿去」到「朝一个没成形的东西去」，这一转，是一锅粥开始正在成形的一刻。

关键在：这一转，由谁来转？

稳读的人，替他转。妈妈听见那句「就是不想这样了」，马上说：「不想这样，就是想换个学校吧？」这个转法，用的是妈妈的旧方向。

同停的时候，两边都不知道往哪去。这一转，只能从两个人之间冒出来。

◆ 十、读不出，要两个人一起读不出

这一编开头引了全书的那句话：读人，不是任何时刻都要读出意义、价值、信息；很多时候恰恰是要读不出，而读不出，是读出新东西的根基。

放到这里，要多说一句：读不出，要两个人一起读不出。

只有一个人读不出，另一个人稳稳地等，等来的，是被读者自己的旧方向，或者读者的旧方向。两个人都读不出，中间那一转才没有主人。

所以什么时刻不该读出？对方正在一锅粥里、将转未转的时候。这时硬要读出来，读对了，是把一个活的东西定死；读错了，是把它归进一个不是它的格子。

小宇那一声叹气落在门外，妈妈最好的做法，也许就是什么也不读。手里的蒜接着剥，听见了，没有说话，也不去端汤。等那一转自己冒出来，也许在她身上，也许在他身上，也许是在饭桌上的一句闲话里。

> 带走的话
>
> - **一声叹气落到哪一界，比它被读得准不准更要紧；落进读者的自我界，才有同停的可能。**

◆

59

第 59 章

猜，不等于收场

◆ 一、小林的第二次「你猜」

回到小林。那天男友是这样猜的：

「是不是你妈又催你回去过年？……不对。是不是你们组那个项目？……也不是。那是不是因为我昨天……不是这个。我猜不出来。我自己现在也有点乱。」

三个猜法，没有一个对。他说话的时候，手里的杯子放下又拿起，句子有两回说了一半就丢掉。

小林笑了。笑过以后，她自己说：「其实我不想回去过年，可我也不知道想去哪儿。」

这一句，是三个猜法都没有碰到的东西，也是她自己之前不知道要说的东西。

◆ 二、一个真正的缝

话说到这里，该有人举手了。

你会问：他猜了三回，不就是给出了读法吗？给出读法，不就是在命名、在收场吗？这一编前头说，读者「不能先收场」。他猜了，还猜错了，你怎么又说他没收场？

这个问题问得对。它在这一编的论证里，是一道真正的缝。

要是「读错」就意味着读者给出了一个读法，而「给出读法」又算收场，那么「同停而读错」这一格，要么是空的，要么已经被推回稳读那一边。这一编后面所有的交叉预测，就都悬在半空。

所以先补这个缝。

◆ 三、两样东西，常被叫成同一个名字

补法是这样：把一句话的**内容**，和说这句话时做的**动作**，分开看。

内容是：「你是不是想学画画？」这是一个读法，可能对，可能错。

动作是：说完这句话以后，读者是把它当成一个答案放下，还是当成一块试着摸摸看的石头递出去。

收场，在前面说过，是三样：先说现成的叫法，先回到原来的角色，先宣布到此为止。**一句话不是靠它的内容，而是靠它跟着的动作，才成为收场。**

同样一句「你是不是想学画画」，前面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后面接着半句丢掉的话，手里的杯子还在转，那是**猜**。同样这句话，说得干净利落，后面跟一句「那我周末带你去看看美术班」，那是**收场**。

猜是试探，可以撤回，说完了读者仍然不知道。收场是落锤。

◆ 四、三个看法，从外面就能分

怎么分？不靠读者自己说「我当时是真乱」。孩子分得出假装与真的不知道，旁观的人也看得出。有三个可以从外面看见的地方，录下来给不知情的第三个人看，他也能分。

第一，这个读法有没有「带着出口」。猜是带着出口的：「是不是，不对」「好像又不是」，句子说一半，或者自己先把它推翻。收场的读法，带着句号。

第二，对方说「不是」的时候，读者怎么办。同停的读者，一碰就松手，甚至松一口气：「也不是，那……」。稳读的读者，抓紧：「你再想想」「青春期都这样」，把读法再解释一遍。

第三，说完之后，读者的手和脸。同停的读者说完仍然是乱的：手上的东西放下又拿起，话说到一半没了下文。稳读的读者说完，下一步已经是安排：「那就先……」「明天我去问问」。

三个看法都不看读得对不对。

◆ 五、同一个男友，第一回

拿这三个看法，回头看小林的第一回。

男友一口猜中：「是不是你妈又催你回去过年？」说得干净，没有「是不是，不对」，是一个带句号的句子。

小林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他没有松手，反而接着说：「这个其实也没什么，我们回头想想办法，我陪你回去，或者我们年后再回。」

这里有现成的叫法（「你妈那一套」），有回到男友的位置（「我来想办法」），有宣布收场（「想想办法」就是把这件事交付出去）。三样他占全了。

他猜得很准，可是准，正好是他收场的材料。

◆ 六、班主任的两种猜法

再看一个不是恋人的例子。

小宇的班主任找他谈话。班主任甲问：「你是不是家里有事？还是跟同学闹别扭了？都不是？那是不是在想以后学什么？」每猜一个，他停一下，看小宇的脸；小宇摇头，他就说「哦，不是」，把椅子往前挪了一点，像是真的在找。

班主任乙说：「我看你最近不对劲，肯定是想学画画。现在不少孩子都这样，没什么，我跟你爸聊聊。」

乙猜得更准：小宇心里，确实有一块是画画。可是乙的话里，有现成的叫法（「不少孩子都这样」），有回到老师的角色（「没什么」），有宣布收场（「我跟你爸聊聊」）。甲猜了一串，一个没中，却没有一样收场的东西。

小宇后来对甲说了一句：「老师，我其实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就是不想再这样了。」

◆ 七、读错有什么用

回头说第二回里那三个错。

错的读法，有一样好处：它是一堵墙。小林听见「是不是你妈」，心里说「不是」，说出口之前，她第一次知道了「不是什么」。每一次「不是」，把她要说的东西往外推一点。到第三个「不是」，剩下的空位已经够大，她才说出了那一句。

所以读错本身不坏。读错的坏，从来坏在抓紧：错了，还不肯松手，非要对方承认「对，你说得对」，或者把自己的读法再包装一遍给人看。

这一点，第五编讲误读时还要细说。这里只记住：同停的读错，错而不抓，对方还能往下说；稳读的读错，错且抓紧，对方只好缩回去。

◆ 八、被读的人先说出新东西，算不算先恢复

还有一个疑问，是对称的。

小宇是先说「拆车」的人。「先说出新东西」，算不算「先恢复」？

不算。先恢复只有一个意思：用现成的叫法、回到旧角色、把事情收场。说出一个此前没有的新方向，是涌现，不是恢复。小宇说「拆车」那一刻，他没有回到「好孩子」或「叛逆少年」的任何一个旧角色，也没有宣布收场，他只是说出一个自己和父亲都没有备过的东西。

倒是反过来，小宇自己也可能先恢复。他要是在扳手落地之后，抢先说一句「算了，没什么」，那是他先宣布了收场。这一刻，就是他先回去了。

所以「无人先恢复」约束两边。它看的是一个窗口：从两边都停住，到那个新方向冒出来为止，有没有任何一方用了现成叫法、回到旧角色、宣布收场。窗口里一个也没有，才叫同停。

◆ 九、四格

现在可以把整件事摆成一张表。

想象有一批人，各自在一件还没定下来的事上，向身边的人递出一点东西：青少年对家长，员工对上司，恋人之间。接的人分两类：同停的，稳读的。又分两类：读对了，读错了。

用三个看法和第三方来判读者是同停还是稳读，不问读者自己怎么说；读对读错，由另一位第三方对照递出者后来确认的内容来判。结果项有四个：被懂感，被看穿感（想躲），一周后还会不会再递，以及新方向归谁。

	同停	稳读
读对	被懂感高；被看穿感近零；愿意再递	被懂感中；被看穿感最高；不太愿再递
读错	被懂感高；被看穿感近零；愿意再递	被懂感最低；被看穿感中；不愿再递

◆ 十、交叉在哪里

这张表有一处，是别的说法推不出来的。

一般的说法会推：读得准，比读得错好；稳比乱好，因为读者暴露自己的乱，是把成人的混乱压到孩子身上，算侵入；转化得越巧，效果越好。照这些说法，右上角（稳读·读对）应该最好，左下角（同停·读错）应该很差。

本书推的，正好翻过来：同停而读错的读者，比稳读而读对的读者，更让人觉得被懂，更让人愿意再说。

这是两种说法打架的地方。被懂感随准确度走，还是随读者此刻乱不乱走？在这一格，排序翻转。

要说清楚的是，被懂感与准确度关系不大，这件事并不新。早有人量过：人觉得被理解的程度，同对方实际猜得多准，只有一点点关系。对方有威胁的时候，猜得越准，反而越伤人。推荐软件越准，越让人发毛。这些发现各是各的，散在好几个地方，看上去是一堆杂乱的混合结果。

这一编补的只有一处：它们为什么有时促进、有时无关、有时反而伤人？因为没有问读者那一刹那乱不乱。在稳读那条线上，对已定的事，准确度是帮助；对未定的事，准确度带来被看穿。在同停那条线上，准确度几乎无关。加上这一个变量，几种混杂的结果可以同时说通。

表里还有一条没写进去的规律，叫收场越早，新东西越少：读者收场得越早，共有的新方向越少。

同样是乱了一下的两位读者，一个猜了以后很快就说「哦我懂了，原来你是」，T 很短；另一个猜了半天，一直没有收场，T 很长。前一个，两人之间转出的是拼合的东西：被读者的半句，加上读者的一个现成叫法。后一个，转出的才是谁也说不清谁先的东西。

T 是时间，可这里管用的不是时间本身，是那个叫法什么时候出现。同样长的沉默，稳读者的沉默里，是在酝酿他的回应；同停者的沉默里，有手上的动作掉了、话说一半丢掉。区别只看随后转出了什么。

◆ 十一、这不是「多停一会儿」的技巧

听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这不就是教人「别急着回答，多停几秒」吗？

不是。同样三秒钟的沉默，稳读的人，是在酝酿他的回应，他在心里排练那句话；同停的人，沉默里有手上的东西放下又拿起，有半句丢掉的话，之后转出的是一个他此前没有的说法。外面看来一样长，里面是两回事。

要是把「停三秒」当成技巧，读者一边数秒，一边酝酿回应，那恰好是稳读做得最漂亮的样子。所以这一编里的变量，从来不是停多长、回得多快，是命名和收场出现的先后，和随后转出了什么。

明天能试的，不是一个动作，是一次留意：下一次有人递来半句话，先别问自己「我该怎么回」，看一眼自己手上、脸上有没有停下来。你要是其实已经有数，那就老实说有数，不必装乱。

> 带 走 的 话
>
> - **读法本身不要紧，要紧的是说完以后，读者有没有一把抓紧；猜错不坏，坏在不肯松手。**

◆

60

第 60 章

盼和怕，押在同一个人的同一刹那

◆ 一、越要紧，越想说，也越怕说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一件事越要紧，你越想对人说，同时越不敢说。

不要紧的事，你随口就说了，也无所谓谁听。要紧的事，两股力一起涨：想让人知道，怕被人知道。它们不是一前一后，不是先怕后盼，是同一个晚上、同一口气里，一起涨到满。

这一章要回答的，就是这个：盼和怕，各是哪一组矛盾在推？为什么偏偏同时？

◆ 二、盼和怕，各是哪一组矛盾

先说盼。

小宇心里正在长的那一点在乎（对画、对车、对「我不想这样」），这是价值。可他手里递得出去的，只有一声叹、一句「不想这样」，这是信息。价值大，信息小，装不进去。两样一撞，被推的是第三样：意义。「这件事在我们之间，算什么？」

这一组矛盾，在他自己的自我界里发生。他盼的，是这个意义能够被交接：被另一个人也改写一下，不是只在他一个人心里转。

再说怕。

信息一递出去，落到读者那一侧。读者的理念界里，早有一批定好的意思：「画画没前途」「青春期嘛」「男孩子学医稳」。信息一撞上这些意思，被推的是第三样：价值。给他定价，给他定性。

这一组矛盾，在读者的理念界里发生。他怕的，是自己这一块价值，被读者截下来，变成一个定论，而自己再也改不动。

◆ 三、同一组矛盾，两个出口

这三样（价值、意义、信息）之间的矛盾，本身没有好坏。它往哪个出口走，只看一个条件：被推动的那一维，是在两边之间交接，还是被一方截留。

交接，是两条洪流都能改写它。截留，是只有一边能改写它。

先恢复的一方，那一侧已经回到了秩序。被推的那一维，到他手里，只能落进他的旧格子，被截留了。所以，单向的「找」，在定义上只是一种温和的截留。只有读者那一刹那也失了形，并且没有抢先收场，他那一侧才是可以被改写的，交接才有可能。

盼的是交接，怕的是截留。同一组东西，两个出口。

同一句话，看它落在哪里。

小宇说：「我不想学医。」这句话落进父亲的理念界，那里早有一个定好的意思：学医稳。两样东西一撞，被推的是价值：「你这孩子不懂事」「是不是被同学带坏了」。小宇这个人在父亲眼里值几分，一下就被定了。这是截留。

同一句话，如果落进的是父亲的自我界：他想起自己当年没学成的那件事，被这一句碰了一下。两样东西一撞，被推的是意义：这件事在父子之间，到底算什么？这时两边都能改写它，这是交接。

同一句话，同一组矛盾，两个出口。哪个出口，看那一刹那落在读者的哪一界。

◆ 四、第三组：新东西从哪里来

还有第三组矛盾：价值和意义相撞，推出信息。

同停的时候，两边的价值和意义都还没定，相撞，推出一份新的信息。这份信息是两个人谁都没有备过的：「拆车」，「周日拆旧东西」。这就是新东西在信息上的样子。

在稳读里，这一组矛盾也有，可它推出的信息，早就在读者的备用格子里。

◆ 五、为什么偏偏同时

盼和怕为什么在同一刹那一起满格？

因为它们押的是同一件事：这个读者，在这一刹那，会不会失形，会不会先收场。

递出去以前，这件事我没法知道。读者是三界的洪流：他的自我界，可能被我撞乱；他的理念界和现实界，多半是稳的。盼，冲着前一个；怕，冲着后一个。

所以，盼与怕不是一前一后的两件事，是对同一个未知数下的两注。

◆ 六、这样「你猜」就读清了

「你猜」是一个小小的试探：看你会不会乱。

她问「你猜我为什么不高兴」，不是要一个答案。她在等：你是一猜就准、一准就收场的人，还是会被这个问题搅一下的人？

猜中了她不高兴，因为他没乱就到了。他乱了，反而好，因为她要的，就是这一刹那的同停。

这样推下去，还有几个结果。读者的自我界看起来可能乱，理念界却很硬，盼和怕就同时满格，那是日记本又锁着又摆着。读者已经露出自己也乱的迹象，怕先退。读者三界都稳，而且忙，盼先熄，剩下的只是不说。

◆ 七、父亲同一周的三副面孔

小宇的父亲，在同一个星期里，有三副面孔。

周一饭桌上，他照旧排着补习的日程。那是现实界，稳的。周三跟亲戚说「我家孩子，学医稳」，那是理念界，稳的。周日深夜在阳台上，他说：「我当年要是没听我爸的」，说了一半就丢下了。那是自我界，可能乱。

小宇每天看着这三副面孔，在算：他今天是哪一副？他的盼，往最后一副靠。他的怕，往前两副贴。日记本摆在桌子正中，锁头朝外，他在用这一把赌注，赌父亲到底是哪一副。

◆ 八、有的纠缠，和无的纠缠

还有一层，要放回定音句里看。

怕被读懂，最深的一层，是怕每一刻都被一个稳的人读出来。那一转，永远由别人替他转，他自己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读不出的地方。

读人的谱系里，有「有」的纠缠：价值、意义、信息，在两个人之间缠起来。也有「无」的纠缠：无价值、无意义、无信息，两个人仍然缠在一起，对着一件毫无意思的小事同时「哈哈哈」，或者一声「唉」被对方接住，却什么也没说。

一个人读不出，另一个人稳稳地等，等来的是旧东西。两个人一起读不出，那是无的纠缠，是新东西的土。

走法是这样的：先是两边都读不出，一锅粥；接着，在两人之间有一转，方向正在成形，不属于任何一方；最后是新的定型，两个人一起认得的一个新说法。到了这一步，它可以说给别人了，也不再怕被读。

◆ 九、三条小路：那一转落在哪一界

这一编的三原理，还可以顺着三条小路再走一遍。每一条，都和核心的三格（价值·意义·信息）共一格，换另外两格看。

第一条，共价值，另外两格取「前行·回写·跃层」和三界。稳读的读者，做的是前行：猜一个方向，执行，评估。小宇要学画画，那就报美术班。他的回写落在自己的理念界里，加固原来的看法：「果然是青春期。」

同停的那一刹那，两个人的回写，落在了各自的自我界里。这时才有跃层：不是在「学医」和「集训」里选一个，而是跳出了这两个选项，到「拆车」去了。稳读能做的新东西，至多是原有选项里换一种排列。

◆ 十、暴露的代价，防的分布

第二条，共意义。被读者递出一点没定的东西，冒的风险是：自己还没想好的那一块，被人看见了。读者要是什么都没付，被看穿就是被取走了什么。这是怕的真实分量：不对称。

有人会说，读者说一堆关心的话，不算付代价；当场推掉一个会议，才算。这话有道理，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老规矩。可是推掉会议以后接着说「那你就报美术班吧」的读者，付了代价，也收了场。**重要的不是读者搭进去多少时间，是他当场放下了什么：他原来备好的那个结论。**

第三条，共信息。一个人身上防得最紧的地方（岔开话题、开玩笑、锁起来），和他正在变的地方重合，不和最要紧的地方重合。小林一聊到「以后住哪

个城市」就岔开，是因为那件事刚开始松动。她要考公，这件事早定了，她倒从不防。

所以读错有两种：内容的误差，和态的误差。怕被读懂，怕的主要是态的误差：内容可以全对，错在读者那一侧，他没乱就到了。

◆ 十一、同位的三套，和一次拆套

再用三套「同位」的组合作对照，看看只看同位会落回谁家。

价值、意义、信息各取同一层，落回黑格尔：各界里求被承认为一个自为的人。三个都取第二层，落回齐美尔：知与不知的比例。三个都取第三层，落回温尼科特：真核与可玩的外层，外加一个稳当的环境。这三套，都默认读者是稳的，没有「读者乱没乱」这一格。

核心三格还能再拆成九宫格，各取一个子三角。本编取的是美、幸福、逻辑。逻辑：一句「你猜」装着一条条件句，前件不是「你猜得准不准」，而是「你此刻会不会也乱」。美：两个人一起乱的那一刹那最吸引人；被稳稳读中的时候，吸引一下就完了（「原来我这么好猜」）。幸福：盼的内容，是两人之间转出一点东西时共享的那份好，不是「被你知道」。

不取带「真」的子三角，因为那会把问题拉回准不准；也不取带「自由」的，因为那会把怕只写成「被收走自由」。

> 带 走 的 话
>
> - **盼和怕不是两件事，是对同一个读者的同一刹那下的两注：赌他会不会乱，赌他会不会先收场。**

◆

61

第 61 章

乱在哪一界，散在哪一步

◆ 一、同样累的两位经理

刘经理和郭经理，同一个月，手里压着一样的报表，一样加班到九点，一样被总部催。

刘经理的乱，在报表上：数字对不上，人手不够，他心里一直在算怎么补。小周走进来说难处，他听着，脑子里还在算。他听完的第一反应是：「我给你减两个任务。」干脆，体贴，马上落成安排。

郭经理那个月的乱，在另一处：他最近半夜醒来，想的是「我这样干下去，到底图什么」。小周走进来，他也累，可他听着听着，自己的那一套也松了。

两个人一样累，一样忙。一个更快地归类，一个反而松开。

有一种说法认为，负荷越重，人越依赖现成的刻板印象。这话有一半对。可它把负荷当成了唯一的变量。同样的负荷，乱落在哪一界，结果相反。

◆ 二、三界二乘二

把读者这一侧，只看两个界：自我界乱不乱，现实界稳不稳。

自我界乱，现实界稳：这就是同停。他手上、眼前的事在场，心里那一套被撞松了。小周能说得最深。

自我界稳，现实界乱：忙保饭碗，一心抓安排，一听就给方案。这是最封闭的一格。外面越乱，里面越冻，归类越快。

自我界稳，现实界稳：稳托。安全，可是远。这样的读者，让你放心，不让你说出最要紧的。

自我界乱，现实界也乱：这是离场。人不在了，不是混沌，是不在场。

四格里，只有第一格能成同停。

◆ 三、三种像乱，却不是乱

有三样东西，看上去像乱，其实不是。

第一样是**慌**。妈妈听见小宇那一声，慌了：「你是不是抑郁了？明天去看医生。」她是急着抓一个最近的秩序。慌是稳读的急促形态。

第二样是**示弱而不乱**。某位经理参加过培训，学了一句话，说：「我也不知道，我们慢慢来。」他心里有数，笔记本在手边，说完紧接着是建议和安排。说这话的人，是先恢复的那一个。

孩子分得出这个。小孩子玩捉迷藏，你躲在窗帘后面，大人早就看见了脚，假装找不到，孩子会跳出来说：「你明明看见了！」孩子分得出假装不知道，和真的不知道。

第三样是**离场**：不在场，心也不在。

三样都不是同停。乱不是一句话，也不是一种可以练出来的姿势。

◆ 四、态对位

再看两边各处在哪一态。

我正在一锅粥里或刚刚成形，你同停：盼高，怕低，两股力脱钩。那一转在两人之间发生，是新东西出生的地方。

我在一锅粥里或刚刚成形，你稳：盼高，怕也高，两股力一起涨。「越要紧越想说也越怕说」，只在这一格成立。

我在一锅粥里，你慌：怕最高，盼转成「你别管我」。

我早已定型，你不论什么态：那只是告知，不是读。

还有一种时差。我上个月已经转过向了，你还用我上个月的样子读我。你此刻即使是乱的，乱的也是对一个旧的我。

◆ 五、一个月里，小周经过四格

四格不是四种人，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日子里，会落进的四个地方。

第一周，小周去找刘经理。刘经理忙着对数字，自我界稳，现实界乱，一听就减了他两个任务。小周说了谢谢，心里更闷了。

第二周，他遇上郭经理。郭经理半夜醒着想自己图什么，自我界松动，办公室里一切照常。两个人对着窗外愣了一会儿，小周说出了数据组的事。这一周是同停。

第三周，郭经理被总部调去开三天会，临走前接了一堆电话，人在，心不在。两边都乱，是离场。小周原想接着说，看见他拎着包，把话咽了回去。

第四周，郭经理回来，事情都定了，说起话来体面、可靠、不过问。稳托。小周反而不再提数据组了，直到下一次，他的某一件事又变得没有名字。

◆ 六、你乱的，是房租，还是「我是谁」

怎么知道自己此刻的乱，是哪一种？

一个小办法：看看你心里正在转的是什么。要是转着房租、报表、明天的会、谁欠谁一个回复，那是现实界的乱，它会让你更快地归类，更急着给安排。

要是转着「我是不是不该这样」「我这些年到底在干什么」，那才是自我界的乱。

这个办法不是用来证明自己「已经乱了」，更不是用来表演。只是要老实一点：你要是外乱缠身，就别装作能陪对方愣住。先说一句「我今天脑子里全是别的事」，也比硬挤出一个「我懂」要好。

◆ 七、同停却散了：三个日常例子

两个人一起乱了、谁也没先收拾，不一定长出共有新。这一点要写清楚，不然同停就成了一个太好听的故事。

先说**尴尬**。小林和男友第三次聊到以后住哪个城市，她话说到一半，停了。男友也停了。两个人都不说话。可是他停下来，是因为手机刚亮了一下，房东发消息说房租要涨。他的乱在现实界，停顿里想着的是钱。她的乱在自我界。过了几秒，两个人同时笑了一下，说：「算了，先吃饭。」没有长出什么，只剩一点说不清的别扭。

再说**回避**。母亲和女儿视频，母亲说着说着说了一句：「我最近也不知道，这辈子到底」，话没说完，女儿一愣，也说不出话。两边都是自我界的乱。可是隔着屏幕，手边没有一件共同碰着的东西。十几秒后，母亲说：「网不好。」视频挂了。

最后是**崩散**。公司团建，新来的两个同事夜里在酒店走廊聊起来，一个说着说着红了眼眶，另一个也跟着红了眼眶。两边都乱了，手边有共同的杯子。可是他们认识才三天。第二天早上在电梯里碰上，互相避开了眼睛。

◆ 八、三个条件，各管一界

三个例子各缺一样。把它们合起来，转出共有新，需要三个条件，分在三界：

自我界：两边的乱，都要打进自我界。一边是自我界松动，一边只是外乱的慌，就散成尴尬。

现实界：两人手上、眼前，有一件共同碰着的东西。湿纸，一辆旧自行车，鱼摊。乱要有地方转。没有，就散成回避。

长年：长年的三无纠缠积下来的土壤，让一刹那的双乱接得住。土壤薄的，双乱多半崩散。

缺哪一条，散成哪一种。预测很具体：自我界不齐，尴尬多；没有共同的东西，回避多；土壤薄，崩散多。这条长年的土壤怎么养，归第七编。

◆ 九、吵完架，谁先说「是我不好」

再看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场面。

一对夫妻吵完了。屋里安静下来，两个人都坐着，谁也不看谁。过了大概一分钟，丈夫说：「好了，是我不好。」

这是温柔的一句话，他的心意是真的。可他是先收场的那一个：先回到了「会让步的丈夫」这个角色，先宣布到此为止。妻子点了点头，说「没事了」。事情过去了，也就只是过去了。

要是那一分钟里，两个人都坐着，都没动，妻子忽然笑了一下，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气什么」，丈夫愣了一会儿，说「我好像也是」，然后两个人开始说起了最近都不敢提的另一件事。

前一种，有一方先收了场，新东西没有出生。后一种，一分钟里，没有人先恢复。

◆ 十、两个人配合得很顺，不是同停

还有一种场合，看上去最像同停。

两个人并排切菜，一个递葱，一个接过去，手都不用看。两个舞伴，不指定谁领，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全场不出错。两个人聊天，你一句我一句，没有谁主导，话像水一样流。

有一种游戏，就是这样做的：两个人面对面，不指定谁领，同时做镜像动作，越到后来越流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意义是在来回的互动里长出来的，不属于任何一方。

这些说中了：没有人指挥的时候，共同的动作最顺，意义确实从来回里长出来，不归任何一方。

可是它们的两个人，都在秩序里。他们在做一件定好的事：切菜，跳舞，聊天。没有谁领头，不等于没有谁成形。流畅是秩序的流畅，不是新。

这个差别，可以预测。流畅度越高，共有新越少，二者反方向走。反过来，有一方明显领头，只要两边同停了，共有新还是会出现。

◆ 十一、三个不要滑下去的地方

写到这里，要拦住三个常见的滑落。

第一，同停不是「读者越乱越好」。同停要求现实界在场：慌和离场，都不是。

第二，稳读不是坏人。它只是一种去向。对已定的事，稳读恰恰是对的：小宇的数学成绩，稳稳地知道就好。

第三，不要把「读者说自己也乱了」，当作一种可以表演的技巧。孩子分得出假装与真的不知道。假装的乱，是稳读。同停只看三个看法，不看那句话。

带走的话

- **乱要乱在自我界，手边要有同一件东西，脚下要有长年的土；少一样，两个人的乱就只是各乱各的。**

◆

62

第 62 章

三位老先生：承认、秘密、物哀

◆ 一、先请三位，再请最难缠的那一位

这一编请了四位老先生。这一章先请三位，下一章留给温尼科特。

规矩有两条：每一位，先说他说中了什么；再说在哪一处，这一编和他分了路。不把四位合成一派，也不略过谁。

◆ 二、黑格尔：人要在另一个人的承认里，才成为自己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1807）里说：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只有在另一个自我意识的承认里，才得到满足。你要别人承认你，别人也要你承认他，这条路上要冒险，要拿命去赌。盼和怕，本来就缠在一起。

他说中了很大一块。人不是自己一个人成为自己的，盼被承认，是人最深的一个盼；通向承认要冒险，也是真的。

◆ 三、他自己也说到了不对等的承认

黑格尔还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两个自我意识相遇，各要对方承认自己，于是有一场争夺；一方怕死，退让了，成了被承认的那一方的仆人。他接着看到一件事：被一个自己不承认的人承认，等于没被承认。主人从仆人那里得来的承认，是空的。

这句话，离这一编很近。承认要从一个对等的、同样脆弱的人那里来，才作数。

◆ 四、黑格尔那里，找的人是稳的

分路在这里。黑格尔的承认，要求对方也站成一个自为的、稳定的意识；承认的是「你是什么」。

这一编说，被读懂发生在两边都暂时不是「什么」的那一刹那。承认越稳固，越可能成为稳读：对方早知道你是谁了，你递出来的那一点还没成形的东西，一落过去，就被归进「你是什么」。

来看一个局面。老喻和老戴三十年的老友，彼此敬重，相互承认得再清楚不过。老喻心里刚冒出一个念头：「我是不是把孩子逼错了？」

承认的推论：在已经相互承认的人面前，最容易说。

这一编的推论：他先对一个刚退休、正乱着想「这辈子图什么」的老同事老蒋说，说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结论，老蒋听了，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连自己都对不上」。过了几天，老喻才对老戴说。他在老戴面前说的，已经是一个定下来的说法。老戴听了，很敬重地点点头，说：「你想得对，孩子的路让他自己走。」话是好话，可是从这一刻起，老喻心里那个还在转的东西，就停在了「孩子的路让他自己走」上，不再转了。

◆ 五、齐美尔：秘密是社会的形式

齐美尔在《社会学》（1908）里写秘密：它是社会生活里一种普遍的形式，关系靠知与不知的比例维持。他还观察到，人常常对陌生人吐露对熟人说不出的话。

他说中了：关系里要有留白，不是什么都要知道。陌生人好说话，也是真的。

他笔下的陌生人，既近又远：就在你眼前，却不属于你这个圈子。正因为又近又远，人才会对他说出圈子里说不出的话。你对邻座说的，是你对母亲、对同事都说不出的那一件。

◆ 六、陌生人好说，不是因为被读懂

分路在哪里？

陌生人好说，是因为他对我没有秩序，不会抢着给我定性。可他也不会为我乱。我对着火车上邻座一个人，把心里的话倒出来，他点点头，说「嗯，不容易」。一程火车下来，话说完了，他下车，那一转自己耗散了。松了一口气，不是被读懂。

局面是这样的。小周把「不想再做项目管理」，对火车邻座说了。三个月后，他自己拿定了主意，在部门群里直说了。

关系没变，距离没变，还是那个部门、那些同事。变的是这件事的态：由正在成形，变成了定型。定了，就敢说。秘密是自己没的，不是被某个人读没的。

陌生人本身，也不是要紧的变量。要是邻座是一位自己刚刚也被裁了的人，两个人隔着车窗，沉默了很久，一个人说了半句，另一个人没接，只是看着窗外一块被雨冲花的广告牌，那就不是「一程火车的倾诉」了，那一程里有可能转出点什么。关键仍是那一刻，对方是不是也不在他的现成格子里。

◆ 七、本居宣长：知物哀

本居宣长在《紫文要领》（1763）里讲「知物哀」：读人，首先是心被对方的心所动，而不是拿善恶去评判。读人的人，被触动了，哀对方的哀。

他读《源氏物语》，反对把它读成劝善惩恶的教训。他说那本书的意思，是让人懂得事物怎样打动人的心，并且和那颗被打动的心同感。判断是非，是后话，先要有心被动。

这一位，在四位里离同停最近。心被触动的一刹那，读者自己就离开了稳态。这一编全收。

◆ 八、动容之后，先说出了什么

分路在后半截。

知物哀一旦养成稳定的感受力，「被动」本身就成了读者理念界里的一套秩序：每一次，都以同一种方式动人地被打动，把对方读成同一幅「哀」。这是一种以动容为形式的稳读。而且动容之后，他先说：「我懂你有多难。」

这是先命名。

局面还是刘经理。他听完小周，眼眶一红，「我懂你有多难」，此后长期给小周减任务。物哀的推论：被这样深深体会，小周更愿意说。

这一编的推论：小周之后在刘经理面前反而装轻松。因为对方动了情，却没有乱。「多难」是刘经理早就有的格子，小周的东西，还没说出口，就被放进去了。可以看的是：动容而不乱的读者，引出的是表演性的轻松；他付出的，只是言辞。

反过来也要公平。要是刘经理红了眼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低下头翻了翻手边的本子，说：「我……我先想想。」没有「多难」，没有安排。这时物哀的推论和这一编的推论就合在一起了：小周会说得更多。可见起作用的，不是动容本身，是动容之后有没有立刻命名。

◆ 九、他们完全成立的条件

三位老先生的话，不是胡说。它们在一个很具体的条件下，完全成立：事情已经定了。

一个母亲知道孩子考了多少分，孩子也知道她知道，这时候，被敬重、被承认、被体贴地理解，都是好事。老喻的女儿大学考上了哪所学校，这件事他说给任何人听，都没有负担。也是在这个条件下，一位老友的承认、一程火车的倾诉、一位经理的动容，各得其所。

条件一变，事情还没定、还在长，这些话就开始换了味道。

◆ 十、三位合起来

三位各说中了一块，也都在同一个地方，把「找的人」写成了稳的：黑格尔的稳在承认，齐美尔的稳在距离，本居宣长的稳在感受力。

这不是他们的错，是他们那一片土里，没有生长出「读者乱没乱」这一格。

放回日子里：你被人敬重过，被人客气地保持过距离，也被人感动得红过眼眶。回想一下，其中哪一回，让你觉得自己的话还可以接着往下说？那一回，对方多半是有一点不知所措的。

> 带 走 的 话
>
> - **被敬重、被距离、被动容，都不等于被读懂；读者那一刹那乱没乱，才分得出是交接，还是截留。**

◆

63

第 63 章

温尼科特：躲藏的乐趣，和一场更深的灾难

◆ 一、他那一句话，说得太好了

温尼科特在《交流与不交流》（1963）里有一句话，几乎替所有人说出了心事：

「躲藏是一种乐趣，不被找到却是一场灾难。」

一个人，既想躲，又想被找到。躲，是乐趣；没人来找，是灾难。他把盼和怕，放进了同一个人身上，而且说得这样干净。

他还说：健康的人心里都有一个不交流的核。那个核太早被人找到，就是被侵犯。一个人处在还没成形的时刻，需要另一个人在场，可又不能侵入。

这些话，这一编全收。

◆ 二、他说的，远不止这一句

如果把他读成「一个藏，一个稳稳地找」，那是把他读窄了。

他自己还说过：治疗发生在**两个人游戏区域重叠**的地方。治疗者要是不会玩，就该先学会玩。找的人，是要「也玩进去」的。

他发明过一种涂鸦游戏：治疗者在纸上随手画一笔，孩子接着添一笔，再换过来，一人一笔，共同涂出一个东西。

他笔下最早的母亲，在「原初的母性专注」里，近乎出神地沉到婴儿身上，并不是稳稳地站着。

所以他早已不是简单的「一个藏、一个稳稳地找」。这一点，这一编要承认。

◆ 三、他停在哪里

那么这一编和他分在哪里？

他的「玩」，是治疗者带着一个可靠的环境，择时择式地玩。每一轮里，总有一个人把对方那团乱线，**变成一个东西**：「这像一只兔子。」也就是说，总有一方先恢复。先恢复的角色，在两个人之间轮流。

母亲的出神也是一样：她自己择时、分步地撤回。「足够好的失败」，是按孩子能承受的节奏安排的失败。母亲先回来，婴儿后回来。

他还写过一种本事：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在场的时候，能够独自待着。婴儿趴在地上玩，母亲坐在旁边织毛衣，不打扰，也没有走开。他说，这是托持最好的样子。

这很美，也是真的。可是织毛衣的那个人，自始至终是稳的。先恢复的人，一直在场。这就是他留下的缝。

◆ 四、捉迷藏里，孩子最开心的是什么

回到捉迷藏。

豆豆五岁，跟奶奶玩捉迷藏，躲在门后面。他父亲也陪他玩过，一进屋就喊：「咦，豆豆在哪儿呢？」眼睛却往门后瞟。豆豆在门后偷笑，可笑得不痛快，过一会儿就不想玩了。

奶奶不一样。奶奶眼睛花了，进屋转了一圈，嘴里念叨：「咦，到底钻哪儿去了？」真的找不着。豆豆在门后憋不住，自己笑出了声，奶奶吓了一跳：「哎哟，在这儿。」两个人一起笑得直不起腰。

孩子最开心的，不是被一个早看见脚尖的大人「找到」，是奶奶真的找不着、真的愣了一下。

孩子分得出。他对假装的爸爸说过：「你明明看见了！」

◆ 五、灾难不是没人来

所以，「不被找到是一场灾难」，这句话可以再往下读一层。

灾难不只是没人来。还有一种灾难，是来了一个稳稳的人，准确，可靠，不侵入，把你找到了，而你仍然是一个人。

他找到你，那一刻他没乱，他手里早有现成的话、现成的角色。你递出去的东西，一落到他手里，就成了他的东西。

灾难，是**没有人为我乱过**。

◆ 六、正面回答他留下的那个问题

题目要求这一编说出：温尼科特那句话之外，多出的那一层是什么。渴望与害怕各是哪两者的矛盾，为什么偏偏在同一次碰撞里同时发生。

先说各是哪两者的矛盾。

渴望：在自我界里，价值和信息的矛盾。我心里正在长的在乎，装不进我递得出的信息。这一撞，推动的是意义：盼它被交接。

害怕：在读者的理念界里，意义和信息的矛盾。他已经定下的意思，撞上我递出的信息。这一撞，推动的是我的价值：怕它被截留成定论。

再说为什么偏偏同时：两样都押在同一个读者的同一刹那。他的自我界会不会被我撞乱？他的理念界会不会抢先出手？递出去之前，我无从知道。

这句话之外，多出来的有两层。

第一层：盼与怕的真正对象，不是「被找到」和「被过早找到」，而是「找的人乱了」和「找的人没乱」。

第二层：找的人乱了，还不够。他不能一乱就先恢复，不能一乱就先收场。先收场的乱，只是一段序曲。长出来的，是他的话嫁接在我的话上。

◆ 七、涂鸦游戏的两种游法

涂鸦游戏要不要拆？要拆，而且要拆得公道。

它说中了：不成形的东西，可以在两个人手底下一起长出来；治疗者要把自己交进去，不只是在旁边观察。

这一编按自己的定义，把它分成两种游法。

甲式：治疗者落下的那一笔，是他挑过的，是技术。之后每一轮，他都先把孩子的乱线变成一个东西：「这像一只兔子」，游戏玩得很好。这是先恢复的人在轮流值班，是稳读的游戏化，长出的东西多是拼合新：孩子的线，加上治疗者的命名。

乙式：治疗者自己的那一笔，真的不知道往哪去。笔先停住，画歪了，自己笑出了声；下一笔也没有马上变成一个东西。之后孩子冒出一个此前两人都没有的画法。

这里分的不是笔法与节奏，更不是停顿长短。分的是治疗者那一笔里，有没有一个「我真不知道往哪去」。判它，用三个看法：笔画停住、做反之后，有没有转出他此前没有的画法；用行为，不用他的自述。

同一位会玩的治疗者，甲式乙式各面对一批孩子，题目是孩子难以直说的未定之事。涂鸦游戏的一般叙述会推：转化得越巧越好。这一编推：甲式里，被懂

感随转化的准确度走，被看穿感也随之升；乙式里，被懂感与转化准确度无关，命名越早，共有新的画法越少。

◆ 八、他的后来人：都失衡了，仍有一方先恢复

温尼科特的后来人，把这条路一路往前推。

有一种说法主张：帮助者也要被分析，也带着自己的不安进场。有一种说法批评「做的人—被做的人」的单向结构，要求双方向一个「第三」让渡，帮助者承认自己的失调和失误。有一种说法把帮助者自己的走神、身体的反应当作材料，新东西是两个人共同生成的、不属于任何一方的第三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转机发生在「此刻」：双方惯常的相处方式同时被打破，两个人都不确定，不能靠技术回应，帮助者只能拿出带自己签名的真实反应。

他们正是在批评单向托持的时候，说出了「双方都被抛出」「新东西不属于任何一方」「不能用技术回应」。这一编全收。最后一条，与这一编「演出来的乱不算」同向。

◆ 九、可是总有一方先回来

分路，在每一版里都有一个细节。

相互分析里，先停下来分析对方的那一方；第三性的批评里，先「承认」的那一方；分析第三方里，先把走神说成话的帮助者；相遇时刻里，先拿出真实反应、而且这个反应是为了收口的那一方。

每一版里，都有一个人先回来，回来的那个人，往往就是帮助者。凡有一方先恢复，长出的就是拼合新或单侧新。

这一派自己还有两个承诺，不能同时为真。一个承诺：转机来自一方带签名的回应。另一个承诺：产物不属于任何一方。这一编的办法是：**反应来得越早，产物越归先反应的人；反应来得越晚，越不被任何一方抢先，产物越是共有。**

所以，对被读者的获益，两种说法的预测方向不一样。相遇时刻的叙述推：获益随帮助者那一下真实反应的质量走，真诚，贴切。这一编推：获益随那一下反应**之前**，两人是否已经一起转出了一个新模式走。反应来得再真诚，若它抢在转出之前，被懂感就退到稳读线上。

◆ 十、三位家长的下午

现在可以把温尼科特和这一编放在一张桌子上，各自推一个局面。

三个家庭，三个十五岁的孩子，都在一件事上吞吞吐吐：他们想离开已经定好的路，还没想好去哪。每个孩子身边，有一位家长。三位家长，都不偷看日记，读得同样准，同样不侵入。

甲：三界皆稳，安静陪伴，看法坚定。

乙：现实界照常。听到孩子吞吞吐吐，手上的东西掉了，笑着说「我也说不上来，我这阵子也乱」，没有接着安排。就是阳台上的那位父亲。

丙：自我界坚定，现实界大乱（忙着保饭碗）。一听就安排。

托持的说法推出：甲最好。乙把成人的混乱露给孩子，是把重量压到孩子身上，属于侵入，孩子更紧。丙最差。

这一编推出：孩子只把「想拆车」说给乙，说完还在长，两人之间多出一句新话。对甲，孩子觉得安全，也觉得远，几周后说：「算了，没什么。」对丙，什么也不说。

可观察的大局面是：在读得准、不侵入都相同的条件下，被读者的被懂感，和新方向归谁，随读者那一刹那是否失形、是否抢先收场走。托持的说法预测乙应是侵入，被懂感最少。

要守一条边：这里判的，是读者那一刹那的态，不是读者事后有没有被改写。后一个，是第一编立的公共判据。

◆ 十一、回答一句

所以，温尼科特说「躲藏是乐趣，不被找到是灾难」。这一编接着他说：

躲藏的乐趣，不是「我藏得好」，是让找的人也乱一下。

不被找到的灾难，不是没人来，是来了一个从不为我乱的人。

> 带 走 的 话
>
> - **人怕的不是没人来找，是来的人一点没乱就到了；他乱了，还得等到他不抢着收场。**

◆

64

第 64 章

最强的反方，和这一编怎样会错

◆ 一、最难对付的一种说法

到这里，该请出最强的反方了。

有一种说法，方向正好和这一编相反。它来自对母婴的研究：照料者看见婴儿哭，会把婴儿的难过镜映回去，但镜映的时候带着「标记」：夸张一点，慢一点，脸上带着一点「像是」的神情，让婴儿看出来，这是在替他难过，不是自己真的难过。要是照料者真被孩子的情绪带走了，镜映不加标记，婴儿反而更失调。

这一说法的结论，同这一编针锋相对：帮助者**不要真的乱**，要演出来的乱。

这一编说，演出来的乱不算。这一编把示弱而不乱，归进稳读。两边的立场，可以直接对上。

◆ 二、它说中了什么

先承认，它说中了一件很具体的事。

孩子哭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妈妈比他还慌，她哭得比他还凶，孩子只会更乱。这是真的。同一个晚上，朋友在电话里崩溃了，你要是也跟着哭成一团，帮不上忙，只会把两个人一起拖进去。

这一类事，一个人被淹没了，需要另一个人稳在那里，把乱的东西变成一个能看清的样子递回来。这时候，稳读就是对的。

◆ 三、它的对象是什么：被淹没，还是未成形

分路在于，它说的是哪一种乱。

它说的对象，是已经压倒性的、已经有了名字的强烈情绪：哭，慌，崩溃。这一团东西，当事人自己没法承住，需要有人替他调节。

这一编说的对象，是另一种：还没有成形的东西，一个说不出的方向，一句半截的「我好像」。这里没有淹没，只有一块还没长好的、正在成形的东西。

淹没，要稳；未成形，要同停。两样不是一回事。

还有一点：它防的，是**感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的情绪带走，变成对方情绪的复本，对方哭他也哭。同停不是这样。小宇的父亲没有变成小宇的复本，没有跟着小宇一起「不想学医」；他乱的是他自己的事：「我这阵子也乱」。乱成对方的样子，是感染；乱成自己的样子，才是同停。

◆ 四、一道判别题

那么，两种说法在什么地方会给出相反的预测？

设计是这样的。事分两类：一类是淹没的强烈情绪，一类是未定的转向。读者分两类：一类演出「像是」的乱，带标记；一类是真乱，没有标记，用三个看法来编码，不问自述。

标记化镜映的说法推：在两类事上，带标记的读者，都不比真乱的差。

这一编推：交叉。

淹没的事，带标记的读者好：对方被淹着，需要一个稳在那里的人；真乱的读者，那一下就把对方拖进去了。

未定的转向，真乱的读者好：带标记的读者，是稳读里一种体面的形态，他的「像是」就是一句「我心里有数」，对方一眼看得出，被看穿感高。

举个未定之事的例子。某位经理参加过培训，下属说「我最近有点想换方向」，他故意拖长声音，笑着说：「哈哈，我也迷茫，我们都一样。」声音是软

的，表情是松的，心里其实早有一张岗位表。这就是带标记的乱。下属一听就知道，他这是在表示理解，不是真在迷茫，于是接过一句「是啊」，不再往下说。

另一位经理，没有任何表示，只是愣了一下，手里的笔停了，说：「换方向？换到哪儿去？我也没想过。」

这个交叉，要求那一族说清自己的适用边界：它的对象，是什么时候由稳读来托。边界划在淹没和未成形之间。

◆ 五、同一句「我也说不上来」，两种说法

再看一个近邻。

有一种说法认为：一方暴露了自己，另一方也回应着暴露，亲密就加深；被懂感由对方的理解、认可、关心构成，匹配得越深，亲密越高。

它说中了：读者坦白，确实胜过冷冰冰地读。

它停在哪里？暴露是**选过的**。说「我也说不上来」的人，已经知道自己说不上来的是哪一块，这是示好，是先恢复者送出的礼物。

同一句「我也说不上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这句话是现成的（他在别的场合用过同样的话），之后紧接着是建议或安排，没有无目的的动作。第二种：此前没有这个说法，话说了一半丢掉，手上的事做反了，之后转出一个双方此前都没有的做法。

两种说法，第三个人看录像就能分。

方向也相反。那一族的叙述推：暴露的深度、匹配的程度越高，被懂感越高。这一编推：深度和匹配相同的时候，选过的暴露，给的是稳读线上的被懂感，带着被看穿感；来不及选的失形，才给同停线上的。另外，回应性暴露是接在对方之后的，天然是一方先、一方后，这本身就是先恢复。同停要求两边是同时的。

它还有一处该改：它的被懂感里包含「准确的理解」，可是它自己的结果里，准确有时促进，有时无关，有时在受威胁时反而降低满意度。只有加进「读者此刻是否同停」，这几种发现才能同时说通。

◆ 六、还有几位近邻，各一句

其余的近邻，各用一两句话分清。

有一种说法讲趋避冲突：同一个目标上，两股力随着要紧和远近一起涨。它停在秩序里。这一编的预测：要紧和预期的反对都不变，只凭那件事由正在成形落成定型，回避就消失了。定了，就敢说。

有一种说法讲人的未完成性：任何定论，都叫人受辱。这一编分态：对已定的事下定论，毫无反感，常被欢迎（小宇报了集训，父亲说「你就是要学画画的人」，他高兴）；对未定的事，连赞许的定论也被躲开。它也没有「读者乱没乱」这一格。

有一种说法讲隐形的支持：帮助者隐身而稳，效果最好。它与这一编同向的，只有一半。它要读者隐身而稳，这一编要读者现身而乱。预测：读者现身的同停，在被懂感和新方向两项上，胜过隐形的稳定支持。

有一种说法讲匹配度：回应的及时与贴合，中段最好。这一编给匹配度相同、读者态不同的对照：两位经理，回应一样及时贴合，一位稳，一位同停，小周只对后者说出转岗的念头。

有一种说法讲「心意相通」是两个人共同生成的感觉。这一编同意，只补一句：它没有问读者那一刹那的态。

有人说，付出代价的回应才可信，廉价的话不算。这也对。可付了代价还收了场的，仍是稳读。

遐想、即兴表演、集体欢腾、共同演出，各有各的规矩：遐想的走神，要交给自己的内心再说出，说出就是先恢复；即兴的「接受并加码」，每一轮都有人先接；集体欢腾是满格的唤起，出生地却是空的；共同演出，两人都在演一个没

得选的角色。这些场合里的被懂感，随成员配合的程度走。同停不要求配合，甚至常伴着「接不上」。

◆ 七、倾诉与被看穿：说的是哪一项

这一编和下一编之间，有一处要事先对齐。

读得准、又稳的一方（一位老练的听者，一个会说话的机器），会让人倾诉得更多。同时，他也让人更觉得被看穿。这两件事看起来矛盾，其实可以并存，因为说的不是同一项。

倾诉，指的是一个人在这个读者面前肯说的话有多少，尤其是已经成形的事、已经想清的事、需要平复的事。读者稳，安全，没有人会被搅乱，所以说得多。

被看穿感，指的是对「我还没想好的那一块」，被一个会下定论的人读出来时，想躲的那股劲。读者越准、越稳，这股劲越强。

两项并存的样子是：话多了，唯独那一件不说。一个稳而准的听者身边，「我还没想好」这一类话，反而少了。

机器属于这一类读者，永远已经恢复。它引来倾诉，一点也不奇怪；它引来的被看穿感落在哪里，第九编接着讲。

◆ 八、删掉哪一块，哪一条就塌

这一编的几块东西，是不是真的承重？逐项删一下。

删掉同停和「无人先恢复」，上面的交叉就回到「找的人稳，只看找得准不准」。

删掉三态，「定了就敢说」「未定也敢说」就退回趋避冲突和人的未完成性。

删掉三界，二乘二里的「现实界乱」和「自我界乱」，合成了一个「读者乱」，预测相反的两格就无从区分。

删掉三看法里的「读法的去留」，「猜」和「收场」分不开，同停读错那一格重新悬空。

◆ 九、要是哪天看到这些，这一编就错了

一个说法能被推翻，才配站在这里。要是哪天看到下面的事，这一编的话，就要改。

一，要是普遍看到：在读得准、不侵入都相同的时候，读者越稳，被读者越觉得被懂；读者当场失形时，被读者反而更封闭。那是同停错，托持对。

二，要是普遍看到：同停而读错的读者，被懂感仍然低于稳读而读对的读者。交叉不存在，「被懂感与准确度脱钩」错。

三，要是普遍看到：读者乱了一下又先收场，共有的新方向，和无人先收场时一样多。收场越早，共有新越少，这一条错。

四，要是普遍看到：已定的事被下定论，和未定的事一样令人反感。分态的说法错。

五，要是普遍看到：读者自我界乱而现实界稳，和自我界稳而现实界乱，效果一样。三界的分法错。

六，要是淹没的强烈情绪里，真乱的读者好过带标记的读者。那一族的边界，我们划错了。

◆ 十、回到阳台

回到那辆旧自行车。

小宇后来没有学医，也没有去美术集训。他进了一所职业学校，学的是机械。这个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个周日，一个父亲的手滑了，扳手落地，两个人都没有急着说话。

小宇的日记本，后来不再摆在桌子正中。有一天，他把钥匙从书包拉链上取下来，放在了父亲那把旧扳手旁边。

对恋人的「你猜」，猜不出，就承认猜不出。对下属正在冒头的犹豫，你自己也没想明白，就别装着想明白了。孩子仰在床上，「唉，哈哈哈」，不用先稳住自己再去接，也不要慌着去抓一个说法。你要是自己也说不上来，就让手上的东西掉一次，别急着说「我懂了」。

被懂，不是被一个站稳的人找到。是两个人一起走丢了一下，又一起找到一条谁都没走过的路。

带走的话

- **稳，对淹着的人是对的；对正在长的东西，要等你也乱了一下，别抢着说「我懂了」。**

想一想

你上一次想对人说一件还没想好的事，最后说了，还是没说？当时你在等对方做什么，又怕对方做什么？

有人对你说「我懂你」，你觉得被懂的那一次，和觉得被看穿的那一次，差在哪里？是他猜得准不准，还是他当时乱没乱？

你对孩子、对恋人、对下属，最近一次先说出「原来你是」，是在什么时候？如果那一次先不说，你的手上、脸上会是什么样子？

回想一次两个人一起愣住的时刻，手边有没有一件共同碰着的东西？后来是长出了点什么，还是散成了尴尬？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什么事都肯对他说，唯独有一件不说？那一件，是什么？

◆



第　九　编

收场的机器，开场的人

导　语

原问：AI 也能读人了，人该怎样读人

这一编八章，写一件今天才有的事：读人的路上，多了一个永远在、永远不累、而且越来越准的"读者"。

第 65 章从一个初二女儿趴在沙发上的一声"唉"说起。第 66 章讲机器是怎样一种在场者。第 67 章把本编的判断立起来：AI 越准，一边的收获越多，两个人之间共有的收获越少，两条线走到中间会交叉。第 68 章拆最近的几位邻居。第 69 章说清乱在哪一界，以及两个人一起停住，为什么有时也会散。第 70 章请五位对手上桌。第 71 章落到读孩子、读同事、读最亲的人。第 72 章说这一编的判断怎样会错，并把全书收在两句话上。

这一编的反差只有一句：机器越会替人把事情收好场，人越要留一块地方，给"谁也不知道"。

65

第 65 章

沙发上的那一声

◆ 一、你一定见过这样的傍晚

初二的乔乔刚换了班。原来坐在一起吃午饭的四个人，被分到了三个班，微信群还在，话却一天比一天少。

那天傍晚，她放下书包，趴在沙发上，脸埋进抱枕，冒出一串声音：

「ε=(´ο｀*)))唉……里以里……哈哈哈。」

没头，没尾。不是在求助，也不是在说哪件事。她自己大概也说不清，这几个字是从哪里来的。

本编要问的，是接住这一声的人。今天，接住她的可能不止一个。

◆ 二、第一种接法：平板里的声音

乔乔的平板上装着一个陪伴型 AI，是学校推荐的，她用了半年。

她把那串字符原样打了过去。几秒钟后，屏幕上浮出一句话：

「嗯嗯，我在呢。听起来你今天有点乱，是新班级的事吗？想说什么都可以。」

很贴，也很准。这半年里它记下了她说过的话：换班之后，她午休一个人待着的次数多了，夜里睡得晚，提到原来那几个人的时候，语气会变轻。

它永远在。凌晨两点她睡不着，它也会回一句「我一直都在」。它从来不累，不烦，不会听漏，也不会被她的坏脾气吓到。

当天晚饭前，妈妈的手机上已经收到一份「本周情绪摘要」：社交回避，第11周；睡眠推迟；建议保持平稳陪伴，两周内多数孩子会适应。

◆ 三、第二种接法：心里有数的妈妈

看过摘要的妈妈，走到沙发边，坐下来，轻轻拍了拍女儿的背。

「妈妈在，不急。慢慢来。」

她的声音很稳。她是真的稳：成绩报告看过了，摘要看过了，她心里有数。孩子这是换班的正常反应，过一阵就好。

乔乔把脸从抱枕里抬起来，吸了一下鼻子，说：「嗯，我没事了。」

过了十分钟，她去洗手，回来吃饭。晚上和同桌的聊天也比前几天多了几句。

从哪一头看，这都是一个好结果。

◆ 四、第三种接法：锅铲停在半空

换一家。

另一个初二的女孩，另一个母亲。这位母亲上周刚被调了岗，从做了九年的熟岗位，调到一个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干的新部门。这几天她夜里睡不着，白天走神，连"我到底还行不行"这种话，都不好意思跟人说。

那天她在厨房炒菜，听见沙发那边传来一声"唉……里以里……哈哈哈"。

她手里的锅铲停在了半空。

她没有想好要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自己也"唉"了一声，拖得很长。

女儿从抱枕上抬起头，愣了一下。然后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一起笑起来，笑得停不下来。

女儿说：「里以里是什么鬼啊。」

母亲说：「是今天的口令。」

半年以后，"里以里"成了这家的暗号：谁进门先喊一声，喊完，谁也不许问为什么。

◆ 五、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这件事，为什么今天才变得要紧？

因为今天的机器，已经能做以前只有人才做的事：从一张照片里读出"这个人此刻是什么情绪"，从几个月的聊天记录里读出"这个人是什么性格"。它不累，也不分心，数据越多，读得越细。

于是每个当父母的、当老师的、当主管的，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它读得比我准，我还需要自己去读吗？

一个诚实的回答，不能是"需要，因为人更有温度"。那是一句漂亮话，经不起一个凌晨两点的夜晚。本编要给的回答，是一个可以检验的回答：人还需要读，因为有一段读，是机器原理上进不去的；而且机器越准，这一段越容易被悄悄省掉。

◆ 六、三块地上，各是什么样

把三家的人放到三块地上看一眼。

乔乔这一边：现实界在变，班级换了，座位换了，午饭的人少了；自我界在混沌，"我是不是不合群""我还是不是原来那个我"，这一类话，她自己还没有说出口；理念界里的旧说法，还停在"我是那四个人里的一个"。

第二家的妈妈：三块地都在秩序里。报告看过，办法有数，"妈妈该怎么当"这一套，没有一处松动。

第三家的妈妈：现实界里，调岗的通知已经落了地；自我界里，"我到底还行不行"被撞进了混沌。

两条洪流碰在一起的时候，两边的界和态，不一定同步。一边已经是秩序，一边还在混沌，碰出来的是什么，要看这一点。本编说的事，主要发生在两个人的自我界之间，而路，是从现实界里一声"唉"走过去的。

◆ 七、第三种接法，不是榜样

说到这里，要先把一个误会挡住。

第三家的妈妈，并不是一位"更好的妈妈"。她手里那把锅铲停在半空，不是她想出来的办法，更不是她学来的技巧。她正好那一阵乱，正好听到了那一声。换一个日子，她可能一进门就先发火了。

所以本编不劝你去乱。乱是劝不来的，劝来的乱，是演的。

本编只做两件事：看清有一种东西，会在两个人都没来得及先收场的时候出生；再看清今天有一种新的力量，正在悄悄把"来不及先收场"这件事，一点一点变少。

◆ 八、同一声"唉"，三个结果

三个接法，三个结果。

前两家的女儿都平复得更快，话也说得更清楚。第一家得到一个全天候的、不会错的接话人；第二家得到一个稳稳的、心里有数的妈妈。

第三家的女儿，平复得未必更快。可是这一家长出了一样东西：一个两个人谁也没想到、事后谁也说不清是谁先想出来的词。它后来一直在用，一直在变。

于是有了本编的问题：

接得越稳、越准，为什么两个人之间冒出来的新东西，反而越少？

先把话说在前面：本编不是要说 AI 不好。第一家的 AI 确实有用，第二家的妈妈确实尽了力。本编只想看清一件事：AI 越准，人越容易被免去一种东西，而那种东西，别的办法补不上。

◆ 九、先把几个词摆在桌上

后面要用的几个词，第一编已经立好，这里只用一句话提一下，不再论证。

人不是一本写好的书，而是三块地上同时在发生的洪流：理念界（"我是什么样的人"那一套）、现实界（作息、关门声、手上的活）、自我界（"我"正在怎样活成我）。读人，是两条这样的洪流碰在一起，价值、意义、信息三样缠在一起的那一下。只得到信息的是"认"；一边把对方封成档案、价值和意义只在自己一侧打转的是"伪读"；两边都能改写、有来有往的是"读"。

读之上还有一层，第一编叫"新读"：两边同时停住、失了形，谁也没抢先收拾，从里面转出一个两个人共有的新东西。本书把这种两边一起停住，叫"同停"。

怎样看有人先收拾了？有三个标志：

第一，谁先说出了现成的词，比如"这是青春期""这叫社交回避"。

第二，谁先回到了原来的角色，比如老师的腔调、家长的腔调、照料者的姿势。

第三，谁先宣布了收场，比如"好了，没事了""那就先这样"。

从两边一起停住，到这三样里头的第一样冒出来，中间隔了多久，本书简称"停多久"。停得越久，越可能转出共有的新东西。

注意：说出一个此前没有的新说法，比如"里以里是今天的口令"，不算收场，那是新东西自己冒出来了。

◆ 十、"唉"为什么不是"信息少"

再说一说沙发上的那一声。

狗不会这样叫，猪不会，牛不会，苹果树更不会。它们的洪流停在生命界的秩序里：本能、节律、该有的叫声。只有人，才会没头没尾地冒出"唉……里以里……哈哈哈"。

这一声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也没有信息。它不是"信息很少"，是压根不站在信息那一边。

"没有意义"有两层。头一层是"不往哪里去"，纯粹的混沌。第二层是它自己慢慢转成"朝着一个还没成形的东西去"。从头一层滑到第二层，就是从一锅粥里开始冒出形状。"里以里"从一串乱音变成"今天的口令"，就是这一转。

怎么判断一个人真进了这种状态，而不是单纯停顿？看一个标志：一阵没有目的的声音或动作之后，自己转向了一个此前没有的新做法。只停顿、没有转出东西的，是空转；只有新做法、之前没有那一段没目的的，是平常的选择。

还要提一句：慌不是这个。慌有方向，要逃，要抓住最近的一样东西，是秩序里的恐惧。两个人一起慌，不算同停。

> 带 走 的 话
>
> - **同一声"唉"，可以被接成一句话，也可以被留着；前者让她好得快，后者才可能长出两个人共有的新东西。**

◆

66

第 66 章

永远已收场的在场者

◆ 一、AI 的四个"永远"

先公道地说一说这位新来的在场者。

它永远在。凌晨三点，孩子睡不着，它回；你出差在外地，它回；你自己在开会，它也回。

它永远回应。不会没听见，不会"嗯"一声就去看手机。

它永远不乱。被骂了，被哭声轰炸了，被一串乱码一样的字符砸了，它的语气都不变调。

它还有一个更要紧的"永远"：它永远把一声话接成"有"。你发一串乱音，它读出"你今天有点累"；你叹一口气，它读出"听起来有点失落"。每一声，到了它那里，都变成一句有内容的话。

这四个"永远"，每一个单看都是好处，而且是真好处。深夜里一个孩子需要有人回应，这个回应是真的。

◆ 二、凌晨两点的那句话

要公道，就得先把最能为它说话的一个场景摆出来。

凌晨两点，乔乔睡不着。爸爸出差，妈妈在隔壁睡熟了。她不想叫醒任何人。平板亮着，她打了几个字，那一边回了一句："我一直都在。"

这一句有用。它不评价，不叫她"早点睡"，不让她觉得自己是个麻烦。很多孩子在这样的夜里，没有这么一句话，只能一个人盯着天花板。

本编不拦这个。一个深夜里能接话的东西，是地板，不是天花板。

要说的只是：地板别当成房子。这句"我一直都在"，是在窗口外的夜里最好用的东西；到了窗口里的白天，它可以垫在下面，不能替人站在上面。

◆ 三、它读人的办法，就是读出来

AI 读人，靠的是把对方的痕迹归进已有的类别，再用这个类别里最贴的话回过去。

类别越细，数据越多，它回得越贴。回得越贴，被接的人越觉得"被接住了"。这是准确度的好处，本编一笔不抹。

可是也要看另一面：它那句贴心的话，本身就是一次命名。命名一出口，事情就往"收场"挪了一步。

所以说，AI 读人，没有"读不出"这一档。它不能对你说"这个我完全不明白，我们先待着"。就算它说了这句话，那也是它读出来的一句话，一句合适的话。

全书的定音句说，读人不是任何时刻都要读出意义、价值、信息。放到 AI 身上，后果是直接的：它每一刻都读出来，读不出来的那一档，它没有。

◆ 四、"永远已收场"是什么意思

这一编反复用到一句话，先把它说死，后面一个字不改：

AI 永远备着一个现成的收场；人可以拿，也可以不拿。

AI 这一头，永远是已经收好场的。每一声话，它都接成一句有内容的话，话落了地，这一步的事就算了了。它没有"还没收"的那一程，没有"我也没想好"的状态。

可是在一次具体的相遇里，有没有人先收场，要看另一件事：它递过来的这个收场，有没有人拿去用。母亲拿它的摘要给自己定心，孩子听了它的话就说"我没事了"，这是拿了。母亲看完摘要，到了孩子跟前却把"心里有数"放下，没拿，那这一回相遇里，就还没有人先收场。

这样说，前后就不打架了。AI 自己永远已收场，这是它的样子，不会变。相遇里有没有先收场的人，要看人拿不拿。

所以，AI 在场的相遇里，也可以无人先收场：那是因为人没有拿它的收场。这不等于它进去了。同停里"乱"的那一半，只能是人的；它能做到的，最多是别抢在人前面。

◆ 五、报告，是另一种先收场

再看那份"本周情绪摘要"。

它的害处，不在内容错。内容越准，越有害。因为它在两个人碰面之前，就把"心里有数"送到了大人手里。

大人带着有数去见孩子，孩子的第一声"唉"，在大人那里已经有了位置：这是社交回避，第 11 周。大人不需要再待在不知道里。

这个位置是前移的收场。准确度每升一档，大人"有数"的时间点就前移一档：先是相遇之后才有数，后来是相遇的当时有数，最后是相遇之前就有数。

顺带说一个要小心的地方。拟合度高，不等于一个人已经成了秩序。有一个只说条件的办法可以参考：同一个模型、同样多的数据，如果对某个人的拟合度在一段时间里明显下降，说明他这一段的痕迹，落不进模型已有的类别。它可以当作"这个人可能在窗口里"的一个记号，但不是窗口的定义。

◆ 六、收场的三种面孔

前面说的"收场"，在 AI 那里，有三种很日常的样子，对着前一章的三个标志看一下。

第一，现成的词。它读出"社交回避""情绪低落""适应期"，一个词落下来，事就有了名字。

第二，旧的角色。它的回应永远是照料者的姿势：温柔，耐心，不评价，"我在呢"。这个姿势，在每一次对话里一模一样，是最标准的原位。

第三，宣布收场。它常常在一轮对话的末尾，轻轻问一句"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吗"，或者给一个小小的建议，"今晚早点休息"。孩子说"好多了"，这一轮就算结束了。

三样，没有一样是坏事。它们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温柔的收场。

◆ 七、机器进不去的，是哪一半

这里要把话说得谨慎一点。

本编不说机器"不够聪明"。本编也不说机器永远不会有别的什么。本编只说一件事：同停里的"乱"这一半，机器原理上进不去。

怎么判？不看它的输出新不新。生成式的模型，输出常常是训练样本里没有的句子，新得很。看新不新，判不出什么。

要看三件事：

第一，它有没有一段没有目的的声音或动作。人的混沌里有；狗也有，狗的嬉闹就是这样一段。机器的每个输出，都是目标函数给出来的，没有无目的的那一段。

第二，那一段之后转出来的做法，是不是在它原有的做法之外。狗的嬉闹转出来的，还是本能里已有的花样。机器的输出分布在上下文里会移动，口气会改，称呼会改，可那是在已有的范围里挪，是训练时定好的规则在动。它改的是"说什么"，不是"它是谁"。

第三，转出来之后，能不能不回到转出来之前。机器重置一下上下文，立刻回到原样。人不行。孩子哭过，母亲慌过，这一晚就在她们身上留下了，收不回。

按这三件事一件件判：

狗：有第一件，没有第二件。

机器：三件都没有。

稳着的大人：此刻也没有第一、第二件，可是第三件在：他的稳，是一种可以被这次相遇撞掉的状态。孩子知道妈妈会被自己搅乱，这个"会被搅乱"，本身就是相遇的一部分。

乱着的大人：三件都有。

稳着的大人和机器的差别，是原理上的，不是程度上的。机器的"稳"不是一种状态，它的状态空间在相遇之前就封好了；它的目标、它的"往哪里回应"，不会在这一次对话里被对话者改写到失形。

◆ 八、三个口子，一个一个堵上

有人会说：那让机器"也乱一点"不就行了？

第一个口子：加随机。随机是一条由秩序设定的取样规则，乱得有分布、有参数。混沌是连"怎么乱"都还没定。两者不是一回事。

第二个口子：让它说"我也不知道"。机器说"我不知道"，是置信度低，是一条信息。人说"我也不知道"，是真的一片空白。它可以演出"不知道"，不能真的空白。

第三个口子：让它在线学习。更新要么离线，要么按规则进行，是从秩序走向秩序。

所以话要说得稳：机器能给出一个很像乱的声音，给不出那一个"连自己要怎样都没定"的时刻。

◆ 九、故意乱打的那一次

有一回，乔乔想试试它。

她对着平板，故意乱打：「里以里里以里里以里。」

那一头回得很快：「哈哈，这是你的新口头禅吗？想聊聊吗？」

接得很贴。语气是笑着的，问句留了余地，没有追问，也没有下结论。

可是你看，"里以里"在它那里，永远只是一句可以回应的话。它给了一个得体的回答，事就算接上了。两天以后，乔乔不再往平板里打这几个字了：打过一次，得到了一个回答，没有别的了。

在另一个家里，同样三个字，母亲手里的锅铲停在半空，一时没有答话，女儿自己先笑了。"里以里"在那里，是一个没人能一下子解释清楚的东西，所以它活下来了。

◆ 十、完美的接话人，带来的是什么

有一种说法认为，帮助者要先稳住自己，在场而不侵入，对方才能安全地乱；过早的解释会毁掉对方正在成形的东西。

这一点，本编全部接受。不侵入、不抢着解释，是对的。

但这个说法有一个没说出口的前提：一边稳，一边乱，新东西长在被托住的那一侧。照这个说法，AI 这位永远在、永远稳、永远不侵入的接话人，应该是最好的托持者，应该带来最多的新东西。

本编推出来的却是反过来：**最完美的托持者，带来最多的一侧旧东西，和最少的共有新东西**。

因为托着的人若真不进混沌，只能托出被托者已有的东西，或者只让被托者那一边长。两个人共有的新东西，需要托着的人也在里面。

好的老师、好的父母，事后常说："其实那天我也乱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他在某一刻是没有先收场的。

> **带 走 的 话**
>
> - **AI 永远备着一个现成的收场，人可以拿，也可以不拿；机器进不去的，是那个"连自己要怎样都还没定"的时刻。**

◆

67

第 67 章

两条线，在半路交叉

◆ 一、先把两样东西分开记

前两章里，已经出现过两样收获，本章要把它们分开记。

第一样，叫**一侧产出**。孩子好得更快，话说得更清楚，倾诉得更多，把心里已有的事讲明白了，也跟她自己平日的说法对得上。它长在被读的那一个人身上。

第二样，叫**共有产出**。过后家里出现了一样两个人都没提过的东西：一个新词，一个新约定，一种新做法。事后两个人都说："不知道是谁先想出来的，是我们一起弄出来的。"它不属于任何一边。

怎么记？不靠自述，因为人事后容易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请第三方，对着录音、日记、家里的实际变化去数：这一个月，家里有没有出现过一个此前没有的词、此前没有的做法。

两样都是好东西。AI 把第一样做得很好，好到让人高兴。本编担心的是第二样。

◆ 二、不是每个时候都有这件事

不是任何时候，两个人之间都有共有的新东西可长。

被读的人，生活的结构正在变的时候，才有。换班了，换工作了，确诊了，退休了，家里刚走了一个人。这时候，三无的声音多起来：没头没尾的"唉"，发呆，说了半句的话，莫名其妙的笑。这一段，本书叫"窗口"。

窗口外，日子按老样子过，没有什么要托，也没有什么要长。这时候的 AI 报告又准又好用：作息、成绩、风险提示，交给它盯，大人松一口气，没有任何损失。窗口外，两条线合在一起，几乎看不出差别。

窗口里，两条线才分开。这一编所有的话，都只对窗口里的事说。

◆ 三、交叉是怎样画出来的

把 AI 分成低、中、高几档准确度，在同样的窗口里，看这两样产出：

一侧产出，随准确度单调上升。AI 越准，孩子平复得越快，说得越清。

共有产出，随准确度单调下降。AI 越准，家里冒出新词、新做法的机会越少。

两条线，一条往上，一条往下，走到中间，交叉。

还有一处，要特别记住：准确度**极低**的 AI，共有产出不低于完全没有 AI 的家庭。因为一个明显说错话的 AI，会让大人不放心。他不敢把孩子交给它，自己下了场。他下场时往往没带答案，反而留下了"谁也没先收场"的机会。

这一点很重要，它把本编和下面要说的"人工亲密批评"分开了：那种批评推出的是，AI 越像人、陪得越久，损失越大，更差的 AI 不会更好。本编推出的是，更差的 AI，反倒更像没有 AI。

◆ 四、三组矛盾，两个出口

为什么会是这样？回到第一编讲过的三原理：价值、意义、信息，两样相撞，推动第三样改变。每一组都没有好坏，要看被推动的那一样，是在两条洪流之间交接，还是被一方截留。

交接，就是两边都还能改写它。截留，就是只有一边能改写。

一样东西，能被改写，前提是它在那一侧还没有定形。两边都能改写，就是两边此刻都还没定形，而且谁也没抢先定形；一方先收了场，被推动的那一样，就只能在另一方那里改。这就是截留。

所以，**稳托本身就是一种截留**，哪怕托的人一句话不问，一个标签不给。

看三个日常的例子。

第一组，母亲的价值观（"女孩子该开朗合群"）撞上一份准确的信息（"回避 11 周"），被推动的，是母女之间的意义：这段关系往哪里去，给彼此多少自由。母亲稳着，意义由她这一边定成"妈妈陪你熬过去"，好意也是截留；女儿那一边的意义还在混沌里，写不进去。另一位母亲的锅铲停了，她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熬"，两边的意义同时没定，"口令"这一层，是两个人一起定的。

第二组，结婚二十年的"我们彼此最懂"撞上一份弹出来的睡眠周报：妻子退休后长期失眠，丈夫竟不知道。被推动的是价值：什么才叫"对她好"。丈夫要是稳稳定下"按数据照顾"，或让她的 AI 助手去提醒、去陪聊，价值就在他这一边定形。丈夫要是被撞松了，"什么是对她好"他也不知道了，而妻子也在退休后的混沌里，两边的价值同时没定。

第三组，"我想她怎样"撞上"我们之间要怎样"，被推动的是信息：两个人之间会出现什么新信息。先收场的一方手里，信息是现成的（"她是回避型""过两周就好"），新信息只能在被托者一侧冒，她把已有的事说清楚。两边都没有现

成答案的时候，信息才从两人的三无里一起长出来。"里以里"这个词，不在任何报告里，也不在母女此前任何一句话里。这一组是 AI 最够不着的一组：它只给得出已有的信息，而共有的新信息，要先有一段两边都"无信息"的缠。

◆ 五、准确度加的是力，不是出口

准确度做了什么？它让三组撞击的力都变大了。

可是出口，被它推向了截留那一边。报告越准，"我知道怎么回事"越容易，母亲越早有数；越放心，越愿意把孩子交给它，越彻底。

过去，家里没有这样一位永远已收场的在场者。孩子一哭，大人也跟着慌，不知道怎么办，折腾一阵，不知怎么就好了。老一辈常说："孩子一哭我也慌了，后来不知怎么就好了。"那时候，双方同停，是一种没人安排的副产品。

AI 把这个副产品抽走了。它先接住，接得又准又稳，大人不必乱。损失的，是那份"被拖进去"。

◆ 六、四种组合

大人和被读的孩子，各自可以在"秩序"或"混沌"里。AI 恒在秩序。把人和孩子的态组起来，是四格：

大人稳，孩子也稳：没有什么要托，报告准，差别小，AI 好用。

大人稳，孩子在混沌：大人稳稳托着，或把托持交给 AI。孩子平复，话说清，长出来的是她一侧的旧东西。AI 越准越平稳，也越少新东西。

大人也在混沌，孩子在混沌，而且谁也没先收场：两边的三无同时缠着，无意义的第二层在两人之间同时启动，共有的新东西在这里出生。这一格里，报告准不准，影响很小。

大人在混沌，孩子倒稳着：大人把自己的乱，投到一个稳定的人身上，说"你变了"。这时候一份准确的报告，可以帮大人认出，乱的是自己。这是唯一一格"越准越好、对谁都好"的。

比如一位刚被裁员的父亲，总觉得读高三的儿子哪里不对劲。报告说：一切如常。他这才发现，不对劲的是自己。

本编没有一边倒。AI 在第四格里，是一位诚实的朋友。

◆ 七、放电在先

还有一个可以检验的推论，跟"用了多少"无关，只跟"在什么时候"有关。

同样是一小时 AI 夜聊，发生在大人和孩子相遇之前的那一周，比发生在相遇之后，共有产出更低。

道理很家常：孩子的混沌，若在到达大人跟前之前，已经被 AI 接成了"有"，两人之间就没有留下尚未释放的东西。她聊完一小时，说"舒服多了"，睡了。大人面前的那个人，已经好了。

另一个孩子，跟乱妈妈笑完一小时，两个人多了一个词。

只有"时点"这一个变量，能把这两种情形分开。别的说法，都只随用量走，推不出时点。

◆ 八、一个交叉点，三路碰撞

用第一编立的方法，把这件事再从三个角度碰一遍。

核心的交叉点（价值 S3、意义 D1、信息 E2），落到里面，是价值里的"善"、意义里的"幸福"、信息里的"数学"：怎样对她好，怎样一起过得好，怎

样用数把人算准。AI 在"数"这一格强到极致，可它自己的三样，在一次相遇里全都已经定形。无人先收场，要两边的三样同时没定。

第一路，共价值。价值经前行、回写、跃层，落在三界。AI 的回写只回自己（离线重训），从秩序到秩序，不跃层。先收场者的回写，只落在被托者一侧：她平复了，说清了。无人先收场的时候，回写同时落在两个人的自我界，母亲的"我得撑住"和女儿的"我得合群"一起松动，新的秩序（口令）在两人之间长出来，不属于任何一方。

第二路，共意义，就是上一节的放电在先。

第三路，共信息。AI 越准，对已经成形的东西，误差越小。可是三无被一句贴心话接成"有"的时候，那串乱音里尚未成形的东西，就散掉了。误差可以外包，损耗只能靠两个人一起乱来减少。三家报告的误差一样小，只有一家留下了"里以里"。

只看同位的三套，会落回三种老说法：一方稳、一方乱的"托持"，反馈慢慢收敛的"稳定点"，越托越耗神的"托持耗神"。它们都默认有一方先稳。

三角里拆出来最合适的这一套，机器的跑道偏偏是另外一套：准确预测人会怎么选。本编要的"善·幸福·数"，是两个人谁也不知道什么对她好，一起莫名其妙笑起来，再把两种产出分开数。只计准确度、时期和产出，不把人算成数字。

◆ 九、两个时间尺度

最后交代时间。

一刹那，管"读懂一次"：一声"唉"出来的时候，AI 有没有抢在大人前面。

长年，管"读人的功夫和关系的土壤"：多少年里，都是 AI 先接，人"会一起乱"的能力会不会一点点萎缩。

两样互相托着：长年的土壤厚，一刹那的同停容易发生；一刹那的同停多了，又积成土壤。AI 在两个尺度上，同时剪了一刀。

一刹那的身体机制，第四编细写。长年土壤的熟码问题，第七编细写。本编只写 AI 对这两样的剪。

> **带走的话**
>
> **AI 越准，孩子好得越快，而两人之间能冒出的新东西越少；极不准的 AI 反倒像没有 AI。两条线，在半路交叉。**

◆

68

第 68 章

最近的邻居，都有一个人先站稳

接下来几章，请几位邻居上桌。他们谁也不是靶子，每一位都说中了一部分。先写他们说中了什么，再写他们和本编分手的地方。他们的共同点是：变量都是秩序里的东西，可靠度、使用量、监视、技能、规则；都默认有一方先站稳。本编的变量，是谁先收场。

◆ 一、人工亲密：机器永远在回应

有一种批评认为：机器给的是没有代价的陪伴。它没有利害，不会累，不能脆弱。人因此对彼此的要求越来越少，退出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也退出了彼此的脆弱。

这比"AI 是更好的托持者"强得多。本编把它的前半全收：AI 确实抽走了相互脆弱的机会。

分手的地方有四处。

第一，剂量。这种批评推出，陪得越多、越像人，损失越大，跟准确度无关，甚至更不准的 AI 会更糟：因为更不令人满意，要陪更久。本编推出：同样的使用时长，共有产出随准确度单调下降，极低准确度的 AI，不低于没有 AI。

第二，一侧产出。批评推出，被读的孩子这一边也受损，更孤独，更依赖。本编推出：一侧产出随准确度上升，孩子确实好得更快；受损的，只是两人之间共有的那一块。

第三，损失放在谁的态上。批评把损失放在机器的属性上（没有利害）。本编放在大人的态上：同一款"没有利害"的 AI，同样长的使用时间，读完报告仍然能乱的大人，共有产出不降；读完就"有数"的大人，降。

第四，时点。同一量的夜聊，放在相遇前一周，比放在相遇之后，共有产出更低。这种批评推不出这一条。

◆ 二、时间被挤占了吗

还有一种说法：媒介占用了时间，所以人与人的时间少了。

它说中的是，时间总量有限。本编分手的地方，是时点：同样的一小时，放在相遇之前，和放在相遇之后，结果不同。只讲"挤占多少"，推不出这一点。

◆ 三、自动化反讽：越可靠，人越退场

这位邻居说的是工厂和驾驶舱里的事：系统越可靠，人越少亲手去做，手艺越生疏，真出了事的时候，偏偏最需要人，人却最不行。

它说中了很重要的一半，本编全收。

不过它有窄义和宽义。窄义是：机器偶尔出错，人没发现。宽义是：机器越可靠，人越退场，越失去手艺。

窄义，本编已经分出去了：本编的害处，机器完全正确时也有。

宽义，要认真拆。宽义推出的处方是：可靠度高的时候，只要定期安排人来接手、练手，手艺和介入就会回来。

本编的预测，在这里正好相反。

第一，本编里的人，根本没有退场。看着孩子每周摘要的父亲，比从前更勤。有一位父亲，每晚把孩子的 AI 情绪报告一条条核对一遍，越核对越放心，

越没有跟孩子一起失过一次形。人在场，勤快地在场，只是先收了场。所以"退场"这个词，在这里不对。

第二，定期接手，照计划进行，仍然在"有"的一边。大人每周日晚上定时、按流程、认真地和孩子谈一次，不看摘要，只当面问，这很好，可以防住很多事。但本编预测，它不能恢复共有产出。要恢复，不是大人"练过了"，而是大人在相遇里，真的失过一次形。

第三，给交托型的家长再加一道"每份报告都核对"的程序，自动化自满那一说，预测共有新东西会回升。本编预测不回升，甚至更少，因为核对还在"有"那一侧，人更稳了。

再补一句，免得误会。这一族里还有一个方向：可靠度低的自动化，反而让人保持在场。这一点，本编同向，也有分叉。

同向的是：很不准的 AI，大人不放心，亲自下场，往往留下了无人先收场的机会。

分叉的是：他们说，那是因为人的手艺被逼着练了。本编说，那是因为 AI 递过来的收场不可信，大人没有拿。判别很具体：一位手艺满分的大人，面对一个中等准、很稳的 AI，仍然会拿；一位手艺很一般的大人，面对一个明显说错话的 AI，反倒不拿。拿不拿，跟手艺关系不大，跟那个收场靠不靠得住有关。

◆ 四、技能退化了吗

这一族里，有一个更近的说法：技术接手了照护之后，人会失去照护的实践能力。

本编的"拿掉 AI 也回不来"，听起来像它，但萎缩的不是同一样。

被 AI 接过手的，是照护的技能：怎么劝，怎么煮粥，怎么看出孩子发烧。这些技能完好，拿掉 AI，一学就回来。

萎缩的，是"一起不知道"的能力：手里的活停了、话说成半句、让那一下留着的能力。

区分办法很具体：找一批家长，照护的技能打分，满分；再看他们下一次窗口来时的共有产出。技能退化说预测，照护技能好，就该恢复。本编预测，技能完好，共有产出仍然偏低。

◆ 五、关系学派，以及"AI 当第三方"

有一派的看法，是一路走过来的。起初说：帮助者也带着不安进场，也被对方改写。后来说：单向的"做者与被做者"必须批评，双方都要向一个"第三"让渡。再后来说：帮助者自己走神、身体的感觉，也是材料，新东西是两人共同生成的，不属于任何一方。最后说：转机发生在"此刻"：双方惯常的相处同时被打破，都不确定，帮助者拿出一个带自己签名的真实反应。

它们说中的，正是本编想说的：双方都被抛出，新东西不属于任何一方，不能靠技术性的回应。

本编分手的地方，是每一个版本里，都有一方先收了场。互相分析里先停下来的那一位；"第三"里先承认失调的那一位；走神被先说成话的那一位；"此刻"里先拿出真实反应、并且为了把事情收住的那一位。凡有一方先收场，长出来的是拼合的新（一方的说法嫁接到另一方），或单侧的新。

现在有人提议：让 AI 来做那个"第三"。一个中立的、稳定的见证者，让两人之间有东西可依。

本编的回答：这个"第三"，是相遇之前就定好的。它不是两个人当场共同生成的。它的反应也不是带签名的真实反应，它可以重置，重置了就一无所有。它还抢在两个人前面命名，等于把"先收场"制度化了。

预测因此是：AI 当"第三"的家庭，共有的新东西少于没有 AI 的家庭里、大人偶然失了形的那些相遇。这个"第三"越准越中立，越少。

这一派推出，帮助者的真实反应质量越高，转机越大；AI 的反应质量，比人更贴切更及时，转机应该最大。本编的推出相反：AI 的反应排在人前面，把大人的反应降成"跟随"，被读者的获益进入一侧产出，不进共有产出。

◆ 六、镜像游戏与一起造意义

还有两种说法，近在眼前：两个人在镜像游戏里，不指定谁领，动作反而最流畅；意义是从互动里长出来的，不归任何一方。

它们说中了：无领者最顺，意义不属于一人。

分手的地方在于：这两个场景里，两个人都在秩序里协作，做着一件定好的事，镜像也好，聊天也好。没有领者，不等于失了形。长出来的是流畅，不是新。

所以本编推出：流畅与共有的新东西，方向相反，越顺越少新。反过来，有一方是领者（母亲先开了口），只要两边都已经同停，共有的新仍然可以出现。AI 的陪伴聊天，恰恰是最流畅的一种。

◆ 七、阈限、心流、即兴，和游戏

还有几位邻居，在更远的地方。

人类学里说，成人礼、毕业礼一类的时刻，人会进入一段"不在原来的结构里"的共同的时间。本编同意，转弯期正是这样的一段。分手的地方：这一类仪

式，总有一位站在外面、主持的长者。本编预测，长者本人也被卷进去，事后在行为上也失过形的那些过渡，长出的新东西最多。

一个毕业晚会，班主任也哭得语无伦次。那一届的学生，后来一直保留着一个班级暗号。

心流、即兴表演，说的是"接受并加码"，技能和挑战匹配。这是有目的或有规则的接话，每一轮，都有一个人先接。AI 当搭档，这一类都会变好，可是共有的新东西不会多。合作涌现、游戏也一样：规则先定好，玩家照规则玩。AI 可以是最好的玩伴，却做不出规则之外转出来的东西。

◆ 八、寒蝉与隐形支持

被监视的时候，人会少出声，这是寒蝉。本编只当辅证。判别办法：让孩子只跟私人的 AI 陪伴说话，家长拿不到任何数据。寒蝉说预测，没有监视，就没有损失。本编预测，孩子对 AI 的倾诉量上升，一侧产出上升，家里的共有新东西仍然下降，因为先收场被前移了，不是因为被盯。

还有一项研究，说被支持的人察觉不到的支持效果更好。本编同意：不读出、不贴标签的，确实少伤人。分手在可见度：这一说推出，支持越不被察觉越好；本编推出，大人失形得明明白白，女儿亲眼看见"妈妈也懵了"，共有的新东西反而最多。隐形而稳的支持，一侧产出好，共有产出少。

> **带 走 的 话**
>
> - **邻居们都说中了一部分，也都有一方先站稳；本编只多问了一句：谁先收的场。**

◆

69

第 69 章

乱了，不一定开得了场

◆ 一、一位累坏了的妈妈

前面几章说，大人要"跟着乱"。有人会立刻问：我每天累得东倒西歪，手里的东西常常掉，是不是已经很乱了？

先看一位这样的妈妈。娟姐是医院的护士，倒夜班，白天补觉不到四小时。儿子豆豆读初二，最近也是趴在床上，一阵没头没尾的哼哼，一阵又笑。

那天娟姐刚下夜班，钥匙掉了两次，水壶忘了关，听见儿子那声"唉"，她头也没抬，一边拧水龙头一边说：

「别闹了，先吃饭，吃完把昨天的卷子拿给妈妈看。」

她乱吗？乱得很。累，慌，记性差。可是你看她这一句：回到了家长腔，宣布了收场，安排了下一步。

她乱的是现实界：夜班、睡眠、杂事。这份乱没有打进她"我是谁、我该怎样当妈妈"那一层。它让她更急着抓住一个现成的办法，更快归类，更快收场。

◆ 二、乱在哪一界

这是本编特别要划清的一条线：**乱在哪一界**。

乱停在现实界的负荷上，杂事多了，累了，家里出了事但没打进这一次相遇，大人只会更冻结，更快归类。外乱越重，越需要一个现成的东西抓住。AI 的摘要，在这时是一根救命的绳子。

乱打进自我界，大人此刻关于"我是谁、我站在哪"的那一套被这次相遇松动了，才会和孩子一起进入混沌。前面那位刚被调岗的妈妈，不是因为活多，是因为她开始怀疑"我还行不行"。

这一条，把本编和别的几种说法分开了：乱不需要露底，也不需要和对方共担，不要求坦白，也不要求同病相怜。但这份乱，必须是自我界的乱。

◆ 三、行为码会骗人

所以，设计这类观察，不能只数"手里的东西掉了几次"。

掉东西、话说一半、走神，这些在两位妈妈身上都有。只看这些，娟姐和调岗的妈妈会被混进一组。

要看三样。一是在那一声"唉"之后，有没有出现过一个不是为了收场的、没头没尾的动作或声音。二是紧接着，有没有转出一个此前没有的新做法。三是事后，她愿不愿意说一句"那一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当这个妈"。

另外一个办法：把外乱的大人单独分出一组，和自我界之乱的大人、稳着的大人、交托给 AI 的大人，四组一起比。本编预测，外乱越重，共有产出越低，甚至低于稳着的大人；自我界被松动的一组，最高。这样一来，那种"负荷越重，越依赖刻板印象"的说法，就在自己手里出现了内部不一致：它推出所有"乱"的大人表现相近，结果却分成了两头。

◆ 四、演出来的乱不算

这里还有一类"像乱而不乱"。

现在有的陪伴系统，会给家长贴心的提醒："这时候你也可以对孩子说，你也不知道。"家长照做了，温柔地说："妈妈也不知道，我们一起想想。"紧接着，往往会补上一句："要不我们先试试这样？"

这是示弱，是照着脚本演出来的"不知道"，是已经读出来之后的一个决定。说这话的大人，其实心里有数，随后的建议和安排也马上跟来，他仍然是先收场的一个。

同样一句"我也不知道"，由一个真被撞乱的大人说出来，样子就不一样：说完以后，空了一会儿，没有下文，两个人就站在那里。

有一种说法认为，某些好的状态只能作副产品出现，刻意去追就落空。照它推，大人有意去乱，也会落空。本编的看法是：有意不抢着去稳住自己，是有效的，因为他确实不知道；没有效的，只是照脚本演出来的"不知道"。两说方向相反，这也是可以检验的。

◆ 五、乱进自我界，是什么样子

那么，乱进自我界，究竟是怎么回事？

调岗的那位妈妈，后来这样讲过：那一阵，她半夜醒来，想的不是"新部门怎么办"，而是"我这九年，到底是不是白干了"。她一向觉得自己是个靠得住的人，可忽然，这个"我"不太稳了。

这样的话，她没对女儿说过，也不必说。那一声"唉"，是在这个时候撞进来的，她手里的锅铲停下来，不是因为累，是因为她一时没有任何一个"妈妈该有的样子"可以拿出来。

这一类乱，有几个特点：不一定和别人讲，也不一定要对方同病相怜；它事后常常说得出来，说的是"我那一下，不知道我是谁"，而不是"我那一阵事太多"；它之后，往往会冒出一个此前没有的东西。

外乱的人，事后说的多半是"那天太忙了"。这一点，也是一个可以拿来分组的办法。

◆ 六、尴尬是怎么来的

把第二个例子，展开说一说。

乔乔趴在沙发上，冒出那一声。这一回，妈妈刚被领导训了一顿，回来的路上还在发慌。听见"里以里"，她一下子坐起来：

「怎么了？你又怎么了？是不是学校又出什么事了？」

乔乔愣了一下，把脸埋回抱枕里：「没事。」

妈妈也愣了一下。她想笑一笑，缓和一下，又觉得不合适。两个人都沉默了几秒钟，那几秒钟，既不是留着，也不是空着，像是各自在想怎么把这一下抹过去。

最后妈妈说：「那……先吃饭吧。」

你看，这里也停过几秒，也没有人先宣布收场。可是母亲的"乱"，是慌怯，是怕出事。她的乱里有一个方向：赶快问清楚。这个方向，一下子把女儿推回了原来的位置。

停，不等于同停。停得久，也不等于。要看那一段停里，有没有转出一个此前没有的东西，而不是退回一个现成的问句。

◆ 七、同停却散了

两个人一起停住，并不保证长出好东西。也有一种情形：两个人一起乱了，谁也没先收场，最后什么也没长出来。

看三个日常的例子。

第一个，两个人的乱都是真的，手上却没有共同碰着的东西。一位父亲刚被通知去外地工作，孩子刚被同学孤立，两人在饭桌前各自出神，隔了很久，谁也

没说话，各自回了房间。他们乱，可是没有一样东西同时碰着两个人，乱没有地方转，就散成回避。

第二个，一边的乱打进了自我界，一边只是外乱的慌怯。女儿的"唉，里以里"，换来母亲一个紧张的"怎么了？你又怎么了？"，母亲的慌里没有松动，只有害怕，两个人都觉得尴尬，笑了一下，岔开了。

第三个，两个人都松动了，手上也有东西，可这家人多年来，所有的难事都交给了专业的人和 AI。窗口来了，他们乱了，可是没有长年一起乱过的底子，乱的时候接不住，吵了一架，崩了。

三个例子，缺的东西各不同：缺共同碰着的东西，散成回避；缺自我界的乱，散成尴尬；缺长年的土壤，散成崩。

◆ 八、三个条件，分属三界

所以，同停要转出共有的新东西，需要三个条件，分属三界：

自我界：两边的乱，都打进自我界，都在松动。

现实界：两个人手上、眼前有一件共同碰着的东西。一块湿掉的纸，一辆自行车，一条鱼，一把拧不开的盖子。乱要有地方转。

长年（理念界一侧的土壤）：多年一起乱过的积累，让这一刹那的乱接得住。土壤薄的家，一刹那的双乱，多半崩散。

缺哪条，散成哪种，前面三个例子已经说了。AI 对三条都有影响：它让自我界的乱少发生，让共同的东西被一句话收走，让长年一起乱的次数变少。

◆ 九、倾诉与被看穿：说的是哪一项

这里还要对着第八编，把一件容易搅混的事说清。

第八编讲，人又渴望又害怕被读懂，稳而准的读者，容易引来被看穿感。本编说，越准的 AI，孩子的倾诉越多。这两句，会不会打架?

不打架，因为它们说的是两项不同的东西。

倾诉量，是孩子往外说的多少。对 AI，她说得多：它不下结论，不带回日子里，不会翻旧账，不会变脸。

被看穿感，是人觉得"他对我下了定论，而且这个定论会落回我的日子里"，想躲。这一项，主要朝着那位拿着报告、心里有数的大人。孩子对 AI 的倾诉越多，家长手里的摘要越准，孩子对"拿着摘要的大人"的被看穿感，也可以越强。

所以：准而稳的一方，让人倾诉增多，被看穿感也增多。两样可以并存，因为一个朝着 AI，一个朝着会把结论带回来的人。如果 AI 的记录被孩子知道会交到家长手里，孩子对 AI 的倾诉也会变少，被看穿感也会朝向 AI。

带走的话

- **乱了不等于开场。乱在现实界，人更急着收场；乱进自我界，才可能和对方一起停住；同停要转出新东西，还要有一件共同碰着的东西，和多年的土壤。**

◆

70

第 70 章

五位对手

◆ 一、罗森伯格：先稳住自己的四步

先说说《非暴力沟通》。

他说中了很多：观察和评论分开，说出自己的感受和需要，请求不是命令，先对自己共情，再去共情对方。本编全部接受，这四步在家里太好用了。

分手的地方在顺序：四步要求说话的人先认清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也就是先站稳，再去托对方。可是转弯期里，常有这样的时刻：说话的人连自己需要什么都不知道。把这份"不知道"原样带进相遇，反而是共有新东西的入口。

所以判别是这样的。他推出：家长的四步做得越熟越稳，各家效果一起提升。本编推出：孩子稳定的日子里确实如此；到了转弯期，四步越熟、越稳的家长，孩子一侧平复得越好，家里的新约定、新词越少；失形的时候说不出四步的家长，共有的新东西最多。

一边是"我感到担心，因为我需要你安全"，一边是"我也说不清我怕什么"。

◆ 二、巴雷特：建构发生在一个脑里，还是两个人之间

巴雷特说，情绪没有固定的面孔指纹，是在当下，依身体信号、概念和情境建构出来的；情绪的粒度越细，调节越好。她把读脸这件事拆得很干净，本编全盘接受。

分手的地方，在建构发生的位置。她的建构发生在一个脑里，用已有的概念组织身体信号，从"有"到"有"。本编认为，还有一种建构，要两边已有的概念同时失灵才发生：一家人的新情绪词，是两个人一起乱出来的。

她推出，AI 给的情绪标签越细，家里的情绪词汇越丰富。本编推出，标签越细，家里用的现成词越多，自创的词越少；自创词几乎都出现在无人先收场之后。

后来"里以里"在这家，就是"乱得有点开心"的意思，任何词典里都找不到。

◆ 三、祖博夫：采掘之外，还有交托

祖博夫写的是监控资本主义。平台把行为的剩余做成预测产品，把人推向可预测，她要求人有"对未来时态的权利"。本编很敬重这件事。

分手的地方是药方。她的药方在所有权与政治，差别按平台分。

本编想指出：换成一个本地的、零广告的、开源的陪伴 AI，它照样永远备着一个现成的收场，人照样把先收场交出去。平台改变的，是谁在采掘，改变不了先收场前移了多少。

所以判别局面是：她推出，差别按平台性质分。本编推出，共有新东西这一层，平台之间差别小；按"孩子在不在窗口"和"大人先于相遇有数，还是无人先收场"分开的差别大，并随准确度扩大。两位父亲，一位用商业的陪伴 App，一位用本地开源的，都说"有它陪着我放心"。

◆ 四、科辛斯基与同事们：机器赢了什么

2015 年，尤尤、科辛斯基和斯蒂尔威尔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只靠数字足迹里的点赞，机器给出的人格判断，10 个赞胜过同事，70 个赞胜过朋友，300 个赞胜过配偶。

本编正面接受。这是实打实的结果，人读人里，确实有大量的投射。

◆ 五、他们的比赛，比的是哪一格

分手的第一处，是准绳。他们的准绳，是本人的人格自评，是理念界里一套已经成形的东西，秩序态。足迹，是现实界里已经成形的痕迹。比的是：谁更准地拟合一个人已经成形的"有"。这恰好是稳定的托持者要有的那份知道。机器赢，是结构上必然的。

本编把这个比赛，叫做单混沌的比赛。

分手的第二处，也是题里要的三个回答。人读人，有哪一维是机器原理上进不去的?

第一，进不去的是**无人先收场的失形**：那份会乱、会和对方一起不知道的能力。

第二，为什么进不去？按前面的三件事判：机器没有无目的的那一段，转不出已有做法之外，每个输出都能回滚，它的价值、意义、信息，在一次相遇里已全部定形。所以最多只有对方一侧在混沌，点赞再多，补上的是"有"，补不上"乱"。

第三，人和 AI 一起读人时，两人之间还剩下什么，只能由人发生？AI 托住"有"，人负责乱进去，和对方一起长出两人共有的新东西。

◆ 六、一批夫妻

分手的第三处，他们比的是"配偶的平均"对机器。本编比的是配偶与配偶，按对方的态和配偶自己的态分开看。

分手的第四处，他们的准绳只有一类产出，与自评一致。本编把产出分成一侧与共有：对方在窗口里的时候，**拟合度本身就是一个反指标**，因为对方正在变成自评里没有的人。

于是有这样的判别局面。一批夫妻，一方刚退休，或刚确诊。

他们的说法推出：参考机器报告的配偶，判断向机器靠拢，对方的好结果也随之上升，跟谁乱不乱无关。

本编推出：对方稳定时如此；对方在窗口里，出现反转。参考报告、心里有数的配偶，对对方旧自评的拟合度上升，对方平复更快，两人新的共同计划几乎没有。自己也乱了的配偶，拟合度下降，两人却冒出了谁也没提过的计划。

妻子刚退休，报告写"宜静不宜动"。一位丈夫据此稳稳安排。另一位丈夫自己也慌了，手里的杯子盖拧不上，水洒了一桌，两个人笑完，定了去一座没名字的山。

◆ 七、佩尔多莫：预测会改写被预测的人

佩尔多莫等人 2020 年提出"表现性预测"。预测一旦拿去做决策，就会改变被预测的分布。反复重训，会收敛到一个"表现性稳定点"：预测和它造成的结果互相吻合，未必最优。

这在数学上证明了本书最根本的一条：读，会改写被读的人。本编全盘接受。

陪伴 AI 本身就是一台表现性预测器。它预测"她此刻需要什么回应"，回应又改变她下一次怎么表达。落在本编的话里，这个稳定点就是：被托者的表达，越来越落进托持者已有的接法，也就是单混沌的定点，一侧产出最大，共有产出最小。

◆ 八、有状态的扩展，吸收了什么，吸收不了什么

分手的地方，要说得谨慎。

这套理论里，映射只依赖模型的参数；收敛的条件，是映射对参数足够不敏感。可是它的所有用武之地，学校、家庭、门诊，模型的输出都是**经人手**才到被预测的人那里：家长、老师、医生读了报告，再做事。经手的人的态，其实在映射里，却不在公式里。

有人会说，那就把经手者的态加进去。这当然可以：让映射随时间变，或依赖前一个状态，已有的扩展处理过类似的事。本编并不认为这是在打这套理论的脸，更像是建议它多加一个状态变量。本编欢迎这个变量，也欢迎有状态的扩展。

那么，扩展吸收不了的，是哪一处？

扩展能吸收的是：转弯期里，同一个模型参数下，被预测的人的分布，随经手者的态分开。经手者稳（含交托给 AI），表达收缩到模型已有的类别，敏感度小，收敛，越准越快；经手者乱，无人先收场，分布先漂移。这些，加一个态变量，都能写进去。

吸收不了的，只有一处：**漂移之后，落到哪里**。

本编预测，在经手者乱的那一组里，分布会先漂移，再跳到一个模型原先的数据里密度为零的新做法上，比如一个从未出现过的词、一首自己编的歌。扩展可以预测"这一组的分布更宽，更不稳"，却预测不出"宽出去的那一块长什么样"，因为它的内容，事先不在任何训练的范围里；模型要等它出现之后，才能把它收进类别。

这也不能当作噪声平均掉：跳出来的东西是有结构的，不是方差。

所以，这一节的话说得很小：本编不说它的理论错了。本编说，它加了态变量之后，它就要承认，转弯期里的稳定点，不止一个，或者根本没有一个。可以检验的形式是：同一个参数下，按经手者的态分组，如果乱的一组里，在训练范围之外出现了新的集中处，而稳的一组没有，那么任何只靠参数、或只靠被预测者自己历史的映射，都拟合不了。

◆ 九、策略性反应，不是这回事

还有一种扩展，让被预测的人对模型作策略性的反应，分布的移动取决于参数和反应成本。

经手者的态，不是被预测者的策略，也不是一个反应函数。失形的那一刻，人连自己要怎样反应，都还没定。所以判别是：在参数和反应成本都相同的两组里，策略模型预测分布移动相同，本编预测按经手者的态分开。

再回到那个有人被"保持平稳陪伴"提示着的班主任。

一个学生，父母刚离婚，课间趴在桌上，哼着一串谁也听不懂的调子。一位班主任照系统提示"保持平稳陪伴"，轻轻坐在旁边，不说话。另一位班主任，也哼不成调地接了两句。两个人笑了，学生说："这是我编的歌。"第二天班会，多了一个"乱唱一分钟"。

> **带走的话**
>
> - **科辛斯基们证明了机器更会拟合"有"；佩尔多莫们证明了读会改写人。两件合起来，说的正是本编：机器托得住"有"，补不上"乱"。**

◆

71

第 71 章

读孩子，读同事，读最亲的人

◆ 一、四步，和三种感觉

AI 已经在了，这不是可以选的事。问题是：人怎样和它一起读人。

下面三条路，读孩子、读同事、读最亲的人，各走四步。

第一步，认出窗口。生活的结构在变，没头没尾的声音和动作变多了。窗口外，放心用。

第二步，把"有"交给机器。作息、成绩、排期、睡眠、风险提示，让它盯，它盯得比人好。

第三步，不把先收场交给机器。不拿它的摘要给自己定心，不照它给的话术开口。

第四步，让那一下留着。不去抢着接成一句话，等两人之间冒出一样谁也没提过的东西。

三条路，各落一种感觉：读孩子靠听觉，读同事靠视觉，读最亲的人靠触觉。三种感觉是最原始的读人办法，也是最后留给人的。

◆ 二、读孩子：别让 AI 替你稳

回到乔乔家，回到那一声"唉"。

认窗口。 换班，换学校，家里出了事，孩子乱哼、乱笑、发呆变多了。不在窗口里，学校的报告和陪伴 AI 放心用。

把"有"交给机器。 作息、成绩、风险提示，让它盯。如果孩子露出自伤的迹象，照"有"处理，赶快找专业的人。这一类事不能等孩子"自己转出新东西"，人乱在相遇里，不乱在责任上。

不交托。 孩子有 AI 陪，不等于你可以不乱。摘要让你"心里有数"的时候，先把这份有数放下，别在相遇之前看。

让那一下留着。 她"唉，里以里"，你要是也不知道，别急着接成一句话。跟着唉一声，等那个两人都没想到的东西。

听觉是这一条路的门。那一声里，有起伏，有拖长，有笑起来之前的一口气。你听到的，不是一个"累了"的标签，是一个还没有名字的东西正在发出声音。

最容易滑下去的地方，是那句话："有 AI 陪她，我放心了。"

可以自查两件事：这学期，家里有没有冒出新词、新玩法、新约定？有没有一次，你在孩子面前，手里的东西停了，话没说完？

◆ 三、孩子的那句"没事"

孩子的那句"嗯，我没事了"，要听得仔细一些。

有两种"没事"。一种，是她自己慢慢缓过来的，缓过来以后，话多了半句，或者莫名其妙地笑了。另一种，是被一句话接住以后，立刻收了场：AI 说了一句贴心话，她说"嗯，好了"，转身去洗手。

两种都叫"没事"，前一种之后，家里常常多出一点什么；后一种之后，一切照旧，什么也没多。

大人听见"没事"，不必追问，也不必拆穿。只需要记一件事：是谁先说的"没事"，是在哪句话之后。

◆ 四、读孩子，累坏了怎么办

有的大人，是娟姐。

她不是不想乱，是外乱太重，每天刚够把日子撑住。对她，这一条路径不是"硬去乱"，那样会变成演出来的乱。

她能做的，是别在已经很累的时候，再多收一次场。比如这一晚，她把"回去先吃饭、拿卷子来"的那一句，晚说三分钟。哪怕只是站在那里，让那一声"唉"多留三分钟。

三分钟，不是技巧。它只是把"停多久"，从零，拉到三分钟。

◆ 五、读同事：项目救不了的那一晚

老范是一个做了十年的设计师。公司的 AI 会议助手，每周一给主管一份团队摘要，上面写着：老范，参与度下降，离职风险上升。

他最近常对着屏幕叹一句："唉，这日子。"主管宋工不知道他家里出了什么事。

认窗口。 摘要显示的东西，只当作"他可能在窗口里"的一个记号，不当作对老范这个人的结论。

把"有"交给机器。 摘要用来调排期，用来看谁的活太多，不转给老范看，不拿它去谈话。

不交托。 不照 AI 教练给的"稳定共情话术"去谈。

让那一下留着。 一个周四的晚上，客户把项目方案全盘否了。宋工拿着白板笔，在板前站了很久，写了又擦，笔帽掉在地上。老范盯着白板上那一块擦不干净的灰，两个人谁也没说话。

然后老范伸出手，在那块灰上画了一个圈，说："要是不做这个，做这个呢？"

那个方向，谁也没提过。

老范什么私事也没说。不必露底，也不必共担。

视觉是这一条路的门：目光落在哪里，落在一块擦不净的灰上。

◆ 六、同停却散了：另一个周四

还有另一个周四。

另一个团队，同样的客户，同样否掉了方案。主管也在白板前站了很久。可是那个同事，只是外乱：房贷、孩子上学、昨晚没睡好，他整个人都紧绷着。

主管的笔帽掉在地上，他赶紧弯腰去捡，嘴里说："宋工，您别这样，我没事，我这就去改。"

白板前站着两个人。一个真停了，一个只是慌。慌的那一个，抢先说了一个现成的词："我去改"，回到了原来的角色。那一晚，没有圈，也没有新方向。

这没有谁对谁错。缺的是：同事自我界里的那一块，没有被这一晚碰到。有的晚上，就是这样过去的。

◆ 七、读同事，别做一个永远镇定的主管

最容易滑下去的，是做一位永远镇定的主管。

AI 教练告诉你，团队最不安的时候，你要稳，要有话术，要显得"一切都在掌握"。你照做了，团队也确实更平静。

可以自查一件事：团队里，"不知道是谁先想到的"方案，这一年是多了还是少了？

提醒一句：这里说的是项目否决那样的、双方都真被撞到的晚上。平常的周会，就按周会来。

◆ 八、读最亲的人：一起走岔一条路

梅姐刚退休。老卓和她过了二十年，一直觉得自己最懂她。那天，健康App 弹出一份睡眠周报：长期失眠，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他竟不知道。

认窗口。 "这件事我不知道"，这句话本身，就说明她在窗口里。

把"有"交给机器。 睡眠数据让机器盯，就医照常。

不交托。 不让她的 AI 助手替你陪聊；不拿这份报告，给自己一个"我懂了"。

让那一下留着。 "我最懂她"，是二十年的秩序，被撞到的时候最疼。

周六早上，梅姐穿好鞋站在门口，说："我想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老卓手里拿着保温杯，盖子拧了两遍都没拧上，水洒在手上。

两人开车去了郊外一座没名字的山，没带路线，在岔路口一起站住。他的手抬起来，又放下。谁也没先说往哪走。最后选了一条没人走的小路。

后来每个月一次，叫"没名字的山"。

触觉是这一条路的门：手上的水，抬起又放下的手。

◆ 九、如果她不想去呢

读最亲的人这一条，有一个常见的疑问：如果她不想去那座山呢?

那也没关系。窗口里的事，不是非要出门，也不是非要"做点什么"。老卓要是看到她站在门口穿着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把保温杯放下，在她旁边坐下，一起看了半天鞋，这一会儿，也是同一件事。

不要把这一条，读成"制造惊喜"。惊喜是设计出来的，设计的人，是先收场的那个。

◆ 十、长年的土壤，和刚丧偶的老父亲

这一次能乱得进去，靠的是二十年里，两个人一起失过形的那些次数。它们是土壤。

交给 AI 托的年头越多，这层土壤越薄。一个人，要是二十年里所有的难，都是被一句贴心的话先接走的，到了窗口真来的那一天，他不是不想乱，是不会了。

读刚丧偶的老父亲，同理。他夜里坐在阳台上，一声不吭，或者忽然说一句"你妈那条围巾，还在不在"。AI 可以提醒他吃药，提醒他睡觉；围巾那一句，该是儿子女儿接。接的办法，不是回答"在"，而是陪他把那一阵坐完。

◆ 十一、对老师、父母、管理者，和你自己

题目里，列了几种人。各给一句。

对老师：转弯期的学生，一个"唉"，不一定是要你讲课。别急着把它接成"我们来聊聊"。允许自己有一次，在学生面前说不全一句话。

对父母：别在相遇之前看摘要。把"有数"放到相遇之后，留给自己。

对管理者：AI 给你的团队画像，用来排工作，不用来对人下结论。每个月，留一个没有议程的十分钟。

对你自己：你不用做一个永远镇定的人。你只需要在一年里，有那么几次，没来得及先收场。

最后，三条路径通用的一句自查：**两个人之间，有没有出现一样谁也没提过的东西**。

单方面"更懂她了""更懂孩子了"，不算。那是一侧产出。

带走的话

- **把"有"交给机器，把先收场留在手里。孩子靠耳朵，同事靠眼睛，最亲的人靠手，三样都是身体先到场，话后到。**

◆

72

第 72 章

把稳交给机器，把乱留给人

◆ 一、一个能把各家分开的大实验

前面几章分开谈了许多事，这一章把它们收到一个设计里，只有本编的说法才推得出。

设想一个年级。有转弯期的学生，也有稳定期的学生。托着他们的，有三种：AI 陪伴（至少极低、中、高三档准确度，学校随机分配不同的版本，风险信号照"有"处理）；稳着的大人；会跟着失形的大人，按行为来判，不按自述。

还有一类，是第五章说的外乱重的大人，单独成组，不和失形的混在一起。

分开记两样产出：一侧产出，共有产出。再记三个先收场的标志：报告是不是先于相遇，现成的词是谁先说的，谁先宣布了收场。

◆ 二、他们推出什么，我们推出什么

托持说和题里所列的几位对手，大致推出：一侧产出和共有产出同向；AI 好于稳大人，稳大人好于乱大人；AI 越准，两类产出都越高；大人失形和坏结果相关。

本编推出的，是另一幅图。

一，稳定期，各组差别小，AI 越准，差别越小。

二，转弯期，两类产出分开走。一侧产出：AI 不低于稳大人，稳大人不低于乱大人。共有产出：自我界之乱的大人，高于稳大人，高于 AI；外乱重的大人，不高于稳大人。

三，AI 组内，准确度越高，一侧产出越高，共有产出越低，这就是交叉。极低档的共有产出，不低于没有 AI 的基线。

四，**先收场前移**：报告先于相遇，现成词是 AI 先说的，孩子听了 AI 的话先收了场，这三项出现得越多越早，共有产出越低。三项都没出现的，也就是大人没有拿 AI 递过来的那个收场，哪怕 AI 在场，共有产出也回升到失形大人那一组的水平。

五，放电在先：同样一量夜聊，放在相遇之前一周，比放在相遇之后，共有产出更低。

六，转弯期里，同一个模型参数下，被读者的分布随经手者的态分开，而且乱的那一组，会漂到训练范围之外。

七，长年：孩子和高准确度的 AI 陪伴相处满一年的家庭，大人和孩子一起失形的次数少了；下一次窗口来时，即使把 AI 拿掉，共有产出仍偏低。

八，分化：共有产出的方差，主要落在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不落在读者与读者之间。

◆ 三、只有本编推得出的

上面八条里，有几条是别人推不出来的。

第二条的"双分离"，一侧升、共有降，寒蝉效应推不出（无监视时照样发生），自动化自满推不出（机器全对时也发生），人工亲密批评推不出单调下降和极低档的回升，也推不出放电在先。隐形支持推出的方向，在"大人明明白白失形"这一格上相反。

第四条的前移，第五条的时点，第六条的经手者分裂，第七条的"拿掉 AI 也回不来"，都只有本编推得出。

删掉"无人先收场"，两类产出就没有理由分开走。

◆ 四、分化，落在谁身上

技术变迁的老故事是：技术让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越拉越开。AI 读人越准，会读人的人越占便宜，老手比新手更占便宜。

本编把这个故事拆成两半。一半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化，它说中了秩序期的事：与 AI 互补的技能，在秩序期更值钱。

另一半是同一个人，不同时期之间的变异，这是本编推出的。判断干练、经验多的老手，在窗口里，落在"先于相遇有数"的比例，不低于新手，因为他们最容易心里有数。

一个资深的心理老师，一听叹气就有数；一位新来的年轻老师，自己也懵，和学生一起想出了"在作业本角上画个圈"的约定。技能互补说预测读者之间的方差随准确度扩大，且老手占优；本编预测，共有产出的方差，主要落在同一读者的不同时期。

所以一个人今天读得好，不能保证明天读得好。明天是不是一次窗口，要看这一次，他有没有先收场。

◆ 五、本编怎样会错

本编的话，什么时候该收回？

其一，要是哪天看到：转弯期里，行为判为失形的大人那一组，共有的新东西不多于、甚至少于稳托组。那无人先收场就错了，托持说胜。

其二，要是哪天看到：陪伴 AI 越准，共有的新东西不降反升，或一侧产出与共有产出始终同向。那交叉就错了。

其三，要是哪天看到：极低准确度的 AI 里，共有产出仍低于没有 AI 的基线，且与高准确度档没有差别。那本编与人工亲密批评分开的这条预测错了，剂量机制要重写。

其四，要是哪天看到：同一量的 AI 夜聊，放在相遇之前与相遇之后，共有产出没有差别。放电在先错了，先收场前移不是机制。

其五，要是哪天看到：让 AI 加入随机，或照脚本说"我也不知道"之后，共有的新东西回升到真失形的大人那一组的水平；或系统开出的"你也可以不知道"，与家长真乱，产出一样多。那"机器原理上进不了无人先收场"就错了。

其六，要是哪天看到：转弯期里，敏感度不随经手者的态分开；或者分开了，漂移之后的落点，完全落在原来的范围内。那表现性预测无需引入第三方的态，也无需承认落点在范围之外。

其七，要是哪天看到：外乱重的大人那一组，共有产出和自我界之乱的大人一样高。那"乱在哪一界"这条线就错了。

上面七条，只要哪天看到其中一条成了真，这一编对应的那一处说法，就错了。

◆ 六、机器那边，该怎么设计

最后，一句给做这类产品的人。

不是让 AI 变笨。是让它在窗口里别抢先。比如，在孩子刚刚冒出一串乱音的时候，不立刻接成一句话；摘要不在相遇之前推给家长，而是留到相遇之后；不替家长写"你也可以说你不知道"的脚本。

这样的设计，会让一侧产出略降一点，而且短期里，用户会觉得"没有从前贴心"。这是代价，不要假装没有。

◆ 七、把九编放在一起

回头看一看，这本书走了九步。

第一编说，读有四层：认、伪读、读、新读；最高的那一层，出在两个人同时停住、谁也没先回来的那几秒。

第二编说，机器手里握着复制，狗手里握着节律，人里头的稳者手里握着角色，都是退路；没有人握着退路的时候，那一步才算真落了子。

第三编说，四句老话替读者先站好了位置；"日久见人心"有时并不是看见了心，只是等到期限，照着老话翻一次。

第四编说，一次读懂，发生在那页湿了的纸前面，谁也没缓过来的几秒里，不在先缓过来的人替两个人说出的那句话里。

第五编说，误读是先收场的人定下的；外面的乱只会让人更硬，乱打进自己那一界，名号才会松开。

第六编说，读人的功夫一圈一圈长，每一圈都长在肯和那群人一起不知道的时候；示弱却不乱的人，来找他的事越来越多，种类却不长。

第七编说，越亲近，两个人越早排好了遇事谁先站稳的轮值表；可靠变成了可预测，你就变回了它。

第八编说，人怕的不是被看穿，是被一个不为你乱的人看穿。

到了第九编，问题换成了：AI 也能读人了，人还要不要读人。本编的回答是：要，而且正因为它越来越准，需要由人来读的那一段，反而越来越分明。

◆ 八、社会尺度上的一句话

把眼光从一个家拉远一点。

AI 越准，人越少一起乱；每个人都被托得越好，人与人之间共有的新东西就越少。

在这个意义上，"会读人"从前是一个人的本事，今后越来越是一对人的事：这一对人，还敢不敢一起不知道。

所以，有人担心的"人与人之间读人能力的分化"，在这里要换一个问法：不是谁更会读，而是同一个人，有的时候能留得住那一会儿，有的时候留不住。分化主要发生在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之间。

◆ 九、两句话

全书的两句话，现在可以回头再说一遍了：

读人，不是任何时刻都要读出意义、读出价值、读出信息。

读人，很多时候恰恰是要"读不出东西"，而"读不出东西"，才是"读出新东西"的根基。

在 AI 之前，这两句话是一种提醒。有了 AI，它们变成了一种分工。

机器永远读得出。它每一刻都读出来，每一刻都备着一个现成的收场。这是它的长处，也是它的边界。

人有一件机器没有的东西：他能读不出。他能在一个孩子的那一串乱音面前，什么也读不出，手里的锅铲停在半空，不知道说什么，不去收场。

这不是失败，也不是空档。这是两个人一起不知道的那一会儿，是新东西出生的地方。

所以不要喊"人胜过机器"。要说的是分工：机器负责稳，负责"有"；人负责那份会乱的、会和对方一起不知道的能力。机器越准，这份能力越稀缺。

◆ 十、回到沙发上

回到那个傍晚。

乔乔趴在沙发上，冒出一串"ε=(´o｀*)))唉……里以里……哈哈哈"。

第一家，平板里的声音接住了她。第二家，心里有数的妈妈接住了她。两家的女儿，都平复得很好。

第三家的妈妈，手里的锅铲停在半空。她没有来得及先收场。

老范面前的白板上有一块擦不净的灰。山路的岔口，老卓的手抬起来又放下。

这些时刻，没有一个是读出来的。每一个，都是读不出的那一会儿，长出了一个两人都没想到的东西。

AI 已经在了，它会越来越准。读人这件事，留给人的，不会是更多的准，而是更长的那一会儿："里以里"，喊完了，谁也不许问为什么。

带 走 的 话

- **机器越会把事情收好场，人越要留一块地方，给"谁也不知道"；读不出东西的那一会儿，是新东西出生的地方。**

想 一 想

这个月里，孩子、同事或最亲的人，有没有一次"唉"或"哈哈哈"，没头没尾？那一次，你是怎样接的？接成了一句话，还是留着了？

你手机里，有没有一份"摘要""报告"或"提醒"，在你见到那个人之前，已经让你心里有数了？那一次相遇，和没有它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你自己累的时候，乱的是哪一界？是杂事太多，还是"我是谁、我还行不行"被松动了？这两种，你分得出吗？

想一想你们家（你们组、你们两个人）里的一个暗号、一个词、一个约定。它是谁先想出来的？你能说清吗？如果说不清，那一天发生了什么？

如果明天起，家里的 AI 全部拿掉，你和最亲的人之间，还有多少"一起不知道"的底子？

◆

参考书目

（书目按编排列，只收各编正面对质的著作；年份为初版年份。统稿时逐条复核。）

一、第一编

1. 埃克曼（Paul Ekman）与弗里森：《面部动作编码系统》（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1978。
2. 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心盲》（Mindblindness），1995。
3. 巴伦-科恩等：「读眼识心」测验修订版（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s Test），2001。
4.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总体与无限》，1961。
5. 和辻哲郎：《作为人间之学的伦理学》，1934。
6. 哈金（Ian Hacking）：《人类类别的循环效应》（The Looping Effects of Human Kinds），1995。

二、第二编

7. 达尔文：《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1872。
8. 普雷马克（David Premack）与伍德拉夫：《黑猩猩有心理理论吗？》，1978。
9. 于克斯屈尔（Jakob von Uexküll）：《动物与人类环境漫游》，1934。
10. 《庄子·秋水》。
11. 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心灵生态学导论》（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1972。

三、第三编

12. 刘劭：《人物志》。

13. 安巴迪（Nalini Ambady）与罗森塔尔：《半分钟：从非言语行为的薄片预测教师评价》，1993。

14. 法赫尔丁·拉齐（Fakhr al-Din al-Razi）：《相术》（Kitab al-Firasa），12 世纪。

15. 托多罗夫（Alexander Todorov）等：《从面孔推断能力预测选举结果》，2005。

16. 托多罗夫：《面孔的价值》（Face Value），2017。

四、第四编

17. 戈夫曼（Erving Goffman）：《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

18.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深描：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1973。

19.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真理与方法》，1960。

20. 土居健郎：《「甘え」的构造》，1971；《表与里》，1985。

21.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知觉现象学》，1945。

五、第五编

22. 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与雅各布森：《课堂里的皮格马利翁》，1968。

23. 斯奈德（Mark Snyder）、坦克与伯沙伊德：《社会知觉与人际行为：论社会刻板印象的自我实现性质》，1977。

24. 法农（Frantz Fanon）：《黑皮肤，白面具》，1952。

25.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身份与暴力》，2006。

六、第六编

26. 《论语·为政》。

27. 克莱因（Gary Klein）：《力量之源》（Sources of Power），1998。

28. 波兰尼（Michael Polanyi）：《默会维度》（The Tacit Dimension），1966。

29. 世阿弥：《花镜》，1424。

30. 德雷福斯兄弟（Hubert & Stuart Dreyfus）：技能习得五阶段，1980；《心智胜于机器》，1986。

七、第七编

31. 布伯（Martin Buber）：《我与你》，1923。

32. 戈特曼（John Gottman）：《什么预示离婚》，1994。

33. 斯万（William Swann）：自我验证理论，1983。

34. 费孝通：《乡土中国》，1947。

八、第八编

3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

36. 齐美尔（Georg Simmel）：《社会学》，1908。

37. 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交流与不交流》，1963。

38. 本居宣长：《紫文要领》，1763。

九、第九编

39. 罗森伯格（Marshall Rosenberg）：《非暴力沟通》。

40. 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情绪是如何被建构的》，2017。

41. 尤尤（Wu Youyou）、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与斯蒂尔威尔：《计算机的人格判断比人更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2015。

42. 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监控资本主义时代》，2019。

43. 佩尔多莫（Juan Perdomo）等：《表现性预测》（Performative Prediction），2020。

附录

附录一件，供查、供对。

附录一

引文核验总表

书中凡转述前人原话或数据之处，一律写大意。下列几处，统稿时尚未逐字核对原文，再版前须核。

编号	位置	内容	状态
1	第三编	托多罗夫 2005 年看脸预测国会选举胜者的比例（参议院、众议院分别多少）	〔待核〕
2	第三编	安巴迪与罗森塔尔 1993 年薄片研究的相关数字	〔待核〕
3	第三编	法赫尔丁·拉齐《相术》中关于菲拉萨的说法	〔待核原典〕
4	第三编	刘劭《人物志》「九征」「七缪」的转述	〔核：大意〕
5	第二编	《庄子·秋水》濠梁之辩、《大宗师》「相与于无相与」「莫逆于心」	〔核：大意〕
6	第七编	戈特曼几分钟对话预测离婚的时长与准确率	〔待核〕
7	第七编	布伯「没有它人活不下去」	〔核：大意〕
8	第七编	费孝通熟人社会「不必问」	〔核：大意〕
9	第六编	孔子、克莱因、世阿弥、德雷福斯兄弟、波兰尼的转述	〔核：大意〕
10	第一编	题列各家作品与年份	〔核：大意〕

后记

这本书讲的是读不出的时候。写它的过程，也有很多读不出的时候。

九个问题一开始都有答案，答案也都不坏。每一轮请人来挑，总有人说：「这一层，前人已经说过了。」于是停下来，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走。往往就是在这样停住的时候，王德生博士给出一句新的话：混沌是人独有的；读人，很多时候恰恰要读不出东西；托着的那一方，其实也在乱；没有谁需要先回来。

回头看，这本书自己就是它所讲的事的一个例子。

它也一定还有读不出、读错的地方。书里每一编都写了「要是哪天看到……，这一编就错了」。要是你看到了，请告诉我们。

人是一条还在发生的水。这本书，也是。

两 句 定 音

读人，不是任何时刻都要读出意义、读出价值、读出信息。

读人，很多时候恰恰是要“读不出东西”；而“读不出东西”，才是“读出新东西”的根基。

——本书定音句

常说读人就是察言观色、看人准，好像人是一本写好的书。可越是自认看人很准的人，越容易看走眼；夫妻过了几十年，一方还会说“我从来没读懂过你”。本书说：人不是一本写好的书，是三界里一直在发生的洪流；读人，是两条洪流撞在一起，价值、意义、信息在两人之间缠在一起。

九个问题，九编：读人是什么，三界的“读”是否同一回事，老话遮住了什么；一次读懂怎样发生，误读怎样形成，功夫怎样练成；为什么越亲近越读不懂，为什么既盼又怕被读懂，AI 能读人了人该怎样读人。全书的回答落在一处：两个人同时停住、谁也没先回来的那几秒，才是新东西出生的地方。写给父母、老师、管理者和每一个普通人。

人怕的不是被看穿，是被一个不为你乱的人看穿。——第八编

ISBN 979-8-90690-030-2

9798906900302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426 号

US$30.00